國文學
流變史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文學史叢書之一

中國文學流變史 中

鄭賓于著

第一頁

這中國文學流變史的第二冊，也是三章，（從四章到六章）不過分量却較第一冊更是增加了。

寫完了這一冊，我覺得有幾處須要約略表白的；所以也便撮錄十條，冠之卷首。

1 這個編制法是比較可認爲有系統的：察其目錄就可以知道某體某派的作者是誰？詩歌的趨向怎樣？已可了然于其流變的大概；至若進而再即其內容，當更可貢獻讀者一個深切明白而新穎的意思了。

2 扼要的地方，似乎亦稍稍和別的作家有些不同；六朝詩歌，前此的作家都不曾重視它，惟我適得其反，（這見解已于前論中提到過）我始終主張南北朝與隋都是往後一切詩歌的總蘊釀時期，所以對于那時的敘述却是較爲詳盡的。譬如說，「唐律」是怎樣起的？「宋詞」是怎樣的淵源？想要解答這些問題，都不能不注重這個時會。

3 魏晉詩歌，止是承繼兩漢的擴大；直到西晉而後，才開始有很多新的述作，漸與齊梁作風接壤。

4 在政治上，曹操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等都常遭了世人的詬罵，但他們在詩歌方面所佔的地位却又怎樣呢？

5 李白是復古麼？杜甫開新的結果是好亦是壞呢？

6 白話詩的來源怎樣？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乃是繼續李公垂而努力創作的結果，並非他們自己的創造。

7 「唐詩」是怎樣的起來，「唐詩」也是怎樣的回去。關于這一點，却是很值得研究的。

8 「唐詩」何以會盛？而盛的狀況又是怎樣？唐詩何以會止？而亡的狀況又是怎樣？

9 所謂采詩入樂是怎樣的采法？樂府與詩的關係怎樣？古詩和樂府的分別，唐代詩歌和樂府的一般現象怎樣？與前此又有那些不同？

10 木蘭辭不是盛唐間人所作的故事詩麼？是否有木蘭這個人呢？

11 ……

12 ……

關于這一冊所要提出的太多了，老是寫下去，不知還有若干條，就此停止也罷。

末了，還得附帶一句，所謂「詩的原委」，是繼續前冊的第三章的。

——本書想必也有許多錯誤之處，希望讀者隨時賜正，信寄上海北新書局李小峯先生轉。

一九二九，五，七。賓于在上海善鐘路。

第二册　目録

中國文學流變史第二冊目錄

—— 詩的原委 ——

第四章　詩的拓展時期

——南北朝迄隋，約當西曆紀元四二〇至六一七年，卽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隋恭帝義寧元年也。——

兩漢的五言作品雖然已經成熟，格調雖然也很高邁，但究竟還沒有達到輝煌擴大的境界。直到建安以後，黃初正始諸人相繼創作，于是五言才得獨霸詩壇，擴張牠在文學上所佔有的地位。這原故：第一，因爲當時的一般詩人並不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只是直抒胸情，因興寄感：第二，因爲當時的文學受了民歌的影響，作家都竭力趨向于「民衆化」的一方。第三，因爲當時思想解放，沒有『一尊』的陋習。吳師道云：『仲長統述志詩，尤爲奇作，其曰「叛散五經，滅棄風雅」者。得罪於名敎甚矣！蓋已開魏晉曠達之習，元虛之風』。（吳禮部詩話）因此，他們說話的胆量也就越更大了。有這三個原因，所以五言詩的封域不特是較兩漢爲廣，而且也漸漸地開了一個較新的局面。惑者不明此理，且說魏詩爲門戶，漢詩是堂奧，（見明徐禎卿談藝錄）豈不是受了『愈古愈好』的流毒麽？

此外還有一條理由，就是：大凡政府獎勵文學的時候，于是文學就「衰衣繡裳，

富貴堂皇」地裝飾起來；好叫常人望而生畏，不敢嘗試。在提倡者的意思，以爲必須如此方可以顯其才能，且以此種現象爲其獎勵文學之成功。而通常文人，則攀相矜尚，交互摹習；于是乎所謂文學也者，竟被王公大人們活活的葬埋到「象牙之塔」裏去了。

桓靈以下，盜賊蜂起。當時政府的力量，對待「黃巾」之徒，已是疲于奔命了，那還有暇顧及文學？因此，這不爲漢代所重的「詩」，遂爲當世的通常文人所獨享。他們用不着典冊與冠冕，祇求「以情緯文，以文被質」；他們也無須乎要政府的獎勵，祇是任情去創造，自由的發展。

——建安黃初的作者，卽是接踵這個趨勢而起的，所以他們能夠變革詩境，而爲兩晉詩人之先導。

第一節　建安黃初和正始（卽曹魏時代，約當紀元二二〇至二六四年）

曹魏時代所產生的詩，大半都是屬于徒歌一流。其第一個時期的作家，多數生于

建安，（漢獻帝年號）成于黃初，（魏文帝年號）所以其作品便有「建安體」或「黃初體」的兩種稱號。而第二個時期的作品，則便被稱為「正始體」了。（正始是魏廢帝的年號）同時，也因為牠們是用來代表詩的時代的，所以我便採用牠們來作為本篇的題目。

文心雕龍時序篇說：「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便慨而多氣也」。明詩篇又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湧。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在此兩段評論中，我們可以知道魏初作風之勁拔，和詩人之特出了。

這個時代的作家，當然是要首推「建安七子」——曹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

楨——丁。（建安七子有兩種說法，據陳壽三國志，有曹植，無孔融；據曹丕典論，有孔融，無曹植。今依陳志，孔融已見上章。）此外則有曹操，曹丕……………

曹操不得是個梟雄，而且也是個怪傑。他在思想上和文學上都有其特殊的創蹟。曹丕曹植，當然受他的影響不少；所以他們父子能在文學方面竟佔據住一塊很大的領域。而曹植在文學上努力之結果，竟能自成一體，俊邁時流。——今且先來敘說曹丕。（曹操長于樂府歌行，故要留在魏晉的樂歌一節中去講。）

曹丕，字子桓，他是曹操的長子，也是魏室第一任的人君。頗有文才，其所作樂府較詩尤衆。下所舉列，在他的作品中要算最好的詩了。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此詩題曰「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一首。」而藝文類聚以為徐幹作，八代詩選又以為蘇武作，予以曹丕清河作一詩證之，始悉決為丕作無疑。其詩云：

方舟戲長水，澹澹自浮沉；（澹澹亦作湛澹）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音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思情深，願為晨風鳥，雙飛翔北林。

第一，此詩所述的「情緒」「背景」等完全與前詩相同，所以知道他是取材于「挽船士新婚與妻別」的。第二，前詩的辭句格調頗和此首相類，與曹丕諸作一律，迥非徐幹武妻所能。有此二證，所以類聚和詩乘之說均爲不可靠的了。

曹丕是建安時代的一個著名詩人，雖然他的作品不如曹植，但也佳妙清麗，纏綿悱惻，令人增愛。比如雜詩二首，即是其例：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在此又得了一個證據：此詩的前一首說，『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後一首說，『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清河作詩說，『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詩說，『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四首的句法宛如置在一爐熔鑄出來一樣，則非曹丕所作不可了。

詩品評曹丕說：『其源出於李陵，餘有仲宣之體則，新奇出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功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這種評語是受了死板化的影響之過所致。其實，曹丕的詩，惟其要選新奇百許篇才更顯有他的價值呢。

文學是要有情感的，情感愈富，作品愈好。無論你男女之情，離索之情，窮困之情，……必要有了情感才能產生出較好的文學。曹丕是賦有此種感情的人，所以寫人家的新婚之別也覺幽然凄惋，寫自己胸次的傀儡。也便拊抃長嘆，固非徒有文字上之美而已也。

一　建安體與黃初體

（1）陳思王曹植：植字子建，曹操少子。因為他在被加封為陳王時即死去，諡曰『思』，故世人多以「陳思王」呼之。他生于漢獻帝初平二年，（紀元一九一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六年，（紀元二三二年）共活四十一歲，有集傳世。

他十餘歲時即善屬辭，太祖（即曹操）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答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其時銅雀臺新成，太祖命諸

子登臺面試，而植援筆立就，時人大服。世說新語記魏文帝嘗令植于七步以內成詩，如不能就，將受大法。植應聲曰：『煮豆持作羹，漉豆以爲汁；萁在釜底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文思之敏捷若此。謝靈運嘗說：『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更可以想見他的才調之富瞻了。

『曹氏父子之詩，惟植尤爲後世所推』。但沈休文激賞他那『函京之作』，（贈丁儀王粲）此則爲我所不敢贊同！牠和責躬詩的價值相埒，不過加上了許多「臺閣氣息」，僅比「千字文」稍好一點。

因此，所以曹植的佳篇不是這類的作品，乃是七哀與雜詩……一路的東西。沈德潛以爲曹植極工起調，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之類，皆是高唱。其後謝玄暉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頗極蒼莽之致者。其源皆從此出。今舉錄七哀一首以示例：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借問嘆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時不開，賤妾當何依？（七哀詩）

「樂府」以此詩爲怨歌行的本辭，因爲牠（怨歌行）之入樂，的確是從此詩改削

之故。（說詳後論樂府節中）而玉臺則又列入「雜詩」，不若曹集之題作七哀不誤也。——爲甚麼他要叫「七哀」呢？韻語陽秋替他解釋道：『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謂之七哀。』當我們潛心味讀的時候，更覺有無端的酸辛悵惋之情縈徊胸肌，哀不自禁了。

至其雜詩，則也竟如鄭振鐸所說，『情緒既眞摯迫切，鑄詞又美適清妙』的了，例如：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曜難久恃！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這種風味，眞是上承兩漢，下開六朝了，所以可貴。

曹植『文才富艷，足以自通』。（陳壽語）『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文心雕龍才略）不特是承接兩漢的五言見到成功；即胎息三百篇的四言，（全集中只有這一首是完全的）也是頗能與之齊足抗衡的。如：

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蓊若春華。紅顏韡燁，雲髻嵯峨；張琴撫節，為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沈休文云：『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沈德潛云：『子建五色相宣，八音朗暢，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蘇李以下，故推大家，仲宣公幹，烏可執金鼓而抗顏行也。』（古詩源選曹植詩評）故曰：『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唐詩僧抒山詩或）鍾嶸詩品亦云：『陳思王植，其源出國風：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又說：『嗟乎！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僅可坐於廊廡之間矣！』他的評價，可謂推崇達於極點了。

（2）王粲，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彊記默識，過目不忘。容狀短小，貌寢體弱；時人過之皆簡易，獨為蔡邕所推重。生於漢靈帝熹平五年，（紀元一七六年）死於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紀元二一七年）共活四十一歲。有集傳世。其壽命與曹植相埒，而作品則不逮。故鍾嶸雖然列之於上品，而其致評之語，則曰：『王粲其源出

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此實至當之論也。

王粲對於四言詩也不擅長，如贈士孫文始，贈蔡子篤，思親詩……之類，總還脫不了碑箴頌贊的氣息。即五言如公讌詩等，總要算是超逸的作品了；但以充滿頌揚之故，辭句繁下，並非佳搆；不圖環境之影響於文學竟至若此。設使仲宣生當齊梁，則其才思決不會如此即就湮沒的；而於詩的成績，亦必更爲優越了。

嚴格些說，王粲的詩，簡直沒有幾首可以需要稱贊的；——其五首雜詩和三首七哀詩比較要算特出——所謂頂負盛名的『灞岸之篇』：因爲是他當前的感觸，眞實的抒寫；因爲牠能表現當時社會的悽愴荒涼，所以才博得沈約之嘉許的。其辭如下：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七哀詩之一）

（3）陳琳：琳字孔璋，廣陵人。因避何進之亂，乃亡奔冀州依袁紹，嘗爲紹作討曹操檄，辱及其先祖。及紹敗，琳因遁操。操謂之曰：『卿昔爲本初（袁紹字）作

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邪？』然琳終以才多獲免。有集十卷行世。所作如遊覽詩等。實居全集之冠，其辭如次：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爲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淸音。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肅肅山谷風，默默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歔欷涕沾襟。（遊覽二首之一）

（4）徐幹：幹字偉長，北海人，長於辯理之文，詩則陳琳之不若。其情詩一首，要算是庸中皎皎了。舉之如下：

高殿鬱崇崇，廣廈凄冷冷；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庭。踟躕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爲誰榮？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旣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惟聞燕雀聲。憂思相連屬，中心如宿醒。

若眞要選詩而取材於此，自己也覺得非常慚愧；不過文學史是追敍以往的陳迹的，所以也只好把牠抄了出來。並且可以這詩去證明曹丕在淸河所作的「爲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一首，是否有徐幹所作之可能！

（5）劉楨：楨字公幹，東平人，死於建安二十二年，（紀元二一七年，其生年不詳）善於屬文，其詩在「七子」中亦較陳琳徐幹爲高。故鍾嶸嘗錄其詩爲上品，而

謂『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蓋劉楨之詩，亦究竟止能在矮人羣裏充長漢而已，此卽氣過其文之所致也。玆錄其最有名的公讌詩辭如下：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翺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淸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嘆息，綺麗不可忘。

皎然詩式說：『劉楨辭氣偏正得其中，不拘對屬，偶或有之。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與十九首，其流一也。』翫味楨辭，皎然前半評得甚當；至謂與十九首同流，則又未免失之誇張了。

（6）阮瑀：瑀字元瑜，陳留人，少嘗受學於蔡邕，知音善琴，建安十七年（紀元二一二）卒，比王曹二人尚早。

文士傳說：曹操辟瑀不應，逃入山中，焚山乃出。及操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因自造歌曲頌揚之，遂以博得曹操歡悅。然考瑀以建安十七年死，十八年曹操始爲魏公，前此尚未有魏之稱號，而瑀辭乃云「大魏應期運」，安

得預知耶？裴松之據典略文章志等已悉辨其僞矣。且其辭曰：「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夫瑀安得有此拙文！

阮瑀的七哀詩，係繼承曹子建七哀詩以後之作，今且舉以爲例：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嘉殽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7）應瑒：瑒字德璉，河南汝南人，建安二十二年卒，有集二卷傳世。其詩亦簡潔有新意，如報趙淑麗公讌等篇，雖皆四言之作，但碑銘氣息却漸漸擺脫了。不過都還比不上的五言，例如別詩云：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亦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別詩二首之一）

* * *

取「建安七子」的詩來仔細翻讀，可知其中有幾位簡直配不上說他是詩人。觀於鍾嶸詩品祇列有曹植劉楨王粲三個，便可知道前時的人也並不會把這七位先生一體看待過。而且，即他們三個也各有其等差之別。故曰：『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

輔』。

當這五言詩體既已成熟之後，繼起的詩人要找一個出類拔萃，卓爾不羣的名家，眞是戞乎其難。因爲當時的作家，不是依樣畫葫蘆，便是偪促如處子，故其作品大多祇有形式而無內容，把文學的原素幾乎喪失殆盡了。

像這一類的詩例，在「建安七子」的作品中儘可完全指出：他們本來是想在這五言極盛的時期有一番很好的收獲的，孰意努力工作之結果，便是返乎一「自然」而充塞「人工」：「人工」充塞的詩，當然不及兩漢之天籟了。不過，後來的詩人，却能由這裏面去創造出一種更新的產物；在間接上，這也便是他們的功績了。

陳壽魏志說：『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上列諸人之中，惟繁欽在詩壇上頗有貢獻。楊修雖甚有名，不過僅有才思而已。）其定情詩尤爲世人所樂道。（原詩以詞長從略）。

二　正始體

「正始」是魏廢帝的年號，凡在此時前後的作家都歸納在這裏來講。

「正始體」的詩，我且把他分作兩組來說：第一組的作者是散漫的，無團體之結合的。第二組的作者是有組織的，有團體之結合的。現在且先來說這散漫派的作家罷！

A　應璩何晏

散漫派的作家至多，其確數很難實指，（作品固不待說）比較有名的，則如魏明帝，應璩，何晏，左延年，郭遐周，郭遐叔，阮德如諸人皆是，述之於左：

（1）應璩，字休璉，應瑒之弟，博學，好述文，諷刺時事，多違法度，很有詼諧滑稽的才力。秉此特性，故其詩比較那無病呻吟的著作要好得多。其生年不可考，卒於嘉平四年，（紀元二五二年）並有文集十卷傳世。

鍾嶸詩品列應璩於中品，謂其『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說應璩的詩是祖襲魏文，在我看來，未見確當；不過，應璩詩的長處是在教人有一種不欲卒讀的潛力。如所作百一詩，即是其例：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土，謂是

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

「百一」之義云何？亦猶楊子雲「勸百諷一」之義耳，蓋謂其陳詩庶幾有補於百分之一也。故其序曰：『時爲曹爽曰：今公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義，當如此解釋始爲正當。丹陽集曰：『楚國先賢傳言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爲應焚棄之。』近人丁福保說，觀文選及樂府雜體詩，所錄皆不及時事，而強以樂府所錄第四首『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亡』數句爲應焚棄之詩，是爲不知其意矣！夫所謂「應焚棄之者，謂其不能成語耳。百一詩在應璩自己以爲是獨得之作，而在他人看來直糞草土苴，佶倔晦澀，不焚何用？（不意劉勰還復扳着面孔說道？『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也』。）

（2）何晏，字平叔，南陽宛平人。他本是一個思想家，天性好色，又愛作詩，故劉勰罵他「率多浮淺」。獨鍾嶸贊謂「鴻鴈之篇，風規見矣」，蓋自來的鑒賞家與批評家都是沒有標準的。看罷：

鴻鵬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恐失網羅，憂禍一旦幷！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

萍；逍遙放志意，何爲怵惕驚？（擬古）

曹叡（魏明帝）長於樂府，左延年善爲新聲，以此之故，所以我們應該把他放在第三節中去講。至於郭遐周郭遐叔阮德如等，因爲同嵇康時有贈答，他們的關係最深，所以也祇好留在下面附帶去講述了。

B 竹林七賢

所謂第二組的作者，即世所稱爲「竹林七賢」的便是。——譙國嵇康，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與向秀，沛國劉伶，琅邪王戎，籍兄子阮咸等七人。——因爲他們常爲竹林之遊，故時人以「竹林七賢」稱之。

所謂「正始體」的宗匠，七子之中，首推嵇阮。不過有人都以爲他們是晉時的人，不應屬於正始一派，那是絕對錯誤的。因爲嵇康阮籍同是不及見晉而死。——雖然七子之中有幾個也嘗在晉顯名，但都無大關係，所以一併歸入這散文中來講。

（1）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美詞氣，有風儀，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好老莊之學，與養性服食之事。善彈琴，嘗廣秋散尤推絕作。最厭作官，以爲徒自苦惱耳。山濤嘗舉嵇康去代他爲選曹郎。康因答書大罵一通，說他不堪流俗，又好非湯武

而薄周孔，終竟以此賈禍。他的性情激烈，遇事慷慨，其發之於文者。可在其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看出；至其發之於詩者，則就是幽憤。其辭曰：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繈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好，（好字據晉書。文選作姐，讀子豫反。）不訓爲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眞。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嗈嗈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愼，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勖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

嘯長吟，頤性養壽。

據晉書敘此詩的本事是：『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愼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蓋因嵇康高傲成性，每爲當世所不容：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往造，康不爲禮而鍛不輟；會敗興而返。康乃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答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深憾之。景元三年（紀元三六二），會譖康於司馬昭，謂『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康遂遭害。康將刑東市時，大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昭會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子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歲，蓋生於黃初三年（紀元二二二）也。

嵇康所作詩有四言，五言，六言，樂府諸體，在形式上雖然十分整飭，但在內容上實亦滿充着感情，故能范鑄境界，自成高格。

四言如上述之幽憤詩，如贈秀才入軍等十九首，固已自來爲人所推重了，不過他最美妙的還是要算酒會。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檝容裔；放櫂投

年，慢遊卒歲。

像這種詩豈不是「淡然幽遠，境與意會」了嗎？其贈秀才入軍詩，便覺遜此一籌，爲其摹倣三百篇的氣息太濃厚了。你看：

沐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但也有人曾爲他原諒而推許牠過：沈歸愚說：「叔夜四言詩，時多俊語，不摹倣三百篇，允爲晉人先聲。」從大體上說來，此語也應是對的。

五言詩如：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遊仙詩）

嵇康本來有志學爲神仙，又嘗在汲郡山中遇過孫登，所以他的遊仙詩並非憑空擬造之作，乃是胸情的流露。故又可以在這詩中看到他消極方面的生活來。

六言詩如：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麤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期不朽。（生生厚招咎）

哀哉世俗狥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苦不寧！（名與身孰親）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名行顯患滋）

他的六言詩共計十首，大概都是抒寫不合於一般人之思想與言論的，所以他不能爲世俗所容。——至其詩的本身之好壞，要不失爲言之有物的篇什，明眼人自能看得出來。鍾嶸以爲『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淸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在他的集子中，又有答二郭詩（郭遐周郭遐叔）和與阮德如詩與兄詩……等各五言的答千首，二郭與阮氏和其兄的答詩亦頗不惡。今將郭遐周的贈詩摘錄一首如次：

風人重離別，行道猶遲遲；宋玉哀登山，臨水送將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生，倏忽將永違。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淸中，徘徊

於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別在斯須，惄焉如調饑。

郭遐叔（亦作郭遐卿）贈詩亦有五言有四言，比於遐周爲稍遜，而阮侃詩則全是五言，直不在劉楨徐幹等人之下，儘可自成一格了。

（2）阮籍，字嗣宗，嘗爲步兵校尉，故又號爲阮步兵。他是陳留尉氏人，前段「建安七子」中的阮瑀就是他的父親。晉書說他「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老莊。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籍嘗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此即王勃所謂「阮籍猖狂，豈笑窮途之哭」所本）。大概這些特性，都是他全部文學思想之出發點。

阮籍也和嵇康一樣的不願做官，但其所以避免的方法完全與嵇康不同。嵇康生性直悍，只是硬撞。阮籍胸襟闊大，性多滑稽，故嘗因酒得免一切災患。當他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時，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在坐者多怪其失言：司馬懿詰道：「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對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坐中皆服其論。這就是他用滑稽的說話論辯極深刻的道理之一例。司馬懿欲爲其子炎求婚於籍女，籍知不免，因乃大醉

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往籍處問以疑難之事，欲因其可否而置之罪，籍惟醉酒而已，並不置答，因以獲免。這便是他因酒醉以避禍的往例。此外，他的特別的地方還多，此處不能備講了。

必要知道阮籍有此種種自以異於人的行為，然後才可以知道他的文學，所以我竟是不殫煩的寫了上面兩大段。

阮籍的生年比嵇康較早：他生於建安最末的一年——二十四年，（紀元二一九）死於景元四年，（紀元二六三）共活五十四歲。

晉書說：『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現在歷考諸書所記，詠懷詩存在於今日的尚有五言八十二首，四言三首，尚符晉書所說之數。若讀書敏求記謂朱子瞻家藏舊本四言詩有累至十三首之多，則竟是九十餘首了，與晉書所記不符，恐其中有許多都係偽託的。

據鍾嶸說來，則阮籍的詩比較嵇康還好，所以列之上品而評之曰：『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在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對的，阮籍的詩實在是比嵇康强，不特是逐處充滿着深邃的感情，而且還能運

用他那豪放闊達的胸襟去形諸辭句，眞是所謂曲子縛不住者！區區一式，阮籍却從不於此加計較，從不於此刻意致力的。

現在我們且先來鑑賞他的詠懷詩罷。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淸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佩，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諼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沈歸愚說：『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雜集於中，令讀者莫求歸趣，此其爲阮公詩也』。這卽是他與嵇康情性不同的表現。蔣師瀹說得好：「徘徊風月間，號者自哀，鳴者自樂」。王元美說：『阮公詠懷，遠近之間，遇境卽際，興窮卽止，坐不着論宗佳耳。』阮籍之詩，原是不期然而然的吟歌，他何曾用心造作過來？用心造作，就形成呆板的文句了！所以，他雖然與嵇康所丁的時會相同，而詩

體則大不類。

嚴滄浪說：『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然據鄙意看來，其橫溢處還要遠駕曹王之上呢。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云：『阮嗣宗口不道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本傳云：『籍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我們須能於此兩段話中知道阮籍作詠懷詩之所由。天生他的至性過人，又好飲酒，雖然他不臧否人物，禮法之士也是不能容忍他的。那「行尸走肉」的禮法之士的見解，也和沒有知識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們表面上雖以爲飲酒是一種罪惡，然而暗地裏也還要飲一個痛快。阮籍無論作甚麼事都是彰明較著的，再也不避嫌疑，這行爲固已爲彼輩所不容，何况更要譏諷當世曰，「禮豈我輩設哉」呢？他的一篇大人先生傳，雖然沒有指名罵誰，（不獨王何）然而當時的一批士人君子，實已恨不能生啖其肉了。

他的四言詠懷，亦頗恬澹自得，毫無工匠矯揉之弊。其辭如下：

月明星稀，天高氣寒；桂旗翠旌，珮玉鳴鸞。濯纓醴泉，被服蕙蘭；思從二女。適彼湘沅；靈幽聽遠，誰觀玉顏。灼灼春華，綠葉含丹；日月逝矣。惜爾

華繁。

此外見於大人先生傳的，尙有采薪者歌和大人先生歌二首，然此於嗣宗的詩業。不過僅是皮毛而已，用不着再來爲他吹噓的。

『阮籍，詩中之淸言也；爲汗漫語，知其曠懷無盡。故曰：「詩，可以觀，」宜舉形情色相，傾以示人。』（詩鏡總論）

（3）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其好酒較之阮籍只有過之無不及。他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棄形骸如此。又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但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見晉書）故其頹達的生活實較阮籍爲尤甚。

劉伶也是一個富有天才的人，不過他終不肯用。惟放情肆志，悠焉獨暢而已。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然少言，不忘交遊，與嵇阮遇，則欣然神解。不求聞達，了無著述，平生只有酒德頌與北芒客舍詩兩篇而已。（據史書所載，他雖於晉武帝泰始

初年有對「無爲」之實，然而世間絕無流行者。）從不像嵇阮二人，各有一部專集以貽後世也。嵇阮胸中的感觸，都要向外流露，是關他不住的；劉伶胸中所有的感情，只是向內陶化，一切都被他的「沈默」吞沒了，那裏還會執筆爲文呢？

劉伶的詩，雖則祇有一首，但也頗足珍貴，很有欣賞的價值，我且把牠引來：

泱漭望舒隱，黤黮玄夜陰；寒雞思天曙，擁翅吹長音。蚊蚋歸豐草，枯葉散蕭林；陳醴發悴顏，色歛暢眞心。縕被終不曉，斯歎信難任；何以除斯歎？付之與瑟琴；長留響中夕，聞此消胸襟。

其酒德頌一篇，用意與阮籍大人先生傳略同，而其「放誕」「玩世」之處又過之。此詩雖亦覺得誕慢，然較酒德頌則又相差天淵了。

我們從記載中了解劉伶的個性。他是一個敢於違犯社會上的一切，而任意肆态，放誕形骸的浪漫者。（其餘四人因爲不曾留有著作，故本段敍述「七賢」至此爲止。）

三　蜀吳的詩人和三國的謠辭

曹魏之時的中國是分作三塊的，誰也知道。以地域言，吳蜀雖然比較的狹小，但也足夠與曹魏抗衡的了；而文學方面的作者——尤其是詩的作者，則雖欲比之于附庸而

不得。我於這時長江流域的文壇，眞有「無涯之感」了。

劉蜀的詩人，祗有諸葛亮和秦宓勉强當得起這個稱號，眞是「寒傖」極了。（如譙周之類雖有著作，但非詩人。）

A　蜀詩人

（1）諸葛亮，字孔明，本是山東瑯琊陽都人。父珪，早卒，乃從叔父玄往依劉表於荊州；玄卒，亮居家於南陽之鄧縣，去襄陽城二十里，號曰「隆中」。劉備既知亮才非凡人所及，乃三次枉駕聘顧他；後終從備定蜀，與魏吳抗。蜀建興十二年（紀元二三四年）伐魏，出斜谷，其年八月病卒，年五十四歲。蓋生於漢靈帝光和三年（紀元一八〇）也。

當亮住家鄧縣的時候，常常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以寄慨，其辭云：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宴子。

孔明行事，人多知道，所以我不詳說；至於他的性情呢，可以取他誡子書中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兩句來說明他。孔明的確是一個「澹泊」「寧靜」的人物，他對於一切事務都能用此態度去處理。卽如此詩之意趣緘默，也就是「澹泊」「寧靜」之功了。

（2）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甚有才辨，不願爲官，其思想雖時有蹈左之處，然亦頗有新奇之致。諸葛亮很器重他，稱他爲益州學士。其答吳使張溫天有「頭」「耳」「足」「姓」諸語，滑稽有本，所謂不辱君命者矣。凡是看過三國演義的人，對於秦宓此段對答，莫不歡欣鼓舞，頻致景仰的。

秦宓有遠遊一詩，立意深遠，不同凡俗，其詞云：

遠遊何所見！所見邈難紀。巖穴非我鄰，林麓無知己。虎則豹之兄，鷹則鶚之弟；困獸走環岡，飛鳥驚巢起。猛氣何咆勃？陰風起千里；遠遊長太息，太息遠遊子。

這簡直是當時社會亂離，比屋邱墟，禽獸逐人的寫照了！

B 吳詩人

在孫吳一方的詩歌成績，除了幾首刻版的樂府以外，只好勉強拏張純張儼朱異等

人的賦席賦犬賦弩諸首當之：

他們三個都是吳郡人，童時頗有聲譽，嘗同往朱據家求見，據欲覘其才學，因各命一題，使其立就。張純的賦席要算是最好的了。其辭云：

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C　謠辭

（1）曹魏的謠辭；誠如以上所敍，則此時已是絕無七言的篇什了。惟謠辭中如魏之薛靈芸歌，明帝景初中童謠，夏侯淵歌；吳之彭子陽歌等，皆屬七言，可見民間也儘有創作的，試舉其例：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杳來，土上出金火照臺。（薛靈芸歌）

常山薛靈芸，魏文帝所愛美人也，十五入宮，容貌絕世。拾遺記說：『帝以文車十乘迎之：（成熙中年的事，紀元二六四年）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爲台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歌辭云然。

（2）吳的謠辭：關於孫吳的七言謠辭不舉了，且來述說孫皓初年的五言童謠，因為他在歷史上具有相當的關係。

孫皓初年的童謠是因何作的呢？原來那時的吳都本在金陵，孫皓於甘露元年（紀元二六五）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金陵之民，泝流供給，不厭其煩，故為之歌曰：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D 曹魏詩壇的總結

從曹家父子說起，前人已有定評：『孟德如驍將，（曹操的樂府詩須在下面第三節去講）子桓如美媛，子建如貴賓』。故曹丕之妙，在於柔媚嫻約，宛似閨中女子；而子建則意氣崢嶸，慷慨雋爽，有若虬髯客之流亞。惜乎，子桓一生不能盡力斯文，遂讓子建執了詩壇中的牛耳了。

子桓之長在自然，而子建則常顯窘偪。詩至建安而古今風會一轉，成為文學史上一個樞紐者，都是由於子建力驅形式之故。曾毅舉出三點：（1）古詩不費思索，子建則造調常工。（2）古詩不假鍛鍊，子建則用字必工。（3）古詩節湊天然，子建

則平仄諧協。此言似得其要。

子建比於七子才較大，故其作品雖多裝飾雕琢，却還顯得自然。其餘諸子之受其影響者，便不免有「畫虎類狗」之譏了。

凡是一種文學，把牠獎勵得太厲害了，總是有些減色的。尤其是循規蹈矩的人作了出來，更會不成東西，所以眞正的文學，須得讓浪漫者去創作。因為浪漫的目的是注重自我內心的情緒的，一切的形式和規律他都顧不到，只是無忌憚的寫他的理想，其違反社會乃是當然的事。其實，這違反也就是牠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以浪漫主義在文學中竟是激烈的革命軍，他是要求永遠自由而不受絲毫束縛的。

正始的詩人宗匠如嵇阮，便可以說是極端的浪漫主義者了。劉勰說：『嵇志淸峻，阮旨遙深』者，亦可算得知人之論。你看他們行事與言動，無一處不和社會相抵觸，無一處不是向社會去改革，他的詩無一句不是滿儲着感情的。雖然在前有曹子建鑿造下了詩體的樊籠，而嵇阮的作品總是沒有入那圈套，他們祇是要獨抒胸襟，大胆說話，在阮籍的作品中尤其表現得特別明白。（因為他的浪漫程度較嵇康更為厲害）所以詩的規律既已作俑於子建，而必待齊梁的周顒沈約才舊事重提，愈增細密者；皆由子建而後，遭了嵇阮的一個打擊所致。本來人生的感情誰不是極進的狂奔？而謹飭

之士却偏要壓抑的裝璜，所以終於走向「象牙之塔」裏去了。

嵇阮以其恣肆豪邁之才，任意運用：於內容方面既已如上所述矣；而於形式方面呢，則不像七子那樣專在一方面致力，四言五言六言，一切的詩體皆都嘗寫過，這是「正始體」與「黃初體」的差別。

曹魏四十年間的詩壇，前後起了兩個極端相反的主張，這不能不說是極其蔚盛的了。——至如蜀吳，雖然也在這種隨波起伏的狀態之中，但究竟沒有什麼見長之處的。

第二節　兩晉的詩壇（約當紀元二六五至四一九年）

『晉人五言絕，愈俚愈趣，愈淺愈深。齊梁人得之，愈藻愈真，愈華愈潔，此皆神情妙會行乎其間』。（陸時雍詩鏡總論）獨於鍾嶸之論則不然！他說：『彬彬之盛，備於黃初正始，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未必當此兩朝更替的時候，而詩壇也受其影響，漸次頹靡了嗎？

如再徵於文心雕龍的時序篇，則曰：『晉宣始基，景文克搆，並跡沈儒雅，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他

對於環境與文學的關係，更是說得彰明了。人主好神仙，天下莫不奔命於鬼神。像這樣地趨時附勢，那裏會有好文學產生呢？所以魏晉之後的戰爭和社會上的不安現象雖然不見得更甚於漢末，而且還要較爲安謐。徒以「時無英雄」，豎子未能僥倖成名耳。即使有之，亦必如上所說，都風起雲湧地陞官發財去了。

究竟因爲何王嵇阮等人的思想風靡當時之故，所以晉人很多受其影響的；文心雕龍時序云：

> 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用道家的思想來作詩，雖然不善，然而嵇阮等人的感情只是如此，所以他們的作品並不見得怎樣惡劣，在詩壇上也自然享有他們特別的價值。

一　西晉的太康體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等——

爲首標出這個名號的人不是我，乃是齊梁的鍾嶸。他的意思，是以爲詩壇衰微之後，到了他們八個才「勃爾復興，踵武前王」。斯文之所以不墜，全在於他們之能夠

中興了。劉彥和說：「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花，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文心雕龍時序）是則八人之外，還儘有許多作家，光耀太康了。

A　張陸潘左

現在且先依鍾嶸所列舉的次第論述，然後再旁及其他各家。

第一步請先釋題！所謂「三張」：是（1）張載，（2）載弟協，（3）協弟亢。「二陸」：是（1）陸機，（2）機弟雲。「兩潘」：是（1）潘岳，（2）岳從子尼。「一左」：是左思。

鍾嶸八人之稱，未必皆能名副其實，也難免於濫竽充數的：如「三張」之中的張亢，他的詩我根本就沒有見過；而張載的詩也絕不類於張協。一隅三反，可作其餘的證明了。

（1）張載，字孟陽，安平人。賦性閑雅，長於文而短於詩。因見世事方亂，棄官家居，其輕功名如此。史書對於他的生卒年歲沒有記載。（他於太康初年曾因省其父蜀郡太守收之故而到過四川一次的）。

載「詩」究竟居列何等，前人也沒有定論。劉勰說：『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衞之政，兄弟之文』（才略）。鍾嶸說：『孟陽詩乃遠慚厥弟，而近超兩傅』。（傅玄傅咸）他們兩個已經互相衝突了。後代附和鍾說的人較多，同情劉說的較少。據我的意思，他們都是不行，即景陽，也只能算得一個「庸中佼佼」的人物。

張載的詩竟沒有一首可以使人稱心滿意的，例如招隱詩，比較還是好的了。

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悋，人間實多累。鵷鶵翔窮冥，蒲且不能視；鸛鷺遵皋渚，數爲矰所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僞；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

張載也曾做曹子建輩作過七哀詩二首，仿張平子作擬四愁詩四首，前人都是非常的稱贊他。（擬四愁詩爲尤妙）最通行的劍閣銘，在當時亦頗爲益州刺史張敏所奇，曾經表上武帝，奉命刻石於劍閣的。

據藝文類聚，張載還有霖雨一詩，不過初學記則以爲是乃弟張協之物，姑付闕疑。

（２）張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嘗做河間內史，清簡寡欲，因爲世亂之故，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目自娛』。（見晉書）

鍾嶸列協詩於上品，且謂『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倩，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平情酌理，協詩雖然比上不足，但也算得潘陸之羽翼，三張之冠冕了。其作品如詠史雜詩等篇，都是常常被稱爲名章雋句的，茲舉錄一篇於次：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爲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詠史）

（3）張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詩的作品簡直沒有。其可考見者，惟律歷志中所載之律歷贊而已。其辭茲不備錄。

（4）陸機，字士衡，吳郡人。臧榮緒謂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蓋機固長於爲文而短於爲詩也。年二十時，吳亡入洛，後依成都王穎爲中郎將，以讒言被誅，時年四十三。約生於魏廢帝景元二年，（紀元二六一）卒於晉惠帝永興元年。（紀元三〇四）年四十三歲。

機詩『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靡；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

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沃膏澤，文章之淵泉也』。（見詩品）原來陸機的長處，就是他的短處，因爲他「尙規矩」了，所以其結果徒有形式，遂成僵偶。劉勰說他『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眞不替爲他寫畫了招證。

機詩以擬古爲最妙：（樂府不在此例）此其故，因爲一言乎古，便可不必如是拘拘而能任才獨抒了，鍾嶸評其所擬古詩十四首云：『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並非有意標榜的。其詩如下：

靡靡江離草，熠熠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常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擬青青河畔草）

東南有思婦，長嘆充幽闥；借問嘆何爲？佳人渺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修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筈；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爲顧彥先贈婦二首之二）

至如碑銘體的四言詩與夫死笨的五言詩，則更沒有述說之價值了。

（5）陸雲，字士龍，晉書稱其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兄機齊名，而文章不及機。周凌稱其『聞一知十，蓋當今之顏子』。吳亡，同機入洛，後亦入成都

王穎幕中。及爲右司馬，以兄機遇害之年被收，時年四十二。所著除詩文外，又有新書十篇。——陸雲遇害之時，其弟耽爲東平祭酒，亦被收戮，故孫惠與朱誕書：『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其弟兄爲時人之所敬重如此。

雲詩亦在中品，劉勰說：『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詩品說：『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我們取雲詩與機詩來相參較，實在分別不出他們的高下來。

他的四言詩，除却碑銘體的堂皇長篇以外，其短章也儘有好的，如：

有美一人，芳問芬藹；嗟我欽羨，夢想光華。亦既至止，上下欣嘉。德馥秋蘭，容茂春羅。俶似令娣，惟予陋何？雖有良友，朽木難加；愛樂朋規，贈以斯歌。昔能載之，其美孔多。嗟痛薄祜，並罹哀苦；堂構既萌，過庭莫覲。我悴四鄰，子沈東土；契闊艱辛，誰與晤語！身滯情往，神遊影處；發夢宵寐，以慰延佇。（失題）

比予這詩更要佳妙的，則有爲顧彥先的贈婦詩：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師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嫋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羨，衰賤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

非望始。（爲顧彥先贈婦四首之二）

細讀二陸之詩，實較三張之作爲更優越，減榮緒說：『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良非虛語！

（6）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作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以歸。張載甚醜，每行，小兒爭以瓦石擲之，委頓而返』。岳性情躁直，恃才凌衆，其爲琅邪內史時，以孫秀狡黠，數撻辱之，秀甚銜忿。及岳累遷給事黃門侍郎時，而秀爲趙王倫中書令，岳問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秀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尋以秀誣與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事被收。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死於晉惠帝永康元年，（紀元三〇〇）其壽歲則不可知。

岳詩『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見詩品）實在的，潘岳與陸機相較，似覺相差不遠，江海之喻亦是不倫，如有不信，請看

其詩：

獨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緜邈寄絕域，眷戀想平素。爾情既來追，我心亦還顧；形體隔不達，精爽交中路。不見山上松，隆冬不易故；不見陵澗柏，歲寒守一度；無謂希見疎，在遠分彌固。（顧內詩二首之二）

潘岳的五言詩實以此首爲第一，其餘如金谷詩集悼亡詩等，雖亦頗爲前人所稱道，但亦未免太受繩墨了。四言如關中和爲賈謐贈陸機等篇，冗長整飭，正復與陸機之答賈謐，與弟淸河雲諸作相類。今選其篇什之尤雅而簡短者，辭調之較近於風雅者，遂錄一首以示其例。

綰髮綰髮，髮亦鬢止；日祗日祗，敬亦愼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折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構。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日三省。（家風詩）

（7）潘尼，字正叔，岳從子也。少有淸才，惟進退不競。永興末，爲中書監，其時三王交爭，晉室大亂，岳惟從容而已。不務功業，但以著述爲事，嘗作安心論以明其志。懷帝永嘉中，棄官攜家屬出城皐，欲還鄉里，會以道路不通，卒於塢壁。晉書謂其享壽六十餘，而生卒之年則不可知也。

居詩去岳甚遠，四言五言都祗鋪綴。在內容上更顯見得做作，在外緣上亦不過是很平常的雜字體而已。即以鍾嶸所推重的迎大駕一詩而論，雖然「綠蘩之良，文彩高麗；蛇龍片甲，鳳凰一毛」等的格外推重，但亦終於劣下，沒有甚麼特別長處。還遠及不上他的「三月三日洛水作送盧景宣」和「送大將軍椽盧晏」等詩之出色呢。

贈物雖陋薄，識意在忘言；瓊琚尚交好，桃李遺往還。蕭艾苟見納，貽我以芳蘭。（送大將軍椽盧晏）楊朱焉所哭？歧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廻；歎氣從中發，灑淚隨襟頹。九重不常鍵，閶闔有時開；愧無貯衣獻，貽言取諸懷。（送盧景宣）

（8）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不好交遊；性好閑居，辭藻壯麗。晚年罹病以死，其生卒不可考。

乾脆一句話，左思只能作文，（狹義的）不可作詩。此亦無須旁搜廣徵的證明。只看他在詠史詩中自家畫的供狀就可知道了。他說：『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他並未一字提說到「詩」，可見得他原是「雅不好之」也。多事的鍾嶸，偏要說他『源出於公幹，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嘗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蓋原詩賦本同一

體：所以左思雖未嘗於詩致力，而能以其緒餘爲之，固亦非絕不足尙者。所著四言詩如悼離贈妹等，直是碑銘。五言則幾於無篇不佳，可以當得起「挺拔」二字的評語；其詠史雜詩嬌女等作爲尤工。其辭如下：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道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詠史）

秋風何冽冽？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雁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恆居，歲暮常慷慨。（雜詩）

就詩論詩，左思終是好手，所以滄浪詩話便竭力地推許道：「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於此更可以知道左思在詩壇上的地位了。

以上的八個詩人：三張則載亢不如協，二陸則雲不如機，兩潘則尼不如岳，左則足以與三家之英俊並駕齊驅了。

文心雕龍曰：『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這時因爲沒有專門的詩人，所以使這幾個不專以詩爲職業的人得在詩壇上稱王獨霸。

B 張華傅玄

此外西晉的文人還有很多，其最有聲譽而足以頡頏張潘左陸者，如張華傅玄傅咸石崇曹攄夏侯湛等是。他們或以文見譽於當時，或以賦見稱於後世，不特於詩無究心，亦且無關乎風會。今姑撮述數人於後：

（1）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器識弘曠，辭藻溫麗。晉室吏治及儀禮憲章，皆屬華所損益，詔誥皆是華所草定。家藏奇祕書籍器物等甚多，以故博物給聞，世無與比。趙王倫與孫秀將廢賈后，欲使華附己以起事，華不從，卒以此遇害，時年六十九歲。他生於魏明帝太和六年，（紀元二三二）卒於晉惠帝永康元年，（紀元三〇〇）年六十八歲。

張華頗好做官，以至於死而不誤，此張林詰之而不能答也。雖有雅愛書籍，家無餘財之長，終是無補於其過失的。因其官興太濃，所以好作典策堂皇的文章；因其官路亨通，所以他在詩裏隨處都表現其自得之度。這就是鍾嶸之所以錄之爲中品，而劉

縟才略之所以說『張華短篇，奕奕清揚』之故了。

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撫枕獨吟歎，綿綿心內傷。（情詩五首之三）

駕言遊東邑，東邑紛穰穰，婚姻及良時，嫁娶避當梁。窈窕出閨女，嬿婉姬與姜；素顏發紅花，美目流清揚。⋯⋯韡韡衆親盛，於我猶若常；譬彼暮春草，榮華不再揚。（感婚詩）。

張華的五言大都工緻，不在前列數人之下。惟四言詩與左張等踏同一覆轍，大抵由於風會趨尚所致歟？詩品曰：『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這就是鍾嶸對於張華詩歌的估價了。

（2）傅玄，字林奕，泥陽人。孤貧博學，能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晉武帝時，嘗爲諫官，侍中，司隸校尉等官。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年，（紀元二一七）卒於晉武帝咸寧四年，（紀元二七八）共活六十二歲；比潘陸輩爲稍前。其子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器明晤，疾惡如讎，推賢樂善，常慕季文

子仲仙甫之志。好厲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嘗嘆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爲尚書右丞及司隸等官。生於魏明帝景初二年，（紀元二三九）死於晉惠帝太安二年，（紀元三〇三）活六十五歲。

玄咸父子之詩，鍾嶸說他不及張載，這話未免近於蔑視了。但庾純以爲傅咸是一個天才詩人，則又稱之過甚。傅咸的詩，大都接近碑銘，是文而不是詩。這的確要他才有如此的怪樣。——所以，眞正的詩還得讓他父親。——傅玄的詩大概可以分爲兩部來說：其一是抒情的，其二是摹倣的。而摹倣却又有兩種：一是形式上的摹倣，二是樂府命意和聲調的摹倣。（關於樂府的留在第三節裏去說）其抒情詩之可與張華潘陸輩相抗者，如：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雁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淸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靑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雜詩三首之一）

這首詩是他「剛勁亮直」的天性流露，便算是純粹的抒情。至於摹倣的呢，則有擬張平子四愁詩四首作證。

涓涓谷中泉，鬱鬱巖下林；泄泄擊翟飛，咬咬春鳥吟。野火何索寞？薄暮愁人心；三軍望衡蓋，歎息有餘音；臨肴忘肉味，對酒不能斟；人言重別離，斯情效於今。（曹攄贈石崇）

與潘岳情好最渥而有連璧之目的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同陸機共難的石崇，（字季倫，渤海人，）與孝若同鄉的曹攄，他們大都辭采艷麗，也咸有些生動的氣象。今都忽去不講了。

二　劉琨郭璞與陶潛（東晉）

有許多人都說左思與劉郭並雄，因爲他們三人都能於此舉世詩風披靡之中胎息漢魏的氣息，所以却是同調。其實，劉郭不如左思的地方很多。

（1）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少有儁朗之目，以雄豪著。二十六歲時，始爲司隸從事，石崇在河南金谷澗中治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與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等號曰二十四友，其後隨元帝渡江，爲段匹磾所害。計生於晉武帝泰始六年，（紀元二七〇）卒於晉元帝建武元年，（紀元三一七）共四十八歲。

說者謂越石頗清剛，悲涼酸楚，託意雄深縝密。此緣丁逢傷亂，慷慨孤憤之所致也。鍾嶸則以琨與其弟湛之詩皆源出王粲。其言曰：『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敍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湛）仰之，微不逮者矣。』今世所存劉琨詩才三四首而已。其答盧諶之四言一篇，直等於雜字集句，不若五言之妙。例如扶風歌辭：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上；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冽冽悲風起，冷冷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云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以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言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他這首歌眞可以當得清剛酸楚之評了。

又有胡姬年十五一首，頗具齊梁風格；其辭云：

虹梁照曉日，淥水泛香蓮；如何十五少，含笑酒壚前？花將面自許，人共影相

憐；回頭撫百萬，價重爲時年。

這種宛然五律的詩格在是時不獨劉琨爲然，就是曾爲桓溫大司馬的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的神情詩，也有同樣的創作：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寒松。

這整齊的五言兩聯，其爲律體，比之劉詩更增完密了。

盧諶，字子諒，范陽涿人。史稱其深敏有理思。性好老莊，嘗爲劉琨主簿，琨誅後，投依石季龍，遭冉閔誅石氏遇害。他生於晉武帝太康五年，（紀元二八四）卒於晉穆帝承和六年，（紀元三五〇）年六十七歲。

盧諶詩也頗有越石的氣味，四言詩直是分別不出美惡來。五言詩於煅鍊與剛勁上雖若不逮，然而消閑散逸處却又非琨所及。例如時興云：

亹亹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摵摵芳葉零，橤橤芳華落；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崿；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2）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五行天文卜筮攘災轉禍之事。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干寶嘗誡之曰：『此非是適性之道也。』璞答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其將去廬江時，甚愛主人婢，然無由可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數千人圍其家，因問計於璞，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而去，其放蕩多似此。璞生於晉武帝咸寧二年，（紀元二六七）明帝太寧二年（紀元三二四）為王敦所殺，時年四十八歲。其所著有洞林詩賦之屬，又嘗注山海經方言穆天子傳三倉楚辭子虛上林等。

檀道鸞續晉陽秋說：「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莊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勝。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說而詠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自是，學者悉體之。（文選注引）夫詩本不宜于說理，而郭璞乃以道家之玄理說詩，實亦難得。

郭璞最善詞賦，而詩則固非其所長也。（鍾嶸列之中等）不過因他常常有嗜酒好色等浪漫的過度生活之故，其所產生的作品當然是不會十分駑下的。四言如答王門子

贈溫嶠各詩，自是遠超潘陸近駕劉琨的了。至於五言的遊仙詩，更是自來膾炙人口的好詩：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穎怨清陽，陵苕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靜歎亦何念？悲此妙齡逝。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蔕。蘭生蓬芭間，榮曜常幽翳。

縱酒濛汜濱，結駕尋木末；翹手攀金梯，飛步登玉闕，左顧擁方目，右眷極朱髮。（以上遊仙詩三首）

我不賞郭璞之豪俊而賞其雅淡。詩品云：『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這就是說他雅淡的好處。

沈休文說：『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原大變太元之氣』。太玄之氣，已如上述：究竟孫許之風是甚麼風呢？

孫是孫綽，字興公，太原人；許是許詢，字玄度，高陽人。許詩存者僅竹扇一首

而已。孫的長篇之作甚多，其短篇留存於現在的，祇有蘭亭秋日諸作頗值得推許的。

蕭瑟仲秋日，飆唳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疎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葉悲先落，攀松羨後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秋日）

既然是說殷仲文（陳郡人）把孫許的詩風革了，且來看他如何革法。仲文詩今止存「南州桓公九井作」和「送東陽太守」二首，然而送東陽太守詩又不全。其辭如下：

昔人深誠歎，臨水送將離；如何祖良遊，心事孱在斯！虛亭無留賓，東川緬逶迤；

叔原（謝混字益壽，陳郡陽夏人）。又怎麼變太元之氣呢？看他的遊西池，誡族子，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等三首，亦可慨見一般了：

苦哉遠征人，將乖萃余室；明窗通朝暉，絲竹盛蕭瑟。樂酒輟今辰，離端起來日。（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

詩品下云：『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尙備；眞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又云：『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

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可惜此數人的詩今世存者太少，我們不能得知他的作品是好抑是壞，不然，到是替這詩界增光不少呢？

此外零星的詩人作物，如楊芳的合歡詩，謝尙的大道曲，王獻之的挑葉歌，庾闡的三月三日，遊仙，李充的嘲友人，七月七日，史宗和尙的詠懷詩等，皆是很好的短章歌詩，我們無須再舉了。

（3）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哀帝寧興三年（紀元三六五）生，宋文帝元嘉四年（紀元四二七）卒，享年六十三歲。

陶淵明的性情亦是不好爲官，（如不爲五斗米折腰，徵著作郎不就等。）而富有田園生活風趣的。（晉書宋書都列之於隱逸傳中）此在其所作的詩篇和五柳先生傳及歸去來辭中很可看出。所以他的人生觀竟是亡懷得失，死生不介於心的達觀主義。但看他誡子書，神釋詩，戴主簿詩………等，便可完全了解了。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說得好：『詩的生活的旁邊還有一個實際生活』。所以要了解陶淵明的詩，須得先要了解他的生活，因爲「詩」是他的生活底表現。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遣興）

千五百年來，祇有杜甫這樣的懷疑他過。

淵明性最好酒，其為彭澤令時，令民皆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其鄉人張野周旋人羊松齡龐遵輩有酒，常要之共飲。又或飲酒隣家，雖主人不識，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也。足跡所經，惟田舍間及廬山諸處。刺史王弘，嘗造府請謁，淵明稱疾不見，其後王偵知他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飲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弘後欲見淵明，亦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則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弦徽必具。每朋友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語本晉書）據此往跡，我們知道他是一個恬貧窮，好酒適性，忘形宇宙的田園詩人。

陶淵明的詩，古今來沒有一個人不推崇的。他不特可以凌屈兩晉的詩人，而且還可以壓倒建安黃初的曹植王粲，的是前無古人的大詩人。

故陶孫評陶詩『如降雲在霄，舒卷自如』；鍾嶸謂陶詩『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

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欲其質直。至如「歡言酹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大抵唐之王維白居易韋應物儲光羲柳宗元，以及宋朝的王安石蘇東坡，都直得其性命之所近，卽李太白詩，亦是於此中澤化出來的。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擬古）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旣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事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窗下，聊復得此生。（以上二首飲酒）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物，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深，可爲流涕』。又云：『陶淵明

飲酒詩：「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逢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倉知之』。洪亮吉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忘世俗之侶，其天機活潑如此。卽陳風詩人『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之遺意也。此可謂深知淵明之詩了。

嚴滄浪說：『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我們一讀淵明的詩，髣髴自己便覺有些『陶然』的境界；這的確是受他『眞實』與『自然』的感化之故所致。胡應麟詩藪說，陶詩以「高閒」「曠逸」「清遠」「玄妙」爲宗，沈歸愚說，陶詩清遠閒放，是其本色。這種批評，也總算是極當的。

陶淵明詩無一首不佳，處處都能表現他清逸淡雅的風格，田野山林的意趣，貧困交迫，好酒舒情的生活。

性旣好酒，故其詩以詠酒的爲最多，且亦最工：如飲酒止酒述酒擬古……等篇

皆是。今摘錄止酒一篇，以見其大略：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行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平生亦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信止利己……

又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詞意醇美。嚴滄浪乃謂此詩的體製氣象不類淵明，恐是太白之詩所竄入者，却是靠不住的。其辭如下：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他又作形贈影，影答形，神釋三詩來表示他自己的人生態度，其自序云：『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感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今舉其形贈影一首以示例：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淵明的四言亦多能革前此樽俎之風而別有一個新局式的；所以他不特是五言的宗

匠，也是四言的翹楚。其停雲以下九首，悠然塵外，恬淡渾厚，自非餘人所能。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篇章雖短，突過建安』，此論最確。茲舉停雲一首以示例；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於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姜白石云：『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蘇東坡云：『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洪亮吉云：『陶彭澤詩有畫工氣象，餘則惟能描摩山水，刻畫風雲，如潘陸鮑左二謝等是矣』。要詳察這些縫際，才可以知道陶詩的眞正價值：

『昔日繡衣何足榮？
今朝貫酒與君傾；
且就東山賒月色，

酣歌一夜送泉明。」

——李白。泉明即淵明——

三 魏晉的女詩人和謠辭

A 女詩人

女詩人的作物雖然在三百篇中很多，但自秦漢以下便已逐漸衰替，不爲社會所重視了。這原故，也許對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等之觀念與周公所定之禮教有關罷。因此，所以曹魏一代可考知的女詩人祇有三個：

第一個是魏文帝妻甄后。她本來是袁紹次子袁熙之婦，因紹敗沒，曹丕乃私取之，後終爲郭后賜死。甄后九歲時，卽喜讀書寫字，其兄謂之曰：「汝欲爲女博士耶？」答曰：「古之賢女，未有不知書者。」其所作詩悽惋沈深，愴然欲絕，今惟塘上行尚存。其辭如下：

蒲生我池中，綠葉何離離？豈無蒹葭艾？與君生別離。念君去何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

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沒；教君安息定，愼莫致倉卒！與君一別離，何時復相對？出亦復愁苦，入亦復愁苦。邊地多愁風，樹木何搜搜；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第二個便是劉勳的妻王宋。婦嫁與劉勳二十年尙不生子，勳乃復娶司馬氏的女兒爲妻，而王宋以無子遭出，彌見傷感，因賦詩二首以自悼。其辭曰：

翩翩床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得爾同去，今將爾共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

誰云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望遠未爲傷，踟蹰不得共。

第三個即是丹陽的女子孟珠，其作品今世尙存有陽春歌三首，活潑生動，有子夜團扇的風格；辭句嬌好，音調舒適，最能引人入勝也。詩曰：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道逢遊冶郎，恨不早相識。

望觀四五年，實情得懊惱；願得無人處，回身與郎抱。

左思妹左貴嬪，名芬，入晉武帝宮中，以姿陋見遺，以才德見重，其所作詩之存

於今者，尚有答其兄左思的感離詩一首（五言）啄木詩（四言）一首，其辭備錄如下：

自我離膝下，倏忽逾載期；邈邈情彌遠，再奉將何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彷彿想容儀，歔欷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詩書；何以訴厥苦？告情於文辭。（答兄感離詩）

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饑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惟志所欲。惟清者榮，惟濁者辱。（啄木詩）

其次，便是石季倫的愛妾綠珠，和其愛婢翾風了：

提起綠珠的名兒，恐怕誰也要心醉罷！其所作之懊儂歌最佳，現今尚存有「絲布」一首，其辭如下：

絲布澀難逢，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游戲出孟津。

翾風是石季倫在胡中買得的，她容貌美麗，鮮有能匹，文辭又復佳妙，以故見寵。但終以石崇姬妾殘害之故而不得伸其志，故作怨詩以自適，（據拾遺記）其辭曰：

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煙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

眉；望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至於大家閨秀女子之能以詩見稱者，則以謝道韞與蘇若蘭為最：

臧榮緒晉書云：『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辨……

……安謂其有雅人致』。其後王凝被孫恩殺害，乃抽刀出門，手殺孫輩數人始被虜。是後嫠居會稽，生活悲苦。所作詩今有登山及擬稽中散詠松二詩，直可與淵明媲美矣。

望遥山上松，隆冬不能凋，願想搖下憩，瞻彼萬仞條。騰躍未能升，頓足俟王喬；時哉不我與，大運所飄颻。（擬稽中散詠松）

蘇若蘭的精品作品，止是當於工藝組織，而少文學情趣的一篇「璇璣圖」。（亦稱織錦廻文圖）唐武則天織錦廻文記說：「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二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嫉妒。……及滔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姓趙，滔寵姬，善歌舞）。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廻文，五綵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

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致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其闕從略）

若蘭「織錦廻文」的工程，真是空前絕後的東西，不特在文學上佔有他的位置，即在工業藝術上也是千古無匹的了。（按困學紀聞云：『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又傅咸亦有回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是則回文詩體並不始於蘇若蘭也）。

除此數人以外，據唐書樂志所說，則晉代的女詩人尚有子夜作的子夜歌四十二首，王獻之妾桃葉的團扇歌三首，王珉嫂婢謝芳姿的團扇歌二首，世說新語記賈充婦李氏（李豐女）的「聯句」等。俱有佳名，今各摘錄一首以示一斑。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與郎卻暄暑，相憶莫相忘？（桃葉的團扇歌）

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謝芳姿的團扇歌）

B　謠辭

在魏晉詩人的作品中，七言詩的作物簡直沒有，除謝安與其兄子朗，（一名胡兒）及姪女道韞的聯句以外：

白雲紛紛何所似？（謝安）撒鹽空中差可擬，（朗）未若柳絮因風起。（道韞）

但在那時的歌謠之中却是已有七言的了：如惠帝元康中的京洛童謠云：

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

又洛中童謠云：

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

鄴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

又懷帝時童謠云：

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天狗至。

又晉書載大風謠云：

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

據故書所記，則這些謠辭都是根據當時社會的擾攘强奪等現狀而產生的，故讀此歌謠，應該注意它的時代生活。

羅尚爲益州刺史，性貪少斷，蜀人謂之謠曰：

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衞，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

王恭鎮京口誅殺王國寶時，時人爲之謠曰：

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䴬；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渴復渴，京口敗復敗。

符堅時長安謠云：

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

又朔馬謠云：

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魏晉的歌謠之可貴者；第一在能鑒照當時的政教和風俗；第二在其不事綺績而樸素。而這兩點都是被稱爲大文學家的詩人所不曾注意的。

第三節　魏晉的樂歌

魏晉的樂府與兩漢已有不同；兩漢的樂府總括起來只有三種現象：第一種是依據樂譜而後製辭。第二種是取現成的篇什來入樂；換句話說，就是依據原有的詩辭去製譜。第三種是在原有詩辭的本身上加予改造然後入樂。至於魏晉，則除上述三者之外，更有依據古樂府而衍題的新辭。（有因古樂府題名而製的調，有用擬古樂府之名

而模倣的詩）。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有許多詩篇雖都同被樂府之名，然亦竟是不能被諸樂器的製作了。現在且區分牠爲「演奏的樂府」和「形式的樂府」兩類來講述：

一　演奏的樂府

（1）郊廟歌辭：曹魏時代沒有郊廟歌辭的創作，不知是否已經遺失。郭茂倩說：『魏歌辭（指郊廟）不見，疑亦用漢辭也。武帝始命杜夔創定雅樂，時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歌詩，胡尹能習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領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魏志杜夔傳所載，與此略同）

樂府詩集云：『晉代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傅玄改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舊典不存，賀循爲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增並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設樂』。又據晉書樂志及南齊書和樂府詩集所載，則武帝時有郊祀歌九首，有傅玄的三首，玄又更有宗廟歌十一首；今選錄其夕牲歌（屬郊祀歌中）一首以見例：

天命有晉，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祇事上靈。常於時假，迄用有成；於薦玄牡，進夕其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晉既東遷，郊廟樂歌更微，其僅存者，惟有曹毗作十首，和王絢作二首而已。賀循的登歌和阮孚所增益者，則都散佚不傳了。

蓋自『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太元（孝武帝年號）中，破符堅（按其時爲太元八年，紀元三十三年。）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見晉書樂志）是知江左樂歌之所以不完，皆由樂工樂器全盤喪失之故，並不是不徒製作了。茲錄王珣所作歌簡文帝詞於後：

皇考簡文，於昭於天；靈明若神，周淡如淵。沖應其來，實與其遷；亹亹心化，日用不言。易而有親，簡而可傳；觀流遡遠，求本逾玄。

（2）燕射歌辭：曹魏時代也同兩漢代一樣的沒有這類歌辭。郭茂倩說：『漢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魏有雅樂四曲，皆取周詩鹿鳴』。可見那時惟有沿用而已。到了晉時荀勗，他以爲鹿鳴祗是宴賓客之樂，對於朝賀沒有關係，所以他廢鹿鳴而更作行禮詩四篇，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十二篇，於是樂遂大變。他（荀勗）在當時雖然遭遇司律陳頎的駁斥，但他所造的篇什，結果還是照樣推行的。

晉代的燕射歌辭都稱爲四廂樂歌：今世存者，有傅玄作的三篇，荀勗作的十七首，

張華作的十六首，成公綏作的二首。又張華有冬至初歲小會歌，宴會歌，中宮所歌，宗親會歌等各一首。晉書樂志曰：『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武帝泰始五年，使傅玄荀勗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詩歌，後又詔成公綏亦作焉。』是則晉時的燕射歌辭止有此數，並未遺失了。今舉傅玄荀勗成公綏等八之作各一首於下：

於赫明明，聖德龍興；三朝獻酒，萬壽是膺。敷佑四方，如日之升；自天降祚，元吉有徵。（傅玄上壽酒歌）

愔愔嘉會，有聞無聲；清酤既奠，籩豆既馨。禮樂充備，簫韶九成；愷樂飲酒，酣而不盈。率土歡豫，邦國以寧；王猷允塞，萬一無傾。（荀勗正旦大會行禮歌嘉會）

化蕩蕩，清風泄；總英雄，御俊傑，開宇宙，掃四裔；光緝熙，美聖哲。超百代，揚休烈；流景祚，顯萬世。（成公綏的四廂樂歌，正旦大會行禮歌之一。）

（3）鼓吹曲辭：鼓吹曲辭魏代即有製作，郭茂倩樂府詩集云：『及魏受命，使繆襲改其（指漢朝言）十二曲。……是時，吳亦使韋昭改製十二曲。……魏吳歌辭存者唯十二曲，餘皆不傳』。

晉書樂志謂魏武帝使繆襲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漢曲。細考繆氏所作之十二曲中，大

都改易舊名：如改漢之朱鷺為楚之平，改漢之思悲翁為戰滎陽，改漢之艾如張為獲呂布，改漢之上之回為克官渡，改漢之翁離為舊邦，改漢之戰城南為定武功，改漢之巫山高為屠柳城，改漢之上陵為平荊南，改漢之將進酒為平關中，改漢之有所思為應帝期，改漢之芳樹為邕熙，改漢之上邪為太和等；與崔豹古今注記繆襲仍漢舊名之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鈎竿等十曲之說不侔矣。今舉獲呂布一辭為例。

獲呂布，戮陳宮：芟夷鯨鯢，驅騁羣雄；囊括天下運掌中。（繆襲詞）

此言曹公東圍臨淮，生擒呂布也。（見晉書）其餘十一曲辭與此略同，都是頌揚曹操戰績的。

魏文帝又有臨高臺和釣竿兩篇，其辭如下：

東越河濟水，遙望大海涯；釣竿何珊珊，魚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為？（釣竿）

題為「釣竿」是什麼意思呢？古今注說：『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為樂曲。

至於孫吳，命韋昭所製之十二曲呢，不特與漢不同，即與曹魏亦大異。如炎精缺，是從漢之朱鷺改的；漢之季，是從漢之思悲翁改的；攄武思，是從漢之艾如張改的，伐烏林，是從漢之上之回改的；秋風，是從漢之擁離改的；克皖城，是從漢之戰城南改的；關背德，是從漢之巫山高改的；通荆門，是從漢之上陵改的；章洪德，是從漢之將進酒改的；從歷數，是從漢之有所思改的；承天命，是從漢之玄化改的。其秋風曲辭云：

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鳩鳥化為鷹。邊垂飛羽檄，寇賊侵界疆；跨馬披介胄，慷慨懷悲傷！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窮達固有分，志士思立功。思立功，邀之戰場；身逸獲高賞，身沒有遺封。（韋昭）

秋風者，言孫權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也。（見古今樂錄）韋昭所製曲辭，也都以稱頌孫權功德為主，與魏之曲辭用意全同。

但在吳魏樂辭之中最特別的一點是：每首曲辭都必注明句數和字數。如魏之獲呂布下注曰：「獲呂布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吳之秋風下注曰：「秋風曲凡十六句；其十四句句五字，一句三字　一句四字。」這即是牠與衆不同的地方。如漢人樂府都能如此注出，則巾莫舞等也決不至於竟成廢物了。

晉代的鼓吹曲辭，比之魏吳更是發達。據晉書樂志說，則武帝令傅玄製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即今世所存自靈之祥至釣竿，其每篇俱有釋題之二十篇也。）更益以張華所作的凱歌二首，則共得二十四篇。今舉傅玄的釣竿以示例：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沈九淵。太公寶此術，乃在靈祕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未然。游魚驚著釣，潛龍飛戾天；戾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何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賦羣形；退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並。天人初並時，昧昧何芒芒？日月有徵兆，文象興二皇。蚩尤亂生民，黃帝用兵征；萬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聖德配堯舜，受禪即祚享天祥，率土蒙佑靡不肅，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百祿；保無極，永泰平。

曲辭蓋謂孫權之德可以上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以濟天下致太平耳，與魏吳樂辭微有不同。

（4）橫吹辭曲：橫吹曲最初與鼓吹曲本是一調，其後始生區別；以有鼓角者為橫吹，用之軍中馬上；郭茂倩曰：『舊說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其事

不必信，其說姑有之。）帝乃始命吹角，以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為半鳴，尤更悲矣！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其辭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可知從漢到魏晉的橫吹曲辭雖然是沒有存在，然而他們那時究竟是有此類作物的。

（5）相和歌辭：宋書樂志說，相和歌本止一部，至魏明帝始分為二部的；更衣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為十三曲。其後晉荀勗又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此曲在魏晉時代已很盛行，作家的成績，亦頗可觀，為遭「永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所以不特那時製作的曲調亡失，卽承用漢代的樂府，也竟隨之湮沒了。

魏代的相和曲辭有魏武帝的氣出唱（三首）薤露蒿里對酒精列陌上桑度關山，及魏文帝的十五陌上桑等，皆魏晉樂府所奏。其餘如曹植傅玄的惟漢行等，便是不入樂府的了。至于晉代的相和歌辭，則概不入樂，都是借用魏代的。

嘆岑曲魏代沒有製作，晉代有石崇的太雅吟，王明君辭，楚妃歎等，都為當代樂府所奏。其王明君辭云：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沾朱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鳴翼，棄之以遐征：飛鳴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並。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明君辭本是漢曲，其辭已亡，**故石崇依其意而為之。**

四弦曲本有四家，即張女四弦，李延年四弦，嚴卯四弦，蜀國四弦是也。古辭皆闕，魏代惟有明帝擬長歌行，曹植的鰕䱇篇；晉則有傅玄陸機所擬的長歌行等，然都未曾入樂。其入樂者，惟魏武帝魏文帝的短歌行而已：魏武帝辭如下：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解）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以何解愁，惟有杜康。（二解）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三解）

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四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五解）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六解）

這首短歌行與普通記載的辭句已多不同：此其故，因爲短歌行本來只是徒歌，只是要表現那橫搠時的一番感慨，所以不妨恁情吐瀉；後來要拏牠入樂，所以把牠割裂整齊，成爲上方那種東西。徒歌與樂歌不同的地方在此！

平調曲的作者如魏之文帝明帝王粲，晉之陸機等人之作都不入樂。其入樂者，在文帝諸製中，惟燕歌行二首，且亦非魏世所奏，至晉始被採取入樂的，可見作者當時未必是依據樂譜而製作的東西了。其辭自然諧暢，甚爲佳妙，今舉一首以示例：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一解）

羣燕辭歸鵠南翔，念吾客遊多思腸。（二解）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三解）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

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五解）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六解）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七解）

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言時序遷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所訴也』。廣題曰：『燕，地名也。言良人從役於燕而爲此曲』。——牠在文學上有兩個特點：第一是他要句句用韻；這是古今詩壇上少見的。第二是七言的組織：雖然民間的歌謠也有七言的，但在文人方面可以說僅只曹丕一人。

清調曲：魏晉入樂的清調曲有魏武帝的苦寒行，塘上行，秋胡行各二首，及魏明帝的苦寒行一首。其餘如曹植傅玄陸機等人之作則皆不可歌。

瑟調曲中凡魏武帝文帝明帝之作，大都嘗入魏晉樂府演奏的：如善哉行，步出夏門行，煌煌京洛行，艷歌何常行，却東門行……等是。而曹植陳琳傅玄陸機張駿等人之作，則大都只能徒歌。（曹植惟野田黃雀行一首入晉樂），文帝的飲馬長城窟行，上留田，大牆上蒿行，亦不入樂）。古今樂錄引王僧虔技錄云：『飲馬行，上留

|田今不歌！』或者那些曲調初時本亦可歌，其後失傳，遂爲具文歟？

楚調曲中最膾炙人口的是廣陵散，然自嵇叔夜死後即已不傳。餘曲惟魏曹子建的怨詩行，怨歌行等爲晉樂府所奏，若諸葛亮阮瑀陶潛陸機曹丕等人之作，則俱不入樂。其辭之最美者，則有曹植的怨歌行：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解）
借問歎者誰？自云客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爲高山柏，妾爲濁水泥。（三解）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
沈浮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怨歌行是由七哀詩改編而爲樂府的，這可以與第一節所引的參看。因爲是要合樂，要使牠音聲宛轉，所以也和風詩一樣，必須劃分章節，才能收演奏之效的了。

（6）清商曲辭：此辭漢魏均已遺亡，其詳不可悉知。郭茂倩曰：『清商樂者，

九代之遺聲，其始卽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已來舊曲，其辭皆古調。及魏三祖所作，自晉朝播遷，其音分散』。王僧虔論三調歌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這等美善的樂曲，正以遺亡爲歎也。

清商曲本不是朝廷郊廟所用的東西，所以前代的王公大人都很輕視牠的。據隋書及唐書音樂志所記，則清商曲所用的樂器大概不外乎鐘磬琴瑟琵琶箜篌筑箏節鼓笙笛簫篪塤吹葉等十餘種，其演奏情節大概如今之開音樂會一般，必是十分活潑生動，並不像郊廟歌那樣正重堂皇的。

最應注意者，卽前此所敍之五種曲辭，除開已經遺失者外，其尚存者，牠們都是摹擬前此的聲調詞意而做作的，並沒有富于創作性的產物。惟清商曲則不然！牠是晉代的曲調，無論在形式上或音節上，都有創造的性質，並非「規模前代」的東西。

晉代的清商曲辭全是民間的文藝，而且更是南方民間的文藝。在歷史上，南方人民是富於創造精神的，思想行動都是很愛自由的，所以那種拘于形式的曲調，只好讓那士大夫們去阿諛君主，讓他們去摹擬，而普通人們的歌唱，則只好去另作新詞，另度新腔。這才是晉代的文藝，這才是晉代的樂曲，這才是晉代在文學史上的供獻。

晉代的清商曲辭都是很能動情的良好作物。屬于吳聲歌曲的：有子夜歌四十二

首，子夜四時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懊儂歌，女郎歌，歡好曲……等若干首。屬於西曲歌的：有三州歌，採桑度，青陽度，江陵樂，孟珠，翳樂，月節折楊柳歌：……等若干首。現在略舉數例如下：

落日出前門，瞻矚見子度；冶客多姿鬢，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爲，冶容不敢當；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以上二首子夜歌）

淑女總角時，喚作小姑子；容艷初春花，人見誰不愛？

窈窕上頭歡，那得及破瓜？但看脫葉蓮，何如芙蓉花？（以上二首歡好曲）

以上都是吳聲歌曲，大都歌而不舞。至于西曲歌呢，則演奏時必要伴舞，而且「舞」的意思很濃厚，簡直是和舞曲一樣。古今樂錄說，採桑度，江陵樂，青驄白馬，安東平，孟珠，翳樂等曲，舊舞皆十六人，梁八人。這就是證明牠們演奏與跳舞並重的意思了，擇舉三辭如下：

人言孟珠富，信實金滿堂；龍頭銜九花，玉釵明月璫。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攀條摘花香，言是歡氣息。（以上二首孟珠）

人生歡愛時；少年新得意。一旦不相見，輒作煩冤思。

陽春二三月，相將舞翳樂；曲曲隨時變，持許艷郎目。

人言揚州樂，揚州信自樂；總角諸少年，歌舞自相逐。（三首翳樂）

又有三洲歌三首，其一云：『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其辭艷麗。唐書樂志謂是高人數遊巴陵三江口往還之作，揣測未免虛妄了。

（7）舞曲歌辭：舞曲自來就有的，而且還是很盛。漢代「樂府」既立，對於這方面也特別注重，不過他們都是用之於什麼郊囉，廟囉……方面去的東西，並不把牠視爲一種文藝上的創作。

舞曲以傅玄爲多，郭茂倩說：『自漢以後，樂舞寖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樂舞」用之宴會。晉傅玄又有十餘「小曲」，名爲「舞曲」』。

王粲的俞兒舞是從巴渝舞改出來的，巴渝之樂，始於漢高，王粲改造其辭，並易其名，（梁時仍用巴渝舞舊名）「俞」者，美之之意。蓋魏初建國所用也。曹植鼙鼓舞歌則是本於漢靈帝時李堅的鞞舞而改作的。這些都是魏代的舞曲。

從魏到晉所有一切的舞曲，如什麼正德舞，大豫舞等，都是依樣畫葫蘆的製作；前人怎樣，他也怎樣；像這一類的東西，雖然在「文學史」上也照樣留下許多陳跡，終于也是沒有價值的。惟鐸舞歌，拂舞歌，白紵舞等，才是眞正具有創造的精神，生

動的意志呢。

白紵舞是甚麼東西？據宋書樂志，以為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晉俳歌有「皎皎白緒，節節為雙」之句；吳音呼緒為紵，白緒蓋即白紵也。按此詞盛稱舞者之美，須當芳時行樂，而云白紵「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則白紵即白苧，亦即白麻。所謂麻布，麻紗之類是也。今長江流域之江西四川湖南等地亦多產之。蓋晉人常服此以供跳舞，故作辭以美之耳，原不必是吳歌也。

晉白紵舞歌凡三曲，今摘錄其第一首如下：

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轉乍低昂，疑停善睞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舞以敬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麗服在御會嘉賓，醪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

這種歌舞也是用以祀神的，所謂「舞以降神」是也。不過牠不用于宗廟之內而祇用于讌會之際罷了。

更從其作風上說，則有王元美云：「晉拂舞歌『白鳩獨漉』，得孟德父子遺韻；白紵舞歌，已開齊梁妙境，有子桓燕歌之風」。

（8）琴曲歌辭本是盛於南朝，從漢到晉，可以說是沒有，雖然郭茂倩在漢則舉王嬙的昭君怨，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在魏則舉阮瑀的琴歌；在晉則舉石崇的思歸引。而且還上溯虞舜的思親操，南風歌，夏禹的襄陵操…………等一類不可憑信的東西來塞責，

石崇的思歸引無甚變化，祇是依譜製造的辭，算不得是創造。比較能夠開新的，便只有劉妙容（字雅華劉東明的女）的宛轉歌了。你看：（齊諧記說是她與王敬伯相遇和奏的曲子，未免太附會些了。）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凄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共徘徊。

（9）雜曲歌辭：這類的曲辭都是民間的作物，素爲正人君子輩所不重視的。雖是魏代如曹植的桂之樹行，當事君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左延年的秦女休行等，都可以入樂奏演，但那都是極少數的例外。

晉代如傅玄陸機張華之輩，他們摹擬的歌辭豈不多？但以不曾用諸伶人手口之上的原故，竟是一種廢物！至如西洲曲，長干曲，休洗紅，樂辭，前緩聲歌…………等許多的平民作品，不特辭句妙美，且亦恰合應用了。例如

繡幙圍香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隴，當年近前面發紅！（樂辭，見吳競樂府。）

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搖；妾家楊子住，便弄廣陵潮。（長干曲）

從郊廟歌而下，都是形式的文學；譬之於人，則「行尸走肉」而已。從橫吹曲以下，則有漸漸創作新式辭調的趨勢，至清商舞曲等辭，造辭已是極佳的了。這一點是尚須注意的。

二　形式的樂府

所謂「形式的樂府」者，言其徒具有樂府之名，而沒有演奏之實之謂。魏晉兩代的徒歌，一大部份都被人們打入「樂府」中去，以故所謂「樂府」者，也一大部份都是徒歌，一小部分才是「樂府」，另一小部分則只是些字句的組織。這亦無須例證，只要翻看前面敍論「樂府」的話，或檢讀他們的詩集，自然可以知道了。

最愛做效樂府的人，莫若曹家父子，而且他們的樂府很能于渾厚雅淡中別具新色。曹操除摹擬「樂府」以外便無詩，大約這是因爲擬作貴在自然流露，不假句斟字

酌之功的原故罷？嚴滄浪所謂「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者，即是對於此種作物而發的。

（1）曹家父子：大興劉獻廷（淸人，字繼莊）說：『偶與紫廷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嘆服其語，以爲發前人所未發』。這就是曹操擬作爲人所不能及的地方。其辭云：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永志。（碣石篇觀滄海）

又如曹丕的善哉行云：

有美一人，婉如淸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爲樂方；哀絃微妙，淸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眷然顧之，使我心愁；嗟爾昔人，何以忘憂。

（善哉行二首之二）

再看曹植的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長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曜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歡？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敖陶孫評道：「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曜安詩評）讀上諸詩，眞覺十分切當。

（2）陳琳：陳琳的做樂府體，在魏晉作者中每能別具一格，也不在曹家父子之下。你看他的飲馬長城窟辭云：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愼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愼莫

舉！生女哺用餔。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居，慊慊心意間；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他這詩有三種特點：第一，體裁是新的，辭句不拘一律，所以寫來很自然。第二，造語樸質，氣勢橫溢，能于淺淡處表現深沉的印象。第三，內容蘊藏的方面很多，說長城的雄盛與凜冽，築城人本身所受的痛苦，家庭的拆散和社會的變化，都非常活躍而自然，能使百世下讀其詞的人都置身於詩境的社會之中。凡此都是這詩高出衆人的地方。

（3）傅玄與陸機：還有晉代傅玄的短歌行，艷歌行，有女篇艷歌行，飲馬長城窟行，門有車馬客行，悲哉行，猛虎行等，都是非常妙麗的作品，再舉兩篇以示例：

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有期。春至草不至，期盡歎無聲；感物懷思心，夢想發中情。夢君如鴛鴦，比翼雲間翔；既覺寂無見，曠如參與商。河洛自用固，不如中岳安；回流不及返，浮雲往自還。悲風動思心，悠悠誰知者？懸景無停晷，忽如馳駟馬。傾耳懷音響，轉目淚雙墮；生存無會期，要君黃泉下。（擬青青河邊草）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

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猛虎行）

晉人擬作樂府的比魏更多，如荀勗張華等輩都是。他們共通的弊病：文辭是好的，祇是不曾搬入樂府裏去演奏。

若有人問我；你怎麼會知道他們所作的樂府不曾被伶工演奏呢？我答：據諸史「樂志」所載，樂府解題及樂府雜錄所說，都是如此的。

且樂府詩集明明載着某某是本辭，某某是魏晉樂府所奏？而兩者的辭句又每每相差甚遠，此即爲本辭不入樂府演奏之故而起的差異。凡是擬作的樂府，都是與本辭同類的東西，不可演奏。這情形不特魏晉如此，即在兩漢亦然：試取古辭西門行和白頭吟；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野田黃雀行，怨詩行等逐一相較，便可瞭然無疑了。是故劉彥和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苑文瀾（黃侃的學生）更爲引論之曰：

子建詩用入樂府者，惟置酒明月及鼙鼓歌五首而已：其餘皆無詔伶人。士衡樂

府數十篇，悉不被絃絃之作也。今案文選所載，自陳思王美女篇以下至名都篇，陸士衡樂府十七首，……繆熙伯以下三家挽歌，（按熙伯即魏之繆襲，東海蘭陵人，其餘二家即陸士衡和陶淵明二人也。）皆非樂府所奏。將以樂音有定，以詩入樂，需有增損：（文心雕龍講疏樂府第七）

第五章　詩的叠變與翻新

——紀元二二〇至四一九年，卽魏文帝黃初元至晉恭帝元熙元年。——

未入正文之前，且讓我先在這裏插說一句：『詩』自從經了魏晉人的蘊釀而後，到了這個時期，更已顯然地有所謂文筆之分了。當時的批評家們，對於這個界說下得頗爲歧異，並沒有共同討論出一個公認的定義出來。大抵凡屬於詩賦之流的是『文』，書論之類的是『筆』；至其詳細的解明，且讓我在『散文之部』裏去敍說好了。

中國的詩到了這個時期，竟已釀成形形色色，呈爲一種多方面的開展了。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牠都充滿着創造的精神，充滿着人生努力之精神：所以，我們如果想到那『唐詩』成績的完備和偉大，我們便不應該忘掉了南北朝。換句話說，假如沒有南北朝詩人的努力，唐人的詩絕不能夠有那樣大的結果，中國的詩或許也另是一種現象罷。

然而這種事實也不是突然的，他自有其歷史性的淵源。朱遏先先生說：『自晉以來，文尙整煉，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自鑄偉辭，致足美也。』

故此時的詩人，實有三種足以使人欽佩的：（一）是能承受前此的文學思潮與形式而向進化的方向走。（二）是能用他們自已的情意去創造他們的作物，能夠表現他們個人的生活和其時代的精神或社會的精神。（三）是他們自已能夠走到民間去，故其作品大都民間化，合於一般人的生活，博得多數人的同情。因此，所以他們能夠言人所不敢言，作人所不敢作，這是無論從那方面去觀察都是感覺得到的。

老實說來，這種現象也只是南朝及隋才是如此，那北朝已就不然！

隋書文學傳說：『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勝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是以江左辭賦，盛於河朔，雖晉中朝之時，南北未分，二方文學，固無軒輕。若張華左思潘岳劉琨二陸三張應傳孫摯成公之徒，並給藻清英，流韻綺靡：朔南相敵，未有偏尚。暨乎元帝，中興江左，河洛之地，宰割五胡：衣冠文物，萃於南服。北方雖有遺產，而戎馬流離，固未能盡其才矣。』

那北方河朔之地，因爲要保持他們文學上的「貞剛」，所以他們的文學（詩）只是保守；南方江左，因爲不肯安於故常，所以他們對於一切都要反動，都好革命，不特是對於文學（詩）如此。

站在文學史的方面看：姑無論他這革新如何，其結果，他們的文學總是會變的文學，翻新的文學，不是陳腐的或因襲的文學。

現在，我且將這時代的詩分作「北朝詩系」與「南朝詩系」去討論它。

第一節　北朝詩系（紀元四二〇至五八八年）

因爲從前的人都不十分注重北朝的詩壇，所以我特地把他提在前面來講說，其用意，在要使人們對於牠特別地注意，給予牠一個相當的批評，不應該萬口同聲的附和，說道『北朝沒有文學』。

雖然北朝的詩『頗有理勝其詞』之弊，然而「與古不侔」富於創作的，亦實在不少。

但我們不能爲北朝諱的只是一件，就是他的作者太少了，比較稍大一點的文學作家，都可以說沒有。雖然有一個庾子山，也還是南朝走的寓公，並不純粹是北朝的人物。因此，所以北朝的文學（詩）作物竟敵不到南朝十分之一。這到底是時勢所造的呢？抑環境所釀的呢？

一　北魏宗室的詩尙

北史文苑傳曰：「……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艷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渺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於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渤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琢瓊瑤，刻削杞梓；並爲龍光，俱爲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

自從晉室喪亂，南北構兵，社會頓成不安之現象；雖有歌詠，亦正於踡跼不平而已，蓋已無暇形諸筆墨也。所以雖有魏孝文帝（太和當西歷紀元四七七年）之銳意提

倡，魏宣武帝（景明，當西歷紀元五〇〇年）之極誇文雅，然亦不過「上之所好，羣相附和」而已。這是北魏文學衰弱的象徵，並不是文學興盛的表現。蕭子顯批評他說：『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眞是確當已極！

A　孝文聯句和諸宗室的篇章

北魏孝文帝旣是提倡文學，所以他便倣效漢武柏梁故事與其臣下作了聯句：

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兮獨未照。（帝）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彭城王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鄭懿）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鄭道昭）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淸六合。（邢巒）「遵彼汝墳」兮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帝）文王政敎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宋弁）

據北史說：孝文帝征沔北的時候，在縣瓠方丈竹堂饗燕羣臣，鄭道昭與其兄懿…………等俱侍坐，酒酣，孝文作歌，道昭等四人因和之，共成此聯句。史稱孝文好讀書，才藻富贍，雄才大略，愛奇好士。遷都洛陽，移異風俗，北朝之盛，未有過之者。（他有文集三十九卷）所以，雖然他提倡獎勵之結果未能拔出眞才，未能於文學

界收到若何的大效，然而他這種懷抱和志願，却實在給與北朝的供獻不少。

我們知道，在孝文帝之前，北朝是不能談到文學的，自是而後，文學的產生雖不見得怎樣的多或怎樣的好，但總是繼續着佔有他們應得的領域。要是沒有孝文帝，則恐終北朝之世全無文學的作物也說不定。

嗣後，節閔帝（字修業）與薛孝通等亦有同樣的聯句，這聯句皆係受了他的影響。外如孝莊帝（字子攸）的臨終詩，亦復悲歌慷慨，頗能道出胸中的傀儡，覺其造辭遣句，在北魏諸帝中允當首屈一指：

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

洛陽伽藍記說：『孝莊帝既誅爾朱榮，右僕射爾朱世隆至高都立長廣王曄為主，遣潁川王爾朱兆舉兵向京師大舉失利，遂執帝還晉陽，縊於三級寺』，此詩即帝羅禍將縊時所作。以予觀之，正可與南唐後主的破陣子先後輝映了！

在諸宗室中，彭城王勰和中山王熙，亦頗有文學，製作甚佳。

北史說，勰是魏獻文帝的第六子，他嘗『從孝文帝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株，帝賦詩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

至吾間令就也』。纔時出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其詩云：

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中山王熙，字子眞，有絕命詩二首。北史說熙：『文學風氣甚高，始鎭鄴，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將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其詩云：

義實勖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絕命詩別寮士）

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絕命詩別友）

（B）北魏的新舊兩詩派

北魏的詩歌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就是因襲的，古董式的，『言多胸臆，彫古酌今』派；一派就是創造的，趨新的，表現時代『與屬清華』派。前一派的作者頗多，如宗欽段承根鄭道昭常景陽固李騫……等是；後一派的如：蕭綜高允溫子昇等是。

前一派的許多詩人，我不願意都去講他，現在只舉出陽固一人來作代表。

陽固，字敬北，北平無終人，性頗勇決。北史曰：『宣武末，中尉王顯當權，固每直言其過，以此銜固。又有人間之，顯因奏固免官，固遂闔門自守，作刺讒疾倖二

詩。今錄其刺讒詩一首：

巧佞巧佞，讒言與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伺間伺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嗒，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庸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愧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游鳬，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玆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思怨在已。

後一派的第一個便舉蕭綜。綜字世謙，本是梁武帝的第二子，封豫章王。普同四年，因都督南兗州刺史鎮彭城奔魏。雖在魏爲司徒太尉等官，恆自謂不得志，因作聽鐘鳴悲落葉二詩以舒志。其悲落葉云：

悲落葉，聯翩下重疊。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長枝交陰昔何密？黃鳥關關動相失；夕蘂雜凝露，朝花翻亂日，亂春日，起春風，春風春日此時同。一霜兩霜猶可當，五晨六旦已颯黃。乍逐驚風舉，高下任飄颺。悲落葉，落葉何時

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各隨灰土去，高枝難重攀！

這簡直是一首時調的新曲，他的形式是極端解放的，宛然與北調不類：蓋蕭世誠原是南朝的人，他的作風還是在南朝養成的呢。

其次便說高允。允字伯恭，渤海蓨人，少卽好學，博學通經史。其所作詩雖然有趨新的吟詠，但亦頗好古董的製作，如詠貞婦答崇欽是。我在這裏僅止提出他新體的羅敷行來作個板樣。

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羅敷；巧笑美回盼，鬢髮復凝膚。脚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珠；頭作墮馬髻，倒枕象牙梳。姌姌善趨步，襜襜曳長裙；王侯爲之顧，駟馬自踟躕。

第二個溫子昇：昇字鵬舉。他是新派中的一個大家，其所作詩之流傳於今者亦獨多。

據北史文苑傳：子昇自云是太原人，世居江左，其祖父常爲宋彭城王義康戶部曹，後因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奮勉，晝夜不倦。長而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武帝亟稱之，以爲曹植陸機復生于北土。濟陰王暉業常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

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子昇亦常以『詩章易作』自許，由此可以知其作品之見重于時人矣。然而卒以不妄毀譽，好參機要之故，餓死晉陽獄中，時僅二十餘歲。子昇的詩中每有題爲樂府的，但亦不過徒有樂府之名而已，實則僅是一種新體的詩，我們且舉詩話補遺上所錄他的擣衣一詩來看：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凄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月明光；蠮螉塞邊絕候鴈，鴛鴦樓上望天狼。

再看他詠花蝶的詩：

素蝶向林飛，紅花逐風散；花蝶俱不息，紅素還相亂。芬芬共攜手，葳蕤從可玩；不慰行客心，遽動離居歎。

溫子昇的詩類此者尚多，茲不復舉。我們須要了解他的詩是不慣受傳統的影響與樊籠的束縛，而喜自達情意，的是一種趨新的作物。

（3）還有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對偶』的『律絕』雖然是成於唐人，創于江左，但這格式在北魏時也就有過：如胡叟（字倫許）的示程伯達，劉昶（字休道，宋文帝第九子。）的斷句，王容的大堤女，王德的春詞，周南的晚粧，袁曜的釋奠詩：

……等，也大都有着律體的氣息了：

> 青樓誰家女？當窗啓明月。拂黛雙蛾飛，調脂艷桃發。舞罷鸞自羞，妝成淚仍滑。願託嫦娥影，尋郎縱燕越。（周南的晚妝）
>
> 春花綺繡色，春鳥絃歌聲；春風復蕩漾，春女亦多情。愛將鶯作友，憐傍錦爲屏；回頭語夫壻，莫負豔陽征。（王德的春詞）
>
> 寶髻耀明璫，香羅鳴玉佩；大堤諸女兒，一一皆春態。入花花不見，穿柳柳陰碎；東風拂面來，由來亦相愛。（王容的大堤女）
>
> 白雲滿鄣來，黃塵暗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劉昶的斷句）

北魏的詩，我們就此算是說完了。不過我還得切實聲明一句：此時的新派詩人大概都是南朝的流寓，或是曾經受過南朝的文學的洗禮的人，並不是牠自身培養出來的。

又：北史崔光傳說，崔光于『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是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但惜此詩今世無傳，否則到是很可珍貴的作品呢。

二　北齊的邢魏及其他詩人

北齊的詩壇是繼承北魏新派而開展的，雖然這般詩沒有什麼更新的供獻，但他們能夠認識牠，能夠承受牠去創作，去提倡，也就算是『詩道』之大幸了。

北史文苑傳說：『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並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常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勑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武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大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陽休之監撰。……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詩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

這種情形，無論在甚麼時候都是不能免的：只要是政府提倡一件事情或者組織一個團體，人民總是趨之若鶩，相互援引，安得不有濫竽底事實！因爲政府中的衰衰諸

公總是麻木的，麻木的政府，自然不能夠甄別好人材。

因此，真正文學作品的成功是他們自身的努力，絕不能夠歸功於政府的。

北齊文學最有重名的，便是邢邵和魏收，他們二人與北魏的溫子昇先後同時齊譽，世有『三才』之目。

（一）邢子才河間鄭人。幼郎好書，日誦萬餘言，十歲時能屬文。長而博覽羣籍。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其所作頗規仿沈休文，與邢子明魏季景魏收等人的作物并皆見重當時，時人號曰「大邢小魏」。

盈盈河水側，朝朝長嘆息；不怪漸衰苦，波流詎可測。秋期忽云至，停梭理容色；束衿未解帶，廻鑾已沽軾。不見眼中人，誰堪機上織？願逐青鳥去，暫因希羽翼。（七夕）

詩藪以爲此詩是宗懷所作，那是錯誤的，近人丁福保亦已辨其乖謬了。故我今仍把此詩歸諸邢邵。

「詩」本來是極熱烈的感情的流露，並不是無病而呻吟的產物。作者不過把他的感情借題發揮出來罷了。所以『七夕』只是『七夕』，牠的意旨所在還是作者性情的表現呢。這種例子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以見得，如思公子云：

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玉台新詠以此詩爲樂府，其實也只是一首可歌唱的詩，並不曾譜入官府中的管絃。

（2）魏收字伯起，鉅鹿下陽曲人。生于魏正始三年，（紀元五〇六）卒于齊武平三年（紀元五七二），共活六十七歲。

收比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收每訾陋邢文，邵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文宣常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因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後收實內陋，邢終不必許也。顏之推常以邢魏二人之文學問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此是他們二人文學的高下的斷案。

史稱魏收爲一代盛才，馳騁文彩。常與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按李諧與盧元明當南北初和時首通使命，才器並爲鄰國所重，故梁主云然。）

然收才雖頗大，性存貪鄙，所以他的魏書有『穢史』之目。但是，他的文學却正從他的輕佻狂蕩，不顧細行中得來，與魏書之『穢』適足相反。北史說他使梁時在館

中買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其在京洛，輕薄尤甚，人稱其才而鄙其行，故號之爲『驚蛺蝶』。

一個人的文學是和他的生活至有關係的，因爲文學常是生命力的表現。我們在上面既然了解魏收的性情，現在且來看看他的詩罷：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筋下成行。（挾琴歌）

綺窗斜影入，上客酒須添；翠羽方開美，鉛華汗不沾。關門今可下，落珥不相嫌。（永世樂）

右兩首都是規模樂府的作品，並不是曾經樂工譜奏過的篇什，所以我說他還是自能歌唱的詩。

北史云：『魏帝曾秋季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于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此雖是收之善測人意，也是他的文學富贍，應用自如所至。

（3）其它詩人：邢魏之外，如祖珽（字孝徵），蕭放（字希逸），劉逖（字子長），裴讓之（字士禮）及弟訥之（字士言），蕭愨（字仁祖），陽休之（字子烈）顏之推（字介）……等，在詩壇上皆曾致力，今特略舉數家於此以示例：

裴讓之，字士禮，河東聞喜人。詩極清麗，頗有文情，其有所思一詩云：

> 夢中雖暫見，及覺始知非；展轉不能寐，徙倚獨披衣。悽悽曉風急，晻晻月光微；空室常達旦，所思終不還！

他的意志是非常清遠的了。

同時有蕭放，字希逸，頗好丹青，復善吟詠。但其行止不為時俗所羈。其冬夜詠妓詩云：

> 佳麗盡時年，合眼不成眠；銀龍銜燭燼，金鳳起爐煙。吹篪先弄曲，調筝更撮弦；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絕代終難及，誰復數神仙！

在時人羣以道貌為高的環境裏，他還要忠實地刻畫他那蕩遊無羈的生活，這便是他底詩的價值所在了。

最有文才的，要推蘭陵蕭愨了。愨字仁祖，本是蕭梁宗室，後亡入齊。嘗有諷詠，格調清逸。顏之推嘗贊之曰：『蘭陵蕭愨，工於篇什。常有秋思詩云：「芙蓉露

下落，楊柳月中疏」。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于此，可以見蕭慤作品在當時之地位了。現在且來賞鑒他的秋思：

清波收潦日，華林鳴籟初；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燕幃緗綺被，趙帶流黃裾，相思阻音息，結夢感離居。

這詩在形式上也和北魏時周南王德的作物一樣，實為唐人「五律」之祖了。

他又有春日曲水一詩；格調新奇，景物獨顯，眞是出奇之作了。其詩云：

落花無限數，飛鳥排花度；禁苑至饒風，吹花春滿路。巖前片石迴如樓，水裏逆沙聚作洲；二月鶯聲纔欲斷，三月春風已復流。分繞小渡，塹水還相注。山頭上，望水雲，水底看山樹。舞餘香尚存，歌盡聲猶住。麥隴一驚翬，菱潭兩飛鷺。飛露復驚翬，傾曦帶掩扉，芳飆翼還臆，藻露掲行衣。

又有陽休之者，字子烈，北平無終人，亦頗有文學。其弟俊之，尤工作六言。史稱其歌辭淫蕩而拙，然而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抄寫賣售，市常不絕。俊之常過市見書，指其字誤，因欲改正其謬。賣書者不許！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惜其文不傳，今世無以知其優劣；說者或以為他所作的六言

詩蓋等于後世的彈詞盲曲之類。用今日文學的眼光看，可見他實在是當時一個特別的文人，他的詩亦爲特別的一種創作。

侯之的詩旣不可復得，我們且來讀他乃兄（休之）的宛然五律的春日詩。

遲遲暮春日，靄靄春光上；柔露洗金盤，輕絲綴珠網。漸看階苣蔓，稍覺池蓮長；蝴蝶映花飛，楚雀緣條響。

休之又有秋詩一首，是兩聯四句的五言絕句，和唐人屬對的五絕最爲近似。我今且把牠鈔錄出來，俾知唐代絕句成功之漸。

日照前窗行，露濕後園微：夜蛩扶砌響，輕蛾繞燭飛。

他如顏之推等文人，雖亦頗負重名，但他的詩確實違悖了時代性，而且內容也太勉强些，所以我這裏都不說及他們了。

這時還有一個婦人，是頗值得我們注意的：

虞世南史略云：『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靧兒面，呪曰：

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姸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花容』。

他這首詩，容容與與的唱出來，便爾成章，聲調自得，此卽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若照著三百篇的分章法去排列，豈不是重複沓唱的四章嗎？所以我說這詩才是極自然的創格哩！

三　北周的詩人王褒庾信

北朝的文學醞釀到了北周，總算是收到一個很好的效果了；這效果是不能不歸功於北朝人士之努力和時君之好尙的，雖然「好尙」也儘有他們相當的功績。北史文苑傳說：『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旣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靑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旣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荆之風，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原來北周初期的文風頗欲革去前此之『浮華』，（這是他們以爲浮華的浮華。以爲浮華是太不好了！其實，他們以爲浮華的才眞正有文學上的特別精神呢。）於是蘇綽盧柔之徒乃始起而倡言復古。無如他們所要復的「古」並不能得到古人文學思潮和藝術上的命脈所在，僅僅做到虞夏魏晉之糟粕！且一時代自有一時代底精神，所以

一時代也儘有一時代底文學。蘇綽等人不識時務若此，乃欲宗法魏晉的質朴，規模唐虞的古誕，所以李延壽罵他『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似這一類陳腐濫套的文學，怎樣能夠推行呢！

蘇綽輩的復古運動既是不能推行，於是梁朝的王褒庾信之徒便過江來揭倡他們那種合於時代性的輕艷綺靡的文學，才猛烈地給與復古者們一個大反動。到了這時，蘇綽盧柔等人雖然屢屢極力攻擊庾信王褒一派的新文學者，無奈時勢所趨，人心不古，當世之人，終於以王庾之體足可推行，靡然效之。雖有柳虬居間調停，然而這種勢燄已是莫可遏抑的了。（周書柳虬傳說：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虬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

『壓力愈大，反動力亦愈大。』王庾北來既遭了蘇盧等人的攻擊，於是他便努力創作以廣其勢。所以他們的成績在此時代的佔有獨多：到後來，北周的大文學作家也只有他們兩個。

『詩』是復古者們所不道的：所以蘇綽李昶之徒竟是一字無傳：宗懍宗羈蕭撝高琳康孟徐謙等等不知名之士到反有存在的，這能不說他們是受王庾的影響麼？

（1）王褒，字子深（六十四歲卒，其生年不詳），琅邪臨沂人，其祖及父均

仕梁。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褒弱冠舉秀才，善草隸，與其姑丈蕭子雲名相埒：文學優瞻，頗爲時人推挹。及元帝降魏，褒與王克劉穀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帝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及明帝踐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恆在左右。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名由是大噪。（北史本傳）

王褒所作的詩，以擬『樂府體』爲最能有翻新創作的精神，最能不爲前人的格調所拘而獨創一體：所以，我們談到王褒的詩，第一步即須賞識他的樂府：

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杯覆盌漼漼，垂手奮袖婆娑：不惜黃金散盡，只畏白日蹉跎。（高句麗）

初春麗景鶯欲嬌，桃花流水沒河橋：薔薇花開百重葉，楊柳拂地散千條：隴西將軍號都護，樓蘭校尉稱嫖姚。自從昔別春燕分，經年一去不相聞：無復漢地關山月，惟有漠北薊城雲。淮南桂中明月影，流黃機上織成文。充國行軍屢築營，楊史討虜陷平城：城下風多能却陣，沙中雪淺詎停兵！屬國小婦猶年少，

羽林輕騎數征行：遙聞陌頭採桑曲，猶勝邊地胡笳聲。胡笳何嘗使人泣，長望閨中空佇立。桃花落地杏花舒，桐生井底寒葉疎：試爲來看上林雁，應有遙寄隴頭書。（燕歌行）

把那五言的樂府體詩看厭了，驟然來讀王襃的六言和七言，在音節上非常新穎，在情緒上非常愉快，這便是文學家給予我們底新生命！文學的功用就在能感動人或變化人們的生活！

而詩在歷史上比較的價值要以燕歌行爲最有名：北史文苑傳說：『襃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按所謂驗者，即襃傳所謂『魏征江陵，元帝授襃都督城西諸軍事：柵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之事而言之耳。）這『妙盡塞北寒苦』便是他生命受着壓迫的流露，所以能成爲一種活躍的文學。

王襃的五言雖然不能夠在形式上別開生面，然而內容却是充滿了他底生命力。忠實地說：也還不在樂府之下：而其濃厚清淡之處，猶能更使人們可以慰藉的呢：你看：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

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河。（渡河北）

月色當秋夜，斜暉映薄帷：上弦如半璧，初魄似蛾眉，渡雲光忽駛，中天影更遲：高陽懷許椽，對此益相思。（詠月贈許椽）

他這兩首詩的形式也是絕好的五律，其藝術之精到，是妙在能把意境實境打成一片：無端的苦樂，都從這種境界中悠然表出來：

（2）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生于梁武帝天監十二年，（紀元五一三，）卒于周大定元年，（紀元五八一），其活六十九歲。史稱其『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其父肩吾，常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因爲他們的文字都主『綺艷』，能夠別立一體，故世人號爲『徐庾體』。這『徐庾體』是繼續梁簡文帝宮體的新作。當世後進，爭相模範，鄴下尤極推重。當簡文帝時，侯景陷臺城，信奔江陵；元帝卽位，使信聘於西魏，遂留長安，周孝閔帝尤信用之，其後南朝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庾信及王褒等十數人，然武帝惟放殷不害王克等而已，至于庾信王褒，則皆惜其才而不遣。杜子美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可見他的詩到過江以後才更好的；北朝文人皆不逮信，同時惟王褒一人差可與之相埒耳。

丹鉛總錄說：「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麗』，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麗清新，人皆知之；（升菴詩話云：「杜工部稱清新庾開府：清者，流利而不濁滯；新者，創見而不陳腐也」。）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强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子山的詩究竟是否如楊升菴的評隲呢？『老成』二字作如此解，便是難通；甚麽傷質啊，不薄啊，都是不切實的空話！杜子美之所謂老成，是指其下語有分寸而說，並不是世俗以爲『死板』底老成！至於『綺豔』『清新』，那才是庾信詩中特別精神之所在呢。

現在，我們且先來看他的樂府體：

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歌撩李都尉，果擲潘河陽：折花遙勸酒，就水更移牀。今年喜夫壻，新拜羽林郎：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結客少年行）

朝來戶前照鏡，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祇疑落花謾去，復道春風不還，少年惟有歡樂，飲酒那得留殘！（舞媚娘）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烏恆夜啼。（烏夜啼）

庾信的感情比較王褒熱烈，所以他的詩往往表現出一種隱痛。這是因爲他的不得志，不能『任其所欲爲』之所致的。史謂其『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者，正是這個緣故。這在他的詩中逐處都可以看得出來。如詠懷詩的——

組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不言班定遠，應爲萬里侯。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倡家遭強娉，質子值仍留。自憐才智盡，空傷年鬢秋！

楚材稱晉用，秦臣即趙冠：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寓衞非所寓，安齊獨未安：雪泣悲去魯，悽然憶自韓。唯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

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胡笳落淚曲，羌笛斷腸歌。纖腰減束素，別淚損橫波：恨心終不歇，紅顏無復多；枯木期塡海，青山望斷河。

他的詠懷詩二十七首，幾乎無一首不抒說他一種憤懣：原來他這詩是與他的哀江南賦爲表裏的。我們再看他的慨然成詠，比較地看，則更可了解他的生活！

新春光景麗，遊子別離情，交讓未全死，梧桐唯半生。値熱花無氣，逢風水不平；寶雞雖有祀，何時能更鳴？

到此，我們可以說庾信的詩完全是抒寫他底性情之流露的。詩就是他的生命，並不曾加以造作。

不過在此地應當總說的，就是：庾信和王褒的詩中都顯露着許多的『對句』，這『對句』簡直已經成爲「律詩體」了。故王庾的作品也可以說是開闢唐律的元戎。

* * *

北朝詩系自楊固蕭綜溫子昇邢子才以至王褒庾信，可以說都有其相當的進步和發展；不過對于這方面（詩的新趨勢的方面）的作者大多數是南朝的寓公，從此，我們更可見得北人的性質固拘與其因襲守舊。

此外在北周雖然也有幾個和倘長於作詩，然而在文學史的變化上却也無關宏旨，所以我便不提他了。現在，我且舉周書所論的一段話來作本節的總結：

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種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

瀉心逾於鄭衞。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那令狐德棻以為『淫放』『輕險』……是王庾的劣點者，殊不知這正是王庾的長處。所以，他罵庾信是詞賦的大罪人，而庾信到正是詞賦的創作家了！劉知幾史通譏周書『文而不實』者，眞是罵得不錯！

第二節 南朝詩系（約當西曆紀元四二〇至六一七年。由宋迄隋。）

人們講文學史都把隋代弄來獨立，使他驟然和以前的宋齊梁陳隔斷，其意以為隋在政治上既然統一，文學也便統一了，故竟以隋來總合南北朝的文學。這種依據朝代政治底分合來支配文學；是絕對底謬誤的。

在詩體上，則自從『齊梁體』『宮體』『徐庾體』等推行以來，當時的作家，沒有一個不受其影響的；無論你陳霸先陳倩楊堅等人怎樣的反動與壓抑，事實上總是莫奈之何！所以，其結果，他的風尚不特是流行南朝，而且也還遠佈北方。

而且宋齊梁陳隋所管理的年代雖是不久長，但詩風和詩人却不能跟着他們去短命。故魏徵在隋書盧思道薛道衡等傳裏，說他們在『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所以，假如以隋室的詩人而論，如薛道衡柳䛒生于梁武帝時，王胄生于陳武帝時，虞綽生于陳文帝時，大概隋時的詩人，沒有一個不與梁陳間的作者有關係，沒有不曾受過他們的洗禮，沒有一個作家的詩不是『輕側綺豔』。換句話說，則隋代的詩壇都是推衍宮體的。

還有：隋代在詩壇上只是繼續的疊變的翻新，絕非另起鑪竈的創造；雖然柳䛒改變煬帝的『徐庾體』那也還是繼承的改更。因此，隋代的文學是不能夠讓他獨立的：我把他放入『南朝詩系』去講，實在是要恰當得多！

無論如何，南朝詩的出產總較北朝衆多而且優美了。一般人對於北朝加以冷眼，固無足怪，孰意他們對於南朝也便侮蔑起來！徐嘉瑞在中古文學概論上這樣說：

李白詩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可見南北朝浮靡文學是從建安時代造成。鄭燮詩說：『文章六代總蛙聲』。可見六朝文士雖多，簡直可以說完全沒有文學。

竊按『綺麗不足珍』，是說不爲歷代的正統文人所珍；惟『其綺麗不足珍』，所

以牠在文學方面有獨到的精神。鄭板橋說『文章六代總蛙聲』者，亦言此時的文章正未被廟堂之中的士大夫輩扳起面孔來大吹大擂耳：『蛙聲』即是『外道』的意思，何所見得『外道』不及『正道』呢？此固不特佛家之說如此：

即使太白板橋果然有意非毀此時的文學，則我們也應當拿今日的文學眼光去看待他們才是，總不應該『隨聲附和』，『一筆抹殺』。白居易說得好：

> 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時而作。（與元微之書）。

『這爲時而作』，便是文學能夠表現時代精神的眞實價值，必須要備具這個眼光來批評歷史上的文學，必須要備具這眼光來創作現代或推測將來的文學，這才不致于謬誤，才配得上批評文學，才能把文學的好壞暴露得出來！

所以我們如果用時代的眼光去賞鑑南朝的文學，則他們自然會呈放他們文學上的燦爛異彩的。

一　宋代的元嘉體

我不知道爲甚麼沈約的宋書沒有文苑傳？因此，關於這時文學綜合的論評在所謂

正史的書中是絕對找不出的。南史雖是有了，但亦僅說：「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的泛論。比較單獨提出來批評的，只有劉勰的文心雕龍！其說云：

> 宋初文運，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字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明詩）。

他這幾句評語倒也的確說得不錯，宋代的詩確是注重在描寫景物，雕琢字句的，故近人曾毅說云：

> 文至宋而又一大變：氣變而韶，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詩則於律漸開，文則於排益甚，而直質之貌衰焉。（中國文學史）

誰都知道宋代的三個大詩人是顏延年謝康樂鮑明遠。因為他們都是身丁元嘉之世，所以都稱他們的詩為『元嘉體』。你看他們的詩是何等的雕琢喲！蓋「元嘉體」的詩之可貴不是字句的雕琢與整鍊，乃是在於詩中所表現的境界真實，會心獨到：

（1）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生於晉孝武帝太元八年，（紀元三八二）死於宋孝武帝孝建三年（紀元四五六），享年七十三歲。

延年少孤貧，無書不覽，好酒疏誕，不護細行；而性情褊激，常犯權要。又或酒

辭之後，肆意直言，無所忌諱。當世權貴如宋文帝殷景仁劉湛……之流，他都常常面斥其過，所以殷劉諸人尤其是恨他入骨。但是，這種行徑，乃是顏年的本色，而他底文學也大都是從此出發的。

南史本傳說：「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沈休文說他「文章之美，冠絕當時：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左獨稱顏謝」。此言雖覺有些稱譽過甚，但也實在有他相當的價值。

沈約宋書又說：「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延之亦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其北使洛一詩云：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艱。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途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輟期運，經始闕聖賢。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夕，城闕生雲烟。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雲霧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蓬心既已失，飛薄殊亦然。

他這首詩簡直是佶屈聱牙，東拉西湊，毫無內容，令人讀了只覺討厭！至如「途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等句，直是笨伯之尤！我不知道謝晦傅亮是用的甚麼眼光去

賞識他？我則無論怎樣也看不出他的好處出來！而延之乃竟以此詩得名當世，豈亦『時無英雄，致使豎子成名』之流歟？

張溥說：『江左辭彩，顏謝齊名；顏年文莫長於庭誥，詩莫長於五君』。試看：

> 阮公雖淪迹，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阮步兵）

五君詠是詠阮步兵稽中散劉參軍阮始平向常侍等五個人的：據本傳，彭城王義康出延年爲永嘉太守，延年意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故說詠劉伶的末四句『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是他的自序。

從這些辭句裏面看來，延之的詩並不見得高妙，因爲他的胸襟太狹小了。他的詩比較能在辭彩的形式和內容兩方面都見長的，自然要算擬樂府。如秋胡行云：

> 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遵遠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

他的秋胡行共是九首，現在只選錄一首。平心而論，他這擬樂府體頗是作得不壞。如『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石聲』二句，雖然有字句刻畫的痕跡，却頗能道出那種苦悶底至情。又如『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二句，能于平淡處表現深厚與誠摯，

的是難得的詩句。但惜他像這一類的作品太少了。

顏延年的詩因爲太好雕琢的原故，所以常常是字句晦澀，不能使他那腦中所想的和胸中所說的都在那辭句上奔放出來；卽此一着，就是大病。故湯惠休嘗說：『謝（靈運）詩如出水芙蓉，顏（延年）詩似鏤金錯彩』。鮑明遠亦常對顏延年說：『謝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實算評論得非常確切的了。延年常詆湯惠休的詩如『委巷中歌謠』，以爲如此便不足貴。必須在字句上多翻用功，使得別人都不懂得才算是好詩。故延年詩之所以減少價值的原因，其弊卽在於好扭捏的造作辭句，而毫無生動的氣息故耳。

然而他在前人的評陟之中尙是頗負盛名的：所以鍾嶸說：『宋光祿大夫顏延之，其源出於陸機。尙巧似，體裁綺密，情喩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透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詩品中）凡是鍾嶸以爲是他長處的，我們正可以見出他的短處；所以，延年的盛名，自鍾氏而後，便爾湮沒。

（2）謝靈運是河南陳郡人，謝玄是他的祖父。玄爲徐州牧時，因射傷苻堅殺苻融有功，封爲康樂公。靈運承其餘蔭亦得襲封爲康樂公，故世人皆以謝康樂呼之。又

靈運生時，其家以子孫難得，送于杜治育養，十五歲乃還家，族人因名之曰「客兒」，故世亦稱之曰謝客。他生于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死於宋文帝元嘉十年（西歷紀元三八五——四三三），共活四十九歲。

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然其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惟深密則不如耳。在官多愆禮度，故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而靈運自謂其才能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搆扇同異，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爲靈運素所愛好，于是肆意遨遊，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及去職，乃移家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樂，有終焉之志。（見宋書及南史）。他這『多愆禮度』和『多改舊制』的性情，既不能在政治舞臺上去改革，于是就逼他趨向在文學方面來。他的天性是愛好山水的，故山水的遊覽特別多，所以他的詩以『游山詩』爲最工。這『游山詩』是從他經驗體貼中來，並不是幻想；是前此詩界不會有過的，是他的新途逕，是他對于文學革命的成績。劉勰所謂『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則便是靈運在文學方面倡導的特色了。

洪亮吉北江詩話說：『詩人所遊覽之地，與詩境相肖者，惟大小謝；溫台諸山，

雄奇深厚，大謝詩境似之；宣歙諸山，清遠綿渺，小謝詩境似之』。這是對于二謝描寫山水詩底適當批評。我們試來賞識他的遊山詩罷：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作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登池上樓）

這詩是康樂最得意的傑作，中間有許多對句，（雖然他別的也還多有）就是曾毅所謂『詩則於律漸開了』。據謝氏家錄說：『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竟日思詩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堂生春草』，常曰：『此有神助，非吾語也』。李白詩云：『遠公愛康樂，爲我開禪關』。（遊昌禪師山池）又云：『謝公池塘上，春草颯已生』。（遊謝氏山亭）可知太白不特獨許惠連，抑且心賞康樂，尤其喜愛『池塘生春草』的名句了。

但這句詩的好處究竟是在那裏呢？葉夢得石林詩話解說道：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人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

之工，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

是了，牠的妙處是在于無所措意而率爾成章。王元美說：「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是潘陸之餘法也，其雅縟乃過之。『淸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寧在『池塘生春草』下耶？『挂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雞弄和風』，景近而趣遙」。（藝苑卮言）故史書謂康樂之詩，深密不如延年者，正是他的長處了。而思苦言艱，到來是延年平生喫力的地方呢。下面，我們再看他在永嘉時所作的登上戍石鼓山詩：

旅人心長久，憂憂自相接。故鄉路遙遠，川陸不可涉。汩汩莫與娛，發春託登躡，歡願既無並，戚慮庶有協。極目睞左闊，廻顧眺右狹：日沒澗增波，雲生嶺逾疊；白芷競新藻，綠蘋齊初葉。摘芳芳靡諼，愉樂樂不燮；佳期緬無像，騁望誰云愜？

這詩造句自然，能把他那一付愁腸放在自然的山水圖畫裏去，能夠引起讀者感到他當日的生活而給予他以同情，這便是他文藝的獨到處。嚴羽說：『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徹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其實，

何必一定要他及建安呢？惟其不及建安，所以他的詩值得在此一說：

前面不是說過他的詩「如出水芙蓉，自然可愛」麼？你們讀了此詩，究竟覺得牠可愛不可愛呢？如猶以為未足，則請再看：

可憐誰家婦，緣流洒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

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為，月就雲中墮！

——東陽溪中贈答——

懷人行千里，我勞盈十旬；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蓁蓁（答惠連）。

弄波不輟手，玩景豈傳目；雖未登雲峯，且以歡永宿（初發入南城）。

像這幾首詩，在古今詩人的作品中頗不多購，即康樂亦不曾多作，妙在無所用心而神與境會，只是寫實，所以為佳耳。又，括倉志載有謝靈運在鶴鄉同兩個浣紗女子嘲答的詩，亦滿蓄着詼諧的情意，我且將他舉錄出來：

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紗娘，箭從何處落？

浣紗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兩人默無言，何事甘辛苦？

二女答曰：

我是溪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又還潭，雲蹤何處覓？

許多人都以此詩是後人附會之作，但都是意測之辭，並沒有甚麼證據的。總之，這詩的辭句意思都很好，且和他的東陽溪中贈答亦頗相似，所以我就暫依括倉志的說話斷定他是靈運之作了。

前面不是曾經說過裴菜攜扇同異，非毀執政麼？這種性情，他始終未常去懷，直到他爲臨川內史時，有司便告發他有不軌的圖謀了。朝廷因此特遣鄭望生去收他；于是靈運乃與兵叛逸，但結果，終把他徙到廣州去截了頭。其在臨川被收時詩云：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他又有臨終詩一首茲不錄）。

這個偉大詩人的生命便從此結果了，但後人對於他底詩的批評怎麼樣呢？鍾嶸詩品說：

宋臨川謝靈運：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廻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暎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詩品上）。

謝康樂是劉宋時代三個大詩人中最偉大的一個，他是在文學界別開一條道路——

山水的描寫——的新詩人，他是用客觀方法去描寫那自然界的實境的詩人。因此，所以在他那詩裏常常有新雋若秀的氣象。沈休文說：『靈運之與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其實，延年乃非靈運的匹敵：因為他的『明密』太雕刻太勉強了。而靈運的詩，却是『東海揚帆，風流日麗』哩。（藝苑巵言引敖陶孫語）

唐釋皎然詩式說：『曩者嘗與諸公論康樂為文：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彼清景當中，天地秋色，詩之量也；慶雲從風，舒卷萬狀，詩之變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氣正，其體眞，其貌古，其詞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調逸，其聲諧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擬鄴中八首，經廬陵王墓，臨池上樓，識度高明，蓋詩中之日月也，安可攀援哉！惠休所評謝詩如『芙蓉出水』，斯言頗近矣；故能上躡風騷，下超魏晉；建安製作，其推輪乎？』皎然對于康樂雖已過事推崇，而現今章太炎先生竟乃鄙視他比延年之不若！其說云：

……顏詩不僅描寫風景，作品中也有雕刻氣。所以推為詩家，或以顏學問淵博之故。……如謝詩就有十分聱牙之處；我們總可覺得他是矯作的。（國學概論）

說他的詩比延年還要矯揉，還要十分聱牙，這話要章太炎先生才敢說；我想，除他以外，恐怕誰也觀察不出這個差異罷。

齊書文學傳論他道：『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逸，託詞華曠；雖存巧綺，終致紆廻；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疏慢闡緩，膏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由靈運而成也』。故康樂的詩，不特爲宋代台柱，而且還是齊梁詩體首倡之一人呢！

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
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
洩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
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
豈惟玩景物？亦欲攄心素。
往往卽事中，未能忘興諭。
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
——白居易讀謝靈運詩——

（3）謝惠連是謝方明之子，靈運的族弟。十歲卽能屬文，其所作詩頗爲靈運所賞識，（其略已見于上），可惜他三十七歲就死掉了。（惠連生於晉安帝隆安元年，死于宋文帝元嘉十年，當西歷紀元三九八至四四五年）他的行爲輕薄，以故其人

品雖不甚爲時人所重；然而其詩品却是新穎異常！你看：

春日遲遲，桑何萋萋；紅桃含天，綠柳舒荑。邂逅粲者，游渚戲蹊；華顏易改，良願難諧（秋胡行）。

鍾嶸詩品說：『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李太白也說：『羣從俊秀，皆爲惠連』，的確，我們現在談到惠連，亦覺得這位天才詩人確實死得可惜了。四言詩自漢魏以來，已經被作者刻畫死板了，而惠連却用得活潑諧暢，另有風致：倘若他能多活些年歲，則在詩的方面所開創的道路，所貢獻的成績，一定是不少了。

（4）湯惠休，字茂遠，初入沙門，後奉孝武帝命還俗，作揚州刺史。本姓湯，作沙門時名惠休，還俗後不更易名。

惠休作詩的腔調頗新，不事刻削。鍾嶸列之下品，且謂『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自來有天才而且浪漫的文人——尤其是詩人，總要被自命清高的正人君子所排擠的，我說：惠休的詩無一首不妙，無一句不新，就是謝惠連也恐怕趕他不到；現在隨便舉兩首在這裏做個例子罷：

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滿，斷絕孤妾腸；悲風盪帷帳，瑤翠坐

自傷；妾心依天末，思與浮雲長。嘯歌視秋草，幽葉且再揚，暮蘭不待歲，離華能幾芳。願作張女引，流悲繞君堂；君堂嚴且祕，絕調徒飛揚。（怨詩行）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華豔豔將欲然；爲君嬌凝復遷延，流目送笑不敢言；長袖拂面心自煎，願君流光及盛年。（白紵歌）

此處本來還要講說謝朓，但因爲他與沈約周顒輩很有關連，所以便把他放在下面去講。

（5）鮑照，字明遠，東海人，生于宋武帝永初二年，（紀元四二一），卒時約在明帝太始元年，（紀元四六五），享年約四十四歲。（據三續疑年錄）。他因從臨海王子頊于荊州爲前軍參軍書記，子頊事敗，他便爲亂兵所殺。

鮑照詩辭遒麗，擬古樂尤見特長。嚴羽詩話說：『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故人謂照立於顏謝之間，其實他的辭采比謝靈運還要高過一籌；所不如者，靈運能在文學的對象方面別開蹊徑，而明遠僅注重于辭句之瓊逸耳。

初，臨川王義慶招聚當世文學之士，遠近咸至；以文冠當時的袁淑與鮑照陸展何長瑜等人的作品爲最美，而明遠尤爲義慶所賞識。及文帝即位，雅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因當爲鄙言累句以示弗如。時人不知，反謂鮑照才盡于此，可歎！

鍾嶸詩品曰：「宋參軍鮑照，其源出于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强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尙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大抵從前的人們之所以認爲清雅的，我們現在便說牠是呆板的辭句；所謂險俗的，便說牠是生動的語言。鮑詩之不爲時人甚見尊重的原因，就是他太愛用當時的新腔調，新辭句來作詩了；當時的人，更有誰知道這正是他在文學方面的創造和貢獻呢。

曾毅在他所著中國文學史中便把鮑照的「好」「醜」完全指摘出來了，他說道：

……所作詩文，以俊逸之筆，寫豪壯之情；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眴心魂；古樂府，尤奇調獨創。史稱其文甚遒麗，信然。然其所短：頗喜巧琢，與延之同病。至其筆力之矯健，則遠過之。與謝朓並稱，尤符二妙，顧名不及焉。豈所謂才秀人微，取淹當代者耶？

是的，鮑照的大病就是太好雕琢了，正與顏延年謝康樂同病。嚴格些說，這個時期——永嘉——的詩，沒有一個不蹈這個弊病的：不過在他們之中，雕琢的工拙各有不同，天才大的人，到底是不甚礙眼的。所以鮑照究竟不及靈運之峭刻，靈運又不及

延年的『鏤金錯彩』『彫績滿眼』之討厭！

誰都承認鮑照的擬樂府是好的，我們現在就來賞讀他的擬樂府：

直如朱絲繩，淸如玉壺冰；何慚夙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氏進，班去趙姬申。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代白頭吟）

朱唇動，素手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何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春風澹蕩使思多，天色淨綠氣妍和；桃含紅萼蘭紫芽，朝日灼爍發園花。卷幌結帷羅玉筵，秦謳齊吹盧女絃，千金一笑買芳年。（代白紵曲）

新近似頗有人說鮑照的擬古作品沒有他自己的生命罷，（如鄭振鐸的文學大綱）這未免近於妄說了。我們應當知道：雖然所謂擬古或擬某某的作品都帶着倣效的性質，但也得看擬作者的才能怎樣，而後乃能斷定他作品的眞實價值。原來這「擬」有兩個意義：其一是毫無變化底摸擬，其次是也如古體詩那樣毫不拘束地去創作。因爲自漢魏以來的詩人都向那禁衞森嚴的規律中走去討生活，所以這詩的創作就不能有像

古詩那樣的自由了；有天才的詩人，想把他的情素儘量的無畏的吐瀉出來，勢不能不反對那形成規律的詩體，而採用很自由的古體了。鮑照的擬古，卽是後一意義的東西，所以不特是具有他的生命與價值，而且也還能充分的顯示出他的天才。因此，所以我覺得鮑照的擬古作品是很可貴重的。眞是『抗音吐懷，每成亮節』；（說詩晬語）『饑鷹獨出，奇矯無前』。（敖陶孫語）

再看他的學古：

北風十二月，雪下如亂巾；實是愁苦節，惆悵憶親情。會得兩少妾，同是洛陽人；嬛綿好眉目，閑麗美腰身。凝膚皎若雪，明淨色如神；驕愛生盼矚，聲媚起朱唇。衿服雜緹繢，首飾亂瓊珍；調絃俱起舞，爲我唱梁塵。人生貴得意，懷願待君申：幸值嚴冬暮，幽夜方未晨。齊衾久兩設，角枕已雙陳；願君早休息，留歌待三春。

明遠詩之所以美好者，原是在於他辭句的平易雅淡，暴露得深刻眞實，從不豔裝濃抹，故爲造作。顏謝之所以不能及者就在這個地方了。如代白頭吟的『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得失逐衰興』；代白紵曲的『朱唇動，素手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學古的『北風十二月，雪下如亂巾；實是愁苦

節，惆悵憶情親』等句，簡直無分毫雕琢氣息！純用白描，而情事如見，意思深刻。這種藝術手腕，却是明遠的本事。在他底作品中，如擬行路難十八首，梅花落……之類，大都如此的，却不能夠說他沒有生命力！故杜甫詩云：『淸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豈是虛話？

鮑照「麗對」的詩亦頗多，如登黃鶴磯，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和王義興七夕……等都是；然開劉宋詩人開律之先，不特康樂也。今舉其七夕以示例：

宵月向掩扉，夜霧才當白。寒機思孀婦，秋堂泣征客；匹命無單年，偶影有雙夕。斷交金石心，須臾雲雨隔。

再舉他的七絕。

蘭膏消耗夜轉多，亂筵雜坐更弦歌。傾情逐節寧不苦？特爲盛年惜容華。（夜聽妓）

像這一類的詩，他不獨以白描見長，並且還以立格見異了。如此在文學方面頗有作爲的人，不知道沈休文爲甚麼不在宋書裏爲他立傳？而附於臨川王後，又復語焉不詳；使我們後來的人，不能詳細地了解他的生活；這確是一件極大的恨事啊！

「鮑照材力標舉，凌厲當年；如五丁鑿山，開人世之所未有！當其得意時，直

前揮霍，目無堅壁矣。驂馬輕貂，雕弓短劍；秋風落日，馳騁平岡，可以想見此君意氣所在也。』（詩鏡總論）

（6）鮑令暉：又鮑照妹令暉亦有詩名，製造頗工。鍾嶸詩品下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試看這位比於左芬的女詩人到底如何？

明月何皎皎，垂幌照羅茵；若共相思夜，知同憂怨晨。芳華豈矜貌？霜露不憐人。君非青雲逝，飄迹事咸秦；妾持一生淚，經秋忽度春！（代郭沙門妻郭小玉作）

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寄行人）

前一首的『妾持一生淚』是從時間上去寫淚，更覺得他的生活悽涼；從前的人和以後的人寫淚都不曾注意這個方法，這是他底創造。（說詳拙著宋代無名氏的詞一文中）後一首只用『春風徒笑妾』一句來表示那微笑中的傷感，也就比那直說要沈痛得多了。

其餘如謝莊，何承天，袁淑，等人，自然也應在此佔個位置，但以無關於創造，所以也就不講了。

陸時雍說：『風騷之道，衰自西京，絕於晉宋』。我們讀了以上諸家作品而後，到底覺得怎樣呢？

二　齊梁的永明體與宮體

『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亡而新聲作；古風沉滯，（？）蓋已甚焉』。（徐禎卿談藝錄）許多人都說六朝的詩歌『淫靡』或『浮豔』……者，這話的責任只在齊梁陳隋四期，而劉宋時代的詩人却不能受此無妄之『毀』『譽』的。雖然是在晉室南遷以後的詩已就有過那種的趨向，但偏偏到了劉宋就遇着那般寶貝，——尤其是顏延年謝康樂鮑明遠三個寶貝，於是在這所謂『古風沉滯』以後所產出之淫靡或浮豔的新聲，也就景然有古香古色之氣了。

據劉勰的意思，以為宋武帝文帝之時才是『英采雲構』，而明帝以下便淹沒了，及到齊梁時候又才興盛起來。這在梁人的心目中，大概都是一口同聲的；所以鍾嶸在詩品裏也說：『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及齊永明之際，而後文章復盛』。粗看去是很有道理的了，其實，由大明泰始下逮於齊之永明，不過二十年左右耳；豈是在

此二十年左右之中，前朝的文人便一概死絕？後來的文人也一個未生？忽然到了永明時，遂便從天上掉下來整個大的若干詩人？蓋原詩的本身，自有其連綿不斷的關係在，（其實歷來如此），絕不是劉鍾所說那樣地鴻溝顯然！

明乎此兩點，則我們知道晉宋兩代的詩歌只能作為齊梁陳隋詩歌的預備和蘊釀。齊的朝代名字只在編年史上佔據二十三個年頭，而文學的起伏却不像那樣短促，所以，自來的人談到此時的文學都是貫通兩朝而統稱齊梁，於是乎我也就隨之以齊梁了。

然而如謝朓王融沈約梁武帝……等人却與齊室永明之朝有關，所謂「聲病」，也是成就於此時而漫演於梁代，而梁室乃又別有所謂「宮體」。凡此這些，都是有『藕斷絲不斷』底淵源；為要完成這種糾葛起見，所以只好名之曰『永明體與齊梁體』。舉『永明體者存其源，稱『齊梁體』者總其歸也。

齊梁的詩歌怎麼樣呢？李延壽北史文苑傳說：

> 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齊武帝年號）天監（梁武帝年號）之際，大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梁自大同（武帝年號）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持新

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

講文學史的人，對於這時的文學多存鄙夷的態度，本來也不止李延壽一人，如韓退之說：『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他們之所謂『蟬噪』，『淫放』，『亡國之音』，『雅道淪缺』，等等，在我們的眼光看來，正是此輩的特色，而且是唯一的特色！詩眼闢齊梁以後的詩人尤更痛快：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葉夢集草堂詩話引）

他知道『綺麗風花』之無足害，而不知道『理』是什麽，所以終歸於腐臭而已。像這類的論調也還多着，現在只好不理他；我們只知道齊梁陳隋是詩歌最絢爛的時代，是爭妍鬥巧的時代，他在中國文壇上儘佔着特殊的位置。

南史文學傳說：『自中原鼎沸，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上之化下，如風靡

草』，這時文學的興盛，蕭氏居功自然是不少的了。

在中國文學的歷史上看：有兩個時代的君主都是可以壟斷詩壇而足以先後媲美的：一是前面所說的曹氏父子；其次便是梁室的蕭氏父子。如梁武帝簡文帝的詩，在取材和格調上都着實創作得不少，匪特像曹氏父子之繼承的擴大推行而已；蕭齊詩人的成就雖然都在梁；但如要更澈底些說：則他只能算是由宋到梁的一個過渡：我們如果要談這時詩界的燦爛，須得先知道蕭梁父子：一則因為他們是貴族能文；應該另眼相看；二則因為當時詩壇上的各派都於他們有密切的關係。

A　蕭梁父子

（1）梁武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本是竟陵王蕭子良的幕客，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人。南史本紀說：『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他不特是獎勵文學，愛好文學，而且又頗好自製艷篇新曲，『油腔滑調』，與前乎他的詩人顏謝等輩，儘是大相逕庭。或許也可以這樣地說：梁代的詩人因為不甘受顏謝等人刻削字句的遺毒，所以毅然給予他們一個反動。因此，他在詩界上便樹了很嶄新的旗幟！

你看他的新體詩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顏發艷照里閭，南窗北牖掛明光，羅幃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美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擲可憐與誰同！（東飛伯勞歌）

河中之水何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名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河中之水歌）

梁武帝的新製頗多，如江南弄六憶上聲歌……等都是。他對於詩體的貢獻是在能用普通的字句和諧適的腔調描寫深刻的情緒，不注重在剿襲前人的餘剩或典故，而專門在辭句上用力。雖然當時的四聲八病之說已是盛行，而武帝却「壓根兒」就懂不了四聲；所以他是『永明體』的另一派別。

新體詩固不論了，就是古體詩，他也不肯跳入前人窠臼裏去討生活，要表現他那種創作的精神和秉賦的天才！例如遊民吟云：

如蘿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游魚，魚有浮沉。巖巖山

高，湛湛水深；事跡易見，理相難尋。

這是第十一首。但看他借用比喻描寫逸民的天性，是何等的渾厚灑落啊！

他的長子蕭統，（字施德）本是好在文章（狹義的）方面講究的，所以雖然在詩壇上不能如梁武帝那樣卓拔，但也足以紹繼他的遺風。如長相思云：

相思無終極，長夜起嘆息；徒見貌嬋娟，寧知心有憶。寸心無所因，願附歸飛翼。

但是，最能繼續武帝的工作而更加擴大的，却要算昭明的三弟蕭綱：

（8）梁簡文帝諱綱，字世纘。六歲卽善屬文，雅好賦詩，辭藻艷發。其自序云：『七歲有詩僻，長而不倦，李延壽南史譏其傷於綺靡，時號宮體。』『宮體』須是簡文帝在詩壇上的創格啊！現在就來賞識他的『宮體』：

朝日斜來照戶，春鳥爭飛出林；片光片影皆麗，一聲一轉煎心。上林紛紛花落，淇水漠漠苔浮；年馳節流易盡，何爲忍憶含羞？（倡樓怨節）

桃紅李白若朝粧，羞持鮮頓比新芳；不惜暫往君前死，愁無西國更生香。（和蕭子顯春別四首之一）

佳麗盡關情，風流最有名；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勝玉靚，衫薄擬蟬

輕；密態隨羞臉，嬌歌逐軟聲。朱顏半已醉，微笑隱香屏。（美女篇）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捩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壻恆相伴，莫誤是倡家。（詠內人晝眠）

簡文帝在詩的創作上面，本來是不受任何方面的拘束，所以他能爲所欲爲，任情發抒。在其與湘東王書中便顯示他對於師古的製作加以反抗。以爲生丁今世，便不能作古人之辭調的。其書云：『比見京師文體，懦頓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體，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這種無條件的推翻前人的作品，雖然也犯了歷史的錯誤，但他在詩壇上的革命，我們不能不歎他是英雄！

（3）湘東王：湘東王與簡文帝也是同調的人，在詩的開拓上也很一致。簡文稱他是當時的英絕，足以作當時文人的領袖，即此可以見其作品的價值，他的詩如採蓮

曲燕歌行秋夜寒閨閨怨春夜看妓……幾乎沒有一篇沒有他們的家風。沒有一篇不向革命的道路上走。今略舉二例：

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採蓮歌曲）

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菟城南月似蛾。如何此時別夫壻？金羈翠眊往交河。還聞入漢去燕營，怨妾心中百恨生：漫漫悠悠天未曉，遙遙夜夜聽寒更：自從異縣心同別，偏恨同時成異節；橫波滿臉萬行啼，翠眉暫斂千重結，并海連天合不開；那堪春日上春臺；乍見遠舟如落葉，復看遙舸似行杯。沙汀夜鶴嘯羈雌，妾心無趣坐傷離；翻嗟漢使音塵斷，空傷賤妾燕南垂。（燕歌行）

湘東王，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後來即位了，世稱梁元帝。隋書和北史都說：「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却那裏知道這才是他們在詩壇上所新闢的領土哩！

B 永明體

蕭齊君主自身雖不能文，然而提倡之功却不可沒：明帝雅愛文學，常常讌集臣下

賦詩；而竟陵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又復禮士好藝，故當時詞客多集其門。南史陸厥傳說：「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製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劉繪傳亦說：「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竟陵王自己雖於文事不長，但因其雅好提倡之故，故也頗要聲譽。集其門者以「竟陵八友」——梁武帝王融謝朓任昉沈約陸倕范雲蕭琛——爲最著。因此，所以我們可以說梁代詩壇的熱鬧皆淵源於永明：

「永明體的詩就是王融周顒沈約謝朓一般人捉弄出來的：他們把從前的詩體規律起來，製成了四聲八病，製成了音韻輕重，製成了浮聲切響，製成了律詩絕句；使在這詩壇上頓起了無限的波瀾，陷害了許多死千句下的迂生。從創造方面說，姑無論好與壞，他們實在有獨到的地方，新的精神。從文藝的本身上說，則把這寫情達意的詩加上一層層的規律，抒寫時便有許多的顧忌；於外緣不能自由，於內容須事剪裁；他

們創造的規律就是「詩的本身的監獄」，是後此詩人的陷穽！至于四聲八病究竟是甚麽？那是研究詩學上的事，非本書所宜討論的，且讓我到中國詩歌論裏去講。

可是，我也常常向朋友說：『天下的事，有規律的總好辦，而且容易辦好；沒有規律的，比較上總難辦，甚而或至於弄壞。舊詩因爲有了規律，所以作的很多；雖然不好，但形式已具。倘若沒有規律，恐怕能詩的人頓然減少了呢？』須知道，我此話正是針對那沒有天才而又想作詩的人說的！『詩』豈是重在外緣而遺棄內容的嗎？然而自律韻之說起，于是『雕繪者益進而纖巧，綺麗者益進而輕艷』矣。

（1）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少好學，文章清麗，且好辭賦，其五言詩尤長。梁高祖曰：『不讀謝朓詩，三日口臭』。（見談藪）沈約常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見南史）劉孝綽詩不讓時人，惟服謝朓，常以朓詩置几案間，動輒諷詠。（見顏氏家訓）其詩爲時人所寶重至于如此。

李太白最是服膺謝朓的了。雲仙雜記記李白常登九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其詩語稱道他的地方尤多。如曰，『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如曰，『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宣州

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如曰，『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此句是謝朓觀朝雨詩）謝朓已沒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酬殷明佐）如曰，『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灑酒淚填膺』。（此指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而言）如曰，『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新林浦阻風寄友人）蓋已多至不可悉舉。故王世禎說：玄暉不惟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一時之傑。青蓮目無往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詠』。（藝苑巵言）可惜這位詩人，遭東昏侯廢立之際，反覆不決，遂被刑獄以死。計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紀元四六四）死於齊東昏侯永元元年，（紀元五〇〇）年三十六歲。

鍾嶸詩品謂『齊吏部謝朓，其源出于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從上引二首詩看來，他這種批評頗為恰當。但欲證明他『一章之中，自有玉石』之評確切不虛，非舉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詩為例不可：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

如流霞；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澄江淨如練』一句至與『池塘生春草』齊名，這大概即鍾嶸之所謂『玉』，其餘則便都是『石』了。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嚴滄浪語）如：

秋夜促織鳴，南鄰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佇立。北窗輕幔垂，西戶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視階前濕；誰能長分居？秋盡冬復及。（秋夜）

牕前一叢竹，青翠獨言奇；南條交北葉，新筍雜故枝。月光疏已密，風來起復垂；青扈飛不礙，黃口得相窺。但恨從風籜，根株長別離。（詠竹）

沈德潛說：『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說詩晬語）『佳處如青苔葉紅，濯于春雨，秀色天然可愛』。故杜甫稱贊他說：

謝朓每篇堪諷誦，
馮唐已老聽吹噓！
——寄岑嘉州——

（2）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生于宋明帝泰始四年，（紀元四六八）死于

齊明帝建武元年，（紀元四九四）共活二十七歲。少有文才，其詩頗爲乃叔王儉所嘉賞。嘗與竟陵王相友善，武帝病篤時，謀立子良不得；及鬱林王即位，遂遭捕下獄。

前面不是說過他與謝朓沈約等皆以氣類相推轂麼？可見他也確是有創造天才的人；而說者或頗譏其琢飾，未免太不當了，試看他的——

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獨無事，挾琴上高堂。丈夫且安坐，調弦詎未央，（三婦豔詩）

如何有所思，而無相見時？宿昔夢顏色，階庭尋履綦。高張更何已，引滿終自持；欲知憂能老，爲視鏡中絲！（有所思）

遊禽暮知反，行人獨不歸；坐銷芳草氣，空度明月輝。嚬容入朝鏡，思淚沾春衣；巫山彩雲沒，淇上綠條稀。待君竟不至，秋鴈雙雙飛。（古意）

這是何等的自然諧適，從何處見得他有琢飾之處呢？詩品謂『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其言雖頗示原諒之意，其實又何常如此，五言正是王元長的長處呢。劉繪（字士章）的詩雖不及元長，却也不如鍾嶸所評之甚，今舉其詠萍一例：

可憐池內萍，葐蒀紫復青；巧隨浪開合，能逐水低平。微根無所綴，細葉詎須

埶；漂泊終難測，留連如有情。

謝朓和王融都是在蕭齊時代死的，所以把他兩人擱在這兒先說。究竟「永明體」的構成不單獨是他兩個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還有周顒與沈約；因此，所以我把齊梁打通之後才加以敘述，爲的他們四人在詩壇上創作的精神是一貫的：

（3）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紀元四四一）死于梁武帝天監十二年，（紀元五一三）年七十三。約父璞，在元嘉末彼誅，約亦因赦得免。流寓孤貧，篤志好學，博通羣籍，能屬文。蔡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約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歷仕三朝，該悉舊章。常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梁書謂：「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

沈約在詩的方面最大的貢獻就是「四聲」「八病」，前面已經總括而約略地說過了。南史陸厥傳又說「約論四聲頗有銓辨」。庾肩吾傳又說：「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因此，他撰有四聲譜。（同時王斌亦有四聲論，見陸厥傳）雖然他的書不傳，但我們可以從宋書謝靈

運論中看出他的主張來。他是要使『五音相宣，八音協暢』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宮羽相變，低昂錯節』，『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頓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的。他以爲這是他的新發現，自屈原以降的詩人沒有一個覩此神祕。他這種說法雖然被同時的陸厥辯難過，然而當世的文人多已遵行，後世更不用說了。

謝朓和王融的詩，前面已經領教過了，這兒且再來認識下子沈約：

楊柳亂如絲，綺羅不自持；春草黃復綠，客心傷此時，靑苔已結洧，碧水復盈淇，日華照趙瑟，風色動燕姬。襟中萬行淚，故是一相思。（春思）

夾道覓陽春，佳人共攜手；草色猶自腓，林中都未有。無事逐梅花，空教信楊柳，且復歸去來，含情寄杯酒。（初春）

高臺不可望，望遠使人愁；連山無斷絕，河水復悠悠。所思竟何在？洛陽南陌頭。望遠不可見，何用解人憂！（臨高臺）

洛陽大道中，佳麗實無比：燕裙傍日開，趙帶隨風靡。領上蒲萄繡，腰中合歡綺；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洛陽道）

沈約的詩，眞是如他所說，沒有一字或一句的意思音節犯重複之病的；像這一類

的佳作，在他的集子中不知道有多少，眞是舉之不盡了。不過他的才器很大，故其所造的種種規律雖然是詩界的新規律，也只是爲一般文人設下的規矩準繩；至于他呢，也還是要很隨便的作八詠詩和訪着梁武帝作六憶等毫不拘形式的作物的。

鍾嶸詩品評之曰：『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着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于江也』。

世人多愛以丘遲（字希範烏程人）與沈約並舉，實則丘遲的詩並不見得怎樣高明，如『……幽房一洞啓，二八遂芳華：羅裙有長短，翠鬢無低斜，長眉橫玉臉，皓腕養輕紗』。（答徐侍中爲人贈婦）『新歌自言妍，雅舞空僊僊；耳中解明月，頭上落金鈿』（敬酬柳僕射征怨）之類，總算不失爲當時潮流中的作物，而堪稱爲庸中皦皦了。

（4）范雲，字彥龍，南陽舞陰人，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紀元四五一）

卒於梁武帝天監二年，（紀元五〇三）年五十三歲。雲少即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常定稾，時人每疑其宿構。其父抗爲郢府參軍時，雲追隨在府，得與沈約及庾杲之（新野人）為友，他的詩之成就，要以此時所受影響最大；故其結果終歸于沈休文們一派。如送別和閨思云：

東風柳線長，送郎上河梁；未盡樽前酒，妾淚已千行。不愁書難寄，但恐鬢將霜；望懷白首約，江上早歸航。（送別）

春草醉春煙，深閨人獨眠；積恨顏將老，相思心欲然；幾囘明月夜，飛夢到郎邊。（閨思）

詩品謂『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廻雪，……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藝苑巵言說：『沈范篇章雖有多寡；要其裁造，亦昆季耳』。這便是給予范詩的藝術價值一個極恰當的評論！

（5）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生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紀元四四四）死于梁武帝天監四年，（紀元五〇五）年六十二歲。

淹少孤貧，好學，性沉靜，少交遊。文思渙發，晚年少減，以故時人都說『江郎才盡』。其詩雖好擬古，亦頗足以抒寫其才性，與沈約謝眺……等人的作品都是一

流。以故鍾嶸詩品論之云：『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于謝朓』。

詩品又記江淹神話故事一則，并爲錄出，雖說無稽，聊助一噱。其說云：『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淹詩如征怨貽袁常侍詠美人春遊悼室人古離別等，都是絕不受範，任情瀉露的作品，今且略舉二例：

江南二月春，東風轉綠蘋，不知誰家子，看花桃李津！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行行感息駕，爭擬洛川神。（詠美人春遊）

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浮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檐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在天一涯，妾心久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古離別）

前一首是新體的代表，與沈約謝朓之作同流。後一首是擬古之作。（三十首雜詩的第一首）從這一方面，頗可尋到他的特性；此在其雜詩三十首的序中說得非常明白。其意以爲自楚謠漢風而下的詩歌，有因時代變易而製作不同者，有因人性好善殊

別而篇什各異者，要皆各有其長，不能以遠近耳目之恆俗眼光妄施品隲的。所以他雖然效古詩的體製，却並不是得復古，實是一種新的古體詩！

（6）周顒及周捨：在這一派中還有兩個重要的人，必須約略地給他說明一下，一個便是周顒，其次乃是周捨。周顒的創獲是在於善識聲韻，好以「體語」作詩。其論四聲，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其所著的四聲切韻雖然現在不傳，但我們從『文字學』的歷史上可以決定他是受了印度梵文字母的影響而始產生出的一種東西。至於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呢，他不過也能知道甚麼是四聲，也能和沈謝一般人混鬧而已。竟陵八友的梁武帝，雖說不知四聲是甚麼，但與他們總算是同黨。

周捨的詩傳于今時的很少，現在就拿他的還田舍來做例能：

薄遊久已倦，歸來多暇日；未鑿武陵巖，先開仲長室。松星日月長，蓬麻歲時密；心存野人趣，貴使容吾膝。況茲薄暮情，高秋正蕭瑟。

竟陵八友所未述及的，只有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陸倕（字佐公吳郡人）蕭琛（字彥瑜，蘭陵人）三人了，因爲他們的詩也不十分出色，所以便不管他。現在且來略述在當時稍有聲譽而又爲『永明體』一般人所青眼的詩人：

（7）何遜，字中言，東海郯人，何承天的孫。承天長於算數，短于文學，所以

本書沒有講及他。遜八歲卽能賦詩，與范雲最相得，雲常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休文亦常謂之曰：『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從此等處，我們可以知道他在當時的品格和其詩在當時的價值。如：

可憐江上雪，廻風起復滅；本欲映梅花，翻悲似玉屑。朝驚日弄響，暮條行可結；咸言不適時，安知非矯節？（詠春雪致族人治書思澄）

在全作中要算是上色的篇什了。梁元帝嘗謂『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能者謝朓何遜』。看他又那裏及得上謝朓哩？

（8）劉孝綽本名冉，彭城人，生于齊高帝建元三年，（紀元四八一）卒于梁武帝大同五年，（紀元五三九），年五十九歲。

孝綽仗氣負才，多所陵忽，辭藻爲後進所宗；每出一篇，旦暮諷遍，好事者咸相諷誦，抄傳絕域。當世以之與何遜並重，稱爲『何劉』。其舅氏王融嘗說：『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孝綽』，此並非有意減蔑他的。綽詩雖多佳句，終嫌晦澀，今錄其淇上戲蕩子婦示行一首以示例：

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璫；日闇人聲靜，微步出蘭

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牀。不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為賦，甚工，武帝謂其兼有相如枚皐之長。

（9）張率，字士簡，吳郡人，十二歲即善屬文，常限一日作詩一篇。武帝使之

張率的詩最新穎，他是一個最愛翻花樣的人，其高妙處時人每不易及：

長相思，久別離，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佇，心中結；望雲去遠，望鳥鳥飛滅。空望終若斯，珠淚不能雪。

（10）王筠，字元禮，琅邪臨沂人。作詩好用韻律，辭必妍美，最近于沈約一流；同時，沈約亦頗看得起他，常謂武帝曰：『晚來名家，惟王筠獨步』。實則並不是王筠真有獨步之能，不過是對于『宮體』派的詩人立說罷了。筠詩如：

月出宵將半，星流曉未央；空閨未成響，虛室自生光；嬌羞悅人夢，猶言君在傍。（閨情）

在集子中總算是有境界的詩意了，然而也不過平平，較之吳筠，却又相差得太遠了。

（11）吳筠亦作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雖寒微，俊才怒發：為詩多由

音律，清拔有古風，以故爲沈約所賞識。好事時人或效之，謂之爲『吳筠體』。今摘三首示例于次：

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雲障靑瑣闥，風吹承露臺。美人隔千里，羅幃閉不開；無由得共語，空對相思杯。（春詠）

梅性本輕蕩，世人相陵賤；故作負霜花，欲使綺羅見。但願深相知，千摧非所戀。（梅花）

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絕；綠鬢愁中改，紅顏啼裏滅：非獨淚成珠，亦見珠成血；願爲雙鵠鏡，翩翩照離別。（和蕭洗馬子顯古意六首之二）

C 宮體詩

『宮體』這個名稱是由簡文帝的創作而獲得的，牠是比沈謝等人講究音律更進一步的創作。前面已經說過了。但這一派的勢力之大，影響南北：

南史簡文紀論曰：『宮體所傳，且變朝野』。推行最力的如徐緄徐摛及其子陵，庾肩吾及其子信，他們的作品都爲南北人士所崇尙；而庾信且以其餘勢變化北周的詩風。往後陳隋二代，亦復繼演不輟，于是這種文學便愈形漫衍，氣燄高張了。所以唐

朝的魏丞相徵開口便罵梁簡文道：『太宗神采秀發，華而不實；體窮淫靡，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

原來『宮體』的精神所在，也就是衆矢之敵，嗚呼！

（1）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享壽最長，活到七十八歲。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其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梁史本傳）

徐摛天性放逸，有不肯受任何拘束的眞精神，權貴至尊的勢力安能搖動？因此，所以他的『宮體』大有成就。可惜現在存留的詩太少了。且看賦得簾塵一首，亦可窺見一般：

朝逐珠胎卷，夜傍玉鈎垂；恆教羅袖拂，不分秋風吹。

（2）庾肩吾，字子愼，南陽新野人，其生年不可考，大概與沈約諸人同時。八歲能賦詩，以整練見稱于當時，特爲乃兄於陵所友愛，簡文帝在藩時，『雅好文章，

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眺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同故態。……」簡文帝既不滿意于音律詩的擬作，所以他便竭力提倡新變；充其選的人，當然是和他一氣相通的文士。庾肩吾的『宮體詩』之所以成立，實得這般詩人的幫助不少。陸時雍云：『肩吾推鍊精工，氣韻香美，當是聲律絕技』。蓋在技術方面，實較沈周諸人還要精到多了？如：

佳期杳不歸，春日坐芳菲；拂匣看離鏡，開箱見別衣。井梧生未合，宮槐卷復稀；不及銜泥燕，從來相逐飛。（賦得有所思）

佳人遠于隔，乃在天一方；望望江山阻，悠悠道路長。別前秋葉落，別後春花芳；雷歎一聲響，淚雨忽成行。悵望情無極，傾心還自傷。（有所思）

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鞋並照，相將映綠池；看粧畏水動，斂袖被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鬢垂；曲中人未取，誰堪

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詠美人）

『宮體』是對於『永明體』一種革新的運動，簡文帝又命徐陵撰玉臺新詠以廣大之，于是他的氣勢遂淩駕沈謝諸人所倡的文學之上了：風氣所致，披靡南北：如上面所記的徐倱徐摛庾肩吾徐陵徐信陸杲劉遵劉孝儀劉孝威王臺卿張長公傅弘鮑至梁元帝等人，都是『宮體』的健將。內中尤以庾信徐陵推行最力，所以當時有『徐庾體』之稱號。庾信跑到北周去，便開拓了北方那遍荒原，致使當地人士景響從風，奉為圭臬，已在「北朝詩系」中說過了。至於徐陵呢，則作宇文氏一朝的中堅，貫穿了陳隨二世，其氣燄不可謂不大了。

關于徐陵的詩且留在下面去講；其餘諸人，因為無關于流變之故，也不一一提及了。

這時代的詩人之多，作品之巧，是前此不曾有過的。如要都把他們說遍，那是本篇能力之所不及的事：本文所能顧到的，只是他們這時在詩壇上創新各種派別的健將，與乎他們推波助浪的趨勢。此外的一切，便亦無須重說了。

三　陳隋宮體之變本加厲和其起伏之狀態

陳隋文學，一仍齊梁餘勢，在宮體詩的道路上，推衍變化，不遺餘力；但一方面受有官府的牽掣之故，遂致成爲一種時興時滅的局式。這種局式，無以名之，我便呼之爲起伏狀態。

所謂『宮體』，『徐庾體』，都是齊梁時代雷厲風行的詩體；在理，陳代的詩人應該有極大的發展才是；然而事實上却竟與此相反，這原故，可以用南史文學傳序上的幾句話來說明它：

……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

陳霸先本是一個好武弄兵，不事家人生產的項籍一流；他所獎勵的儒術只是敷衍。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武帝文帝宣帝二十五年之間，詩壇的推行竟是熄滅；中間雖然也有文帝之『崇尚儒術，愛悅文藝』，（據南史本紀論）到底遭了宣帝好大喜功，尚武輕文的影響，終于沒有收得較好的結果。

後主承其喪亂削弱之餘，再也不能撐持那打仗的門面了，于是率性把他的本來面目顯現出來，開始眞正的獎勵文學。陳書文學傳說：『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縉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文學晃著者，別以功迹論』。（這裏雖沒

有涉及于詩，然而實在這時惟有詩壇才最發達。）後主不特是愛好文學而已，他對于文學亦俱有特別的天才，尤其是在詩的一方面更有特別的創造；於是當時的文士如遇知己，遂便喁然嚮化了。所以，陳世的詩業要推後主一朝。

A　齊梁宮體的餘勢

（1）徐陵字孝穆，是徐摛的兒子，前面已經說過了。他八歲即能屬文，十二歲能通老莊義：既長，博涉史籍，頗有口辨。『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遠，無所營樹，祿俸與親親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性情豪岩如此。

陵在梁元帝的時候，曾以爲齊被拘，還復得脫歸。既而『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高祖之世，國家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遂多散失。徐陵生于梁武帝天監六年（紀元五〇七），死于陳後主至德元年（紀元五八三）壽共七十七歲。

徐陵以滾漫脫略的才華滾入了武人政治的漩窩中，再不能如他在梁時那樣的自得了。每天所作的只是國家行政所用的公文，天子喜的頌贊，于是他在文學方面的發展就漸漸的衰頹下來。幸而他終究是個有才氣的人，所以雖然常作那非是『發抒情性』之文，也不肯甘于汨沒他的靈性，必要自立門戶，改更宮體，創立「徐瘦體」，所以他在陳代的詩壇上有了相當的價值。

曾毅說：『世以徐庾並稱，然徐實不及庾』，這句話是推翻千餘年來舊說的話：你看庾信渡江到北周去倡導他那新詩體的功績是如何的偉大；而徐陵到陳便已不能提倡他們的『徐庾體』，而徒供人主之服役了。不過他有時也還吟詠情性，繼續『宮體』不輟，在梁陳間的詩壇上終是一個承上啓下的人，所以他和庾信獲到『雙璧』的稱號。

徐陵的詩，比之庾信實要減色，例如：

倡人歌吹罷，對鏡覽紅顏，拭粉留花稱；除釵作小鬟。綺燈停不滅，高扉掩未關；良人在何處？光唯見月還。（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閨中有望）

纖纖運玉指，脈脈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梭續斷絲。簷前初月照，洞戶朱帷垂；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詠織婦）

嫋嫋河堤柳，依依魏王管；江陵有舊曲，洛下作新聲。妾對長楊苑，君登高柳城；春遠應共見，蕩子大無情；（折楊柳）

之類，在諸詩中總算好的了，然而那敵得住庾信的氣勢蓬勃，胸情淵邃呢？即在格調方面，徐陵也不如庾信的放蕩佻達，流暢自如；但是一種纖秀豔麗，纏綿俊逸的現象而已。然而當此舉世少才之時，有了徐陵這個『宮體』健將，總算是詩壇上一件幸事了。故『北庾南徐』的綽號，也可以說是時會關係所促成的。

（２）陰鏗，字子堅，武威人，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也嘗為梁湘東王法曹。性最嗜酒，愛滑稽，常與賓友宴飲，行觴者至，鏗以酒肉同授之，坐客皆大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陷臺城，鏗被執，已而為行觴者所救獲免。入陳，與徐陵相友善；文帝嘗宴羣臣賦詩，使鏗賦新成安樂宮詩，授筆便就，帝甚歎賞之，其文云：

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鷗仰，連翩賀燕來。重簷寒霧宿，丹景夏蓮開；砌石披新錦。梁花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

這種應制之作，總是要帶着許多富貴氣象，不免有些矯揉造作的故態，所以單讀看此詩，還見不出他的本色；再看他的雪裏梅花秋閨怨南征閨怨等篇，便與此大有不

同了：

獨眼雖已慣，秋來只自愁；火籠恆煖脚，行障鎮牀頭。眉含黛欲斂，啼將粉共流；誰能無別恨？惟守一空樓。（秋閨怨）

湘水舊言深，征客理南尋。獨愁無處道，長悲不自禁。逢人贈解佩，從客懶聽音。雖當有夜鵲，南飛似妾心。（南征閨怨）

胡適之先生以爲自永明時代的『聲律論』出來之後，到了陰鏗，那種提倡已算成功，而『律體詩』已算正式成立。關于這個說話，我們更可于上舉諸詩例中證明了。陰鏗寫詩，自然流利，深中情理；且又間用方言，（如『火籠』之類）趨向于平民生活一方面，尤其是他的特色了。

（3）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幼即好學，有淸才，梁簡文帝在東宮時，正見年始十三，所上頌頗爲簡文所賞識。尤工五言詩，大行於世。卒於陳宣帝太建中，年四十九。

正見詩的佳篇比陰鏗還要多，難以俱引，今且舉他賦得佳期竟不歸一詩以示例：

良人萬里向河源，娼婦三秋思柳園；路遠寄思空織錦，宵長夢返欲驚魂。飛蛾屢繞帷前燭，衰草還侵階上玉；啣啼拂鏡不成粧，促柱繁絃還亂曲。時分年移

竟不歸，偏惜寒急夜縫衣；流螢映月明空帳，疎葉從風入斷機。自對孤燈何影絕，終無一雁帶回書！

這詩是用庾肩吾有所思中『佳期竟不遠，春物坐芳菲』的詩意去描寫他理想中一個獨居的寡婦生活；可與梁元帝的蕩婦秋思賦先後媲美，互相輝映了。

嚴羽云：『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者；是站在廟堂文學的立場上，扳其正統派底莊嚴面孔而說的話，其實並不如此。

（4）同時還有一個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亦頗工詩；其看新婚一首，在藝術上也不亞于正見也。詩云：

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婿顏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暫却輕紈扇，傾城判不賒！

以上幾個大概都是前朝所遺的詩人，曾經受過『宮體』底薰染的。不過他們都是生當後主之前，未能暢發其才技，只作得一個過度時代的詩人而已。

B　陳後主與江總

後主朝在詩壇上所放的奇葩雖然也由于梁代『宮體』的流衍，『徐庾體』的繼倡；但于環境風俗的變更，也是頗有關係的。

（1）陳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他生於梁簡文帝承聖二年十一月，（紀元五五三）死於隋文帝仁壽四年十一月，（紀元六〇四），享年五十二歲。

後主生來只作一個浪漫的文人，實在不配作皇帝；他也從不以家國爲念，只知道賦詩飲酒，以圖抒發其天才。因此，他却改變了當時的風俗，創造了當時的環境。陳書本紀論說他因循自晉以來的朝章國典，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容卿之徒，專掌軍國要事，姦黠左道，以哀刻爲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鄰國』。南史本紀說：『及聞隨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至，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理，但奏伎縱酒作詩不輟』。及隨軍入城，文武百官皆遁，尚書僕射袁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及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憲與後閣舍人夏侯公韻）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滑入。………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及亡國入隋，常耽酒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人節其酒，監者奏言：『任其

性，不爾，何以過日』：後主常與其子弟日飲酒一石。從隋文帝東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君；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並表請封禪。當隋帝度京口時，曾有密啓告急，後主惟知飲酒，竟不及看。其後高頴至金陵，還看見那密啓在牀下未開封。從他的行事上看來，除飲酒賦詩以奮發其天才外，簡直一點家國觀念也沒有，眞有棄天下如敝屣之概。世人不明此理，不知道他的心跡，如隋文帝便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工夫，何如思安時事？』姚思廉更罵得豈有此理了，他說：

> 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後稍安集，復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於文酒；昵近羣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謨所及，遂無骨鯁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同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衆叛親離，臨機不寤。自投於井，冀以苟生。視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遐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協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終蓋寡，其故何哉？並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存於仁義，心怵於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慾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顏候色；因其所好，以悅導之。若下坂以走

丸，譬順流而決壅。非夫感應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為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載而罕遇；癸辛幽厲，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嬰戮辱，為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偽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

一個富於天才而且很浪漫的文學家，怎樣能由他們拏『仁義』『宗社』……等等去繩他呢？我對于他這膜視國家，注重眼前生活疎適的事認為即是他詩學產生的源泉。如果站在文學方面說，不特不應責備他，而且還應嘉許他。

南史本紀曰：『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詩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又張貴妃傳說云『……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綺春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妃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

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是則後主之文學風化及朝野，後宮女奴矣。這等妃嬪，女學士，狎客等的篇章皆能歌以聲樂，可見他們實在是一種能夠應用的活文學。

陳後主在詩方面的創作很大，被稱爲樂府的，如玉樹後庭花等，自不消說。（且留在樂府篇中去講）而他的聽箏，同管，記陸瑜，七夕，陸琛七夕，寄碧玉等，調子新穎，託意幽逸，不落些兒俗套，如：

文牕玳瑁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點唇鶯欲語，調弦繫爪鴈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傳憐。祇愁芳夜促，蘭膏無那煎。（聽箏）

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鎖；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寄碧玉）

他更有創造的獨酌謠，辭共四首，字句長短不一。其自序云：『齊人淳于髠善爲十酒，偶效之，作獨酌謠』。今舉其一二兩首以示例：

獨酌謠，獨酌且獨謠：一酌豈陶暑，二酌斷風飇；三酌意不暢，四酌情無聊；五酌盂易覆，六酌懽欲調；七酌累心去，八酌高志超；九酌忘物我，十酌忽凌

霄。凌霄異羽翼，任致得飄飄。寧學世人醉，揚波去我遙。爾非浮丘伯，安見王子喬？

獨酌謠，獨酌起中宵：中霄照春月，初花發春朝。春花春月正徘徊，一尊一弦當夜開；聊奏孫登曲，仍斟畢卓杯。羅綺徒紛亂，金翠轉遲回；中心本如水，凝志更同灰。逍遙自可樂，世語世情哉。

這詩在格調和詞意兩方面都已充滿了不少的創作，後來如沈炯陸瑜輩，常有同樣的擬製，于是遂成了一種新興的詩體。

後主尤其善于作綺麗惆豔，俊俏飄逸的歌辭，如三婦豔詩說：

大婦避秋風，中婦夜牀空；小婦初兩髻，含嬌新臉紅。得意非霞日，可憐那可同。（第一首）

大婦年十五，中婦當春戶；小婦正橫陳，含嬌情未吐。所愁曉漏促，不恨燈銷炷。（第十一首）

（2）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生于梁武帝天監十八年，（紀元五一九）卒于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紀元五九四），得年七十六歲。

總幼即聰敏，有至性，操行殊異，神氣英拔，長而篤學，文有辭采，其詩頗爲

梁武帝所賞識，他和范陽張纘，琅邪王筠，南陽劉之遴等，都是當時的高材碩學，而張纘等人對他都雅相推重。劉之遴說他『上下數千載，揚搉吐胸臆』，于此可以窺其作品的價值。

江總在自叙裏嘗說：『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故他的詩要在後主朝才有新發展，才有新變的氣象。

總常自述其性情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官陳以來：未常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爲其不以爵祿爲心，故能與後主志同道合，提挈詩壇。雖爲流俗所不容，却能以『不介意』的態度處理之。

姚思廉說總『篤于行義，寬和溫裕，好學，能屬文，于五七言尤善。然傷于浮艷，故爲後主所愛幸。各有側篇，好事者相傳諷翫，於今不絕』，（陳書本傳）所謂「側篇」「浮艷」，便是「徐庾體」的新意義，也是他和陳後主們所竭力提倡的了。如：

春草正萋萋，蕩婦出空閨，識是東方騎，猶帶北風嘶。揚鞭向柳市，細蹀上金堤；願君憐織素，殘妝尚有啼。（紫騮馬）

縹色動風香，羅生枝已長；妖姬墜馬髻，未插江南璫。轉袖花粉落，春衣共有芳；羞作秋胡婦，獨採城南桑。（梅花落）

嘉樹春風早，春風花落新；但見成蹊處，幾得正冠人。當知路井側，復與妖桃隣。（詠李）

七言詩如新入姬人應令，怨詩，姬人怨……等，都是他最好的作品，例如閨怨篇云：

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

據藝文類聚說，江總尚有閨怨篇二首，其辭云：『蜘蛛作絲滿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脈脈一生啼，黃鳥飛飛有時故。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但徐陵玉台新詠則以爲是梁簡文和蕭子顯的春別。今既不能判別果爲誰作，祇好誌此以存疑詞耳。

『江總徐陵，淫麗之辭，取給杯酒，責花鳥課；只後主君臣唱和，自是景陽宮井中物』。（王世貞）

（3）其餘的作家：當時爲後主所青眼的詩人並不僅江總一個。據陳書本傳說：『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劉暄傳說：後主即位，與義陽王叔達孔範袁權王瑳陳褒沈瓘王議等陪侍遊宴，暄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孔範傳亦說他文章贍麗，尤善五言詩，與江總等並爲狎客。可見除總以外還大有人在。惜乎孔範王瑳陳暄的詩今世所遺的絕少，而且也太無風度；王瑗王議王叔達陳褒袁權沈瓘等呢，又簡直沒有一詩存在。所以對于他們惟有歎止而已。餘人之能詩者，如吳尚野劉删李爽謝燮吳思玄……等，則與他們有共同的作風，不可不賞識的：

青樓誰家女？開窗弄碧弦；貌同朝日麗，裝競午花然。一彈哀塞鴈，再撫哭春鵑；此情人不會，東風千里傳。（吳尚野的詠鄰女彈琴）

金風響洞房，佳人心自傷；淚隨明月下，愁逐漏聲長。燈前羞獨鵠，枕上怨孤凰；自覺鴛帷冷，誰憐珠被涼！（吳思弦的閨怨）

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畏落衆花後，無人別意看！（謝燮的早梅）

雨淋三春葉，風傳十步香；映袍憐色重，臨書喜帶長。（劉删的詠青草）

C　宮體詩的繁衍

從上面的敍述和其作品的風尚看起來，則陳季新體詩之豔麗實較梁代爲更盛：無如隋文統一南北以後，就給予牠一個猛烈的打擊，使之不得有自由燦爛的發展。

魏徵和姚思廉都說：『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見隋書文學傳北史文學傳）這可見梁陳的文學風勢很大，他們雖欲即時撲滅，事實上已不可能。然而官法如爐，反對的聲勢日益浩大，故詩壇上的側豔之作，也就漸漸減削了。隋書李諤傳：『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風調俗，莫大於此。……

……降及後代，風教斷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利祿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於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常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

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吏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掛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上（隋文帝）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原來這時的士大夫們都要迎合楊堅的心理，想升官發財，所以他們對于文學的主張是要反乎淳古，以求合義皇舜禹伊傅周孔之道，絕對不准『逐俗隨時』！否則付諸『所司治罪』。這樣，所以在楊堅時候要想找一個能代表時代的詩人或作物竟不可得，他們衆口交譽的楊素，其作品當然是咬文嚼字，古樸晦澀得不堪了。

（A）楊素的復古：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死于煬帝大業二年。他本是一個戰

將，但亦能文。隋書本傳說：『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又說：『素常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近人謝无量也說他的說『清遠有風骨』不過我終認為只是深澀呆板而已。今擇錄兩首以示例：

養病願歸閒，居室在知足：栖遲茂陵下，優遊滄海曲。古人情可見，今人迎路蹋；荒居接野窮，心物俱非俗。桂樹芳叢生，山幽竟何欲？

秋水魚遊日，春樹鳥鳴時。濠梁暮共往，幽谷有相思。千里悲無駕，一見杳難期；山河散瓊蘂，庭樹下丹滋。物華不相待，遲暮有餘悲。

這就是『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力反梁陳綺靡側豔的絕妙好辭，務效謝靈運鮑明遠等人的「鏤金錯彩」「雕繢滿眼」的代表了。然而這還算不得法古之極，例如下舉一首，才真要教人咬斷舌根呢。

在昔天地閒，品物屬屯蒙；和平替王道，哀怨結人風。麟傷世已季，龍戰道將窮；亂流飛海若，貫日引白虹。干戈異革命，揖讓非至公。

（6）統一文學與反動：當此南北統一之時，他們的政教禮俗也要統一。隋文李諤又還蓄有像始皇李斯般的野心，所以文學既然力求近古，而『言語異辭』也。卻不見

得是好現象，故亦不能不求同一。於是乎陸法言等九人的切韻乃應運而生了。陸法言以為自李登聲類，呂靜韻集以來的六家韻書都是聲音不一，各有乖互，于是同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討論南北各地之音，撰成切韻五卷，以為讀音統一之標準；使當時讀音都以此為正。

其實：他們九人決不能為各地讀音的代表，所以，其結果一點也沒有成效。這種希望，正和楊堅在文學上要想師法羲皇舜禹伊傅周孔一樣的荒謬。

隋書文學傳說：「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于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這即是隋文復古的反動了。煬帝留于隋文之朝，在其勢力征服之下，得不不作為飲馬長城窟等之「雅」詩，以表示其反對輕側之艷體。及乎文帝已死，身登寶祚，乃始力趨梁陳，更為新變。此其故：一則由於隋文後主派的詩風盛熾，為時所化；一則由於楊廣天性散逸，固不能矯反其合乎時尚的文學也。

3　宮體詩的作家

（１）隋煬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麼。生于周天和四年，（紀元五六九）卒於隋恭帝義寧二年，（紀元六一八）年五十歲。美姿儀，少敏慧。他對國家的振作，初時頗具雄心，也嘗親自帶其兵打過幾次戰，也嘗改定過政治上的制度，所以，他並不像後主那樣一意放任；而且他的窮奢極慾，好樂淫靡之處，比後主還要闊大。以此，他在詩壇上的浪漫形式似乎也比後主更要進步一些。

煬帝在文學上最大的貢獻是『新聲』：關于這一層，我且留在下節去講，這裏且來說他別的製作：

春江花月夜，是他力追梁陳風尚的新詩，（晉書樂志以爲是陳後主作的，其說詳下。）而且也是當時的『宮曲』，辭云：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

夜露含花氣，春潭瀁月暉。漢水逢遊女，湘川值兩妃。

同時諸葛穎又有和煬帝的一首，其詞云：

張帆渡柳浦，結纜隱梅洲。月色含江樹，花影覆樓船。

煬帝用他這種創調寫了很多的詩，如喜春遊歌，錦石擣流黃等篇，大都是很巧妙的。下面，且再來賞鑒他的四時白紵歌：

洛陽城邊朝日暉，天淵池前春燕歸，含露桃花開未飛，臨風楊柳自依依。小苑花紅洛水綠，清歌苑轉繁弦促，長袖逶迤動珠玉，千年萬歲陽春曲。（東宮春）

梅黃雨細麥秋輕，楓樹蕭蕭江水平，飛樓綺觀軒若驚，花簟羅幃當夏清。菱潭落日雙鳧舫，綠水紅妝兩搖漾，還似扶桑碧海上，誰肯空歌採蓮唱。（江都夏）

像這種句句用韻，四句一變韻的詩前此作者很少，『白紵』雖然是襲之東晉，但這詞調卻是很新的。

此外，還有一首江都宮樂歌的七言八句詩，據選詩拾遺說：則隋時七言律體已具，不能說七律自唐始有了。今舉其例：

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樹高明復好遊；風亭芳樹迎早夏，長皋麥隴送餘秋。淥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躍紫騮；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州。

又有穎川庾自直者，尤善於五言詩，故特為煬帝所鍾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隋書文學傳）可見他也是一個創作的詩人；無如現在所存的一篇應詔詩太沒有生動活潑的氣

息了。

從上面這些詩例看來，煬帝的確很多新的創作；但因他的性情常好猜忌之故，所以在當時竟沒有『高邁絕倫』的大家。『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琅邪王冑……』等數人而已。

（2）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聰爽俊辨，通侻不羈，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當陳宣帝崩時，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又在長安與同輩陽休之顏之推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獨深嘆美思道之作。其詞云：

聽蟬鳴，此聽悲無極！羣嘶玉樹裏，廻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曉風朝露實多宜，秋日高鳴獨見知：輕身蔽樹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暫聽別人心卽斷，纔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險，峭路干天不可越；紅塵早斂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

東瞻甲觀距龍樓。說客恆持小冠出，越時常懷寶劍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遊馬。

他能運用極新樣的格調寫出詩人複雜的情緒，這就是他唯一的特色了。五言詩如美女篇，採蓮曲，擢歌行之類，都是好詩。其美女篇辭如下：

京洛多妖艷，餘香愛物華；俱臨鄧渠水，共採鄴園花：時搖五明扇，聊駐七香車。情疏看笑淺，嬌深盼欲斜；微津染長黛，新溜濕輕紗。莫言八未解，隨君獨問家。

（3）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生于梁武帝大同六年，（紀元五四〇）卒于隋煬帝大業五年，（紀元六〇九）年七十歲。

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河東裴讞且以之比于關西孔子。陳使傅縡聘齊，贈其詩五十韻，及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因譏傅縡曰：『所謂以蚓投魚耳』。他與盧思道李德林等齊名，且相友善，故三人作品皆相類。

他在隋文帝時，嘗奉使至陳，是時，「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唐劉餗隋唐嘉話云：『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可惜他遇着煬帝是他的對頭，使他不能獨樹異幟，稱霸當時耳。

隋唐嘉話記其事曰：『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校尉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按「空梁落燕泥」卽道衡昔昔鹽詩也。詞云：

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恆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珠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他既能於詩句中表現出那極其幽深的境界，而用字造語又很巧適，如此奇才，安能不爲煬帝所忌？

（4）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生於魏中興元年，（紀元五三一）卒于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紀元五九一）年六十一歲。

若論時間，本應該把他放在前面與楊素同列，只因他和盧辭二人頗有瓜葛，所以就把他移在此處來講了。

德林幼卽聰敏，記憶力甚强：當數歲時，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能度：高隆之因揚言於朝士曰：『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年十五，卽通涉該博，善於屬文，辭覈理暢，魏收贊其文筆當繼溫子昇。王湝為定州，舉為秀才，因遺書尚書令楊遵彥曰：『燕趙多奇士，此言誠為不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他又常為遵彥作讓尚書令表，文不加點，援筆立就，因被大加賞異。其才學俊拔，見重時人，大多類此。故江總說他是『河朔之英靈』，魏徵說他『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都是古雅眼光的。所以，他比楊素實在高超得多。今且舉其詠松樹一詩以見例：

結根生上苑，擢秀邇華池；歲寒無改色，年長有倒枝。露自金盤灑，風從玉樹吹；寄言謝霜雪，貞心自不移。

（5）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生於陳武帝永定二年，（紀元五五八）其死

當在隋煬帝大業九年，（紀元六一三，即楊玄感敗沒之年。）年五十五歲。

胄年少有逸才，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嘗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種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包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逦西驅；展軨齊玉軑，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皐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楡；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卓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然胄性疏率不倫，自恃才大，每鬱鬱於薄宦。負氣傲物，忽略時人，故終亦以此喪其身。

胄詩頗有佳篇，亦能于同時作家之外另備風格，如奉和悲秋應令詩云：『秋天揺文學，秋水擅莊濠；草濕蒹葭露，波卷洞庭風…………』的是雅淡灑落，餘人不易做到者。即如棗下何纂纂二首，亦是好詩，其辭云：

柳黃知節變，草綠識春歸；複道含雲影，重簷照日輝。

御柳長條翠，宮槐細葉開；還得聞春曲，便逐鳥聲來。

又如爲寒牀婦贈夫云：

月淨閨偏冷，更深夜轉長；霜紈猶掩扇，露縠未飄香。解帶漸連理，引被愧雙鴦；誰能未相識？還爲守空牀！

等類的詩，皆是自成一種境界，非北人家後塵者可比。王應麟獨賞其雨晴詩『風度……』二句。雖屬佳妙，但惜不全耳。詩辭如下：

初晴物候涼，夕景照山莊；殘虹低飲澗，新溜上侵塘。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見初學記）

唐劉鼎卿隋唐嘉話曰：『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可惜此詩今已不存，不然，恐怕那倒是一篇絕妙之辭呢。

胄雖然與他的朋友虞綽齊名，但綽但實以文勝，不以詩見長。大抵如『桃蹊日影亂，柳勁秋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恥…………』（於婺州被囚）之類，便是他造詣極高的辭句了。

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生于陳文帝天嘉二年，（紀元五六一）死于隋煬帝大業

十年，（紀元六一四）常以詞賦見重於傅縡，至謂其父『無以尚』。而縡性又『恃才任氣，無所降下』，故雖一時爲帝所善，終卒以此罹禍也。

（6）虞世基，字茂士，會稽餘姚人。與隋煬帝同年被害。其生年不能詳。性沉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嘗爲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陳時孔魚贊其爲『南金之貴』，徐陵稱他是『當今潘岳』。及煬帝在位，顧遇彌隆，而柳顧直嘆他是海內一人。從這幾方面歸納起來，他似乎眞是一個極工緻的詩人了。然而他今日所遺留的詩如：

大廈初構與雲齊，歸燕飛入正銜泥：欲繞歌梁向舞閣，偶爲仙履往關閨。千里爭飛會難並，聊向吳宮比翼棲。（賦得戲燕俱宿）

一首，還去乃弟虞世南很遠了。

（7）虞世南，虞茂，孫萬壽，庾抱，柳䛒等：虞世南，字伯施，與乃兄同師顧野王。性沉靜寡欲，爲文多慕徐陵。隋史稱世基辭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世以方之晉室二陸云。

世南生于陳武帝永定二年，卒于唐太宗貞觀十二年，（紀元五五八至六三八年）凡八十一歲。所作詩類多古雅。惟有應詔嘲司花女一篇，確是這時的風物，其詞錄

下：

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這詩頗有所謂『宮體』的風骨了。牠的本事是：『煬帝幸江都，洛陽人獻合蔕迎輦花，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詔世南草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曰：「昔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世南爲絕句』云云。（隋遺錄）因爲此詩是在煬帝時作的，所以正好拿牠代表這一個時代的作風。下邊再有提到他的時候，便可以看出他的復古意味了。

同時還有一個名叫虞茂的，史書未載，不知其爲何許人，（或謂世基名茂世，恐是他底訛誤，但也是不敢決定的）。其所爲長安秋一詩，很是新艷，比之世基更強得多了。詞云：

露寒臺前曉露輕，昆明池水秋色明，搖環動珮出層城，鵾弦鳳管奏新聲。上林蒲桃合縹渺，甘泉奇樹尙葱青；玉人當歌理清曲，婕妤恩情斷還續。

又有孫萬壽者，字仙期，信都武強人。善屬文，善談笑，甚爲李德林所賞識。隋高祖時曾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其贈京邑知友五言詩，盛爲時人所哈誦，好事者或以之書壁賞玩。外如早發揚州還望鄉邑，庭前枯樹，東歸在路率爾成詠……

……等，都是好詩了。

學宮兩無成，歸心自不平；故鄉尚千里，山秋猿夜鳴。人愁慘雲色，客意慣風聲；羈恨雖多緒，俱是一傷情。

此外尚有許多不知名的『小家詩人』，其作品亦能繼承梁陳一脈者，茲選其『側艷』二首抄錄如次：

第一首是庾抱的別蔡參軍：

人生多飄忽，溝水易西東；今日歡娛盡，何年風月同。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中；性靈如未失，南北有征鴻。

第二首是柳䛒的陽春歌：

春鳥一囀有千聲，春花一叢千種名，旅人無語出簷楹，思鄉懷土志難平。唯當文共酒，暫與興相迎。

柳䛒，字顧言，襄陽人。生于梁武帝大同八年，（紀元五四二）卒于隋煬帝大業六年，（紀元六〇〇），年六十九歲。其人俊辯嗜酒，言雜俳諧；煬帝爲太子時，甚見親狎，及即位，招引諸葛穎虞士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以䛒爲之冠。隋煬帝每有文什，必令潤色然後示人。史謂楊廣初爲『庾信體』，見䛒以後，

文體遂變。可知他的文學實在影響于隋室很大。

此外不出名的作家也很有許多，略舉兩篇如下：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莖孤引綠，雙影共分紅。色奪歌人臉，香亂舞衣風；名蓮自可念，況復兩心同。（杜公瞻的詠同心芙蓉）

秋至皆空落，凌波獨吐紅；託根方得所，未肯即從風。（弘執恭的秋池一株蓮）

白水滿方塘，淼淼素波揚；疊浪輕晃影，連漪寫雁行。長堤柳色翠，夾岸荷花黃；觀魚自有樂，何必在濠梁。（李巨仁的賦得方塘含白水）

（8）隋宮的女詩人：隋煬帝的文字氣燄與陳後主一樣，也能化被宮庭。如侯夫人吳絳仙以及大義公主丁六娘等，並工為詩，而侯夫人尤惋艷——例如——

妝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妝成）

欲泣不成淚，獨步意如何；不及花間草，翻承雨露多。（自感三首之一）

和看梅曲自傷自遣等，並皆佳妙，今不具引。而丁六娘的十索，亦復纏綿悱惻，悽惋動人：

為性愛風光，偏憎長夜促；曼眼腕中嬌，相看無厭足；懽情不耐眠，從郎索花

燭。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盡；欲作勝花妝，從郎索紅粉。

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逢桑欲採折，尋枝倒懶攀；欲呈纖纖手，從郎索指環。

十索本是六首，據選詩拾遺所載：則皆以爲丁六娘詞：惟樂府詩集以合嬌爾房二首屬「無名氏」。因此，指爲丁六娘所作者只有四首：（餘一首未錄入此）

又，是時「無名氏」的作品也很多佳篇，如送別詩云：

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

這本是春日思人的一首情歌：上二句寫景，下二句寫情，是極其明顯的了。而崔瓊的東遞記裏偏要說牠是指「煬帝巡游無度，縉紳悴悅已甚：下逮閭閻；而佞人曲士，播弄威福，欺君上以取榮貴……。民財窮窘，至是方有「五子之歌」之憂，而望其返國也」云云。本是一首情景畢有的詩，被他講得如殭屍一般，豈不太冤枉了嗎？

＊　＊　＊

總括以上所講的看來，在南朝詩系中有三個最大的特點：（一）是詩體的趨向是開新的，時時都在向前發展。（二）是詩的內容都常在情緒方面力求充實的，不作無病之呻吟與虛僞的舒寫。（三）是七律五律等的詩體都已次第構成。（五絕七絕自然不用說）五律如王融的詠萍，沈約的洛陽道，及陰鏗諸作等；七律如隋煬帝的江都宮樂歌等。這三點是不可忽略的。（升菴詩話有六朝七言律詩一段，可參閱。）

第三節　南北朝及隋的樂府詩

一　郊廟歌辭

這類歌曲大都由漢以來，累世相仍，並沒有多大更改；南北朝及隋雖然頗有製作，亦不過辭句的更易，在演奏方面大都仍循『舊貫』而已。

（1）宋代的郊廟歌辭，有顏延之作的南郊登歌三首，王韶之作的宗廟登歌八首，謝莊作的明堂歌九首，世祖廟歌二首，殷淡和明帝之章廟樂舞歌十五首等。以上五類歌辭，惟謝莊的明堂歌是一首新的製作，所以我在這裏單單把牠提出來說明一下。

漢明堂歌本皆四言，據南齊書說：『宋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因以改其辭句』。此所謂用七用九……者之意，蓋指莊歌是七言或九言也。如歌南方丙丁火亦帝云：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在離實司衡，水雨方降木槿榮。庶物盛長咸殷阜，恩覃四民被九有。

又如歌西方庚辛金白帝云：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德盛在素精。木葉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懸河。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浹地奉渥罄宇承秋靈。

所以，用木三火七土五……等數字造句的用意，不過乃謝莊屬辭別致的表現，只是一種創造，並不能說他是『法』。郭茂倩要拏洪範上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和月令上的『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等來繩墨他的歌意，則根本上就弄錯了。

除如迎神歌辭和送神歌辭，是依漢郊祀三言四言轉韻之作的，登歌是四言的，太祖文皇帝歌是四言五言相間的，雖有變革，要以因仍居多，今也不復贅述了。

（2）齊代的郊廟歌辭比宋更多更新了。南齊書樂志說：『武帝建元二年，有司

奏郊廟雅樂歌辭用諸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餘悉用謝超宗。（靈運之之孫）所撰多删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備改樂名。永明二年，又詔王儉造太廟二室及郊祀辭………』。不知他們除顏謝二家之删改外，又頗採殷淡之辭以入樂，齊志不詳。當時作家除王儉諸淵謝超宗之外，復有謝朓江淹等輩。

謝超宗製作之關于顏（延之）謝（莊）殷（淡）者，據南齊書樂志所說，則『明堂夕牲等歌並採用謝莊辭』。然今以之與宋齊郊廟歌本辭相較，得其梗概如次：

謝超宗本于殷淡者：如明堂樂中的——

肅咸樂　引牲樂　嘉薦樂二首　凱容宣烈樂　嘉作樂

謝超宗增删顏延之者，如南郊樂章的——

肅咸樂　引牲樂　昭夏樂　地德凱容樂

謝超宗之本於謝莊者，如明堂樂歌中的——

昭夏樂（薦禮容首）　青帝歌　赤帝歌　黃帝歌　白帝歌　黑帝歌　昭夏樂（地組謐首）登歌

除上面所舉各首以外，大抵皆他自己製作之辭；至於諸淵的樂府，惟存登歌二首，其删改的篇什，現在已不可考見了。

但可注意的是：他們只是對於句子的增損和更易，並沒有體製上的革新；所以，雖然有所删定，還只能算是『因襲』。

比較說來，還要推不在樂府詩上享名的謝朓為稍有變革的精神。雖然南齊書樂志說『謝朓造辭，一依謝莊；唯世祖四言』但他的五帝歌則採用短章的辦法，不似謝莊那樣冗長。如赤帝云：

惟此夏德德恢台，兩龍在御炎精來。火景方中南譌秩，靡草云黃含桃實。族雲蓊鬱溫風扇，與雨祁祁黍苗徧。

白帝云：

帝說于兌執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金方。

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如霜金風方嫋嫋。

商陰肅殺萬寶咸已遒，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

用這兩首和謝莊作的相參校，自然能看出他們的異處來。至於江淹的藉田樂歌等曲，都是四字為句，無須講牠的。

（3）梁氏之初，樂仍齊舊；其後武帝思弘古樂，遂下詔羣臣，欲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是時對樂者，雖自沈約以下，有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詞；皆

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既素善鐘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本隋書樂志）而北中郎司馬何佟之與周捨等更附和之，所以當時頗有改制樂器與曲名之事。及武帝定國，取詩序之義，樂並以「雅」爲稱，如皇雅滌雅牷雅誠雅獻雅禋雅之類，凡十二曲。（據說，爲數十二，是法天之意。）命意既殊，而其爲用亦各不同。

至于郊廟歌辭，則並皆沈約所制。據隋書音樂志所載，休文所制『雅辭』凡三十曲，登歌凡十八曲，惟雅曲中有十九曲須入燕射歌辭耳。其入郊廟歌辭者：皇雅三曲，五言；滌雅牷雅皆一曲，四言；誠雅三曲，兩曲三言，一曲四言；獻雅一曲，四言；禋雅兩曲，四言。惟普通薦蔬之後，改諸雅歌，敕蕭子雲製辭，既無牲牢，遂省滌雅牷雅二詩不復用。（本隋書音樂志）

登歌十八曲：南郊登歌二曲，三言；北郊登歌詩二曲，宗廟登歌詩五曲，明堂登歌詩五曲，小廟樂歌詩二曲，皆四言。茲各舉一曲以示例：

清蹕朝萬寓，端冕臨正陽；青絢黃金繶，袞衣文繡裳；既散華蟲采，復流日月光。（皇雅三曲之三）

有夏多罪，殷人塗炭：四海倒懸，十室思亂；自天命我，殲凶珍難；既躍乃飛，言登天漢；爰饗爰祀，福祿攸贊。（宗廟登歌七曲之三）

又有小廟樂歌二首，郭茂倩樂府詩集不列作者姓名，惟據隋書樂志辭意，假曾沈休文所作也，故在此處連及之。

（4）陳氏所制郊廟樂辭在南朝為最少，這並非他們不注意。實則另有原因：其一，隋書音樂志說：陳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以為齊承宋樂，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樂奏俱同；所以武帝也並兼用梁樂，不復新創。其二，後主一朝，雖惟注意新曲，郊廟樂章，僅僅視為具文，是以終不過問。因此，陳代的郊廟歌辭除七室舞辭以外，再沒有別的制作。

七室舞辭不注作者姓名，今已無從考證。其七室之名及所用之樂舞名：皇考高祖武皇帝室用武德舞，皇祖景皇帝室用景德凱容舞，其餘皇祖步兵府君室，正員府君室，懷安府君室，皇高祖咸安府君室，皇曾祖太常府君室等五室，並用凱容舞，辭並四字為句，今舉景皇帝室舞辭為例：

皇祖執德，長發其祥；顯仁藏用，懷道韜光；寧斯閟寢，合此蘋蘩；永昭貽厥，遠符翦商。

北魏沒有郊廟歌辭，不用管牠；下面且來敘說北齊：

（5）北齊的郊廟歌辭至夥，計有享廟樂辭十八首，明堂樂歌十一首，五郊樂歌五首，北郊樂歌八首，南郊樂歌十三首等；但北郊八首歌辭頗與南郊相同，所以隋書音樂志竟把牠合載。如迎神奏高明樂辭（登歌辭同）云：

惟神監矣，（北郊云，惟祇監矣。）皇靈肅止；圓璧展事，（北郊云，方琮展事。）成文卽始。（北郊云，卽陰成理。）士備八能，樂合六變；（北郊云，樂合八變。）風奏伊雅，光華襲薦。宸衞騰景，靈駕霏煙？嚴壇生白，綺席凝玄。

這六十三首多的樂辭，究竟作者爲誰，不得確知。惟歷代吟譜記云：『陸卬字雲駒，……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製』。則是不獨陸卬一人所作明甚；惜其他作者已無從考得。隋書樂志說，『齊武成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云云，可知制辭的人必須皇上命令才有資格。

至于辭句，各樂歌皆以四言爲多，其餘也有三言的，五言的，七言的，九言的，但絕對沒有雜言的。這裏且用五郊歌中的赤帝高明樂來做一個例子：

婺女司旦中呂宣，朱精御節離景延；根荄儁茂溫風發，柘火風水應月炎；執衞長物德孔昭，赤旂霞曳會今朝。

（6）北周的郊廟歌辭都是庾信一人所製，正和梁樂爲沈約一人所製相同。計有

圜丘歌十二首，方澤歌四首，五帝歌十二首，宗廟歌十首，大祫歌二首等。

隋書樂志云：『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樂氏，以屬有司』。于是乃詔令依其樂制以製歌舞。武帝建德二年，開始實行采用。其辭皆以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爲制，蓋未有應用九言者。

庾信在文學上所鼓起的狂浪，前面已經講得極詳，這兒無須再說。以他的文學技術來製造歌辭，其勢也不能完全甩掉他的詩格，如黑帝雲門歌辭，即其實例。

北辰爲政玄壇，北陸之祀員官；宿設玄圭浴蘭，坎德陰風御寒。次律將迴窮紀，微陽欲動細泉；管猶調於絲竹，聲未入於春絃；待歸餘於送歷，方履慶於斯年。

（7）隋書音樂志曰：『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十四年，牛弘姚察許善心虞世基饒陽伯劉臻等，又復奏定雅樂，校其是非去就，撰爲歌辭三十首；于李元操盧思道等之清廟歌辭十二曲，但改其聲，曲辭依舊。不料煬帝（時爲皇太子）大以爲非，因上言『清廟歌辭文多浮麗，不足以宣述功德，請更議定』。于是又制詔柳顧言許善心虞世基蔡徵章公引等，『更詳故實，創製雅樂歌辭』。遂有圜丘歌八首，五郊歌五首，感

帝歌雲祭歌蜡祭歌神州歌先農歌先聖先師歌各一首，朝日夕月歌二首，方五歌社稷歌各四首，太廟樂歌九首等。其辭惟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而無九言。至于樂辭究爲誰何之作，也是無從一一考別的。茲錄其社稷歌中的秋報稷誠夏辭如下：

人民務食，農亦勤止；或蔉或蔍，惟薹惟芑；涼風戒時，歲云秋矣；物成則報，功施必祀。

二　燕射歌辭

（1）燕射樂歌發端於晉，宋齊仍是遵用，不過沒有像晉代那樣昌盛就是了。宋書樂志云：『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依舊正旦設樂參詳，屬三省改太樂諸歌舞詩，于是王韶之始作三十二章以合樂備用。』

韶之所作的三十二章總名爲四廟樂歌，歌共五首。即肆夏樂歌四曲，大會行禮歌二曲，王公上壽歌一曲，殿前登歌三曲，食舉歌十曲等。

據宋書及南史本傳所說，他是宋武帝時『御廷中的唯一能文者。故凡一切『詔黃』皆其辭，宋廟歌辭皆其制。其所作非樂府的詩在詩壇上雖說不見得怎樣，但確是貴族文章——臺閣體中的一個健者。如殿前登歌之仿效詩雅，實在算得是佳作：

沔彼流水，朝宗天池；洋洋貢職，抑抑威儀；既習威儀，亦閑禮容，一人有則，作孚萬邦。（三曲之二）

五首歌辭之中，除食舉歌有用三言和雜言者外，其餘皆是四言；他的四言歌辭都是摸擬詩雅，所以雖然不免于莊重死板，但也能辭意暢適。他這歌辭不特是應用於宋朝，而且還霸佔了齊代。

（2）齊代沒有一首燕射歌辭的製作，不過因仍劉宋之舊而已。南齊書樂志只爲宋的元會大饗四廂樂，齊世微有改革，多仍宋舊；至於所用之鞞軒樂亦奏宋肆夏樂歌中的『於鑠我皇』四章。此說大可信據。惟所謂『微有改革』者，僅如：『大哉皇宋』改爲『大哉皇齊』；『明明大宋』改爲『明明齊國』；『極造我宋』改爲『極造我齊』等之名辭變易，便於稱頌耳。至於文字意義上之改變，若『晨義載曜』之改爲『晨義載煥』，『休哉』，『君臣嘉宴』之改爲『休哉休哉，君臣熙宴』等，也是不關重要的。

（3）梁代的燕射歌辭一共有三十八首，均係沈休文及蕭子雲所分制，各十九

首，而雅名則只有六個。

這六個的雅名，已如前面郊廟歌辭裏所說，是沈休文所作十二雅的三十曲中的另一部份，在這裏統名爲三朝雅樂：其中又分俊雅介雅雍雅各三曲，胤雅寅雅各一曲，需雅八曲；計六雅，共十九曲。

沈辭在普通以前皆已通用，及薦疏以後，蕭子雲上啓謂宜更改，武帝亦以約製多所舛謬，因敕子雲重新撰定，並敕以歌辭須用『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成言』。于是子雲仍襲沈約雅名，體製，曲數，更造樂辭十九曲；及成，敕與沈辭一並施行，今舉沈蕭二氏介雅的第三曲以示一般：

沈休文的——

百味既含馨，亦飲莫能尚；玉罍信湛湛，金巵頗搖漾。敬舉發天和，祥祉流嘉貺。

蕭子雲的——

四氣新元旦，萬壽初今朝；趨拜齊袞玉，鐘石變簫韶。日升等皇運，洪基邈日遙。

陳及北魏皆無此類歌辭，故從闕。

（4）北齊有元會大饗歌五首，皆不知作者姓氏。歌辭有皇夏五曲，肆夏二曲，上壽一曲，登歌三曲，食舉樂十曲；共計二十一曲，曲皆三言四言雜言並用，如『天壤和，家國穆，悠悠萬類咸孕育』，『惟皇道，升平日，河水清，海不溢』等，大皆無足擅長，故不具引。

北周燕射歌辭，則有庾信所作的周五聲調曲二十四首。所謂『五聲調曲』者：

宮調曲五首，首皆五字句。

變宮調曲二首，首皆五字句。

商調曲四首，首皆九字句。

角調曲二首，有八言的，四言的。

徵調曲六首，有七言的，雜言的。

羽調曲五首，首皆六字句。

庾信的五聲調曲雖也和別的一樣有稱頌之意，然在辭句方面頗多創格，如商調曲第一首云：『專精一致金石爲之開，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苟利社稷無有不盡懷，昊天降祐元首惟康哉』。角調曲的『止戈見於絕轡之野，稱伐聞于丹水之征』。徵調曲

的『水波瀾者源必遠，樹扶疎者根必深』；『纖纖不絕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等，眞能盡他筆力奔騰之能事。至如羽調曲的句字應用之妙，在樂府中實鮮有能比了。如：

樹君所以牧人，立法所以靜亂；首惡既其南巢，元兇于是北竄。居休氣而前塞，在光華而兩旦。是以雨施作解，是以風行惟渙。周之文武洪基，光宅天下文思；千載克聖咸熙，七百載我應期，實昊天有成命，惟四方其訓之。

在這十四辭句之中，竟能有六個格式，這也足夠異樣的了。他這幻化散文爲韻文以入樂而不見得羈絆，卽是爲樂府中首先開一特色。

此外，無名氏的朝饗樂七章，則便不能有如許價值了，茲從略。

（5）隋代有燕射歌辭三曲，卽元會大饗歌十一首，羣臣登歌一首，皇后房內歌一首等。除後一首的作者尙可考見外，其餘無可考見。

元會大饗歌十一首中，惟皇夏肆夏兩首四言，上壽歌一首三言；而食舉歌八首則是七言，如『饔人進羞樂侑作，川濳之膾雲飛臛；甘酸有宜分勺藥，金敦玉豆盛交錯，御鼓既聲安以樂』，便是其例。房內登歌，亦皆四言。

皇后房內歌是隋高祖自己作的，據有古典癖的人說，是取法于周南中的關雎葛覃卷耳，和召南中的鵲巢采蘩采蘋之意而作。但無論如何說，周南召南『爲風化之本』的陳說之推翻已是不成問題了，所以這種比況的結果徒是『勞而無功』。

還是隋書音樂志說得好：『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章，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婦之義。牛弘修皇后房內之樂，因取之爲房內曲……』。到了煬帝大業之初，依柳顧言之議，其樂器采用鐘磬土革絲竹等類。但因爲製詞的人每有『由房中以及朝庭，由朝庭以及國家』的意見，所以說：

正內垂典，正內弘風；母儀萬國，訓範六宮；求賢啓化，進善宣功；家邦載序，道業斯融。

三　鼓吹曲辭

（5）據宋書樂志說，宋代本有鼓吹鐃歌四篇，但今惟上邪晚芝艾張等三篇僅存，其已亡者，連篇都已失掉了。

這三篇的詩辭，多寡不一。如艾張三首，上邪四首，晚芝九首。古今樂錄以爲晚芝就是漢曲的遠如期，（一曰遠期）那是絕對靠不住的，因爲遠如期的聲調一則不與

牠相倅，二則僅具一首。

我們相信宋代的三篇鐃歌辭是當時的一種新樂新調，是從北方音樂歌唱中得來的新樂新調。這種樂調很與漢曲舞曲歌辭中的鐸舞歌詩（如聖人制禮篇巾舞歌詩）散樂（如俳歌辭）等相類；雖然牠的辭句在後世是已不可句讀的了，牠的意義在後世是不能完全尋繹的，了（演奏自然不必說）但牠在當時是很適用的，很盛行的。這原故就是因為牠北方人們口頭流行的腔調，是一種活的詩歌。今舉其例如左：

詩則夜烏道祿何來黑洛道烏奚䚡如尊爾尊盧起黃華烏伯遼為國日忠雨令吾（上邪四首之三）

幾令吾諾韓從聽心令吾若里洛河來韓微令吾（晚芝九首之二）

幾令吾呼歷含居執來隨咄武子邪令烏御針相風其右其右（艾如張三首之一）

在這些歌辭中，我們實在無法可以句讀，但我們可以知道牠辭中的『何來』『令吾』『幾令吾』『其右其右』……是歌唱時所雜的聲音，與漢舞曲歌辭完全相同。大凡這種樂辭，在宋初的時候，本是用大小字分寫在行中的，——大字為辭，小字為聲，和劇曲中的襯字與本詞分寫一樣。後來大小字不分了，所以致使我們現在連句子也都不能够認識。

但這種不能認識的原故，（指聲辭合寫而言）並不是後來才有的現象，在沈約修宋書時即已不能句讀了。所以他說：『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我們中國像這偏重『和聲』一類的歌辭和歌唱方法都已失傳了，（一則失意，一則失音。）音樂又安能有進展與繼之日呢？（樂府詩集又載有何承天的鐃歌十五首，但牠只是擬漢曲名而作的辭，並不曾入奏。）

（2）齊世也沒有政府所製的鼓吹曲辭，雖然郭茂倩用謝朓的隨王鼓吹曲來充數，但亦終於是未曾入過樂府演奏的東西。

隨王鼓吹曲是謝朓奉鎮西隨王教於荊州道中作的，共有元會，鈞天，郊祀，入朝，出藩，校獵，從戎，送遠，登山，泛水等十首。

齊與宋相去之年代雖不甚久，然其曲辭却與宋代完全不類，此可證明宋代鼓吹曲的歌唱到了這時已經亡佚；不然，謝朓的曲辭不能成為一種齊梁詩體的新調。如泛水曲云：『日晚厭遵渚，採蓮贈清漪，百年如流水，寸心寧共知』。出藩曲云：『渺渺蒼山色，沉沉遠水波』。入朝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等，更足以表現他們詩體傾向于新調的彩色了。

然據隋書音樂志說，則謂宋梁二代都用漢曲，這話頗不可靠，因為宋代還有自己新造的鼓吹曲辭可證。不過這辭到了蕭齊已就失傳了。

（3）梁代的鼓吹曲辭共有十二首，據說是法十二月之故。而這十二首的曲辭，因為自漢魏晉宋以來的歌唱失傳，所以梁高祖命沈約更制新歌詞奏以述功德。那十二首的名目是：

一，木紀謝；是由漢曲朱鷺改的。

二，賢首山；是由漢曲思悲翁改的。

三，桐柏山；是由漢曲艾如張改的。

四，道亡；是由漢曲上之回改的。

五，忱威；是由漢曲翁離改的。

六，漢東流；是由漢曲戰城南改的。

七，鶴樓峻；是由漢曲巫山高改的。

八，昏主恣淫慝；是由漢曲上陵改的。

九，石首局；是由漢曲將進酒改的。

十，期運集；是由漢曲有所思改的。

十一，於穆；是由漢曲芳樹改的。

十二，惟大梁；是由漢曲上邪改的。

這類曲調的篇名都是采用詩辭的首數字爲命題的，故沒有別的意義。長孫無忌偏要附會講了許多理由，未免太可笑了。

沈約所制的曲調既是新歌，當然也不至落前人巢臼；（歌辭並不拘于一種形式，三四五七等雜言並用。）例如道亡云：

道亡數極歸永元，悠悠兆庶罄含冤。沈河莫極皆鉗妄，赴海誰授矯龍翰。自樊漢仙波，流水清且瀾。救此倒懸拯塗炭，誓師劉旅赫靈斷，率茲八百驅十亂，登我聖明由多難，長夜杳杳忽云旦。

（4）陳與隋：——

陳代改樂未能，大概都承梁樂之舊。而北方此類樂辭又不傳，所以這種樂調也就沒有。

隋文帝奄有中國，頗改定音樂，而顏之推奏言『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典』，文帝以爲亡國之音不宜用，乃使樂工齊樹提檢校周時樂府以與改換聲律，然而皆不能通，

于是更從鄭譯奏，詔牛弘辛彥之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音律多乖，積年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欲歌前代功德耶？」』他們後來雖也在這鼓吹曲中製了凱樂歌辭三首，（述帝德，述諸軍用命，述天下太平。）但亦終于敷衍詔旨，不合演奏之用的。

四　橫吹曲辭

橫吹曲本是北狄（鮮卑，吐谷渾，部落稽……）軍中馬上所奏之樂，燕魏之際鮮卑之歌，大抵與後魏時的『眞人代歌』相同，初時本與鼓吹曲同屬一部，也叫做鼓吹樂；後來把牠分開了，遂以用簫笳樂的爲鼓吹，用鼓角樂的爲橫吹。

橫吹曲在漢時雖是極盛，但李延年所造之二十八曲今已根本無存；雖然郭茂倩託魏晉之世猶傳其黃鵠隴頭……等十曲，但亦不過徒存曲名而已。至於曲調的歌唱，則是早已失傳。

不料這種北狄之樂竟能到梁代復活，而且留傳到現在的竟有六十六曲之多，這是何等可喜的事喲。（據說本來是有七十七曲的，不知怎樣亡掉了十一曲。）

企喻（四曲）瑯邪王（八曲），鉅鹿公主（三曲），紫騮馬（六曲），黃淡思

（四曲），地驅歌（四曲），雀勞利（一曲），慕容垂（三曲）隴頭流水（三曲）淳于王（二曲），東平劉生（一曲）捉搦（四曲），等四十三曲之中，其二十五曲有歌有聲，餘十八曲只有歌。而隔谷，地驅樂，紫騮馬，（以上各一曲）折楊柳（五曲）幽州馬客吟（五曲）折楊柳枝（四曲）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隴頭（三曲）高陽樂人（二曲）等二十七曲，是否有歌有聲，已不可詳。惟胡吹舊曲中的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雍臺，擒臺，胡遵利羝女，單迪歷鼎，夾半和，企喻比敦，胡度來等十一曲，確已知其是亡掉了的。（唐書樂志說：『其詞虜音，竟不可曉』，蓋卽因其不可曉而亡之耳。）

企喻歌辭共四曲，每曲四句，辭中所說，皆是當時北方民族社會現象的一種表現。如云：『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這是戰爭時代所必有的事實也。

古今樂錄說，企喻歌四曲之後，或云倘有『頭毛墮落魄，飛揚百草頭』二句，而『男兒可憐蟲』是符融詩，本云『深山解谷口，把骨無人收』。我以為此辭之同，是由符融取諸民間歌辭而加以改造的，決非民間歌辭取諸符融也，這在樂府詩上是常有這種例子的。

大抵此類曲辭都是采自北方民衆或是接近北方民衆的歌謠，都是能夠聲歌並傳的活文學，我們現在雖然對于牠不能歌唱，然而那歌謠轉變的痕跡是頗能夠知道的。如紫騮馬歌云：

獨柯不成樹，獨木不成林，念郎錦裲襠，恆長不忘心。

其首二句頗與四川酉陽縣歌謠中的『單紗一根不成線，獨木一根不成林』之辭句相合。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是由歌謠變爲樂府的痕跡了。

但他們不特只是注重於歌唱與演奏而已，即在文學的藝術方面，也頗有牠相當的價值。如：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裌禪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嫗。（捉搦歌四之二）

郎在十重樓，女在九重閣；郎非黃鷂子，那得雲中雀。（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南山自言高，只與北山齊；女兒自言好，故入郎君懷。（幽州客馬吟歌辭）

郎著紫袴褶，女着彩裌裙，男女共燕遊，黃花生後園。（幽州馬客吟歌辭）

等，很能寫出當時社會對於男女的待遇，和男女間的『生活態』；橫吹曲辭中充滿還

類材料的要佔全數十分之九，而牠的用處：最初是北方人民在野外的馬上，相互的弄樂器，相互的歌唱以取娛樂的；這種風俗漸漸的侵到南朝，漸漸的推廣應用，所以便用之于軍中，用之于腋庭。(北魏時即用之于腋庭的)實在呢，這曲辭中所表現的就是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一種普遍的風俗，而此類曲辭也就直等於三百篇中的國風，也就是民間的戀歌了。更如『驅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喚天！(地驅樂歌)』『百媚在城中，千媚在中央，但使心相念。高城何所妨！』(淳于王歌)等之寫當時女子不甘於束縛的叫聲，寫當時社會和家庭對于女子之違悖人道的禁錮與壓抑，更可見得禮教用在人類中的力量。而紫騮馬歌辭云：『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則又反是一個例外了：禮教本是要寡婦守節，而這寡婦因爲她不能甘受違悖人性的抑制，故能打破禮教的圍牆而嫁與一個童男；壯女倒反弃待家無夫可嫁，留在家裏養老，這樣的社會你說可笑不可笑呢？

不知怎的，社會上對於她們的待遇愈苛，而她們的反動力也就愈大。瑯琊王歌辭云：『東山看西水，水流盤石間；公死姥更嫁，孤兒甚可憐！』又云：『瑯琊復瑯琊，女郎大道王；孟陽三四月，移鋪逐陰涼。』

黃淡思歌云：『琭琭黃淡思，逐郎還去來，歸歸還淡百，逐郎何處索！』又云：

『緣絲何蔵蕤，逐郎歸去來』！偏偏夫死再嫁而不顧其子的婦人，有這種追逐少年而不顧一切毀譽的女子。人們表面上雖也在維持禮教，而實際上則任她們在那裏極力的破壞，這樣，所以一般的人民便有為那批女子伸冤而帶譏訕的呼聲出現了！你看：

粟穀難舂付石臼，弊衣難護付巧婦；男兒千凶飽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捉搦歌）

黃桑拓屐蒲子履，中央有系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壻，何不早嫁論家計！（同上）

但如紫騮馬歌辭的三四五六各首，則是從漢人的古詩摘取下來的，不過少許有些更動罷了。如古詩云：『烹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此歌改為『舂穀持作飰，採葵持作羹；羹飰一時熟，不知貽阿誰』。『飰』是現在福州常用的話，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是沒有的，不料六朝的梁已經早就用了，于此可知古今口語流行的變易。

此外更有古辭，隔谷歌一首，與前方所舉者不同，其詞云：『兄為俘虜受困辱，骨露力疲食不足；弟為官吏馬食粟，何惜錢刀來我贖』。前方所舉一首，本沒有『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栝，食糧乏盡若為活？救我來！救我來！』之歌辭，倘

然這段曲辭不是樂工所述的，（據古今樂錄）則便是牠的本辭了。否則不應相差如此其遠的。

梁武帝的雍臺曲辭，是借已亡的曲名命題的，並非獨創，所以此處不提了。

橫吹曲在兩漢雖說已曾有過，但自魏晉以降俱亡，據唐書樂志說：牠在周隋之世，嘗與『西涼樂』雜奏；彼時尚存有歌辭五十三章，可解的還有六章，爾後即亡。唐代李白張祜等人的繼作，也是絕不能夠供給應用的。故梁代鼓吹曲辭在文學上確有很大的價值。

五　相和歌辭

據張永技錄說，相和曲自漢以降，只存四引：一曰箜篌引，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本有六引，而宮引，角引二調，早經喪失。但其所存『四引』的曲辭如何，皆已無從考見了。惟『公無渡河』一曲，相傳猶爲漢世舊曲而已。

其在蕭梁，則有沈約所製的五引歌辭，去箜篌引而加以宮引角引二調，有歌有辭，樂器用笙笛琴瑟琵琶箏等七種。

五引之義，據晉書樂志所說：『……；是以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

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但製樂之初，本依月次以爲三朝設樂，普通（梁武帝年號）薦蔬之後，始勑蕭子雲改沈約所製歌辭爲相和引，乃依五音宮商角徵羽以爲次第，而舊制遂廢。檢現在傳下來的梁代五引猶是十首——沈休文五首，蕭子雲五首。——沈辭並未亡廢也。

五引的曲辭每曲皆三句，每句皆七字，這個體格也完全是沈休文創造的，蕭子雲對於牠並沒有一些更改。例如沈休文的徵引云：

執衡司事宅離方，滔滔夏日火德昌；八音備舉樂無疆。

蕭子雲的改辭云：

朱明在離日長至，候氣而動徵爲事，六樂成文從之備。

不過在這裏所應注意者，蕭子雲辭雖是修改沈辭之作，但于徵引羽引，則一律改用爲仄聲罷了。

六　清商曲辭

宋齊以降的清商曲辭，比之兩晉更有生氣，更是活潑，其技巧直超當代諸大詩人

之上。牠含蓄了人生的意義，滿充着平民的精神，在六朝詩壇上要算是最高的作品了。其存在的曲辭，計有吳聲歌曲一百二十首，西曲歌辭三十八首，共計一百五十八首。（子夜歌之類，已在晉樂府中說過者，今不再計。）

A　吳聲歌曲

所謂吳聲歌曲者，晉書樂志曰：『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旣而被之管弦；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吳聲歌本是江南民間流行的一種『新調』，因爲牠很是悅耳動聽，風靡一時，所以當時政府中人就採摘其『聲』『辭』用入樂府中演奏。這一來，牠的勢力便更加擴大了；自晉以來的子夜上聲歡聞懊儂…………等曲，不下數百首。

吳聲歌曲舊時樂器用箎與箜篌琵琶之屬，到唐又加用笙等：（據古今樂錄）其曲辭自[illegible]亡佚者頗多，其可記者，如：

（1）碧玉歌六首。樂苑曰：『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六首之中，其『故尚好』『傾城色』『結金蘭』三首，郭茂倩與左克明都以爲是無名氏的古辭，而徐陵玉臺新詠又以『傾城色』『就郎抱』二首爲孫

綽所作，『助花色』一首爲梁武帝詞。（以上題名係取自原詩的末三字）但這種辨正雖也重要，然和『時代性的文學』之敍述上並沒有甚麼關係或妨害，用不着斤斤不已的去考覈了。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

（2）讀曲歌八十九首：讀曲歌的意義有兩個說法；一以爲是民間爲彭城王義康所作，故其歌有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見宋書禮樂志）二以爲是宋元嘉十七年，袁皇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讌止，止于竊聲讀曲細吟，故叫讀曲歌。（其說見古今樂錄）郭茂倩則說義康被徙亦是十七年，對於樂錄所記不置可否。其實，死了一個袁皇后，何至于就有開口的禍事？竟致百官不敢作聲呢？細玩歌辭，蓋不過借義康死事以抒寫其戀情之思耳，當以宋書樂志所說爲是。其辭云：

花釵芙蓉髻，雙鬟如浮雲；春風不知著，好來動羅裙。

紅藍與芙蓉，我色與歡敵；莫案石榴花，歷亂聽儂摘。

（3）華山畿二十五首：華山畿本是宋少帝時候的懊惱曲，一稱變曲；但爲甚麼又叫牠做華山畿呢，故事以爲：『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

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為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即今樂府中第一首辭）棺應聲開，女遂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見古今樂錄）這段故事頗有些神怪性質，末段言棺經女門，棺開，女入棺之事，又與俗傳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相類，民間流傳的故事中像這男女為戀情而死的故事極多，其事雖不可盡信，但知社會的心理對于禮教宰制下的婚姻制度已暗寓攻擊之意了。

華山畿乃是描寫他們彼此相愛相悅的戀詩，如：

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未敢便相許，夜與儂家論，不持儂與汝。

懊惱不堪止，上牀解腰繩，自經屏風裏。

B　西曲歌

西曲歌大概都是『倚歌』，——倚聲出辭的小調。牠比吳聲歌還來得自然；繇節

淫聲，格外動聽。其所以稱之西曲歌者，郭茂倩云：『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故其方俗而謂之西曲云』。總之，一句話說完，西曲歌都是『挑蕩冶麗』的詞調。其曲辭計有：

（1）石城樂五首：石城在竟陵，宋臧質常作竟陵的郡官，每於城上眺望，感于羣美少年的歌謠通適諧暢，因更創此曲。（據唐書樂志）最初只是供簡單的樂器演唱的，後來因其辭句聲調最能使人愛好，所以遂被選入樂府中去演奏了。其舞是曲者，據古今樂錄所說，計十六人。其辭如下；

陽春百花生，摘插環鬢前；惋惜踢忘愁，相與及盛年。

（2）襄陽樂九曲：據古今樂錄，襄陽樂本來是宋隨王誕作的，誕初作襄陽郡官，後來又作雍州刺史，夜間每聞諸女子歌唱歌謠，因感其調而作。（左克明以爲是古辭）牠和石城樂的性質完全相同，後來被采入樂府，也用舞者十六人，但到梁朝，便祇用八人了。

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3）壽陽樂九首：古今樂錄以爲是宋南平穆王劉鑠在豫州作官時所創，而左克明的古樂府則直以爲是古辭，蓋寓傷別思埭之意耳。本屬小調之流，後被采入樂府演

奏，以十六人儛舞，梁時減爲八人。其辭如：『可憐八公山，在壽陽，別後莫相忘』。『梁長曲，水流明如鏡，雙林與郎照』。『夜相思，望不來，人樂我獨愁』。等；在諸曲中皆是別開面目之作。

（4）西烏夜飛五首：西烏夜飛是宋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攸之元徽五年，在荊州擧兵東下，因作此詩以誌別，（據古今樂錄）而古樂府竟以爲古辭，殊不知其也是一種新創的辭調也。歌辭云：

日從東方出，團團雞子黃；夫婦恩情重，憐歡故在傍。陽春二三月，諸花盡芳蕊；持底喚歡來，花笑鶯歌詠。

（5）烏夜啼八首：古今樂錄謂烏夜啼舊舞十六人：左克明以爲古辭；但唐書樂志以爲是宋臨川王義康所作的。其實也是一種新歌。當元嘉十七年，彭城王義康從豫章時，義慶正在江州，相見大哭。宋文帝大怒，因徵義慶還，慶甚懼，而伎妾夜聞烏夜啼之聲，因扣齋閤云：『明日應有赦！』果然是年更爲南兗州刺史，因爲此歌：

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迹；菖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

（6）莫愁樂二首：莫愁樂本來是一種『蠻樂』，（據古今樂錄）後來廣被南方，因而另造新辭，遂成此曲。本用十六人伴舞，入梁始去其八。（據古今樂錄）

唐書樂志以爲莫愁樂係出於石城樂的，其說云：『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有此歌』。按石城與莫愁曲調本來相類，而且也是一種新腔，也是一種戀情歌，即使非自石城出，其演奏歌唱必定也沒有什麼區別的。全詞如下：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聞欲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屬于莫愁樂的歌辭，尚有齊武帝和釋寶月的估客樂調三首。這三首歌詞雖然在那時也能被弦管，但格調還是摹擬的，並沒有獨創的精神，所以此處不備引了。

C　齊代的共戲樂和楊叛兒

齊代的清商曲辭中有西曲歌二首：一是共戲樂，二是楊伴兒，共計十八曲。

（1）共戲樂四首：共戲樂歌詞純用新腔，完全是一種新的製作。樂辭大概是官府中人所造，用于慶賀燕會之際的；旨在大家戲樂，故謂之共戲樂。辭中歌唱皇家，祝福人民之處，如云：『齊世方昌書軌同』，『聖皇萬壽樂未央』，『時泰民安人物盛』之類，猶可想見。

據古今樂錄所說，共戲樂舞齊用十六人，梁用八人，充舞的人大概全係女子，故其曲辭的第三首說：

長袖翩翩若鴻驚，纖腰嫋嫋嫋八情。

（2）揚叛兒八首。據唐書樂志所說，揚叛兒本來只是民間的兒童歌謠，只是一種徒歌，後來才依倣其調作為樂府中的歌辭。其說云：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少時，隨母入內庭，及長，為何太后所寵，童謠因歌云：『楊婆兒，共戲來所歡』。因語言訛誤，遂變『楊婆兒』為『楊叛兒』了。

揚叛兒的曲辭與共戲樂不同：揚叛兒原是民間的歌詞，不是宮府中人所監製；大概也就是描寫那時的戀情故事的。辭云：

送郎乘艇子，不作遭風慮；橫篙擲去槳，顛倒逐流去。

歡欲見蓮時，移湖安屋裏；芙蓉繞牀生，眠臥抱蓮子。

D　梁武帝的改製與創作——江南弄與襄陽踏銅蹄

梁代一方面既承用宋晉齊三朝以來所奏的新辭，——如子夜吳聲之類。而一方面又要新創詞調，或改製新曲。（但也有依照從前的辭調仿作的，可是例外。）改製的歌

辭，如梁武帝于天監十一年的冬天，親自改製西曲為上雲樂七曲，江南弄七曲（據古今樂錄）之類；新創歌辭，如襄陽踏銅蹄之類皆是。

以梁武帝的才性來製造新辭，愈是偏重情熱，愈是接近民衆的了；如江南弄中的採蓮曲辭，即是其例：

江南稚女珠腕繩，金翠搖首紅顏興，桂棹容與歌采菱。歌采菱，心未怡，翳羅袖，望所思。

又如襄陽踏銅蹄，其辭亦不在采蓮曲之下：

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梁武帝作的）

分手桃林岸，望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沈休文作的）

古今樂錄云：『襄陽蹋銅蹄者，梁武西下所製也。天監初，舞十六人，後八人。』今辭六首，武帝與沈約各三。隋書音樂志云：『梁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蹄，謂金鐵為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絃管』。曲辭受童謠的提示，用事實為背景，故也是民間文學的風度。

E 陳後主的新聲——玉樹後庭花

陳後主對于詩辭聲樂也是極愛翻新的，所以他的曲辭沒有一點因襲的弊病。

隋書音樂志云：『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後主不特是工于曲辭，而且也熟暢樂器，故其所制曲多與前代不同。可惜如此悽豔而風行的無愁曲辭，現在居然一腔一字都不能得了。

無愁曲在當時雖享盛名，然不久亦即亡失。今所存者，惟有杜牧所嘆賞的玉樹後庭花而已。隋書音樂志云：『後主嗣位，耽荒于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淸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綺豔相高，極于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金釵兩臂垂及黃鸝留兩詞已亡）

玉樹後庭花是自來贊美的新曲，其辭如下：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豔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隋書五行志說：『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夫麗辭豔曲，本非卜辭讖語；後主在文學上的創作精神，何能因此削滅呢？

F　隋煬帝的新聲——汎龍舟和春江花月夜

隋煬帝之提倡聲樂，廣造新腔，其程度頗不亞于後主。隋書音樂志說：『煬帝矜奢，頗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括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太樂；倡優優雜，咸來萃止。其哀管新聲，淫弦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云』。因此，故煬帝雖不能像後主那樣妙解音律，却也能夠大製豔篇，極淫靡之辭。又令樂正白明達更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序同心結，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鬬鷄子，鬬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此據隋書音樂志）以上這些曲調，現在除汎龍舟外，餘均不存，不能夠考見牠的究竟了。

汎龍舟是隋煬帝幸江都宮時所作的，故其辭云：

舳艫千里泛歸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轡遙停御百丈，暫罷開山歌棹謳。詎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鑑裏遊。

煬帝歌辭除上所舉以外，還有春江花月夜二首，黃竹子，江陵女歌各一首，神弦歌十一首等。

春江花月夜兩首當是與後主的玉樹後庭花並美的。玉樹後庭花是陳時宮中演習的新調，春江花月夜是隋時宮中演習的新調，所以兩調實具有同等的價值。（歌辭已見前第二節中）

隋書樂志說：『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並陳後主所作。後主嘗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常令何胥，又善文詠，採其尤艷麗者以爲此曲』。嘗疑後主朝本有春江花月夜歌曲，煬帝不過倣作耳。及考隋書樂志，又絕未言及後主嘗製春江花月夜曲之事，始知舊書樂志所說是作者一時的失檢，不可輕信的。

煬帝其餘諸曲，也都是民間的戀歌。如神弦曲中聖朗曲云：『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傍，玉女在郎側；酒無沙糖味，爲他通顏色』。黃竹子歌云：『江邊黃竹子，堪作女兒箱；一船使兩槳，得娘還故鄉』。江陵女歌云：『雨從天上落，水

從橋下流；拾得娘裙帶，同心結兩頭』等曲，的確是子夜白紵讀曲西曲之流了。

七　舞曲歌辭

舞有雅舞雜舞二種，前面已經說過。雅舞大概是依古爲則的一種儀式，曲辭雖然代有製作，但格調却是沒有變易的；所以我們儘可以說牠是古曲的遺留。至于雜舞，則完全是新作的辭曲，新創的舞式。其用也並不在于宗廟朝廷，凡是羣居宴集的場合皆可適用，這是牠與雅舞所不相同的地方。

（1）宋代的雅舞歌辭有前舞與後舞兩首，宋書樂志說：『武帝永初元年，（紀元前四二〇）改晉政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至曲辭則爲王韶之所作，四字一句，頗有三百篇中雅詩的風味。

雜舞比雅舞更是要多了：計有無名氏的白紵詩歌舞，鳳凰銜書伎辭，宋明帝和虞龢的泰始歌舞曲十二首等。

白紵舞歌詩，宋代所用的本有三篇，但因有兩篇完全是採用的晉辭，所以在實際上只有一篇（而這一篇也就是晉辭加以刪削或增添的舞辭，並非純粹的創作。）是宋

代的製作。而比較有新意的，還是它的秦始歌，如『淮祥應，賢產生，翼贊中興致太平』之類。

（2）齊代的雅舞有無名氏的階步歌二首。甚麼叫做『階步』呢？隋書樂志說：『近代舞，出入皆作樂，謂之階步』，階步歌辭也是擬古的作品，齊書樂志以它為新詞，那是錯誤了的。

雜舞則有無名氏的齊世昌一首，鞞舞曲三首，王儉的白紵辭五首，江淹的鳳凰銜書伎辭一首。

鞞舞曲辭是取晉傅玄的歌辭而加之以顛倒錯亂的，完全沒有創作的價值。惟王儉的白紵，頗具改造的力量。如以『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月舞瑤裳』為一首，『情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為一首之類；折數增多了，（共五折）音節減少了，就把晉宋以來的『調門』根本改易了。

（3）梁代的雅舞改為大壯，大觀，皆沈約作辭，陳世援用舊曲，以宋之凱容舞用之郊廟，而明堂仍用大壯大觀，『祠用宋曲，宴準梁樂』。

至於雜舞，在梁雖然也有沈約周捨之鞞舞，但它原是由漢曲改作來『以歌君德』的，並不能說是新造。拂舞歌比較還要更有價值。

梁武帝有白紵辭兩首，勉强可以在此時代充充新曲的。古今樂錄記云：『梁三朝樂第二十設巾舞並白紵，蓋巾舞以白紵四解送』的話，就可以知道牠已是改變過的曲調了。茲錄其次首以示例：

纖腰嫋嫋不任衣，嬌怨獨立特爲誰？赴曲君前未忍歸，上聲急調中心飛！

（4）北齊沒有雜舞，只有雅舞，其辭四字一句，主於歌頌功德，用于元會大饗之際，且有『陟步』。隋書樂志說：『北齊元會大饗，奏文武二舞，二舞將作，先設階步焉』。可知『階步』之樂，是奏于文武二舞之前；更參以南齊之制，便可以知道它的演奏是用于舞前或舞後的。又從本身排列的次序上看，則：文舞階步，文舞；武舞階步，武舞。而文舞後和武舞後都沒有階步，其故卽是因爲它所用的歌全同；這形式和現今的跳舞樂曲也不差多甚麼。

文武二舞的作者，郭茂倩樂府詩集不列姓名，詩彙謂是祖珽所作，北史以爲陸卬等合製，然隋書樂志又謂祖珽上書論樂在文宣二帝之時已就有過，到了武帝成帝的時候，郊廟三朝之樂乃有規定。故以爲祖珽作辭之說，在事實上是不會有的。

（5）隋代的『舞曲』與北齊同，祇有雅舞而沒有雜舞，並且雅舞中只有文武歌

辭而沒有『階步』，其辭句的內容和形式也與晉宋以來完全相同。至其舞法，據隋書樂志，二舞皆用六十四人，舞文舞的人身着黑帽，絳紗衣，烏皮履，……左手執籥，右手執翟。武舞的人身服武弁朱褠衣，其餘服飾與文舞同，左手執朱干，右手執大戚。其舞有六成：『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闡太平』。

八　雜歌謠辭（附北魏的雜曲歌辭）

歌謠是民間的文藝，卽是時代思潮社會生活的表現。在質素方面，牠比鼓吹橫吹相和清商之流，尤有價值；再說遠些，牠比十五國風九歌招魂大招之流更有價值。此其故：第一，因爲歌謠是土產，本香本色，美醜皆原其眞象。第二，這類歌謠雖然被郭茂倩置入『樂府』之中，但實在還是徒歌，可以自由歌唱的，所以它並不像鼓吹，國風：……等辭之曾經經過樂人修飾與潤色，遂致失其原有面目的。

A　南北歌謠的特質

當此南北分治的時候，南北兩方的人民實已非常地隔閡了。自從所謂胡種的北虜

風俗浸入國內以後，而南北人民的生活，尤其大相懸絕了。這在歷史的傳記中雖也可以看見，但還不如歌謠中的表現更爲眞實。

第一，在南北兩方的歌謠中，可以找出他們共通的一點，而這一點，便是孟軻之所謂『色與性』。此下且先舉南方的歌謠：

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南齊時的錢塘蘇小小歌）

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陳時的江東謠）

再看北方的歌謠：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嬌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北魏雜曲歌中的楊白花）

在南北兩方疲于戰爭，生活艱難的時候，民間還有這般男女相悅的事實。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可見這天賦的情性無論任何障礙都不能夠毀滅的。

第二，可以知道南北兩方民性的差異：

那時南方的人民多是畏禍遷就，很適宜於在苟且狀況之下討生活的；所以終究不

會表示甚麼怨天尤人的意志。那裏有如北方的景色蕭索，人民勇敢尚武之風呢？樂府廣題述斛律金之敕勒歌云：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魏書記廣平人歌唱李氏之彊盛云：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何逢？（李波小妹歌）

前一首說北方天然的境況，後一首表那人民的勇武；要有那種地勢然後才能成就那種民性，這也就是養成當日南北民性大相差異的一點。

第三，自漢末以迄于隋，中國簡直是連年刀兵不息，人民之死于水火饑饉的太多了，民間不知發出好多的哀憤和感慨的叫聲呢，你看爲隋煬帝挽舟的人歌道：

我兒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飢，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十程，此身安何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男義男兒，爛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

國家既然『兵翻馬亂』，沒有安全之日，政治是當然不會上軌道的；而貪官汚吏之多，

也就指不勝屈了。人民受壓迫不已，既無團體的組織而與之反抗，其勢必至於出之叫罵：

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

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劉宋時謠）

故這時的民間文學之可貴：第一是牠對于事情描寫之眞實。第二是牠敢于暴白官府的醜態，叫出人間的冤屈。這兩點是在普通文人作品裏很難尋到的。

B　總結——南北朝及隋。

由宋到陳，在詩壇的大端上都有一個共通的精神。那精神，便是注意于社會民性的描寫，能夠在這一點上去捉住文學的生命力。牠們的形式雖然有很綺靡的變化，但內容方面的充實，却始終是一致的。

其理由，便是作者對于固有的道德傳統等觀念常存反動之所致。在舉世以『男女之私』爲不道德的時候，而他們却偏要向這方面去摘發，去創作，特別要在詩壇上放一異彩。

否則用廟堂文學者或正統派的眼光去批評他們，則便如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辨詩

所說：『……至于沈約丘遲，景物復窮。自梁簡文帝初爲『新體』，牀第之言，揚于大庭，訖陳隋爲俗』。豈其然乎？

元人陳繹曾詩譜：以沈約，吳筠，何遜，王筠，任昉，陰鏗，徐陵，薛道衡，江總等九人爲律體之創始者，其言曰：『諸家律詩之源而尤近古者，視唐律雖寬，而風度遠矣』——他這『寬』『遠』的字評，又必須要用下面的一段話來說明牠：

凡讀文選詩，分三節：東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謝以下主辭。齊梁諸家，五言未成律體，七言乃多古製，韻度猶出唐人上一等；但理不勝情，氣不勝辭耳。

顧六朝詩何以能夠有如此的燦爛呢？或者以爲是佛教輸入所致：（皎然詩式云：康樂公早歲能文，性穎神澈；及通內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詩，發皆造極』。此語可以爲證。）一則以厭世之主義促成當時詩人愉心意悅耳目之享樂生活；二則因「佛經」之輸入，——如佛本行經，佛本行讚，及各種佛曲之流行社會間，而漸次影響到當時詩人的作物上，遂致與之同化。我想，除開前面所敘的種種理由以外，這兩點也必是很重要的。

『淸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韋應物答徐秀才詩）這大抵也就是六朝詩人的風格了罷。

第六章　詩之隆替時期

——紀元六一八至九〇六年，卽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三年。——

一　唐詩興盛的原因

『詩至唐而衆體悉備，
亦諸法畢該；
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爲標準：
如射之就彀率，
治器之就規矩焉。』

——全唐詩序——

中國的文學祇有詩的成績可觀，然尤以唐詩的成績爲更可觀：所謂五絕，七絕，五律，七律；所謂擬古，擬樂府，新樂府；所謂近體，古體，長短篇…………之類。凡是前此已有和未有的詩體詩式，到了這時，都已極其變化之能，應有盡有，十分完備的了。但這個功績，並不是唐人『赤手空拳』地自已創造出來，乃是受了前朝文學趨勢的影響：在此以前的南朝，「…………梁簡文詞藻艷發，體窮淫靡；哀思之音，遂

移風易俗。徐摛庾肩吾，尤以側艷著稱。摛子陵，及肩吾子信，承其遺緒，其體特為南北所崇。則三變而為『宮體』，開『律詩』之先聲。此古詩內容之因革也。若言形式，則五言極盛于建安，餘波及于晉宋，頹靡于齊梁陳隋；淫艷佻巧之辭劇，而詩之敝極矣」。（姜宸英古今詩選序）因此之故，所以六朝不同于魏晉，魏晉不同于兩漢，而唐也就不能不承受齊梁陳隋的產業而去創造。翻過來說，假如唐人在事實上沒有接受過，那就乾脆不會有這種文學發生的。

——故唐代之詩，實『集漢魏以來之大成，開宋元以後之宗派。（此語有病）以體言，則五七雜言以至樂府歌行律絕，無一不備；以格言，則聖神仙凡妖艷鬼怪各品，無所不有；以調言，則「飄逸」「雄渾」「精深」「博大」「綺麗」「幽邃」「清奇」「纖冶」「奧峭」，無一不至；其人則「帝王」「將相」，以至「村夫」「野老」，「婦孺」「樵牧」，「緇流」「道士」無有不能』。（曾毅中國文學史）

然而唐詩何以能夠有如此其隆盛的成績呢？總其原因，大致不外三個：一則誠如上說，六朝以亂離之次，詩歌蓬勃，蔚為大觀，風行宇內；唐人承其餘勢，故易于取得良好之成績。二則因為唐人以詩取士，故一時人士都爭相操詩自效，以冀獵官。「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前有名利權勢之引誘，後有官府之督責，當然易于收功

的。（蓋唐當開國之初，即用聲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悉從事于六藝之學，以為進身之階，則習之者固已專且勤矣。而又堂陛之賡和，友朋之贈處，與夫登臨讌賞之即事感懷，勞人遷客之逐物寓興，一舉而託之于詩，雖窮達殊途，悲愉異境，而以言乎攄寫性情，則其致一也。——全唐詩序）二則因為唐人詩皆能合樂度腔，切于實用：蓋原詩歌之興，並非為供給人類無聊的消遣，乃是在供給日常生活的需要。觀旗亭畫壁諸故事，即可推知那時詩歌流行社會之普及。唐詩之產出，或由于自度音聲，或由于以辭協律，或由于樂工請託；此類作者，其人品固不僅限于文士，即凡能詩如「伶人」「樂工」「梨園弟子」之流，皆是優于勝任的。

關于所舉的第二條理由，前人已有微言！升菴詩話引胡子厚云：『人有恆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于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王世貞亦云：『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芝詩，億不得一；李肱霓裳之製，萬不得一。』我也承認他們所反對的具有理由，不過，事實還是事實，唐詩之興盛，這的確要算一個原因的。

唐以二百八十九年之長，詩人之多，風起雲湧，翻然溢集，不可勝紀：單就乾隆

全唐詩所錄加以統計，作者共約二千三百家，存詩共約四萬九千首；（皆舉其成數言）其未經採錄，或有詩不傳之作品與作家，猶尚不可以數計。故唐詩之數量，實較出三百篇以迄隋之總和爲更多，成績之偉，亙古無匹了。

二　四唐與三唐

唐代治理國家的年數雖然不久，但詩人却是很多：因爲天才輩出，能手繼起，於是詩壇之覇，興替相仍。後人評論唐詩者，往往就其波瀾起伏之狀而劃分牠爲四個時期，並且錫之以嘉名：一曰初唐，二曰盛唐，三曰中唐，四曰晚唐。（按初盛中晚之說始于元之楊士弘的唐音一書，——其說詳下——後人多遵用其說。）

——這個區劃，雖爲一般文人所沿用，但那稍具特識的人，則便頻加訕議，指其謬妄。淸虞兆隆的天香樓偶得說：

唐詩分初盛中晚，說者謂——

『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歲，至睿宗先天元年壬子歲，凡九十五年。（西歷六一八至七一二年）

『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癸丑歲，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歲，凡五十三年。（西

歷七一三至七六五年）

『中唐』自代宗大歷元年丙午歲，至文宗太和九年乙卯歲，凡七十年。（西歷七六六至八三五年）

『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丙辰歲，至昭宗末年丙寅歲，（卽天祐三年）凡七十一年。（西歷八三六至九〇六年）

——四唐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宗末年丙寅，總計二百八十九年。

愚謂詩格雖隨氣運變遷，其間轉移之處，亦非可以年歲限截；況有一人而經歷數朝？今雖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隸于某年之下！甚之以訛傳訛；或一詩而分載兩人，或異時而互爲牽引；則「四唐」之彊分疆界，無亦刻舟求劍之說耶？

『夫性情所寄，千載同符，安有運會之可區別？而論次唐人之詩者，輒執初盛中晚，岐分疆陌，而抑揚軒輊之過甚，此皆後人強爲之名，非通論也』！（全唐詩序）

明王世懋的藝圃頡餘說：『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漸之變也，非逗故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

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酧；子美全集中半是大歷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谿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于大歷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隔調；然必謂盛唐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嚴滄浪亦肯切地說：『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又說：『大歷之詩，高者尙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故錢謙益乃痛快地駁斥道：『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

故『四唐』之分，很多不通之處；而首創『四唐』說之楊士弘，更以「始音」「正音」「遺響」等詞分隸于初盛中晚，指「王楊盧駱」四家爲始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爲正音，（並以初盛爲一類，中晚爲一類。）方外及婦女爲遺響。名雖區爲四唐，實則猶是一唐。分卽等于不分，其自相紕謬如此！高棅明知其失，更作唐詩品彙以圖補苴，于是乃有「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九格。以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餘響」，方外異人爲「旁流」。此則初盛

中晚之區別雖明，而於格次益愈繇雜，使人更難曉晰了。

不過『四唐』之說尙屬後起，最先加以區別的乃是『三唐』。新唐書文藝傳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此泛指一切文學而言）無慮三變』。嚴滄浪云：『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故把整個的唐代文學區爲三期，實始於宋祁；把那三期給以盛中晚之名的，則始于嚴羽。（與滄浪同時的吳景仙，其論詩亦有盛中晚三唐之分。景仙名陵，滄浪的表叔，亦以詩名。）到了楊士宏，他以爲盛唐以前尙有許多作家不能概括，故更加上一個初唐。在理本無不當之處。——假若你能承認三唐之說爲是，那便不應目四唐之論爲非了。

但有更須注意者，滄浪詩話雖然在詩辯裏僅拈出盛中晚等三唐之目，劃分「唐詩」爲三個時期；但其在詩體裏則便已顯然地分唐詩爲五期了。他說，『以時而論，則有：

1 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體）

2 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3 大歷體：（大歷十才子之詩）

4 元和體：（元白諸公之詩）

5 晚唐體：』

高棅唐詩品彙更申述道：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古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陊之於終。至于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聳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淸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緖之山林，李臣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奇怪，孟郊賈島之饑

寒，此晚唐之變也。

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尚能黽勉格氣，埒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

是皆名家擅揚，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爲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堂奧矣。

我以爲把唐詩區爲『三唐』—『四唐』去講都沒有什麼不可以，祗是年代不要劃分得過于嚴格；因爲文學的氣運終不同于帝王年號的代替：如滄浪之分，高棅之辨，大體上總是較爲切合事情，沒有多大的妄謬；故本篇的敘述，概不要「四唐」「三唐」之名，祗在大體上分劃爲「唐初」「盛唐」「大歷與元和」「晚唐」等數個時期去講就是了。

＊　＊　＊

就詩論詩，唐代的作物也有數變：初唐的放縱綺靡，盛唐的萬彙畢集，大歷的漸趨因仍，元和的通俗入時，晚唐的雕績文縟：嚴格些說，則這三百年的唐代詩壇，就

在這幾個轉變之下，過一次，壞一次，愈變愈壞，終遠澌滅。（假如其間沒有李白杜甫之崛起，則盛唐的詩一定沒有那樣成績；故一代不如一代之說，或當於此視爲例外。）宋人方嶽深雪偶談云：『唐風既昌，一聯一句，滿聽清圓；流液雋永，首肯變踔；性情信在是矣！然詞藻盛則糟粕，律度嚴則拘窘』。詩之末路，就在此律度謹嚴之下受了囚禁，迄于舉世所推崇爲晚唐大詩人的李義山輩出，更是『生吞活剝』，『句斟字酌』的自鳴高古；于是乎唐詩之鬱茂，也因而遞于衰熄了。

第一節　唐的初期詩派

一　六朝的餘勢

A　李百藥，長孫無忌，李義府，王績，唐太宗，武則天。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于南朝，壞于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我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眞非世間語也。』（尤袤全唐詩話）這就是消極的承認：江左南朝

的詩歌雖然艷傷麗病，而唐朝的詩業却是承繼其系統而後光大的。故王世貞亦說：「六朝之末，衰颯極矣！然其偶麗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橐鑰于陳隋也」。『初唐之際，猶秉六朝餘風，未能滌除舊習』。（曾毅中國文學史）蓋自梁簡文陳後主隋煬帝以來，「宮體」勢盛，艷麗風熾；隋亡以後，越王侗（即隋後主）有楊叛兒歌云：『青春正陽戶，結伴戲京華；就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暎臨橋柳，風吹夾路花；日昏歡宴罷，相將遠狹斜』。初唐諸人，受此風氣頗重，如李百藥之詩歌，長孫無忌之新曲，李義府之堂堂詞，烏鵲………等，並皆宮體遺聲也。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七歲即能屬文，藻思沈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子，亦皆吟諷，流行社會，至為極廣。其詩如妾薄命，火鳳詞，送別，雨後………都齊梁氣息，今其不時脫火鳳詞一首如下：（火鳳詞本二首，今舉一首。）

佳人靚晚粧，清唱動蘭房；影入含風扇，聲飛照日梁。嬌嚬眉際斂，逸韻口中香；自有橫陳會，應憐秋夜長。

長孫無忌，字機輔。他是貴族，（文德皇后之兄）好學有謀略，為貞觀十七年凌煙閣功臣之冠，所存詩僅三首，以新曲為最有六朝風度，其辭云：

阿儂家住朝歌下，早傳名；結伴來遊淇水上，舊長情。玉佩金鈿隨步遠，雲羅霧縠逐風輕；轉目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聲。（新曲二首之一）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與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人稱爲「李來」，其絕類陳隋的作品者，如題美人云：（此據萬首絕句標題，全唐詩作堂堂詞。）

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遶。

嬾整鴛鴦被，羞褰玳瑁牀；春風別有意，密處也尋香！

那時尚有一個王績，（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好飲酒，不管政事，其時太常署史焦革家有好酒，績乃自求爲太常署丞。他這行爲類似阮籍，作詩頗有六朝氣味，甚者或可比擬陶潛，要不失爲時代潮流中的產物。如：

前旦出門遊，林花都未有，今朝下堂來，池冰開已久。雪被南軒梅，風吹北庭柳。遙呼竈前妾，却報機中婦：年光恰恰來，滿甕營春酒。（初春）

唐太宗（李世民）愛好文學，頗慕綺妮，大唐新語記他嘗對侍臣說：『朕戲作艷詩』。虞世南便諫道：『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答言：『卿誠懇若此，朕嘉用之；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全唐詩話記謂「帝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聖

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與此略有不同。）所以唐初的詩人，除魏徵虞世南等少數作家含有古意外，餘人都很趨向于「社會化」「宮體化」的。

唐太宗自然並不是有意好古，其嘉許世南，也不過爲勢所迫：故王世貞云：『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按本紀云，貞觀二十年秋，帝幸靈州，破薛延陀，時鐵勒諸部遣使相繼入貢，請置吏，北荒悉平，帝爲五言詩勒石於靈州以序其事，今存者止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按此題河中府逍遙樓詩。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亦說這二句辭氣偉壯，人所膾炙。）然是有意之作。……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見藝苑巵言）這話實在評得精切。所謂「無丈夫氣」與「花草點綴」云云，蓋亦極言彼之胎息六朝耳。

——都穆南濠詩話說：『唐太宗詩雖極壯偉，而精巧之語，亦時有之，如云：「笑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如云：「日岫高低影，雲空點綴陰」。如云：「出紅扶嶺日，入翠貯巖煙」。如云：「林黃疎葉下，野白曙霜明」。如云：「舞按花梁燕，歌迎鳥路塵」。如云：「珮移星正動，扇掩月初圓」。後之詩人，雖極力模古，

吾知其不能到也』。考太宗諸作之中，如采芙蓉，翠微宮，詠風，詠雪，詠雨……各詩，都是「花草點綴」「精巧」之詞，並非「規模宏遠」的倣古作物。而且，如秋日斅庾信體一詩，更可證明他是承受齊梁宮體以來的風格了。其詞云：

嶺銜宵月桂，珠穿曉露叢；蟬啼覺樹冷，螢火不溫風。花生圓菊蘂，荷蓋戲魚通；晨浦鳴飛雁，夕渚集栖鴻；颯颯高天吹，氛澄下熾空。（見淳化閣帖）

初唐諸帝，大抵個個能詩，不過都莫太宗若。惟武則天樂章頗多，堪與比媄，著有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六卷行世。

史載武后天授二年，唐室卿相欲詐稱上苑花發，請武則天幸臨林苑，將欲圖之。武后將行時，乃疑其不詭，于是遣使宣詔說：『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及到次晨，名花齊放，羣臣始服。又其所作有如意娘云：

看朱成碧思紛紛，顦顇支離為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樂苑以為是商調曲）

不過，則天的詩文，並非出她自己的手筆，乃是崔融和袁萬頃等人的捉刀，所以沒有甚麼可貴的。

B　魏徵與十八學士

a 魏徵的仿古詩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爲太子洗馬，及太宗即位，屢做朝內大官。性甚諒直，知無不言。太宗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嘗以古之名臣稱許他。凡校輯當時秘省羣書及撰齊梁陳隋周書諸史，緒論多出其手。有集二卷。

徵作詩頗好擬古，不做齊梁風格，以故集中的樂章頗多。說者謂唐初詩人，獨魏徵的作品有古意。其述懷一首，竟以開國功臣之資格，進而作唐代三百年詩業之開源，實是一種異數。初不料後代文人的守舊習慣如此其大，祇會賞識古董的作品也，可笑！

述懷，一名出關，其辭如下：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粵，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萬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韓退之說，『自從齊梁來，衆作等蟬噪』。所謂宮體與徐庾，已經早被士大夫們

和所謂儒學者流厭棄殆盡了。

b　何謂十八學士？

因爲太宗篤好文學，故當其爲秦王時，卽延攬當時儒士如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牧，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道玄，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等十八人爲學士，（世稱之爲十八學士）用相標榜；旣卽位，乃創設弘文館，悉集學士其中，討論載籍，彼此唱酬，遂爲唐詩蓬勃之一原因。

（1）虞世南之典雅：虞世南在隋本以文章婉縟見稱于徐陵，所以當時很有許多宮體的作物。（詳見上章）及其入唐，因諫止太宗艷詩之故而得寵，（見前）所以他便故意的矯揉造作去倣法漢魏，模擬典雅。（以至被稱其「法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爲五絕）其死之日，太宗詔魏王泰道：「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世南入唐的詩，大抵「應制的」就典雅，「自作的」卽流艷。前例如賦得臨池竹應制：

蔥翠梢雲質，垂彩暎清池；波泛含風影，流搖防露枝，龍鱗漾嶰谷，鳳翅拂漣漪；欲識淩冬性，唯有歲寒知。

後例如詠螢：

的歷流光小，飄颻弱枝輕；恐畏無人識，獨自暗中明。

故虞世南實是詩壇的罪人，他不願太宗的艷詩風行，而自己却刻意堂皇，獵取官祿了。

（2）蔡允恭：不過，十八學士的流類頗雜，並不全是詩人，如房玄齡杜如晦等，則以功業榮顯；陸德明孔穎達顏相時蓋文達等，則以儒學見稱；而入新唐書文藝傳的，僅止有蔡允恭一人而已。

儘管褚亮（褚遂良之父）許敬宗輩都有詩傳到現在，但惜他們終于不是詩人，値不得我來稱述的。

蔡允恭是荊州江陵人，美姿容，工爲詩，隋煬帝時，所賦必令允恭諷誦以教後宮，允恭恥其「鮮得創作」，遂常常稱疾，不肯入宮，因遭疎遠。其後入唐爲太子洗馬，稍得伸志。所作詩惟奉和出穎至淮應令一首存，其辭云：

久倦川途曲，忽此望淮圻；波長泛淼淼，眺迴情依依。稍覺金烏轉，漸見錦帆

稀；欲知仁化洽，謳歌滿路遙。

他這首是隋室的遺物，尚遠不如許敬宗的「擬江令於長安歸揚州九日賦」二詩多多了：

本逐征蓬去，還隨落葉來；菊花應未滿，許待詩人開！

遊人倦蓬轉，鄉思逐雁來；偏想臨潭菊，芳蘂對誰開？

故蔡允恭的詩雖然不見得是違反潮流，但就這點成績看，則十八學士對于詩壇的貢獻總算是極不中用的了。

二　四傑的『當時體』

『張正見詩，律法已嚴于四傑；特作一二拗語，爲六朝耳，』

——王世貞——

初唐的詩，自太宗二李長孫王績蔡允恭輩，其作品都與南北朝相去不遠。及王楊盧駱四傑出，才稍稍革變其風，更進一步的形成駢律的格調，杜工部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故四傑詩文，乃是

一種創造的當時體，新的駢體，並不是得因襲六朝的作物。

『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唐書文藝傳）藝苑巵言說：『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蕩子從軍」，獻吉改爲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爲歌行則佳，爲賦則醜；』四傑詩歌，多有氣魄，故能創興五律，集六朝以來之大成。

所當注意者，五律雖是到他們而慶成，但却不是呆笨死板的死文學，而是生氣自如的活文學。

所謂四傑者，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是也。他們以江左之華釆，撰擬綺錯的辭句：波瀾浩大，雄麗恢宏，成爲唐初一種體格。不可謂非奇才了。茲且分別敍列于下方：

（1）王勃：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生于貞觀二十二年。（紀元六四八年）他是王通的孫子，（通與王績是兄弟）早負俊聲，六歲即善文辭，九歲，讀顏師古漢書注，作指瑕以正其失。年未冠時，即應舉登第，授爲朝散郎。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

撰；其時諸王門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鷄，因遭高宗的貶斥。勃旣廢，客劍南；補虢州參軍，坐事復除。故記說：其父福時官洪都時，勃自邠省覲，舟次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坐石機上，鬚眉皓白，顧盼異常，遙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若往會之，作爲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爲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屆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淸風送帆，倏抵南昌。次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婿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搆序文，欲以誇客：及宴，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于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候于勃傍，俟下筆卽報。勃說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公卽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卽頷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曰：『眞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慚而退。……』其後福時坐勃罪左遷交趾令，勃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而死，（時高宗上元二年，卽西歷六七五年），時年二十九歲。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書之，不易一字，時人

謂之腹稿。有集三十卷行世。

勃詩率多五律，如蜀酒春園作，觀內懷仙，長柳，深灣夜宿，郊園即事，聖泉宴之類，不勝指數。茲舉三例如下：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杜少府之任蜀州）

空園歌獨酌，春日賦閑居；澤蘭侵小徑，河柳覆長渠。雨去花光濕，風歸月影疎；山人不惜醉，唯畏綠尊虛。（郊興）

東園垂柳徑，西堰落花津；物色連三月，風光絕四隣。鳥飛村覺曙，魚戲水知春；初晴山院裏，何處染囂塵。（仲春郊外）

七律雖然在那時沒有發揚光大，正式成立，但他也有彷彿那樣的篇什；如詠滕王閣詩便是：

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3）楊烱：烱華陰人，自幼聰敏，博學善文，十一歲時，即被舉為神童，做崇文館學士。他恃才簡倨，故多為時人所不容。又嘗自己評論道：『吾愧在盧前，恥居王

後。』實爲自見最明之語。張說云：『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盧，亦不減于王也。』炯有盈川集三十卷行世。

楊炯詩雖說與王勃同調，但辭彩丰韻却要比他高出一些，如：

賤妾留南楚，征夫向北燕；三秋方一日，少別比千年；不掩嚬紅縷，無論數綠錢；相思明月夜，迢遞白雲天。（有所思）

邊地遙無極，征人去不還；秋容凋翠羽，別後損紅顏。望斷流星驛，心馳明月關；藁砧何處在，楊柳自堪攀。（折楊柳）

他詩若從軍行，出塞之類，也都不在王勃之下。

（3）盧照鄰：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其十歲時，學蒼雅于曹憲王義方，旋任鄧王府典籤。鄧王有書十二車，照鄰披覽經籍，略可記識；鄧王愛之，稱爲『寡人之相如』。後爲新都尉，（早度分水嶺詩云，「丁年遊蜀道，」蓋卽指此。）以瘋疾去官。嘗居太白山，以服餌爲事；在龍門山時；罹遺傳病毒，足遭攣疾，雙手病廢，乃于陽翟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後來不堪其苦，乃與親屬訣別，投潁水中死，年僅四十歲，有集傳世。照鄰實一生活不幸而遂厭苦世間的殘廢詩人。讀下二詩，可以知其對于生活的觀望：

我家有庭樹，秋葉正離離；上舞雙棲鳥，中秀合歡枝。勞思復勞望，相見不相知；何當共攀折，歌笑北堂垂。（望宅中樹有所思）

臥壑迷時代，行歌任死生；紅顏意氣盡，白壁故交輕。澗戶無人迹，山窗聽鳥聲；春色綠巖上，寒光入溜平。雪盡松帷暗，雲開石路明；夜伴飢鼯宿，朝隨馴雉行。度溪獨異處，尋洞不知名，紫書常日閱，丹藥幾年成？叩鐘鳴天鼓，燒香厭地精；倘遇浮邱鶴，飄飄凌太清！（騎臥山中）

又如讀他的辛司法宅觀妓詩，則可知其也有幾許風流韻味：

南國佳人至，北堂羅薦開；長裾隨鳳管，促柱送鸞杯。雲光身後落，雪態掌中回；到愁金谷晚，不怪玉山頹。

五絕如登蒼清詩，也算得是秀俊雄拔的了：

絕頂橫臨日，孤峯半倚天；裴徊拜眞老，萬里見風標。

他又有七絕多篇，倍覺調清可喜，如「九月九日登玄武山」云：

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

（4）駱賓王，義烏人，七歲即能賦詩，尤其妙于五言，嘗作帝京篇，時人以為絕唱。——詩中有句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後代每每認為是他與

徐敬業在揚州興兵大敗逃死之讖。他在武后時，以上疏言事不得志去官。徐敬業舉義復唐，賓王爲其府署，傳檄天下，痛斥武后之罪。武后循讀其文，初但嘻笑；及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二句，乃矍然曰：此誰爲之耶？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其後敬業敗沒，賓王亦亡命，不知所之：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爲浮圖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新唐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題『鷲領鬱岧嶢，龍宮隱寂寥』（隱一作鎖）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以後五韻皆賓王所續。方武后初革命，天下所共疾！敬業與賓王首倡義，則世哀之而爲隱藏，理或有之。此詩不知後人因其傳而錄之賓王集耶？或本集固自爲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于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賓于按，此即之問「靈隱寺」詩耳。全唐詩亦收入之問集中。考太平廣記云：『之問貶黜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久不能續。有老僧點長明燈，問曰：「少年夜久不寐，何耶？」之問曰：「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寺僧有知者曰，

此駱賓王也。其全詩如次：

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賓王作詩之多，甚于王勃，且擅長篇，帝京疇昔之類，尤爲舉世所樂道。其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的末段，煞是清麗，抄錄如下：

……峨眉山上月如眉，濯錦江中霞似錦；錦字迴文欲贈君，劍壁層峯自亂紛。平江淼淼分清浦，長路悠悠間白雲；也知京洛多佳麗，也知山岫遙虧蔽；無那短封即疏索，不在長情守期契。傳聞織女對牽牛，相望重河隔成流；誰分迢迢經兩歲，誰能脈脈待三秋？情知唾井終無理，情知覆水也難收；不復下山能借問，更向盧家字莫愁。

五律如秋日送別云：

寂寥心事晚，搖落歲時秋；共此傷年髮，相看惜去留。當歌應破涕，哀命返窮愁；別後能相憶，東陵有故侯。

七絕如憶蜀地佳人云：

東西吳蜀關山遠，魚來雁去兩難聞；莫怪常有千行淚，只為陽台一片雲！

＊　＊　＊

至于四傑的品騭，古來說者多有不同：或謂『王有天才而數奇，楊有俗氣而虛傲，盧乃幽憂之情殷，駱則功名之心熾』。陸時雍詩鏡總論評曰：『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舊唐書文苑傳載裴行儉嘗評論他們道：『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成露，豈享爵祿之器耶？』崔融嘗謂張說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杜工部詩云：『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所見既不一致，故出言也有差別；四傑之詩，王勃最高，至其用通常的口語寫極大的氣魄，就是他們在創新的詩業上所共同擔負的呢。

三　上官體與沈宋的詩律

A　唐律是怎樣起的？

『唐律，女工也；

六朝隋唐之表，亦女工也；——此體自不可少』。

——四溟詩話——

『詩至三謝，迺有唐調』。故王元美說，人都以爲沈宋是律家正宗，而不知道牠是權輿于三謝，橐鑰于陳隋。（已引見前）陸時雍說：『詩至於宋，古之終而律之始也。體制一變，便覺聲色俱開：謝康樂鬼斧默運，其梓慶之鐻乎？顏延年，代大匠斲，而傷其手也』。（見詩鏡總論）

自宋以後，齊梁繼起，周顒沈約輩提倡宮商低昂，浮聲切響，于是作家拘牽聲病，漸趨拘束。其後徐庾的宮體，勢焰播及于大江南北，太宗尤喜愛好，而唐律乃由是促成；於時上官儀依聲倚附，更立『六對』『八對』之說；並將那規律漸漸擴張到七言上去。到了沈宋手裏，唐律才正式確立：所謂「五律」「七律」「排律」「絕句」「格調」之說，此後便是極盛的了。

錢木庵唐音審體說，『律詩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調始備：律者，六律也；謂其聲之協律也。如用兵之紀律，用刑之法律，嚴不可犯也。齊梁體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律詩因之，加以平仄相儷，用韻必雙，不用單韻』。如欲了解這個詩律的淵源，

不能不轉到齊梁時代去。——如今且來略略的敘說『四聲』與『八病』：

『何謂四聲？』這本是梁武帝問周捨的話。

周捨答曰，『天子聖哲』是也。

梁武帝又問朱異道，『何者名爲四聲？』

朱異答曰：『天子萬福』是也。

然而梁武帝猶不自悟，乃曰：『「天子壽考」豈非四聲耶？』豈不笑話！

四聲的解說已具見于第五章中了。此處不過也要說明一個大略：

始創四聲的，並不止沈約一人，還有王融，謝朓，周顒，謝莊四個。他們以爲讀字須有「平上去入」「輕重清濁」之異，故謂之四聲。所謂「天子聖哲」，「天子萬福」，皆不過是代表「平上去入」的四個聲音，並沒有其他意義；假如你要換爲『王道正直』，也沒有甚麼不可以。乃梁武帝竟于不曉，欲以「天子壽考」當之，豈不直等于「平上去入」了麼？故他要遭世人的譏議。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清濁耳。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也。』

其實，中國的字，並不止于四聲：如廣東福建有些地方儘可以讀出十二聲或八聲

的，大概古時的字音一定是很複雜的了。但也有不能讀出四聲的：如黃河以北諸省，大都只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尤其是北京）則便有三聲了。

大抵現在尙能保全四聲的，祇有長江流域的少數地方。我想，這四聲的發現，或者就是他們當時認爲標準音的。必要大家都如此作，然後才能普遍通行；所以，從根本上說，則『四聲』對于作詩是並沒有什麼妨害的。不過後來漸漸的加以限制，于是也就苦人所難了。

詩人玉屑（魏慶之著）載沈休文論詩律的「四聲八病」之說道：

1 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讙樂莫俱存」。今讙皆平聲。

2 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

3 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

4 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

5大韻：如「聲」「鳴」爲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

6小韻：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

7旁紐：十字內兩字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柳」。

8正紐：十字內兩字疊韻爲正紐，如「流」「久」。

沈約的八病之中，大約以「上尾」「鶴膝」二病爲最忌，其餘均可强通，並非絕對的嚴格。

王元美藝苑巵言駁之曰：「沈休文所載八病：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以「上尾」爲最忌。休文之拘滯，正與古體相反；唯于近律差有關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

「平頭」：謂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律詩如「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

「風」之類「將」，何損其美？

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雖隔韻何害？律固無是矣！使同韻如前詩「鳴」之與「城」，又何妨也？

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上去入韻。如老杜「望盡似猶見」。江淹「遠與君別者」之類；近體宜少避之，亦無妨。

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老杜「水色含羣動，朝光接太虛，年年頻悵望」之類；八句俱如是，則不宜；一字犯，亦無妨。

大韻：爲重叠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又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胡」與「爐」，「愁」與「遊」犯。

小韻：上十字中自有韻，如「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明」與「清」犯。

傍紐：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着「寅」「延」字。

正紐：十字中已有「壬」字，不得著「衽」「任」字。

後四病尤無謂，不足道也！』

歌詩受了這樣的限制，到了唐初，忽地遇着了上官儀要提倡甚麼「六對」「八對」。大抵因爲是要故意與士子爲難，他才刻意想出來的方法：

何謂六對？詩苑類格引其說曰：

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

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

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

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

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

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

何謂八對？詩苑類格又引上官儀說曰：

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

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

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

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

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

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

七曰回文對：「情新因得意，意得逐情新」是也。

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嘆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

詩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到了沈佺期宋之問手裏，就成功了一種完備的格律。新唐書文藝傳說：「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

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故『聲律雖起于沈約，而以前已粗見之：陸雲相謔之詞，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是五言律聯。江淹別賦，「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是七言律聯。此近體之發端』。（馬位秋窗隨筆）這個變遷之迹，在黃晦聞的詩學裏言之甚詳，他從換韻的觀點上着論道：

五言古詩既興，于是有五言詩之變體；其源則始自六朝。如梁沈約擬「青青河畔草」詩，……………則五言兩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又如柳惲南曲，則五言四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顧由五言兩句換韻，再變而爲八句同韻，如同時范雲巫山高，中四句相對，一如柳惲南曲，則已爲五律之濫觴矣。……………七言既興，于是有七言之變體，其源流上始自六朝，如晉謝道韞詠雪詩，則七言三句同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又如蕭子顯烏棲曲，則七言兩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顧由七言三句同韻，一變而爲兩句換韻，再而變而爲四句三同韻。如梁簡文春別詩，亦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然已爲七絕之濫觴矣。簡文既開茲體，又爲春情曲，蓋本春別詩之體而少變之，已駸駸乎具七律之形矣：至庾信烏夜啼，則已爲七律之濫觴矣』。（節錄）

又說：

自五言七言古近體既與，於是唐之作者多兼治之。……引六朝之源流以入初唐，此其選也。雖然，律詩之名猶未倡也：內黃沈佺期，汾州宋之問，實始約句準篇，研練精切，忌聲病，尚對偶，以無達乎沈約四聲之律：于是『律詩』興焉，于是律排興焉，于是截詩亦興焉。（節錄）

溯自『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凌遲至於陳梁，淫艷刻，飾曠廣，佻巧小碎之詞劇。唐興，學官大振，歷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隱順聲勢，謂之爲「律詩」』。（元微之長慶集）唐書藝文志亦說：『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杜甫傳贊的話）故律詩之製，的是權輿於六朝，諧協於隋唐之際，而精切於沈宋了。

但近世錢大昕則頗反對此說，他道：『開元天寶以前，未有古律之分；大歷貞元，詞句漸趨穩順。白樂天自言新舊詩各以類分：有諷諭詩，有閒適詩，有盛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短句，自一百韻自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是絕句亦律詩之體，未嘗別異之也。……其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稍存寄興，與調

爲流者爲律諷；……「古」「律」之別，其在元和之世乎？』（十駕齋養新錄）他不知道這是白氏用他自己的意思分的類別，與古律之分，律體之成，是沒有關係的。

B　上官祖孫的試卷詩

（1）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貞觀初年，擢舉進士，旋充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有文翰，儀必視稿。高宗朝爲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麟德元年，（紀元六六四）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有集三十卷行世。

儀甚工詩，其詞綺錯婉媚，人多効之，謂之「上官體」。『高宗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爲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脈脈大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凄響，羣公望之如神仙焉』。（大唐新語）

上官儀詩，大半都是應制的作品，如詠雪云：『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曦；花明棲鳳閣，珠散影娥池。飄素迎歌上，翻光向舞移；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注意頌揚，並非佳作。——大概他有感而發者，如七律詠畫障詩，便比應制體的好得多了。

芳晨麗日桃花浦，珠簾翠帳鳳凰樓；蔡女菱歌移錦纜，燕姬春坐上瓊鉤。新妝漏影浮輕扇，冶袖飄香入淺流；未減行雲荊臺下，自比淩洛浦通。

（2）上官昭容，名婉兒，乃儀之孫女，武后時，配入掖庭。天性韶警，善文章，舉凡制作，都若宿構。十四歲時，即掌詔命，洋麗可觀。嘗忤旨當誅，后惜其才，黥而不殺。中宗卽位，大被信任，進拜爲昭容。勸帝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又嘗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衆篇並作，詞旨益新；又時品評羣臣的作品，或賜金爵，故朝延靡然成風。其時屬文之士，大都浮艷可觀，浸假而成體派，皆由婉兒之力所至。

——及臨淄王起兵，婉兒被誅，開元初年，玄宗詔令張說裒次其文，計得二十卷，今已失傳，惟有存詩三十二首而已。茲錄其綵書怨以示例：

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悵久離居。

上官祖孫因爲以一己的好惡與考當時文士，流風所被，浸爾成俗，遂爲一體。故所謂『上官體』者，老實說，卽是「臺閣體」，成者是「試卷體」而已；（朱希祖說劉希夷與上官儀皆學梁簡文）這種體格，祇不過是「文學史」上的一種成績，對於文

學的本身實在沒有甚麼關係的。

C 成就律詩的沈宋（律詩又名「格詩」，見阮翁雜著，）

『聲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趙執信談龍錄）四溟詩話說：『七言近體，起自初唐應制』。沈宋因爲有這種機會，所以他便佔在官場的方面大肆提倡。其時不獨五言惟然，就是七言近體，也都發茂滋長了。——其結果，則有當時號爲「沈宋體」，後世稱曰「律詩」的便是。

律詩不特僅是唐人應制之作，也是唐代最盛行，最普遍的詩體。唐代詩業之所以有空前絕後的成績者，其唯一的表現就是律詩。故這確定詩體的沈宋，在詩壇上確是應該表彰的。

藝苑卮言說：『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且請看罷：

（1）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擢進士第。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預修三教珠英，轉考功郎給事中，坐交張易之，流驩州，稍遷台

州錄事參軍，神龍中，召見，拜起居郎，修文館直學士，既侍晏，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卒於開元初年，有集十卷。

佺期的詩，實與前此諸家有些不同，如七夕曝衣篇，『首以藻繪，終歸諷戒，深可欽玩』。（楊升菴語）其詞云：

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畫閣與天連；燈火灼爍九微映，香氣氛氳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擾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舒羅散縠雲霧開，綴玉垂珠星漢迴；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鏡臺。上有仙人長命綹，中看寶媛迎歡繡；瑇瑁筵中別作春，琅玕窗裏翻成晝。椒房金屋寵新流，意氣驕奢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費，晉武須焚前殿裘。

但佺期最重要的作品並不在此；他是確立唐律的一個詩人；所以，如要認識他，也得向五律七律中找去。在下且舉其例：

五律如雜詩——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

七律如古意——

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飛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按此詩題名不一，亦有作古意呈補闕喬知之者。）

張說嘗謂佺期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不識讀者以爲然否？

（2）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虢州弘農人，儀貌甚偉，雄於辯論，弱冠知名，武后徵與楊烱分直習藝館，俄授參軍，累轉尙方監丞，預修三教珠英。武后嘗遊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史稱易之昌宗粗能作文，但應詔和詩則爲之問與閻朝隱代作。）于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天下醜其行。睿宗即位，與冉祖雍同並賜死于桂州。（見本傳）

對于之問賜死的地方，頗有可疑！韻語陽秋云：（宋葛立方著）』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于桂州，之問得詔，震汗不引決；祖雍請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

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滕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與？』據全唐詩，則以爲是「徙欽州，尋賜死」。現在我們對于這位創律體詩的詩人之死，已是無法去考訂的了。

文人無行，雖已成了多數的事實，但總鮮有像之問的下賤；（舉見前段）濟南詩話爲之辯道：『宋之問有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亦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又全唐詩話云：「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遶』何異？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又嘆曰：『此句復仍似向讖矣！然死王有命，豈復由此？卽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人所稱。茲錄其詞如下：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幽閨女兒惜顏色，坐見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

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交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婉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飛。

之問的詩，好的極少！集中格調比較高越者，七言如『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松幽幽吟勁風；此情不向俗人說，愛而不見恨無窮』。五言如『潘園枕郊郭，愛客坐相求』。又『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之類，確是沒有幾篇可賞鑒的。——大抵因爲他的作品，七律全出應制，五律率多平淺，所以釀成這個結果了。各舉一例如次：

南國無霜霰，連年見物華；青林暗換葉，紅蕊續開花。春去聞山鳥，秋來見海槎；流離雖可悅，會自泣長沙。（經梧州）

青門路接鳳凰臺，素滻宸遊龍騎來，澗草自迎香輦合，巖花應待御筵開。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遞南山作壽杯；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賜金回。（奉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獨孤及說：『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太羹遺味之嘆。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寖遠，其利有過于古。亦猶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鳥跡』。（藝苑巵言引）故沈宋之制，並非準古，乃是新創。

陸時雍說：『初唐七律，簡貴多風；不用事，不用意；一言兩言，領趣自勝。故事多而寡用之，意多而約束之，斯所貴於作者』。（詩鏡總論）我們從上官儀的詠畫障看到沈宋的作品，覺得他這個評語，在大體上是很恰當的。

四　所謂珠英學士與陳子昂

（a）　甚麼叫珠英學士？

據舊唐書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武后久視之年，（紀元七〇〇年）詔令張昌宗（定州人，易之弟。）武三思等撰集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于是乃廣招文詞之士。入禁中參與修撰，共計凡四十七人。（此依晁說，舊唐書則僅說二十六人。）現在晁氏

書所錄之「珠英學士集久已亡失，不能知道那批學士的數目究是多少，其見諸傳記所載者，則僅有宋之問，沈佺期，李嶠，員半千，武三思，崔湜，崔融，張說，徐堅，閻朝隱，徐彥伯，富嘉謨，劉知幾，劉允濟，喬備，尹元凱，李適，王無競等十餘個。這樣，所以稱他們爲『珠英學士』。

珠英學士之中，除沈宋已在前面論列外；其餘的十數位亦不盡以詩名；譬如劉知幾，卽以評史見長，徐堅以集初學紀見重之類。…………

（1）李嶠，字巨川，趙州贊皇人。其爲兒時，夢人遺雙筆，由是富于才思。有所屬詞，人爭傳誦，上與王楊接踵，下與崔蘇齊名，多爲當時所取法。有集五十卷傳世。

然李嶠詩大半以自然現象和日常用品屬題，——如日月江海牛羊筆墨之類——太無意味。惟汾陰行後段，慷慨悱惻，頗能動人。節錄如下：

……自從天子向秦關，玉輦金車不復還；珠簾羽扇長寂寞，鼎湖龍髯安可攀？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爲家此路窮；豪雄意氣今何在？壇場宮館盡蒿蓬。路逢故老長歎息，世事回環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

『玄宗將幸蜀，登花蕚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至「山川滿目」數句，上顧侍者曰，「誰爲此？」曰，「宰相李嶠詞也」。因凄然涕下，遽起曰，「嶠直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見明皇傳信記）嶠詩感人之深如此！

此外則倡婦一詩，也頗具想像力之極：

十年倡家婦，三秋邊地人；紅妝樓上歇，白髮隴頭新。夜夜風霜苦，年年征戍頻；山西長落日，塞北久無春。團扇辭恩寵，回文贈苦辛；胡兵屢攻戰，後佚絕和親。消息如瓶井，沈浮似路塵；空餘千里月，照妾兩眉嚬。

（2）蘇味道，趙州欒城人，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名，時人稱做「蘇李」。弱冠及進士第，嘗爲裴行儉管理書記之職。屢做內官，且居相位數年，故頗識台閣故事；中宗神龍時，坐張易之黨貶眉州刺史，還爲益州長史卒，有集十五卷。他最膾炙人口的以上元一詩爲最。詞云：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一題正月十五夜）

（3）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補宮門丞，遷崇文館學士，中宗爲太子時，融爲侍讀，典東朝章疏。長安中，授著作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坐

張易之罪貶爲袁州刺史，與修武后實錄。融爲文華婉典麗，當時未有出其右者；因撰武后哀册絕筆而死，時人以爲思苦神竭之過。年五十四歲，有集傳世。其塞上寄內詩云：

旅魂驚塞北，歸望斷河西；春風若可寄，暫爲達蘭閨。

（4）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善五言詩，工書翰。才高傲世，多爲當世所疾。其行事類多狂蕩，嘗對人說：『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蘇味道爲天官侍郎時，審言爲之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他答說：『彼見吾判且羞死！』（其少時文名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等相埒，稱爲文章四友）。武后嘗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爲修文館學士卒，有集十卷。

『杜審言詩，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圖情暢；』（藝苑巵言）如渡湘江，戲贈趙使君美人各詩便是：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渡湘江）

紅粉青娥映楚雲，桃花馬上石榴帬；羅敷獨向東方去，謾學他家作使君。（戲贈趙使君美人）

又有早春遊望詩，唐三體選錄爲第一首，其價值乃在時人作品之上。其辭如下：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霑巾！（按此詩有人以爲是韋應物作，今依楊升菴和全唐詩。）

（5）崔湜，字澄瀾，定州人，亦擢進士第，預修三教珠英，因親附武三思，上官昭容之故，由考功員外郎驟遷中書舍人，累升爲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爲中書令。明皇立，流斥嶺外，以常預逆謀罪追及荊州賜死。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常暮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其邊愁一篇，實頗不俗：

九月蓬根斷，三邊草葉腓；風塵鳥變色，霜雪劍生衣。客思愁陰晚，邊書驛騎歸；殷勤鳳樓上，還袂及春暉。

又如下舉一首，其器度識量，都很難得：

丈夫不歎別，達士自安卑；攬泣固無趣，銜杯容爾爲？流雲春窈窕，去水暮逶迤；行舟忽東泛，歸騎亦西馳。秦地多芳草，江潭有桂枝；誰言阻遐闊，所貴在相知。（贈蘇少府赴任江南，余時還京。）

b　復古的陳子昂（附吳中四士）

陳子昂是一個古文家，並不是一個詩人！所以本不應該放在這裏來講；因爲前人對于他的作品頗多爭論，故我趁此機會把它說明一下。

獨異記云：「子昂初入京，（武后時登進士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辯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揚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于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他明明說的是『有文百軸』，而記其事的也說是文，則子昂之長並不是詩已可概見。韓昌黎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說：張說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惟有子昂才能兼備諸體。這都是認定他祇是一個文章家而不是一個詩歌家的評語。

——獨惟馬端臨反對韓柳之說，他以爲陳子昂是一個詩人，他說：『子昂惟詩語高妙，其他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韓柳之論，不專稱其詩，皆所未喩』。（文獻通

考）這簡直不承認子昂是一個古文家了

本傳說：陳子昂，字白玉，四川射洪人，故富家子。資性褊躁，輕財好施。尚氣決，喜弋博，後遊鄉校，乃感毀修飭。篤于朋友：與房融，趙元，陸餘慶，王無競，盧藏用，崔泰之等最厚。他在武后朝爲靈台正字，上萬言書言事，遷右拾遺。武攸宜北討；表爲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其後子昂父爲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誣以事收繫獄中。子昂因于武后聖歷元年（紀元六九八年）憂憤而卒。有集十卷。——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駢儷穠縟，子昂橫制頹波，始遷雅正。李杜以下，咸推宗之。

子昂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一見，稱爲海內文宗，因與定交。今選抄一首于下，試看這個不黨附於沈宋之流而要獨立一派的詩人，到底是開新呢。抑是復古？

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時哉悲不會，涕泣久漣洏；夢登綏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觀羣化，遺世從雲螭；婉孌時永矣，感悟不見之。

子昂自己嘗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竊思古人；常恐逶迤

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是反對沈宋，鄙薄六朝的；所以他要矯枉過直，刻意復古。（曾毅云：子昂慨然有志復古，直開風雅之源。）弄到詩歌的本身變爲艱澀的古文而後止。這種毒勢的提倡，直影響到他同時的富嘉謨與吳少微諸人，屬辭都必以經典爲本了。

沈德潛的說詩晬語以子昂是唐體中最能復古的一個人，（盧藏用在子昂文集序裏推重他像韓昌黎一般）這話很對。

附「吳中四士」

所謂「吳中四士」者：第一個是會稽永興人賀知章，第二個是潤州人（一說是湖州人，唐書藝文志說是延陵人。）包融，第三個是揚州人張若虛，第四個是蘇州人張旭；因爲他們同是生在古代吳國所屬的地方，且有文名，故在開元初年同被稱爲「吳中四士」。

四士之中，若張旭賀知章，皆在「飲中八仙」之列，頗有浮名。本傳說：張旭嗜酒，善草書，每醉後，呼號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世呼爲張顛。初仕爲常熟尉，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公孫大娘

舞劍器乃盡其神。時以李白歌詩，旭草書，裴旻劍舞，稱為三絕。

顧旭雖不以詩著稱，然亦頗有佳處，如桃花谿一首，即是其例：

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青谿何處邊？

賀知章，字季眞，（紀元六五九——七四四年）少以文詞知名，性放曠，晚年猶縱誕，自號四明狂客。醉後屬詞，動成卷軸。又善草隸，人共傳寶。天寶初，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御製詩以贈行，皇太子以下，咸就執別，卒年八十六歲。其詩最流行于民間口頭的是：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銷磨；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以上回鄉偶書二首）

又有詠柳詩云：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此詩雖好，但終還不如張旭的柳詩之美妙。旭詩云：

濯濯煙條拂地垂，城邊樓畔結春思；請君細看風流意，未減靈和殿裏時。

其寓意譴辭，覺得都比賀詩更要別致了。

我還最愛知章題袁氏別業一詩，表現着與陶潛略同的生活。辭云：

主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或作題偶遊主人園）

包融，嘗被張九齡引爲懷州司馬，遷集賢學士大理司直。與其子何佶，世稱二包。融詩無佳篇，如『武陵川徑入幽遐，中有雞犬秦人家；先時見者爲誰耶？源水今流桃復花』。（武陵桃源送人）簡直不成話語了。

張若虛的存詩衹「春江花月夜」及「代答閨夢還」二首。近人顧實稱其能「以豐富之想，瑰麗之筆，遠駕沈宋，排除初唐輕靡之調，鼓吹純粹之唐音」，似覺言過其實。又說：『其所作春江花月夜：布置排列，無一點缺漏：蟬翼相聯，而聲調宛轉，殆無間然！』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百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祇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生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台；玉戶簾中捲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

流照君；鳴雁長飛光不度，龍魚潛躍水成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紅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還？落月搖情滿江樹。（春江花月夜）

我以爲顧君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所謂「純粹的唐音」是甚麼？爲甚麼要「排除初唐輕靡之調」然後才算是好詩呢？——若盧這詩之所以爲不朽佳作的原因，並不在于復古；正爲其能夠用齊梁的筆力，寫初唐的作風耳。

第二節　盛唐詩業的鬱茂

唐詩的燦爛，實以開元天寶大歷元和長慶一百二十餘年之間爲極至。而此百餘年間的詩績，又實由于前此百年來諸家的風趣之所造成。如唐太宗李百藥……等人的「宮體」，王楊盧駱的「當時體」，上官祖孫的「試卷體」，沈宋的「格律體」，虞世南，魏徵，陳子昂等人的「復古」；這些許多流派，無一不是促成這種現象的源泉，振起李杜元白之作業的。

不過，凡是一種事物之興替，總不能爲直線的之進步，而每每是曲線的之演化；有一部分人正在提倡開新，即有一部分人從事獎勵復古。唐初詩人，大多數都是富有

創造能力的；所以姑無論四傑沈宋，沒有一個不是在那裏「變」，比于前此更有較好的成就的。唐太宗好爲豔語，同時也有魏徵的述懷，因此招了假惺惺的虞世南的反對；詎料直到半世紀以後，才惹起來陳子昂的同情，力竭聲嘶地倡導復古。「狼煙既張」，聞者興起；于是乎這條新闢的唐詩大路受了阻撓，竟開始折向那古墓中去了。

一　三個古董詩人——張說蘇頲張九齡

『玄宗即位：篤嗜文學，深厭浮華；羣臣乃黜輕綺，謝雕琢，遂一轉而入于盛唐之域』。（曾毅語）謝无量說，『盛唐之始盛，此三人而已』。這大概是在已經埋葬的文學墓道裏去拾殘餘罷？——故所謂盛唐的詩歌，並不重在他們四個：

開元儘管有復古的詩人，但玄宗則並不獎勵復古！若以爲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儲光義高適岑參王昌齡諸人是在復古，就便錯了。那復古的是——

A　燕許大手筆

燕許並名，

而燕之詩勝于許。

——北江詩話——

（1）張說：字道濟，一字說之，洛陽人；他生于高宗乾封二年。（紀元六六七年）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授左補闕，擢鳳閣舍人，歷中宗睿宗，屢作內官，及玄宗即位，進中書令，封燕國公，後爲集賢院學士尚書左丞相卒，（紀元七三〇年，即開元十八年）共活六十三歲。

史謂張說敦氣義，重然諾，喜歡延納後進，于君臣朋友之誼甚篤。玄宗爲太子，嘗與謀密計，多所籌劃。及其即位，凡朝廷大述作皆出其手。玄宗雅好文辭，凡有所作，必使說先爲視草。說嘗諷示玄宗崇尚經術，開館置學士，故他在那時已頗染有高文典冊的趨附了。

張說的長處是些朝廷應用的文字和碑銘，並不是一個純粹的詩歌作家。他因爲一方面受了陳子昂的影響，一方面自己也受了典冊的薰陶，所以他便自然走向復古一途。故昔人謂其謫貶岳州以後，詩益悽惋，蓋得江山之助云者，實也不無相當理由。集中比較要好的詩如：

水國生秋草，離居再及瓜；山川臨洞穴，風日望長沙。物土南州異，關河北信賒；日昏聞怪鳥，地熱見修蛇。遠人夢歸路，瘦馬嘶去家；正月江潭月，徘徊

巒九華。（岳州作）

去歲荊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似梅。共知人事何嘗定？且喜年歲去復來！（幽州新歲作）

至如：

都邑羣方首，商泉舊俗訛；變風須愷悌，成化佇弦歌。疇昔珪璋友，雍容文雅多；振纓遊省闥，鏘玉宰京河。別曲鸞初下，行軒雉尙過；百壺非饒意，流詠在人和。（送蘇合宮頲）

送蘇合宮頲與應制宴會各詩，則便乖僻艱險，雕琢甚於延年，雅頌之味十足了。

（2）蘇頲，字廷碩，（蘇瓌的兒子）京兆武功人，幼郎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能覆誦。少時不得文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於讀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廄竈中，旋吹火光，把書朗讀。（見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後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神龍中，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中書舍人。明皇愛其文，使與李乂對掌書命。嘗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其後襲父封爵，號爲小許公，卒後有文集傳世。

張九齡嘗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直文陣之雄師也』。（闕

元天寶遺事）蘇頲實以文章顯名于時：玄宗令其凡作詔令，都錄副本，以備「留中」，後代相習成風，沿爲故實。李嶠評謂蘇頲思若湧泉，自以爲不及；李德裕論近世詔誥，惟頲敍事之外有文章。景龍以後，與燕國公張說文名相等，當世稱爲燕許大手筆。許國公的詩，幾乎全是應制之作，比之張說更是古呆；選其稍稍可讀的，如：

旌節指巴岷，年年行且巡；暮來靑嶂宿，朝去綠江春。魚貫梁緣馬，猿奔樹息人；邑祠猶是漢，溪道即名陳。舊史饒遷謫，恆情獻苦辛；竊知報恩者，天子一忠臣。（曉發興州入陳平路）

一詩，雖非應制，而「猿奔樹息人」，「舊史饒遷謫」諸句，已就令人討厭了。楊升菴以爲初唐人的絕句多爲對偶所累，成半律詩，獨蘇頲的『車如流水馬如龍，仙吏高台十二重；天上初移衡漢匹，可憐歌舞夜相從』。（公主宅夜宴）一首，脫灑可誦：此又未免贊之過甚；其實亦不過是比較流暢的堂皇歌頌罷了。

b　張九齡

『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鳴家』。（唐書文藝傳）于是繼之而起的乃有張九齡；張

九齡的詩，在當時已有凌駕張說的評語了。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生于高宗咸亨四年，（紀元六七三年）七歲知屬文，擢進士第，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爲左拾遺。其後以張說之薦，得爲集賢院學士，又遷中書令。爲李林甫所忌，（見全唐詩話）乃改尙書右丞，貶爲荊州長史。九齡風度醞藉，有謇諤匪躬之誠；以直道黜否，戚戚般望，惟以文史自娛。嘗謂安祿山必反，請先除去，明皇不聽，及幸蜀以後，始思其言之驗。嘗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眞文場之元帥也』。他的身價爲時君見重如此。卒于開元二十八年，（紀元七四〇年）有集二十卷行世。

子昂有感遇詩，張九齡亦有感遇詩，今擇錄二首于下，俾可覘知其派別：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爲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又如敘懷詩云：

弱歲讀羣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玉從負薪。志合豈兄弟，道行無賤

貧，孤根亦何賴，感激此爲鄰。

這完全是胎息古詩，模倣顏謝之雕鏤的；豈不有違害詩歌的發展嗎？

＊　＊　＊

章太炎先生說，張九齡多古詩，與陳同甫同有復古的傾向。柳子厚說，『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盛；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楊評集事文集序）其意以爲惟有陳子昂能均擅其盛，兩張一蘇皆所不及。他們在復古的路線上，的確要算子昂的成績更爲偉大了。故王世貞謂：『唐五古詩凡數變：自陳拾遺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而張曲江實爲之繼』。

不料他們這種變法，不向生路上去開闢，偏向死路上去鑽尋。四個隔地不相聞的人，——陳子昂四川，張說河南，蘇頲京兆，張九齡廣東。——竟能聯爲一氣，先後提倡復古，演成唐代盛時的一個大創傷，這也可算是詩的一種厄運了啊！

二　集大成的李白杜甫

李杜文章在，

光燄萬丈長！

——韓愈——

A 李白杜甫的優劣

『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苦而語豪』。（葛立方語）『言詩而至于李杜，譬之登山而達於絕頂；自茲以往，則騁驊騮而下峻阪矣！』（曾毅的話）李白杜甫，本不當以優劣論，自元稹的評論出，極力推重子美，于是後人競以己意自爲出入；此長彼短，終不得一個至當的標準：舊唐書說：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李白嘗有嘲笑杜甫的詩道：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

杜甫作詩之喫力，這原是爲天才詩人李白所看不起的；所以在他的詩中竟沒有一句稱贊杜甫的話。而杜甫贈李白的詩，也有隱寓譏笑之意的。如云：『秋來相顧尙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拔扈爲誰雄？』（贈李白）他譏笑李白的縱酒狂蕩，太露詩鋒，譏笑他自己未免過于「夜郎自大」。但他同時又有很多的贊語。如：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俊逸或作豪邁）渭北

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細論或作話斯。春日憶李白）

又說：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寄李白二十韻）

朋友相互嘲笑，原來是平常的事：李之嘲杜，杜之笑李，都不能損及他們自己詩才上的半點價值。『白也詩無敵』『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話句是很莊重的，並沒有帶一些兒滑稽的態度，這就是杜甫對于李白的評價了。

元微之左杜右李，故特反其說曰：

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唐興，學官大振，歷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之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要旨，尚不知貴其

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杜甫碑文）

白居易亦說：『杜詩貫穿古今，盡工盡善，殆過于李』。韻語陽秋引：『杜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倩假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讀弦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這種論斷；假使杜甫有知，必謂非其本旨；李白有知，亦必開聲大笑！所以韓昌黎作詩譏他道：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擧頸遙相望！……（調張籍）

猶其是宋人，最好以此爲談柄了。例如張戒歲寒堂詩話說：

杜子美李太白，才氣雖不相上下，而子美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與三百五篇無異；此則太白所無也。元微之論李杜，以爲『太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誠亦差肩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李尚未能歷其藩翰，況堂奧

乎？』鄙哉微之之論也！鋪陳排比，曷足以為李杜之優劣？……

他雖然反對元稹的立論，而持理則不如嚴羽的盡善。滄浪詩話說：『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又說：『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又說：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這種無所軒輊，各有所長的說法，我想是要恰當些罷？現在且把滄浪所舉的詩例各寫一首在下面，且看李杜不同的作風究竟在那裏？

李白的遠別離：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杜甫的垂老別：

四郊未甯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端？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嘆！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尙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看他兩個都是描寫「離別」，而彼此所托的境地各自不同，且甚殊絕。李白天才挺拔，變化莫測，不可捉摸，多是虛境；杜甫則便描寫實境了。至于造辭屬句，李白雖是本諸離騷九歌招魂大招；但也是傾向牠們而去改造的，並不是要照樣的摹擬。篇中如『猩猩啼煙兮鬼嘯雨』……諸句和夢遊天姥吟的『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之類，皆是他對于辭意的創造：與杜甫之用深切的辭句表現人民疾痛者，自有長短之不同。

但是，杜甫的詩容易叫人了解，得人同情；李白的詩，曲高寡和，非聰明人則常常被斥怪誕。所以胡適之先生說：「然而我們凡夫俗子終不免自慚形穢，終覺得他歌唱的不是我們的歌唱。他在雲霧裏嘲笑那瘦詩人杜甫，然而我們終覺得杜甫能了解我

們，我們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們的詩人，而李白則終于是『天上謫仙人』而已』。（見白話文學史）

『初唐諸家，出於齊梁：多雕繪之習，至有「點鬼薄」「算博士」之誚；王李高岑，漸能跌宕生姿，安詳合度。至于李杜，乃闢絕靡習，放筆騁氣』。『是故李白結古風之局，杜甫開新體之端』。（朱希祖中國文學史要略）大抵現代編文學史的人，多數都是主張此說的；甚者或以李白與張九齡陳子昂都是盡力復古的詩人，並沒有創作的成績，這種觀察確是極端錯誤了的。

宋人葛立方說：『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選盛于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韻語陽秋）所以，假如要說是復古，則李杜都同是復古；假如要說是開新，則李杜都同是開新。李杜不是向雅騷裏討生活，乃是向雅騷裏開闢新生路；故它們不獨僅是開新而已，還具有極其偉大的創造力。

不過，洪北江以爲詩有代降，今不如昔。『盛唐李杜，已視爲詩之支流』了。（見王國均重刻北江詩話序）他帶起這副『退化論的眼鏡』去觀察，不特不能批評李

杜，並且也是不能夠批評文學的。還是章太炎先生說得好：

『據我看來，李詩是成線的，杜詩是成面的，杜詩可說是和賦有些相像；必要說杜勝於李，却仍不敢贊同。』

B 天才詩人李白

a 李白傳

李白，字太白。舊唐書說他是山東任城人，全唐詩說他是隴西成紀人，或者以爲是金陵人，新唐書不明所自出，但謂『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則又隱認李白爲四川人了。

說李白是山東人的，第一是誤信了杜甫『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的話；（薛華醉歌）第二是誤信了元稹李杜優劣論所說『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的話。北江詩話解釋此說道：『李白嘗客任城，又與孔巢父韓準裴致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稱竹溪六逸，皆在山東，杜甫詩據現在而言，故云山東李

白好也』。後來元稹不知其故，也就沿習杜甫的話，說是山東人李白，未免太不詳考故實了。（楊升菴說，杜詩本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流行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為證，近于郢書燕說矣。噫，寡陋一至此哉!?』）

說李白是隴西人的，是誤信他上韓荊州書『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的話；四川綿州一帶與陝西連接，唐時亦可統稱隴西的，說李白是金陵人的，則又是誤信他上安州裴長史書『白家本金陵人』的話。原來金陵山東陝西諸地都是他的居留所在，（其上裴長史書有奔流咸秦，因官寓家的話可證。）並非住家！若必如此拘泥，則李白廬山謠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寄廬侍御虛舟）豈可遽說他是湖南湖北的人麼？

李白的足跡大概各省都曾到過，（杜甫作薛華醉歌的時候，必是在開元二十三年，李白客居任城以後。）並不株守一地；所以諸書所指的住居都不是他生長的地方：

考范傳正李白新墓碑說：『白之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輿地廣記說：唐李白生于綿州彰明縣，今尚有李白碑。成都古今記說：『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蓮鄉』。（見楊升菴文集引）據此諸說，則李白確是四川人，（北江詩話亦說李白爲蜀人無疑。）生于綿州彰明縣之青蓮鄉，此卽他自稱爲李青蓮居士之所本。

李白少有逸才，志氣橫放，飄然有超世之心。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嘗依潼川趙徵君蕤學長短經。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常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嘗數宴見。白嘗侍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甚以爲恥，因擿其詩以激楊貴妃。玄宗常欲官白，輒爲貴妃所沮止，積遭貶斥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浪迹江湖，終日沉飲，與賀知章，李適之，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飲中八仙。杜甫有詩評論他們道：

1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賀知章，會稽人，自稱祕書外監。）

2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王璡，讓皇帝長子，封汝陽王。）

3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李適之，天寶元年左丞相。）

4 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崔宗之，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

5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晉珣之子，官至左庶子。）

6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7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張旭善草書）

8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甘澤謠，布衣焦遂，爲陶峴客。）

及玄宗賜金遣還，白乃浮遊四方，嘗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初遊并州，見郭子儀，奇其爲人；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及安祿山反，永王璘辟白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白坐罪當誅，郭子儀因請解官贖罪，乃貶長流夜郎。其後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李陽冰爲當塗令，白往依之。及代宗卽位，召爲左拾遺，未及赴官而卒。據李華墓誌所說，他生于武后長安元年，死於肅宗

寶應元年，（紀元七〇一至七六二年）共活六十一歲。有集三十卷，詩二十五卷傳世。（龔定庵說李白詩祇有一百二十二篇是眞的）

他的死法，據摭言所記，說是在采石江因捉月墜水淹死的，故蘇東坡赤壁賦說：『抱明月而長終』。這個記載雖然有人說牠虛僞，但我以爲這行徑頗與天才詩人有些相近：我們相信，凡是有天才的人都有幾分神經病；李白天才最大，不合流俗，厭世輕官，以至于好黃老術，隱遁修眞，不問時事：故行路難說道：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贈王歷陽詩又說：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辮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

像這樣不得意的詩人，受了多方貶謫；而走到那瘋狂的路上去尋死，本是可能的事；更何況他自來就是有神經病的腦經呢？

不見李生久，

佯狂眞可哀；

世人皆欲殺，

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
飄零酒一杯；
匡山讀書處，
頭白好歸來！
——杜甫不見——

b　李白的詩

詩是用來表現人生的，到了李白杜甫乃極其用：許多的詩人，都被沈宋的格律繩束住了，不能儘量的自由述作，自由表現；到了這時，惟有我們這位天才絕高，放蕩形骸的李白，能夠與那『音律』同化，不爲羈絆所累。不爲名譽，不要勸賞，充分的去歌唱，充分的去創造。

李白的詩，有歌唱他那放蕩生活和醇酒婦人的，反對戰爭的，社會寫實的。……

他的生活的方面很多，所以歌唱的詩辭也不一致，如：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

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將進酒）

這便是歌唱他的豁達瀟灑的態度了！夢遊天姥吟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則便是歌唱他那高傲的氣節了！古風八十餘首，則便是歌唱他那神仙方道，服食岐黃了！月下獨酌（四首）。山中與幽人對酌，前有酒樽行等篇，則便是歌唱他的『金樽淸酒』了！『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則便是歌唱他的厭世觀念了！……

李白雖然也悲觀厭世，但有時也有很好的佳境！如：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淸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峨眉山月歌）

眞有他飄逸獨得的境界！

但他也崇拜美女，歌唱醇酒婦人！如：

朝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中珠箔開！金鞭遙指點，玉勒怎遲回；夾轂相借問，知從天上來。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飄似落梅！嬌羞初解佩，語笑共銜盃。銜杯映歌扇，似雲月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莫雨來何遲？願言三青鳥，却寄長相思；光景不待樂，須臾髮成絲。壯年不行樂，老大徒傷悲；持此道密意，無令曠佳期？（相逢行，此據升菴詩話。楊升菴云：「此詩予家藏樂史本最善，今本無『憐腸愁欲斷』四句，他句亦不同數字」。）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濕青苔。（寄遠，亦作長相思）

愛君芙蓉嬋娟之艷色，若可餐兮難再得！憐君冰玉清迴之明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瑯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恩情婉孌忽爲別，使人莫錯亂愁心！亂愁心，涕如雪，寒燈厭夢魂欲絕。覺來想思生白髮，盈盈漢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羅襪，美人美人兮遠去來！莫作朝雲暮雨兮飛楊臺。（同上）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

家。博山爐中沈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楊叛兒歌）

但他也同情于惜暮的女兒，傷別的蕩婦！如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爲言嫁夫壻，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爲夫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在何方？作個音書能斷絕。適來往南浦，欲問西江船；正見當壚女，紅粧二八年。一種爲人妻，獨自多悲悽；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兒，旦暮長相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如今正好同歡樂，君去容華誰得知？（江夏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台！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舊行跡，一一生綠苔：苔生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長干行二首之一）

這些都是很美麗，很清妙，很濃艷的情歌了。

但他也反對戰爭！如：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滌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戰爭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啣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戰城南）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關山月）

李白爲甚麼要反對戰爭呢？那是因爲他眼見到天寶末年，安祿山殺人如麻的反亂狀況而激成的。

安祿山起兵不及一年，玄宗幸蜀，那時京中人民謠說明皇不知下落，于是他才寫出遠別離來。（詩辭見前，此本徐嘉瑞說。）後來李白知道玄宗確已到了四川，大爲驚異；所以他開首便說：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以下又接說：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顚！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廻川。黃鶴之飛尙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離何盤盤？百步九折索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他屢屢埋怨玄宗不該幸蜀：一則說牠（蜀）多年不與秦通；再則說牠懸巖嶄壁，鳥道蠶叢；三則說牠地土與環境皆險惡，很容易受困。唐都長安，而那時李白尙在都下，所以末段更說，『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本事詩唐詩紀事摭言三書以爲是天寶初年或末年所作的話是錯誤了的。又韻語陽秋說：「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詩中

『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諸句皆是罪責之意。武與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武幾殺之，則『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之說，是李白的先見之明」。此說亦是絕不可通的。）

蜀道難和遠別離雖然都是描寫社會的詩歌，（遠別離作在蜀道難之前，亦是寫唐明皇與安祿山事。史稱當安祿山未反時，凡有告他謀反的都被玄宗縛送祿山處治罪，故他說：『遠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我縱言之將何補？』）但都止于國家大事，沒有參透貧民生活的痛苦。

四溟詩話說：『太白夜宿荀媼家，聞比鄰春臼之聲，因以起興』，遂得下詩：

夜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隣女夜春寒。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

若這類的詩，便算寫得悽酸寒傖，確是表現民間疾苦了。

李太白詩，不特長篇胸次含宏，神思超越；『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勞勞于鏤心刻骨；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甌北詩話）即七言律絕，亦常是『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波浪自湧；白雲從空，隨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所及』。（唐詩別裁）如：

日照香鑪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望廬山瀑布二首之二。前兩句亦作『廬山上與星斗連，日照香鑪生紫煙』。）

這詩的末二語是蘇東坡最所欣賞的名句。又如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贈汪倫）

問余何意（一作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渺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問答）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早發白帝，或作白帝下江陵）

他的律詩之被稱為『絕唱』者，如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跌宕不羈，縱橫馳騁，常鍾情於花酒風月，看世人都不在眼裏：因賀知章說他是「謫仙人」，所以他很多想到仙家的生活：有時又想在赤松子處去借白鹿，有時又想在安期生處去飡金光，有時又想留玉舄而上蓬萊，有時又想把芙蓉而躡太淸。（參觀古風）因爲蘇頲曾說他益學可比相如，所以也時常以相如自況：一則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贈從弟之遙）再則曰『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鎬）三則曰『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名相如』。（贈崔侍御）故他的作品有相如的雄富，仙人的飛躍。所以李陽冰說他『馳驅屈宋，鞭韃楊馬，千載獨步，惟白一人』。旣欲『搥碎黃鶴樓』，又要『踏翻鸚鵡洲』；是他的氣魄之偉大：『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是他的創造力之偉大。『觀太白詩者，要識眞太白處！太白天材豪逸，語多率然而成者』。（滄浪詩話）可惜他的『豪壯飄逸』的歌聲，在當時沒有幾個人能懂，在後世也沒有幾個人能懂；他那「超世越俗」「跌宕使才」的人格，在當時沒有幾個人了解，在現在也沒有幾個人了解。于是我們的詩人也只得自己表白道：

青蓮居士謫仙人，

酒肆藏名三十春；

湖州司馬何須問？
金粟如來是後身。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C　社會詩人杜甫

a　杜甫傳

杜甫是杜審言之孫，字子美，號少陵，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紀元七一二年）卒于代宗大曆五年，（紀元七七〇年）年五十九歲。

杜甫少時，家貧不能自給；玄宗開元間，嘗客遊吳越齊魯諸地。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然甫志所在，皆不得遇，他乃嗟歎道：

入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又道：

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荊扉生蔓草，土銼冷疎烟。

杜甫這種窮愁，不特是早年爲然，即到晚年也並不減輕什麼？韻語陽秋說：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于人。如贈高彭州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狂夫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常飢稚子色淒涼！』答裴道州詩云：『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簡韋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迹也疎！』觀此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于朋友故舊也。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俗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能顏色溫？』余于子美亦云：

可是，杜甫雖然窮愁，但其志趣頗高，自視甚大！其壯遊詩自比班固揚雄，擢挫屈原賈誼曹植劉楨，他說：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原注，崔鄭州尙，魏豫州啓心。）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

……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天寶六年，杜甫三十六歲，明皇詔徵天下能有一藝之長者，皆得詣京師就選。杜甫應命至京，上書明皇說：

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皐，可企及也。

又有奉贈韋左丞丈詩說：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忽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竊笑貢公喜，難甘原憲貧；……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

因爲李林甫主張考試，結果，那次應詔的人沒有一個及第，杜甫自然也就失敗了。

杜甫累舉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大禮賦三篇，帝甚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此依韻語陽秋之說，胡適之考定爲天寶九年。）授京兆府兵曹參軍。（他此時與廣文博士鄭虔最密，詩中常有提到他的話。）安祿山陷京師，肅宗卽位于靈武，甫自賊中遯赴行在，拜左拾遺。房琯罷相，甫上書力救，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營救得免，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其悲

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蓋所以悲房琯之敗也。（史稱琯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時關輔饑亂，輒棄官去。寓居成州同谷縣；常間關秦隴，負薪采梠，餔糒不給，北征敍其情形云：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韈。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亂離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能說？……（原注：「歸至鳳翔，墨制放往鄜州作」。按因鄜州在鳳翔東北，故曰北征。）

『滿目悲生世，因人作遠離』（秦州雜詩）他在秦州時的生活也太苦了。乾元二年，他由秦州到同谷縣的時候說：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

亦易求。……（發秦州）

後來詔召補京兆府功曹，因道阻未赴任。及嚴武鎮成都，表奏杜甫爲參謀，檢校工部外郎。武與杜甫本屬世舊，待遇優厚；甫因得在成都浣花溪建立草堂，（當甫從秦中到劍南時，裴冕鎮成都，送他這點地方。）種竹植樹，枕江結廬，縱酒嘯歌，屬詩自樂：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饑稚子色淒涼；欲塡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蕭明府隄處覓桃栽）

這大概是杜甫一生最得意的時代了。葛立方說：『老杜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考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者，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于「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榿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木于徐少卿之詩也。……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

曰：「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疏」。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舍之而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于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紀元七六五）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始終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者，僅閱歲而已。………』（新唐書記云：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心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

嚴武既卒，甫往東蜀依高適，剛至而適亦卒；是歲，蜀師相攻殺，甫乃攜家避亂夔州，扁舟下峽適荊楚，未維舟而江陵亦亂，（時甫五十五歲）乃泝沿湘流，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亦云黃牛）白酒，大醉一日而卒。

「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新唐書）故祇得『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了。他嘗說：

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自京奉

先縣詠懷）

雖然有此秉賦，其如終于不遭大用何？——杜甫在天寶間，詩與李白齊名，時人號爲『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b 杜甫的詩

杜甫與李白，完全站在兩個相反的方向上說話。李白是想像的人生，杜甫是實在的人生。杜甫的早年既已饑寒交迫，鬱鬱不得志；而天寶大亂之後，又常常流離辛苦。他經世患。這些若干遭遇，就成了他的題材：凡是國家的戰亂，社會的紛擾，人民的失業，鄉下老頭兒們的怨望，種種狀況，都逐一的寫到他的詩歌中來。

所以，敍述他的詩，應該分爲三個時期去研究：從其辭力上說，則『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本藏海詩話）

從其內容上說，則大亂以前是第一個時期，置身亂離之中是第二個時期，寄居成都草堂以後是第三個時期。（依胡適之先生說）

他自己嘗說：『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這大概要他在少年時才有這氣概；所以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至若其晚年，則便祇道『老來漸

予聲律細』了。

在他第一期的作品中，除却誇大（因嘆不得志而高自稱許）與歌吐窮愁以外，置身朝列而後，便常常諷刺時政的作品出現了：如兵車行，麗人行，自京奉先縣詠懷（此首舊以為祿山反後作，今依胡適之說。）等是：

車轔轔是描寫那時的邊患戰事的。天寶十年，劍南節度使解于通討雲南蠻，敗死六七萬人，玄宗詔飭就兩京及河南河北諸地招募新兵再去征打，但人民咸皆不願應募；于是楊國忠乃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前。『賦歛之苛，貪暴之酷，非無訪察之司，陳訴之令；而言之未必見理，或反得害』。（吳禮部詩話）杜甫說：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太行山以東，河北諸郡皆為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去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

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兵車行）

他眼見着屢年征戰所演出的慘劇，實在把百姓糟踏得太利害了，故便倡論反對道：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前出塞）

自京奉先縣詠懷亦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你看這是何等的擾亂，何等的慘酷！社會是何等的不平！他借『漢家』與『武皇』來指摘當時的唐明皇，你看他是何等的大胆！

那時社會的人民都已受了極大的宰割，極大的苦痛了；但朝廷之上的國君還是在那裏寵愛美人，宰相更在那裏因寵至貴呢？故杜甫在麗人行中說：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畫羅見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中何所有？翠爲㔩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何遶巡？當軒下馬

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麗人行）

麗人行是說楊貴妃得寵，他的姊妹都受封爲虢國夫人秦國夫人，而楊國忠也就因他妹妹之寵倖而作了宰相；他們大權在握，能生死人；勢炎薰天，炙手可熱了。

他在第二期的作品，如哀江頭，哀王孫，述懷，北征，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佳人，…………許多篇，都是描寫那時戰亂流離的情形的。

哀江頭哀王孫，是他被陷於長安時候所見所聞的敘述，其哀江頭云：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春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往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大概杜甫羈留長安一年以後，才得逃到鳳翔去見肅宗，他在那時曾作述懷。至德

二年八月，肅宗許他到鄜州去看顧家眷，于是他才寫北征，其述懷詩說：（北征前面已略曾提及過）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兒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洗兵馬）那時兩京雖然克復，然而京城以外，賊猶充斥，政府還是徵兵不已，所以他作新安吏。自郭子儀把安祿山打敗以後，哥舒翰請堅守潼關，而明皇聽信楊國忠言，力主出兵。哥舒翰撫膺慟哭，兵至靈寶而潼關遂又失守，故他又作潼關吏。——據錢謙益說，則「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皆肅宗乾元二年（紀元七五九）自華州之東都道途有感而作」。而這幾篇也就是描寫社會的悲哀最踏實的詩歌。

石壕吏一詩，是描寫拉夫捉人，困于兵役之慘酷的：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首。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石壕吏）

新婚別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的寫照。無家別和垂老別是描寫大戰之後，社會上的壯丁都已死得罄盡，房屋都已銷燬無餘，弄得家敗人亡，投奔無路，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者，尚不至于如此。——古今來都不會解決這件事情，這的確要算是社會上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了。

此外還有帶着社會色彩的詩歌，如三首羌村，佳人，……都是：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

薄，日暮倚修竹。（佳人）

『子美不遭天寶之亂，何以發忠憤之氣，成百代之宗？』（四溟詩話）故他的這些呼號，也實在是從這個環境壓搾出來的。

杜甫晚年到蜀以後，生活雖然說不上是豐裕，但比較總是安定多了。他自從天寶奏賦擢用以來，天天都在那裏急想作個大大的忠臣；及至身陷長安，脫逃鳳翔，往返秦隴。經過許多磨鍊以後，他還是衣食不足，家室不養，他那種憂君的功名生活也受夠了。『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釋悶）他不像李白那樣去修道學仙，只得安貧守分的過他的『草堂』生活：『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江清。』（進艇詩）、『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鈎』。（江邨詩）滿肚皮的牢騷，都付之優游愉悅，以嬉戲清閑的情調出之了。

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卜居）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霧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草堂即事）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登樓）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九日登梓州城。）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廻。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放船）

即使有時偶然聽到關于國家的好消息，他不過唱道：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鬥戰欲何須？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時入帝鄉？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之一與七——

作為一種興奮劑而已。

他在這個時期中所創作的長篇很多，傑作除贈王侍御契，偶題，白帝城放船，夔

府書懷，秋日夔府詠懷，寄劉峽州，贈李八……等篇而外，最著名的尙有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淸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舊注，金粟堆在明皇泰陵之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

但杜甫的命運畢竟太不好了！他走到那裏，便殺到那裏，也便亂到那裏。他說：

前年（一作去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囓臂時，回頭却向秦雲哭！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三絕句——

杜甫晚年，頗好講究聲律，喜做律詩，如秋興八首，便是錐鍊過度，反而不是好詩了。（七律要推王右丞和李東川，詳後。）王元美說：『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藝苑巵言）楊升菴說：『七言律自唐初至開元，名家如太白浩然韋儲集中，不過數首，惟少陵獨多至二百首，其雄壯鏗鏘，過于一時，而古意亦少衰矣！』（此處所謂古，是指未有聲律之詩而言。）故老杜在這一方面，確有很大的毛病。

杜甫究竟是一個飽學的詩人，不是恃才傲物的李白之流輩。故沈德潛祇說他學問博，才力大；趙甌北祇說他思力沈厚，筆力豪勁。而嚴滄浪祇說他『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宋祁曰：『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新唐書文藝傳）蓋其出處勞佚，喜樂悲憤，好賢惡惡，一見之於詩，而又以忠君憂國，傷時念亂爲本旨，讀其詩可以知其世，故當時謂之詩史。杜甫對於國家社會的歌唱，雖則是有他獨到的價值；但後來詩壇的變壞，也就由於他的遺饋了：章太炎先生說：『自杜

詩開今，流於典故的堆疊，自然的氣度也漸漸還失，爲功爲罪，未可定論。至於杜的古詩，和古人也相去不遠；只排列一體，是由他首創，「子美別開新世界」，就是這麼一個世界罷！……」

然而杜甫對于他自已的認識却是很高的。這大概是有乃祖的遺傳罷？一則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再則曰『集賢學士如堵牆，看我落筆中書堂』。三則曰『日月籠中鳥，乾坤水山萍』。四則曰『語不驚人死不休！』五則曰『老來漸于聲律細』。

——因爲是要驚人，所以常常着力契苦；因爲是要銖求聲律，所以有『紅稻啄殘鸚鵡粒，（紅稻一作紅飯，一作香稻。啄殘一作啄餘。）碧梧棲老鳳凰枝』的那樣頂負盛名的劣句。我們這位「詩聖」，「詩史」，終于葬送在這十四個字之中了。

三　盛唐的北方詩人

李白杜甫是開元天寶間的大詩人，除他以外，尚有許多名家，如孟浩然，王維，王昌齡，崔灝，王灣，賈至，岑參，王之渙，儲光羲，高適等。最奇怪的，是這些有名的作家都是生于長江以北，所以我便稱他們是北方詩人。

又，假如以平漢路縱劃，則從孟浩然到王之渙間的八人都屬於平漢路以西，我稱他們做『西部詩人』；儲光義與高適，都屬於平漢路以東，我稱他們都做『東部詩人』。

但是，從詩風方面說，則孟浩然王維儲光義……等人是祖陶宗謝的一派，而岑參高適王昌齡王之渙等人，又是放懷高唱的一派了。

A　所謂田園詩人者？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甚。儲光義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懷麗堂詩話）

孟王儲三位，現今很有許多文學家都說他們是『祖陶宗謝』，或者說他們是田園詩人；但我以爲他們所操的方面很多，並不是在這一面求歸宿的，現在我把他們的名篇傑作叙寫出來，看他究竟僅止于田園詩人否？

（1）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生于睿宗永昌元年。（紀元六八九年）少嘗隱居鹿門山，年四十歲，乃游京師。常在太學賦詩，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二

句，同坐嘆其淸絕，不復連綴，因與王維張九齡定忘形交。一日，維私邀浩然入內署，適明皇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明皇喜道：『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讀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常棄卿，奈何誣我？』因乃放還。

浩然對于功名的心甚是淡薄：一次，韓朝宗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至期而浩然猶與故人劇飲懽甚，亡約未赴，朝宗怒而辭行，浩然亦不悔惜。故李白誇獎他說：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從此揖清芬。（贈孟浩然）

他于開元二十八年，（紀元七四〇年）疽發背卒，年五十歲。

浩然的詩，雖然止于五言，但亦冲淡溫雅，時有超然之致。其『五言古詩近體，淸新高妙，不下李杜。（本四溟詩話）如

風吹沙海雪，漸作柳園春；宛轉隨香騎，輕盈伴玉人。歌疑郢中客，態比洛川神；今日南還楚，雙飛似入秦。（和張二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

如過故人莊，則便有幾分陶潛的味道了。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浩然「材雖淺窘，語氣清亮，誦之猶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音」。（此本詩鏡總論。又嚴羽亦說：「孟浩然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至如五言長篇，語平氣緩；若曲澗流泉，而無風捲江河之勢」。（本四溟詩話）如山中逢道士雲公詩卽其例：

春餘草木繁，耕種滿田園；酌酒聊自勸，農夫安與言？忽聞荆山子，時出桃花源；采樵過北谷，賣藥來西村。村煙日云夕，榛路有歸客；杖策前相逢，依然是疇昔。邂逅歡覯止，殷勤叙離隔；謂予搏扶桑，輕舉振六翮。奈何偶昌運，獨見遺草澤，既笑接輿狂，仍憐孔丘厄。物情趨勢利，吾道貴閑寂：偃息西山下，門庭罕人迹；何時還清溪，從爾鍊丹液。

至于五絕，則有尤袤所賞識的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又有最普遍的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史謂『浩然爲詩，佇興而作，造意極苦，篇什既成，洗削凡近，超然獨妙。雖氣象清遠，而采秀內映，藻思所不及』；似猶未免嘉獎過甚。至若皮日休在孟亭記中所說，則又除浩然以外無詩可讀了。他說：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我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竹』；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潭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淸響』。此與古人爭勝于毫釐間也。（全唐詩話引）

的確不錯，皮日休的評論自有相當的理由，孟浩然也自有他的價值！大抵有人挑撥他的壞處，卽有人賞識他的好處。我們的詩聖杜甫，也曾贊許他詩凌鮑謝，句句堪傳，或者並非常人所能了解的：

吾憐孟浩然，裋褐卽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淸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遣興）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頸鯿。（解悶）

（2）王維，河東太原祁人，生于武后聖歷二年，（紀元六九九年）以好佛故，故字摩詰。工書善畫，與弟縉具有俊才。其十七歲時，卽有九日憶山東弟兄詩，大受時人的賞識。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

維未冠時，卽以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試之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爲伶人進主前，維進新曲，號鬱輪袍，并出所作，主大奇之，令宮婢傳敎；遂召試官至第諭之。開元九年，維遂以解頭及進士第，調大樂丞，累官至監察御史，拜吏部郎中。天寶之亂，維官給事中，兩都淪陷，維爲安祿山所得，服藥陽瘖，拘于菩提寺。祿山大會，宴于凝碧池上，大作音樂，梨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羣逆露刃脅之而悲不已；樂工雷海清，擲樂器西向大慟，賊支解于試馬殿。其時裴迪往看王維，因告以故，維乃私成口號誦示裴迪云：

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葉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

此詩遞相口述，聞于行在。及祿山亂定，本應照三等定罪，維得以此詩獲免。責授太

子中允，輾轉遷升尚書右丞，故世人又以王右丞稱之。

王漁洋論盛唐人詩，以李白好神仙，杜甫好儒，王維好佛，故有詩仙詩聖詩賢的稱號。其推重可謂至極了。維詩在開元天寶間，名氣鼎盛，寧薛諸王駙馬豪貴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因得宋之問輞川別墅，山水絕勝：常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他有輞川閑居，輞川別業，積雨輞川莊作，歸輞川諸詩以詠其自得之意：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向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積雨輞川莊作）

他又有輞川集詩一卷，其自序云：『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閑暇，各賦句云』。其清閑之度，可以想見。

維篤于奉佛，及其晚年，長齋禪誦。一日，忽索筆作書數紙，別弟縉及平生親故，舍筆而卒，時肅宗乾元二年也，（紀元七五九年）其活六十歲。

維卒以後，寶應中，代宗向其弟縉曰：『朕常于諸王坐聞維樂章，今存幾何？』縉集詩六卷，文四卷表上之。敕答云：『卿伯氏位列先朝，名高先代，抗行周雅，長揖楚辭，詩家者流，時論歸美，克成編錄，嘆惜良深』。

商璠（商或作殷）說，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着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說。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又『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又『天寒遠山靜，日暮長河急』；又『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又『日暮沙漠陲，戰聲烟塵裏』。詎肯慚于古人也？」而唐國史補說：「維有詩名，然好取人文章佳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此等譏評，則又未免薄視太甚了。

王維七言律詩，除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裴迪一篇云：

>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本王世貞說）如此，則王維也還是解除詩律的一個改造者了。

因爲他自己能夠音樂，所以他的歌詩是活腔活調，恰適合于度腔之用。祿山之

亂，李龜年奔放江潭，曾于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維二曲。一云：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相思）

次云：

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伊州歌）

故凡王維所製篇什，梨園皆實唱習也。

他的七言長篇，也窈窕玲瓏，艷麗可愛。如十八歲時所作之洛陽女兒行云：（一作十六歲時作）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膾鯉魚。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羅幃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窗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璅；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祇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李趙家；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又十九歲時所作之桃源行云：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山口

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忽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五七言近體，也頗深厚沉鬱，渾融疎秀。除前方所舉者外，如觀獵云：（以下三詩，姚合稱為詩家射雕手。）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

送丘為落第還江東云：

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云：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他有最似田家風味的：

田家有老翁，垂白衡門裏；有時農事閑，斗酒呼鄰里。喧聒茅簷下，或坐或復起。短褐不爲薄，園葵固足美。動則長子孫，不曾向城市……。得意苟爲樂，野田安足鄙？且當放懷去，行行沒餘齒。（偶然作）

更有很像陶潛的：

斜陽落墟落，窮巷牛羊還。野老念僮僕，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卽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渭川田家）

像他這一流的詩，却當得起魏慶之所謂『如出水芙蓉，倚風自笑。』蘇東坡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評語了。

王維描寫征戍的詩，也是極其渾雄，有聲有色。如描寫邊塞的風景時，則說『關山正飛雪，烽戍斷無烟』。（隴西行）或說『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山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放雕』。（出塞）描寫戰爭的情形時，則說『畫戰雕戈白

日寒，連旗大旆黃塵沒；疊鼓遙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燕支行）或說『日暮沙漠陲，戰聲烟塵裏』。（從軍行）或說『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老將行）此類的詩，雖杜甫的『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後出塞）亦不是過。造境撰辭，皆是最能制勝的了。

「世以王摩詰律詩配子美，古詩配太白，蓋摩詰古詩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律詩至佳麗而老成。如隴西行，息夫人西施篇羽林閨人別弟妹等篇，信不減太白；如『興闌啼鳥換，（或作緩）坐久落花多』；『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等句，信不減子美。雖才氣不若李杜之雄傑，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亞也。……」（歲寒堂詩話）

* * *

裴迪，關中人，初與王維崔興宗等同居終南山，時共唱和；天寶後，爲蜀州刺史，與杜甫李頎相友善，官至尚書郎。當他同王維居止別業時，也有輞川詩集二十首。他的詩很平常，唯青雀歌有少許生機，令人生愛；其辭如次：

動息自適性，不曾妄與燕雀羣；幸忝鵷鸞早相識，何時提攜致青雲？

（3）儲光羲，兗州人，開元十四年，和崔國輔，綦毋潛等同登進士第，後又詔中書試文章，任爲汜水尉，但他把這官兒並不放在眼裏。他嘗說：

高閣入雲中，芙蓉滿清池。要自非我室，還望南山陲。（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他棄官之後，便率興跑到終南山隱遯去了，他在詩裏說：

中歲尚微道，始知將谷神。抗策還南山，水木自相親。深林開一道，淸嶂成四隣。（終南山幽居獻蘇侍郎）

天寶末年，他又還京做到監察御史的大官；祿山之亂，兩京失守，天子倉卒西行，他同一般京官如王維，韋斌，李彭年……等均一齊陷賊；亂平之後，肅宗返國，光義遭人讒譖，竟坐陷賊之罪下獄免官。他在獄中貽張薛李鄭柳諸公詩裏說：

直道時莫親，起羞見讒口。與人是非怪，西子言有咎。誣善不足悲，失聽一何醜？

他等到出獄以後，便應命到馮翊去作官；因爲他想要杜塞讒罵之口的原故，也不嫌它卑小了。他在赴馮翊詩裏說：

本自江海人，且無寥廓志。大明耀天宇，靄靄風雨被。……廣川候舟檝，崚坂傷騏驥。蹭蹬失遠道，崎嶇從下位。……

自此以後，他更沒心榮利。虛其優游的歲月了。

儲光義的詩風和陶潛有些相近。他的後裔近人儲皖峯君，說他的「不拘形役」與

乎「壯志豪舉」皆與陶淵明相同；田園生活，農村思想，也和陶淵明一樣：

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烏隨我飛。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田家卽事）

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閑園裏，團團蔭楡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淸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田家雜興）

以上二詞皆是表現田家十足風味的。至其寄孫山人詩的七絕云：『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淸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往向人間』。尤覺淸麗可喜了。

儲光羲詩，率皆五言，至于七言律詩，則集中止有田家卽事一首耳、舉錄如下；

桑柘悠悠水蘸提，晚風晴景不妨犂；高機猶織臥蠶子，下坂饑逢餉饁妻。杏色滿林羊酪熟，麥涼浮隴雉媒低；生時樂死皆由命，事在昊天迫不迷。

前人對於他的詩的批評，也是尊之惟恐不至：胡應麟則說他高曠淸逸似古詩，沈歸愚則說他淸遠間放似陶潛。般璠說；『儲公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迹，得浩然之氣』。（河獄般靈集儲集序）顧況說：崔國輔，綦毋潛，常建，王

昌齡等人的詩文皆當時之秀，而光羲譽價，隱隱轢了他們幾個，（參看儲公集序）這話無乃把他抬得太高一點。

儲光羲的詩，我終于覺得它的『太勉强』終于埋沒它所應有的好處。

* * *

綦毋潛，字季通，荆南人，與儲光羲同登進士，後爲著作郎。他很佩服儲十二的爲人，故說：『自爲洛陽守，夫子吾知音；愛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冬夜寓居寄儲太祝）其詩如『十五能文西入秦，三十無家作路人；時命不將明主合，布衣空染洛陽塵』。（早發上東門）也是走向儲光羲的一路了。

（4）崔顥，汴州人。富有俊才，開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官至司勳員外郎，以天寶十三年卒，（紀元七五四年）尚不及見祿山之反。

他的詩思，大概也是近于陶潛一路，最少也必受過陶的影響：其『結定襄郡獄效陶體』一詩可證。

我在河東時，使往定襄里；定襄諸小兒，爭訟紛城市。長老不敢言，太守不能理。謗書盈几案，文墨相塡委；牽引肆中翁，追呼田家子。我來折此獄，五聽辨疑似。小大必以情，未嘗施鞭箠。是時三月暮，遍野農桑起。里巷鳴春鳩，

田園引流水。此鄉多雜俗，戎夏殊音旨。顧問邊塞人，勞情曷云已。

但他『比肩詩衢』名流朝野的並非此詩之力，乃在他的七律——黃鶴樓。

崔灝以題黃鶴樓詩而享盛名，嚴滄浪直以為是唐人七言律詩之第一。詩云：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瞿佑說，歸田詩話說：「崔灝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灝題詩在上頭』之譏。…………然太白別有『搥碎黃鶴樓，踢翻鸚鵡洲』之句，其於灝未嘗不耿耿也」。故王世貞且以為李白鳳凰台詩效顰崔灝的黃鶴樓，直斥之為可厭也。揚升菴云：「宋嚴滄浪取崔灝黃鶴樓詩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為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

不過他有些作品也近于高岑一路。如渭城少年行，盧姬篇，江畔老人愁，代閨人答輕薄少年，邯鄲宮人怨等都是。

盧姬篇是寫一個女子的貴盛及時的，他說『盧姬少小魏王家，綠鬢紅唇桃李花。

……人生今日得嬌貴，誰道盧姬身細微？』江畔老人愁，邯鄲宮人怨，是他懸想當那朝代變更，社會亂離的時候有等人所親嘗的痛苦。如『……兵戈亂入建康城，煙火連燒未央闕。衣冠士子陷鋒刃，良將名臣盡埋沒。山川改易失市朝，衢路縱橫塡白骨。老人此時尚年少，脫身走得投海邊。……』（江畔老人愁）『……歲歲年年奉歡宴，嬌貴榮華誰不羨？恩情莫比陳皇后，寵愛全勝趙飛燕。瑤房侍寢世莫知，金屋更衣人不見。誰言一朝復一日，君王棄世市朝變。宮車出葬茂陵田，賤妾獨留長信殿。一朝太子升至尊，宮中人事如掌翻。同時侍女見讒毀，後來新人莫敢言。兄弟印綬皆被奪，昔年賞賜不復存？……』（邯鄲宮人怨）都是寫得很悲痛的。其餘兩篇也都是抒情的歌唱：如『秦川寒食盛繁華，遊子春來不見家。鬥雞下社塵初合，走馬章臺日半斜。章台帝城稱貴里，青樓日晚歌鐘起。貴里豪家白馬驕，五陵年少不相饒。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鞭上渭橋。渭城橋頭酒新熟，金鞍白馬誰家宿？可憐錦瑟箏琵琶，玉台清酒就倡家。小婦春來不解羞，嬌歌一曲楊柳花』。（渭城少年行）是寫得很佻冶的。『……本期漢代金吾壻，誤嫁長安遊俠兒。兒家夫壻多輕薄，借客探丸重然諾。平明挾彈入新豐，日晚揮鞭出長樂。……三時出望無消息，一去那知行近遠？桃李花開覆井欄，朱樓落日捲簾看。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哀秦箏不忍彈！』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是寫得很哀艷的。在技巧方面，這的確算是他的拏手了。

B 岑參高適及其流輩

（1）岑參，南陽人，文本之後，少時孤貧篤學，得登天寶三年進士第，累官至右補闕。抗直有膽力，常時斥責權佞，乃改爲起居郎。委以書奏之任；復由庫部郎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鎭西川，表爲從事。以職方郎兼侍御史，領幕職。流寓不還，遂終于蜀。

岑參的生活，差不多半生都是在峯塵馬足之間，飽嘗征夫役戍之苦的；當他從侍代宗總戎陝服的時候，對於北方的邊塞生活，尤其身嘗親受。如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胡笳歌送顏眞卿赴河隴，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輪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衞節度赤驃馬歌，玉門關蓋將軍歌……等，都是歌唱北方風物，從軍邊塞之苦的。就中猶以白雪歌，天山雪歌，火山雲歌等作最爲傑出。白雪歌云：

北風捲地北草折，胡天八月卽飛雪；忽然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着。瀚海闌干

百丈冰，愁雲黲淡萬里凝。將軍置酒飲遠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台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送武判官還京）

與這首同類的有天山雪歌：

天山有雪常不開，千峯萬嶺雪崔嵬。北風夜捲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漢月照銀山，復逐胡風過鉄關。交河城邊飛鳥絕，輪臺路上馬蹄滑，晻靄氣氛萬里凝，闌干陰崖千丈冰。將軍狐裘臥不暖，都護寶刀凍欲斷。正是天山雪下時，送君走馬歸京師。雪中何以贈君別？惟有青青松樹枝。（送蕭治還京。治作一沼。）

因為兩歌同是描寫北方雪景的，所以在造句上便很難有不同的描寫。如：白雪歌說『北風捲地北草折』，天山歌便說『北風夜捲赤亭口』。白雪歌說『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黲淡萬里凝』。天山歌便說『晻靄寒氛萬里凝，闌干陰崖千丈冰』。白雪歌說『……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弓角不得控，都護鉄衣冷難着』。天山歌便說『將軍狐裘臥不暖，都護寶刀凍欲斷』。像這些相似之處，也許就是岑參的才竭了罷？（詩鏡總論說，「岑參好為巧句，眞不足而以巧濟之，以此知其深淺矣。故曰大巧若拙。）

不過，岑參到也是慣于愛弄這種把戲的；如韋員外宅花樹歌云：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尙書郎；朝囘花底恆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

而蜀葵花歌又說：

昨日一花開，今日一花開；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人生不得長少年，莫惜牀頭沽酒錢；請君有錢向酒家！君不見，蜀葵花。

『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明明一字不易的兩句詩，他偏要兩處應用，可見這情形于他是『滿不在乎』的了。

又如火山雲歌送別詩，也是描寫得非常顯赫的：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平明乍逐胡風斷，薄暮渾隨塞雨囘。繚繞斜吞鐵關樹，氛氳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東，山上孤雲隨馬去。（火山雲歌送別）

以李太白之豪壯，也不過只寫得『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行路難）的狀況；以王摩詰之神韻，也不過只寫得『赤日滿天地，火雲成山嶽。草木盡焦卷，川

澤皆竭渴』（苦熱）的風物。那裏能像岑參這樣的歌詩，開拓出許多奇怪的境界呢？眞是讀則『萬竅怒號』，虎虎氣生；不特有甚于北齊時代的敕勒歌，而且亦確是『別有天地非人間』了。

岑參用這種北地的風物，邊塞的狀況，來作爲詩的題材，于是他在詩壇上便開闢出了一條新路；這條新路，是爲從前的詩人們所未嘗走過的。

岑參詩辭意清切，迥拔孤秀，悲壯豪慨，新奇挺拔。前人比之吳均何遜，止有過之無不及者。如：『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草遙旋滅。蒸沙爍石『燃』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天地鑪，何事偏烘西一隅？……』（熱海行）『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東。赤焰燒虜雲，炎氛蒸塞空。不知陰陽炭，何獨然此中？我來嚴冬時，山下多炎風。……』。（經火山）『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優鉢羅花歌）『……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九月尚流汗，炎風吹沙埃。何事陰陽工？不遣雨雪來；……』（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熱無雨雪，獻封大夫。）皆當多出佳境，爲人所不能及。彥周詩話也說：『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常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

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記也。』

岑參詩句之新，不特記邊塞異域爲然，即如歌詠內地風物，也較其它詩人有不同的筆力。如『峨眉煙翠新，昨夜秋雨洗；分明峯頭樹，倒插秋江底。……』（峨眉東脚臨江聽猿，懷二室舊廬，）『……平旦發犍爲，逍遙信回風。七月江水大，滄波張江空。後有峨眉僧，誦經在舟中；夜泊防虎豹，朝行逼魚龍。一道鳴迅湍，兩邊走連峯，……』（東歸發犍爲，至泥溪舟中作，）『南州林莽深，亡命聚其間；殺人無昏曉，屍積塡江灣。餓虎銜髑髏，飢烏啄心肝。腥裛灘草死，血流江水殷。夜雨風蕭蕭，鬼哭連楚山，三江行人絕，萬里無征船。……』（阻戎瀘間羣盜）各詩的辭意，都是別開生面的寫法。史書謂參詩一出，人競傳寫，其本事實也自有過人者。

（2）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脩人，家貧，少時不治生產，常客于梁宋之間，以求丐取給。胡適之先生說他是一個叫化子）年過五十（據舊唐書）始學爲詩，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傳誦。後來宋州刺史張九皐奇其人，薦舉有道，釋褐封丘尉，不得志，去游河右，投哥舒翰幕下爲左驍衛兵曹，掌書記，進左拾遺，轉監察御史，安祿山之亂，哥舒翰兵敗，潼關失守，乃奔赴行在，得受明皇的賞識，擢爲諫議大夫，節度淮南，[illegible][illegible]李輔國之譖，左授太子少詹事，出爲

蜀彭二州刺史，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復召入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二年（紀元七六五年）卒。

高適喜務功名，崇尚節義，自開元天寶以來，詩人官祿之崇達，沒有那個及得上他的。

他的詩風也是岑參的一派，比較好的作品大都皆歌詠邊塞之作，如薊門行，（五首）登百丈峯，（二首）薊中作，（一作送兵還）古大梁行，燕歌行，送渾將軍出塞，部落曲……等，不過體氣狹小，終于不及岑參的高歌激昂罷了。

高適諸作之中，可以稱爲代表作的是燕歌行。其序云：『開元二十六年，（英華作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辭曰：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樅金代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萬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門兵稀。身當恩遇恆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颻那可度，絕域

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篇中如『校尉羽書飛翰海，單于獵火照狼山』二句，要算是最能表現邊塞境界的了。高適的長篇很少警惕，往往不如其絕句的渾厚可愛，這是他與岑參不同的地方。如：

十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別董大）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沙取封侯。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詞）

營洲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營州歌）

又如薊中作云：『策馬自沙漠，長驅登塞垣。邊城何蕭條？白日黃雲昏。……』造雪云：『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冥』。送兵到薊北云：『積雪與天迴，屯軍連塞愁。』自薊北歸云：『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較之長篇，亦更要擅長得多了。

（3）王昌齡，字少伯，京兆人，（全唐詩話說他是江寧人，誤）登開元十五年進士第。補秘書郎，（一作校書郎）二十二年，中博學弘詞，調汜水尉，旋遷江寧丞。晚年不護細行，屢遭貶斥，謫爲龍標尉，李白作詩贈之云：

揚州花落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當昌齡未及第時，岑參贈給他詩道：『潛虬且深蟠，黃雀飛未晚』。而昌齡未官時，亦嘗以班超傳說自期，故從軍行云：『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其于功名之心，可謂切急了。謫官之後，鬱鬱不樂。故岑參又贈他詩云：

『王兄尙謫官，屢見秋雲生。黃雀垂兩翅，徘徊但悲鳴。』

昌齡後見舉世亂離，官祿卑小，乃還鄉里，遂爲刺史閭邱曉所殺。

史謂昌齡「緒密而思淸」，時人稱爲王江寧，且至有「詩天子」之目，也可謂之名重一時了。其詩大都以七言四句擅長，如采蓮曲云：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作遯田詩話的瞿佑，極是推贊此詩，他說：『詩意言葉與裙同色，花與臉同色，故掉入花間不能辨；及聞歌聲，方知有人來也。用意之妙，讀者皆草草看過了。』

又如：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西宮秋詞）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殿前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春宮曲，一作殿前曲。）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閨怨）

但這還不是他的本色！可以代表他的特性的，還是描寫征人塞外……………的諸作品。如：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從軍行）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出塞詩。李于鱗和王世貞都說唐人詩句當以少伯此詩壓卷。）

角鷹初下秋草稀，鐵驄抛空去如飛；少年獵得平原兔，馬後橫梢意氣歸。（觀獵）

描寫這類境界，五言猶極難得！如：

秋草馬蹄輕，角弓持弦急；去馬龍城戰，正值胡兵襲。軍氣橫大荒，戰酣日將入。長風金鼓動，白露鐵衣濕。四起愁邊聲，南庭時佇立。斷蓬孤自轉，寒雁飛相及。萬里雲沙漲，平原冰霰澀。惟聞漢使還，獨向刀還泣。（從軍行）

向晚橫吹悲，風動馬嘶合。前驅引旌節，千里陣雲帀。單于下陰山，砂礫空颯颯。封侯取一戰，豈復念閨閤？（變行路難）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龍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辭蓬蒿。（塞下曲）

城南虜已合，一夜幾重圍。自有金笳引，能霑出塞衣。聽臨關月苦，清入海風微。三奏高樓曉，胡人掩涕歸。（胡笳曲）

大將軍出戰，白日暗楡關。三面黃金甲，單于破胆還！（從軍行）

昌齡常同王維岑參高適等人相唱和，（詩中有同王維集春龍寺五韻，及留別岑參兄弟等可證。）這種作風，大概也是受了他們的影響的。

（4）王之渙，幷州人，與兄之咸之賁，皆有詩文鳴于天寶間。時與高適王昌齡崔國輔鄭眘等，聯唱迭和，名動一時。

集異記說：「開元中，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其時風塵未偶，而游處略同。一

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能自定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芙蓉樓送辛漸）

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謳之曰：

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

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

奉帚平明金殿開，强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長信秋詞）

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詩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之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弟至雙鬟，發聲則曰：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涼州詞）

之渙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諭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累日』。在這樣的一件故事中，大概可以估定他的詩譽了。

之渙存詩只有六首。其涼州詞的次首也是抒寫北方邊塞的，眞不亞于昌齡與高適：辭云：

單于北望拂雲堆，殺馬登壇祭幾迴，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遠去來。

我且再舉兩首罷：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登鸛鵲樓）

長隄春水綠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莫聽聲聲催去櫂，桃溪淺處不勝舟！（宴詞）

（5）李頎，東川人，家於潁陽，擢開元十三年進士第，官至新鄉尉。他與張旭王昌齡綦毋潛等友好，（集中時有贈送他們三人的詩）詩名盛于一時。

頎詩也是岑高之流，以從軍之作爲冠首。其最佳者，則有古從軍行：

白日登山望峯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雲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他的七律的聲價，在當時乃至與王維並稱，後世推爲諸家正宗。故北江詩話說：『開寶諸賢，七律以王右丞，李東川爲正宗；右丞之精深華妙，東川之清麗典則，皆非他人所及』。關于此類詩的代表，可引送魏萬之京一首爲例：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樹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見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6）王灣，洛陽人，登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進士第，開元初，爲滎陽主簿，時馬懷素欲校正羣籍，召涉學之士，分部讎次，灣在選數。祕書罷讎後，又與陸紹伯等同校麗正書院，終于洛陽縣尉。

殷璠云：『灣詞翰早著，爲天下所稱，最者不過一二。遊吳中江南意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以來，無聞此句。張公（張說）居相府，手題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今爲楷式』。茲錄其全詩如下：

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潮平兩岸失，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從來觀氣象，唯向此中偏。（按全唐詩題作次北固山下，詞句亦有不同。『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又擣衣篇云：『月華照杵空悲妾，風響傳砧不見君』。（按此詩已佚。）所有衆製，類咸若斯；非張蔡輩之未見，覺顏謝之彌遠乎？』

（7）常建，開元中進士第，大歷中為盱眙尉。丹陽殷璠選河嶽英靈集，共詩二百三十四首，而建佔十五首。人僅二十四個，而建獨位居第一。且又評之云：「高才而無位，誠哉是言也。曩劉楨死于文學，左思終于記室，鮑照卒于參軍，今常建亦淪于一尉。悲夫！建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徑；百里之外，方還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惟論意表。至如『松際露明月，清光猶為君』。（宿王昌齡隱居）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題破山寺後禪院）此例數十句，並可稱為警策。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弔王將軍墓）思既邈古，詞又警絕；潘岳雖云能敍悲怨，未見如此章句也」。我今且將殷氏所指三詩舉錄于下以示例：（依全唐詩）

清溪深不測，隱處唯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宿王昌齡隱居）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一作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題破山寺後禪院）

歐陽修也曾稱贊他道：「我嘗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竟不可得。始知造意者難爲工也。」

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弔王將軍墓）

這首描寫戰時狀況的詩，却很濃鬱着岑參高適的作風了。

此外則有王翰，王縉，鄭虔……等人，亦皆有詩名于時。

王翰，字子羽，晉陽人，登進士第，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復舉超羣類，擢升員外，又出爲汝州長史，改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遊畋，坐貶道州司馬卒。所作以涼州詞爲最有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世貞云：『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王縉，字夏卿，他是王維的令弟，早年即以文翰著稱，連應草澤及文辭清麗科，累授侍御史武部員外，祿山亂起，被選爲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以謀略奇策見知，加憲部侍郎。廣德二年，（七六四年）持節營歷諸鎮，大曆中始召還，拜門下侍郎，以附元載罪謫貶刺史，後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其九日作詩甚佳，名播一時：

莫將邊地比京都，八月嚴霜草已枯。今日登高樽酒裏，不知能有菊花無？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原注：右丞弟今相國縉。）

——杜甫的解悶——

第三節　大歷元和的詩人

大歷元和之際的風尙，和以前已顯然有了幾個不相同的區別：有衞道的古文詩

人；有講究聲病嚴分近古的詩人；有致力台閣，專工贈送的詩人；有用方言俚語，通俗辭句來寫詩的詩人。——自然，若韋柳……等人的閑澹，也便是和盛唐有共通之趨勢的。

胡適之先生說，『李白結束八世紀中葉以前的浪漫文學，杜甫開展八世紀中葉以下的寫實文學』。李白到果然把浪漫文學結束了，而杜甫則于開寫實文學之後，又產下了一批衛道的古文詩人：專講鋪張，堆砌，用古典，寫難字。

因此，所以他們不是『復古』，乃是矯古！

『詩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于沈宋，開元天寶間或未之遵也。大歷以還，其途判然，不復相入』。（青州趙執信談龍錄）故講究聲病嚴分近古的詩人，雖然他在詩的本身上增添了許多枷栲，但亦究竟還有點創造的意思，不能說是準古。

因為在那舉世以詩相尚，朝廷用詩以資獎勵的時候，所以錢郎等十才子的『吹牛』『拍馬』的詩風也就公然大盛，成為一體，——臺閣。

用方言做詩的願況，在他自己乃是有意的試作：劉義慮全出來，雖然大胆地把詩『文俚雜揉』了，但終于還是太幼稚而不健全的東西。不過這方法是很有新的意義的，所以結果終有元白二人的大收獲。

王世貞論詩，只取大曆以前，遂謂『貞元而後，方足覆瓿』。這種見解是何等的不當啊！『站在詩的立場上』說，我們之所謂盛唐，並不僅指開元天寶，實在也指大曆元和。假如沒有元白的儘量創作，……則唐代的『詩戲』便算沒有終臺，登峯而未造極。所以元和的詩業也是特別富于創造力量的。

一　矯古的詩人

這派的作者大概都是古文家，並非純粹的詩人。最初唱導這個風尚的是孟雲卿，沈千運，于逖，張彪，趙徵明，王季友，元季川等一干人；乾元三年，元結在他們的篋中集（元結選集他們七個人的詩二十四首，名曰篋中集。）序裏很明白的寫明他們對于作詩的主張道：

『……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傷于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汚感之聲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與沈千運，獨挺于流俗之中，強攘于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

他們的詩是要給士大夫們去誦讀，不使梨園伶官去歌唱的，所以要求合于雅正，異于時俗，這不是嬌古是什麽？

他們這七個人，『嗚呼！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篋中集序）『五十無可祿，……貧賤招毀讟。』（沈千運濮中言懷）或是短命鬼，或是窮光蛋，老年而不得志，不能安于貧窮，都想以詩干祿，所以故意鳴高。其實，他的作品是糟糕透頂了。沈千運是篋中集中的第一個，然其詩辭乃有『故人阻千里，會面非別期；握手于此地 當顧反成悲。』（贈史脩文）『兄弟可存半，空爲亡者惜。……平生茲已矣，此外盡非適。』（感懷弟妹）這叫什麽話哩！

七人之中，大概祇有孟雲卿（河南人，一曰武昌人。）的文論比較有道理，或是恰合杜甫的脾胃，所以他特地嘉賞道：『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解悶。原註云，校書郎雲卿。）觀其作詩，如『吾觀天地圖，世界亦何小？落落大海中，飄浮數洲島。……』（放歌行）『二月江南花滿枝，他鄉寒食遠堪悲！貧居往往無煙火，不獨明朝爲子推！』（寒食）雖較沈千運爲出色，然云『吾觀天地圖，』『不獨明朝爲子推』等句，也是絕對不像詩語的，所以胡適之先生說他是眼高手低的批評家。

元結賈至韓愈李翺孟郊………等人，生當這個風會，遂也受其點染。但他們一方面又立志要學杜甫；而杜甫豈是他們能夠學得！于是弄巧反拙，變本加厲；畫虎不成，反類犬子了。

（1）元結，字次山，河南人，少小不羈，十七歲乃折節向學，擢上第；後因蘇元明之薦，結上時議三篇，得爲右金吾。攝監御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當結拜道州刺史時，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得歸者數至萬餘；遂進容管經略，使罷，還東，卒，年五十歲。

次山是以議論文章考得的官兒，所以他也是一個古文家，並不是一個詩人。但詩是當時最普遍的東西，他也不能不去充數。他用古文的家法去作詩，所以頗多『風雅』的產物。如二風詩（治風亂風）各五篇，補樂歌十首，系樂府十二首等，都是裝裝古董，扳着面孔的。

可以稱爲他的代表作者，有閔荒詩，忝官引，舂陵行，………等數篇，而賊退示官吏一篇尤爲有名，其辭如下：

>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宴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

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他並有序道：

癸卯歲，（代宗廣德元年，即紀元七六三年，元結爲道州刺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楊升菴評他道：「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好奇之過，反不奇矣！元次山集凡十一卷，大唐中興頌一篇，足名世矣。詩如款乃一絕已入選。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雖爲杜公所稱；取其志，非取其詩也。（按杜甫有「同元使君春陵行一詩」其序云：「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示官吏二首，志之曰云云。」）其餘如迴溪詩，『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長，糜色如珈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又『修竹多夾路，扁舟皆別門』。東坡常書之，然此外亦無留良矣。」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詞學相友，幾二十年。『……於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詞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送孟校書往南海詩的

序語）似這樣的一個缺乏材力的古文詩人，還是祇好去做他的『民之父母』的官罷：

偶存名跡在人間，
順俗與時未安閑？
來謁大官兼問政，
扁舟却入九嶷山！

——元結款乃曲——

（2）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他生于大曆三年，死于長慶四年，（紀元七六八年至八二四年）共活五十六歲。關于他的生平，且留在『散文之部』裏去說。

韓愈是以古文著名的人：所以他是一個很大的古文家，並不是個詩人！關于這一點，從前的人也有許多辯論的。冷齋夜話說道：

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如南山詩）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相交不决。公擇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獨黨存中！』正仲怒

曰：『我所見如此！偶同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黨吉甫乎？』一坐大笑。

歲寒堂詩話也說：

韓退之詩，愛憎相半。愛者以爲雖杜子美不及，不愛者，以爲退之于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己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論俱過矣！以爲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爲退之于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耶？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顚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蘇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亦可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子美篤于忠義，深于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爲敵。然二豪不並立，當屈退之第三。

也曾有人說：「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韓以文爲詩，故終是文；杜以詩爲文，故終是詩。王世貞說：『韓退之于詩本無所辭，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

在退之自己，也還承認他是一個古文家。他說：『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學間：古道自愚惷，古言已包纏。當今固殊古，誰與爲欣歡？……

……』（雜詩）他又常方之時人孟郊，比于前輩李白。亦有詩說道：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醉留東野）

但他又仰慕江總，他說：

『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留別張使君）

他雖則把他自己看得甚高，但我們終于覺得他的詩還不如文章。但看他最膾炙人口的石鼓歌罷：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

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祗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塡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石鼓歌）

石鼓歌是韓愈的代表作品，（邵博聞見後錄評牠是脫體于杜子美八分歌的。）也是代表他有韻文章的一篇傑作。——我們這位古氣十足的衞道古文詩人，押韻又要艱險，用字也要奇僻，鍊句也要典故；然而終得躋于詩人之林者：章太炎先生說：「昌黎之詩，習杜之遺風，更愛用典故，並愛用難識的字，每況愈下了。但自然之風尚存，所以得列于詩林。」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生爲大賢姿，天使光我唐。德義動鬼神，鑒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張籍祭退之詩）

（3）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耿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累舉不第。嘗作落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年五十，始得進士及第，又有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思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登第後，被任爲溧陽尉。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嘗紀孟郊的行事道：

『孟東野，貞元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平陵城，周千餘步，其趾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聚條叢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採外無人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飲小吏，經驀投金瀨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岩篠，坐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衰衰去，曹務多廢弛。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

及鄭餘慶爲東都留守，東野始得署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鎭興元，奏爲參謀，攜眷就職，病死路舍。計生于天寶十年，（紀元七五一）卒于元和九年。（紀元八一四）比

韓愈早生十七年，早死十年，共活六十四歲。

孟郊死了以後，賈島嘗作詩哭他道：

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後，斜日下寒天。（哭孟郊）

蘭無香氣鶴無聲，哭盡秋天月不明，自從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哭孟東野）

孟郊的一生都是窮愁失意：他常常自嘆道：『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同，衣破道路中。』（歎命）『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輕。』（下第東南行）『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失意還矣）『盡說青雲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長安旅情）這可于他的生活了解一大半了。

因為他的生活是這樣的一套，所以他的詩也就蹇澀窮僻，琢削不假。『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還。』（弔盧殷）他傾其畢生的精力來作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韓愈為他作的墓誌的話）所謂『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讎。』『詩人業孤峭，餓死良已多。相悲與相哭，累累其

奈何？……』（哭劉言史）者，正是他窮困潦倒氣象的表現。

孟郊的詩，沒有一首不是焦悴枯槁，局促不伸的窮酸氣。劉乂大斥他說：『酸寒孟夫子，苦愛老乂詩；生澀有百篇，謂是瓊瑤辭。百篇非所長，憂來豁窮悲；唯有剛腸鐵，百鍊不柔虧。……』（答孟東野）豪放的蘇東坡也憎恨他說：『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又說：『要當鬥僧清，未足當韓豪。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至于元遺山，則便破口大罵道：

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見歸田詩話）

東野的佳篇，有似阮嗣宗者，（依楊升菴說）如：

晨登洛陽坂，目極天茫茫，羣物還大化，六龍頹西荒，豺狼日已多，草木日已霜。饑年無遺粟，衆鳥去空場。路傍誰家子？白首離故鄉！含酸望松柏，仰面訴穹蒼。去去勿復道！苦飢形貌傷。（感懷）

許顗云：『孟東野詩，苦思深遠，可愛不可學。僕尤嗜愛者，長安無緩步一詩：』

長安無緩步，況值天景暮，相逢灞滻間，親戚不相顧。自歎方拙身，忽隨輕薄

（見彥周詩話）

倫。常恐失所避，化為車轍塵。此中生白髮，疾走亦未歇！（灞上輕薄行）

他這種詩，祇有他的朋友很看得上：李翱薦他于張建封的信上說：

茲有平昌孟郊，正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李觀薦他給梁肅的信亦說：

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

韓愈也推賞他說：

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醉贈張祕書）

孟郊當然也是一個古文詩人，所以韓愈送他調徐州張建封詩云：

孟生江海上，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我論徐方牧，好古天下欽。……（孟先生詩）

韓愈對于孟郊，極其佩服；所以他嘗比之如杜甫，向他低頭拜呢：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姦黠，自慚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東野不廻頭，有如寸莛撞鉅鐘。我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

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醉留東野）

這種推崇，自宋人曾季狸外，沒有一個表同情的。

（4）張籍，字文昌。其籍貫不詳：或以爲是和州烏江人，或以爲是蘇州吳人，或以爲是東郡人。貞元十五年（紀元七九九）登進士第，授太常寺太祝。他大概是一個瞎子，故孟郊寄他詩嘗說：

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爾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眞！

他做了太祝很久以後，遷爲祕書郎；韓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之士皆嘗與他往來，而韓愈尤亟賢重之。其生死的年歲很難確定，據胡適之先生所考，大概他生于公歷紀元七六五年，死于八二六年。

張籍初爲『格律詩』，惟朱慶餘親受其旨。慶餘蓋因張籍名重之故而登科第。他嘗作閨意一篇以獻于張籍道：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

說者以爲慶餘自己謙遜，故作此詩以明其進退之意。張籍亦和他道：

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沈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

慶餘因此名重一時。其後任蕃陳標章孝標司空圖等，都嘗于籍處學爲格律詩焉。寶曆開成之際，項斯尤爲張籍看重，聲價特甚，而詩格亦與張籍相類。（全唐詩話說：「項斯字子遷，江東人。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于詩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斯達長安；明年，擢上第」。）故張籍的詩，也還是遠遠繼承沈宋一流的呢。

又和張籍交善的詩人有姚合者，（他的朋友尚有馬戴費冠卿殷堯藩）陝州硤石人，（登元和進士，終于開成之末。）曾選錄時人之詩以爲極玄集，自謂集中所有詩是「射雕手」，時論多很相信的。姚合作詩，『刻意苦吟，冥收物象，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到；』（四庫提要語）于諸家外自成一派，人多稱其詩爲「武功體」。（因其早年曾爲武功縣詩三十首，爲世傳誦之故。）但其作品大都駑下，故不具錄。睦州壽昌人李頻，（字德新）嘗師事之，後贅爲壻。

張籍所擅長的是樂府辭，故白樂天說：『張公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

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婦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現在商女勤齊兩詩都已不存，惟學仙董公二詩尚在，因為牠也並非好詩，所以此處不舉了。

姚合嘗讀張籍詩道：

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

大概這兩首是可以當得傑作的了！

江南人家多橘樹，吳姬舟上織白苧。土地卑濕饒蟲蛇，連木為牌入江住。江村亥日長為市，落帆渡橋來浦裏。清莎覆城竹為屋，無井家家飲潮水。長于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懸江口。娼樓兩岸臨水柵，夜唱竹枝留北客。江南風土歡樂多，悠悠處處盡經過。（江南曲）

他不特有表現娼妓生活的江南曲，還有描寫受着活罪的節婦吟：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他又有描寫恨怨的，如：『吳宮四面秋江水，江清露白芙蓉死。吳王醉後欲更衣，座上美人嬌不起。……………君心與妾既不同，徒向君前作歌舞。……………姑蘇臺上夕燕罷，佗人侍寢還獨歸。……………』（吳宮怨）『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離怨）等，均各能表現那很傷感的情緒。但最悲痛的，要算他的征婦怨了：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人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劉攽說：『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强飾。』（中山詩話）張籍祭韓愈詩有云：『…………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學詩爲衆體，久乃溢笈囊。略無相知人，黯如霧中行。北遊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他同韓愈實是同調，所以他的詩也是有些古文氣味的。

（5）賈島，（紀元七八八——八四三年）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圖」，名無本。作詩獨變格入僻，以矯艷于元白。其少時，嘗騎驢橫截大街：那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吟得一句道：『落葉滿長安！』求一聯而不可得。遂不知身之所從，竟

能衝犯了京兆尹劉棲楚，被拘一夜。但後來他也終于把牠對起了。是：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謝榛嘗稱其詩氣象雄渾。及來東都時，居法乾寺，常常作詩自適。一天，宣宗微行至寺，聽得樓上有人吟詩，便到賈島的桌上取閱他的詩集。而賈島因不知是當今皇上，乃向他道：『你也能詩麼？』宣宗就不動聲色的走去了。故閔鑄說他：

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

賈島後來還俗，知是宣宗，跑去謝罪，宣宗立賜御札，便爲長江主簿，故有人又叫他做賈長江，此是後話。

他爲僧來洛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寺，島爲詩自傷道：『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還。』韓愈惜其才，因乃敎爲文章，（所以他也擠入了古文派詩人一流）使去浮圖，反俗應舉。然島累舉不中。時晉公度初立第于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大起台榭。及島屢舉不中，或以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因題怨憤詩道：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

文宗時，島坐飛謗罪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蒼參事遷司戶，方干自鏡湖寄他詩曰：

亂山重復疊，何處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閒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

島亦受命，因啖牛肉故得疾終於傳舍，至死無子。

島『詩思入僻，當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不之覺也。』

他嘗自己說：

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為轆轤，吟詠作縻綆。朝來重汲引，依舊得清冷。書贈同懷人，詞中多苦辛。（戲贈友人）

他這種態度簡直與孟郊相彷彿了，孟郊也說：

詩人苦為詩，不如脫空飛。……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倚詩為活計，從古無多肥。詩饑老不怨，勞師淚霏霏。（送淡公）

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思易敲為推，引手作推敲之勢。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推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還，為布衣交。』（野客叢談）並為他決定用了「敲」字，因成名句。全詩如下：

閒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

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題李款幽居）

賈島渡桑乾詩曰：

客舍幷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幷州是故鄉！

賈島嘗得一聯云：

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

並文自注詩以解釋道：

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

『不知二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臨漢隱居詩話語）黃徹說，『賈島詩如「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貫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偶句，以見其辭澀思苦。』（碧溪詩話）楊升菴說：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平生之冠。故賈島的詩價，自來原就不弱。

唐人之推重賈島者，無過韓愈。他贊嘆他的胆量：

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胆。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送無本師還范陽）

他比之等於孟郊：

孟郊死葬北邙山，從此風雲得暫閑。天恐文章渾斷絕，更生賈島着人間。（贈賈島）

蘇絳墓誌謂島『所著文篇，不以新句綺靡爲意，淡然躡陶謝之蹤。』直是阿諛亂道耳。

（6）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從事淮南幕府，入爲監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常引禹錫入禁中共相圖議，言聽計從，頗荷知賞。及叔文敗亡，貶爲朗州司馬。朗州與夜郎蠻夷連接，風俗陋閉，好巫祠鬼，禹錫旣遭貶謫，也更落魄無聊，因仿屈原九歌之側，倚其歌聲作爲竹枝詞十餘篇，武陵谿洞之八悉歌之。元和十一年，（那時他謫居郎州剛剛十載）被召入京，往遊玄都觀，作戲贈看花諸君子詩道：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那時，朝廷本欲置之郎署的；忽覩此詩，以爲禹錫有意譏忿執政，因出爲播州刺史。後來裴度憐其母老，爲他說情，乃改爲連州刺史，又徙夔州和州，太和二年，他又被召入京爲主客郎中，乃作再遊玄都觀詩。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落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並有序云；『余貞元二十一年爲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尋貶郎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于春風中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此詩出後，聞者益薄其行，俄乃被命分司東都，裴度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分司。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歲。

禹錫對于古文及今體文章，並皆精善，晚年尤善麗詩，後遂坐廢。嘗與白居易分司洛中，更相酬和，時人稱之爲『劉白』：居易嘗序其集詩道：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于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于是。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雲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眞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

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祕藏而已。……』

所以禹錫雖然是個古文家，可也同時是個詩人。他的好詩頗多，下列各例自來都是入選的：

西晉（一作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一作漠）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一作荒苑至今生茂草）山形依舊枕江（寒）流；今逢（一作從今）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一作『而今四海歸皇化，兩岸蕭蕭蘆荻秋。』——西塞山懷古。）

全唐詩話云：『長慶中，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同會樂天舍，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滿引一杯，飲已即成。……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邪？」于是罷唱。』這詩的價值，也就可以於此想見了。

功成頻獻乞身章，擺落襄陽鎮洛陽。萬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央。（存餘堂詩話引作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兵符今奉黃公略，書殿曾隨翠鳳翔。心寄華亭一雙鶴，日陪高步繞池塘。（郡內書情獻裴侍中留守）

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來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楊柳枝）

禹錫嘗爲金陵五題詩（1石頭城，2烏衣巷，3台城，4生公講堂，5江令宅。）以示白樂天，樂天掉頭苦吟，嘆賞良久，且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金陵五題自序）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石頭城）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烏衣巷）

（7）李賀，（七九〇——八一六）字長吉，唐宗室鄭王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時，使賀賦詩，援筆輒就，自題其詩爲高軒過云：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愈湜二人覩詩大驚！賀于是始有名。其爲人體貌纖瘦，通眉長指爪，每作詩未嘗先立題意，牽合課程。常以淸晨騎弱馬漫步野外，使小奚奴背古錦囊相從，偶有所得，輒

書投囊中，暮遠然後足成之。非至大醉弔喪，日率如此。其母嘗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謂曰：『是兒要嘔出心血乃已耳。』賀父名晉肅，因避諱故，立志不肯舉進士，雖韓愈爲作諱辨，亦不應舉，官至協律郎，元和十一年卒，共活二十七歲。

『李賀嘗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臥方倦，欲使閽人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雁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出見。』（此據摭言語。幽閑鼓吹則說：『……時愈送客還，極困，解帶讀之，首篇乃雁門太守行，卽束帶見之。』）其辭如次：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胭脂凝夜紫。半捲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台上意，提攜玉龍爲君死。

史稱李賀詩尚奇詭，絕去畦徑，當時無能仿效（如殘絲曲「綠鬢年少金釵客，縹粉壺中沈琥珀」之類。）至有太白天才，長吉鬼才之說，此蓋指其辭句拗戾而言。杜牧蓋嘗評論其詩云：『……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官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

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得無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全唐詩話）

但陸時雍就很鄙薄他，他說：「妖怪感人，藏其本相，異聲異色，極伎倆以爲之；照入法眼，自立破耳。然則李賀其妖乎？非妖何以感人？故鬼之有才者能妖，物之有靈者能妖；賀有異才，而不入于大道，惜乎其所之之迷也！」可見這「是非好惡」，也原是沒有標準的。

此派詩人尚有李翱（字習之），皇甫湜（字持正，新安人。）沈亞之，樊宗師，劉言史……等，皆殊無甚特長，今且從略不舉。

二　後期的田園詩人

（1）韋應物，京兆長安人，幼事明皇爲三衞郎，晚年始折節讀書。永泰中，授京兆功曹，遷洛陽丞。大歷十四年，自鄂令制除櫟陽令，因疾辭官未就。建中三年，由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旋調爲江州刺史，復入爲左司郎中，後出爲蘇州刺史以

終，故世人對于他有韋蘇州的稱號。

韋應物是開元以後位卑而名著的詩人之一：他的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于五言詩，高雅閑澹，自成一家。（白樂天語）所以他往往被人比之陶潛，甚至或有稱他是『韋陶』的。

果然，他也確有仿效陶潛的作物；如：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自玩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研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效陶彭澤）

他有關于田園思想的篇章：

今朝郡齋冷，忽憶山中客；澗底拾枯松，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寄風雨夕。落葉徧空山，何處尋行迹？（寄全椒山中道士）

但王世貞對于『韋陶』這種稱號，頗多反對，他說：韋左司平淡和雅，為元和之冠；至于擬古，如「無事此離別，不如今生死一語，使杜李諸人見之，不作嘔邪？此不敢

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凌謝，豈知詩者？」近人趙景深也說：「韋應物的詩，與其說是學陶潛，不如說是學謝朓；」在他當時，秦系也就把他比擬玄暉過，也並不是趙君新創的見解。秦系呈韋蘇州詩云：

久臥雲間已息機，青袍忽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玄暉。

據我看來，應物既不是學陶潛，也不是學謝朓，祇不過和他們有接近的技能及才思而已；故他也有：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解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彊？（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

一類非陶非謝，爲尤袤等人所大加識拔的詩哩。

但韋應物究竟是以五言擅長者。故葛立方說：「韋應物語，平處甚多；至于五字句，則超然出于畦徑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煙鶴淚，楚天雲雨空。』南齊詩，『春水不生煙，荒岡筠翳石。』咏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于『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張戒亦云：「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

格老而味長，雖稱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體韻觀之：右丞詩格老而味遠，不逮蘇州；至于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韋蘇州亦不可及也。』是則應物的詩，雖摩結上人，亦有所不能到之處了。

樂天長短三千首，

却遜韋郎五字詩。

——蘇東坡詩句——

（2）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河東人。他的一生，在韓愈作的柳子厚墓誌銘裏敍說甚詳；他的生活，在他自己的五柳先生傳裏表現得很明白。（這些都留給散文之部中去敍述）他嘗屢遭貶謫：初貶邵州，既貶永州，又移柳州刺史，經了許多困難之後，他覺得做官的太無味了，他說：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隣，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溪居）

從此他便立志要去隱遯山林，發揮他的田園思想，建設他的田園生活了。他道：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頗卜湘西冉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冉溪

詩。冉溪後改名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淸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沈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夏初雨後尋愚溪）于是我們這位詩人，便終于老死在這田園裏面了。

柳宗元的工詩，不消說是從他的生活壓搾出來的。但在前的批評者都祇認他是一個古文家，並不說他是詩人：即使有對于他的詩曾加靑眼的，又往往任意狂吠，不得要領。張戒且拿他來比韓退之，嘗說：『柳柳州詩字字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難矣。』殊不知韓退之至死也是沒有詩的意味的人，他怎能夠收斂而爲子厚呢？

其次如王世貞，則又以他比擬陶謝，但不過鄙覷他的作品就是了。他說：『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

故柳宗元之詩價，直到最近才始抬高起來，章太炎先生說他與韓昌黎的作品大不相同；（劉後村說：「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而我們且公然要他去比方陶謝韋孟了。你看：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漁翁）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江雪）

總之，無論如何說：柳宗元的詩體辭句，雖則未能酷似陶謝，但他的立意造境，他的生活，是韋孟所不曾嘗到的了。

（3）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開元二十一年進士，至德中，為監察御史。累官至鄂岳觀察使，遭吳仲儒之誣奏，貶為潘州南巴尉；會因有人為他辯冤，乃除睦州司馬，改隨州刺史以卒。

劉長卿以詩馳上元寶應間，頗得時人的知重：皇甫湜說：『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為老兵矣；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惟高武仲獨鄙薄他，嘗說：『長卿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飾；十首以上，語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此其短也。』長卿的確是有這點技窮的毛病的。如送行軍張司馬罷使迴云：（一作送張屢司直歸越中）

時危身赴敵，事往任浮沉。萬里（一作末路）三江去，孤城（一作當時）百戰心。春風吳草（一作苑）綠，古木剡山深。明日滄州路，（一作千里滄波上）孤雲

（一作舟）不可尋。

而班竹巖詩末云：『欲覓樵人路，朦朧不可尋。』逢郴州使因寄鄭協律云：『欲逐孤帆去，茫茫何處尋？』送道標上人歸南岳云：『衡岳千峯亂，禪房何處尋？』諸如此類，都是他好『打雷同』的例證。其有名篇什如送嚴士元詩，則比較是沒有這毛病的了。

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猶寒陰復晴。細雨濕夜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程，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

但長卿也是一個接近韋應物的詩人，他的作品，如送方外上人和過張明府別業等，大可作為田園思想的代表了。

孤雲將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州山，時人已知處。（送方外上人）

寥落東郭外，白首一先生。考滿孤琴在，家移五柳城。夕陽臨水釣，春水向田畊。終日空林下，何人識此情？（過張明府別業）

（4）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薛兼訓奏為參軍，不就；建中初，隱泉州南安九日山，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張建封聞系不可致，乃請就加校書郎。系嘗自號東海釣客，東渡秣陵，年八十餘歲始卒。

秦系的五言，嘗與長卿爲敵，故權德輿說：『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矣。』韋應物答秦系詩亦云：

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滿床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

秦系詩留存下來的很少，似頗足貴；我再來隨便舉牠一首罷：

不逐時人後，終年獨閉關；家中貧自樂，石上臥常閑。墜栗添新味，寒花帶老顏。侍臣當獻納，那得到空山？（晚秋拾遺朱放訪山居）

（5）顧況，字逋翁，海鹽人，一說蘇州人；至德進士，與柳渾李泌爲方外交，嘗爲韓滉節度判官；德宗時，渾輔政，召爲秘書郎；及泌爲相，渾謂當得達官，久乃遷爲著作郎，悒悒不樂。況長于歌詩，性好詼諧，其所交遊，雖王公貴人，嘗遭戲侮。後坐詩語調謔罪貶饒州司戶參軍，老年隱居茅山，竟以壽終。

顧況稱常自比陶潛，他在閑居自述裏說：

榮辱不關身，誰爲疏與親？有山堪結屋，無地可容塵。白髮偏添壽，黃花不笑貧。一樽朝暮醉，陶令果何人？

他隱居茅山以後，他便安心學道了。他說：

野人本自不求名，欲向山中過一生；莫嫌憔悴無知己，別有烟霞似弟兄。（題

明霞台）

又說：

野入自愛（一作愛向）山中宿，况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個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山中）

因此，他的詩也就很有田家的風味了，如：

誰家無春酒，何處無春鳥？夜泊桃花塢，踏歌接天曉。（聽山鷓鴣）

況詩又長于艷情的抒寫，如：

萬里行人欲渡溪，千行珠淚滴為泥。已成殘夢隨君去，猶有驚鳥半夜啼。（代佳人贈別。他還有極其哀艷悽切的棄婦詞一篇，因與李白雷同，故不備舉。）

他又有送柳宜城葬詩云；

嗚笳已逐春風咽，匹馬猶依舊路嘶，遙望柳家門外樹，恐聞黃鳥向人啼。

謝无量說他贈柳宜城詩，率多戲劇，不知即是這詩否？

他又有『遠寺呑朱閣，春潮浮綠烟』二句，（況集未收入）楊升菴以為可入文選，這確要算是他的名句了。關于他的詩評，皇甫湜已經早就說過的：況『偏于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常人所能及，最為快也。

其爲人蓋類其章句云。』（顧況文集序）

（6）釋皎然：和韋應物站在一條路上的詩侶，除劉長卿秦系顧況而外，尚有丹丘和釋皎然；而長卿所善者，尚有嚴維。丹嚴皆且從略，現在且來說皎然罷：

皎然姓謝名晝，長城人，（因話錄說他是吳興人）本謝康樂十世孫，居抒山，後乃出家爲僧。工爲律詩，著有皎然詩式一書傳世。嘗欲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見棄，乃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求合于韋，韋大不喜。次日獻其舊製，韋極稱賞，並說：『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變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乃大服應物鑒裁之精。（見全唐詩話）嚴滄浪云：『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其詩素爲前人所嘆賞者，有：

平明走馬上村橋，花落梅溪雪未消。日短天寒愁送客，楚山無限路迢迢。（冬日梅溪送裴方舟宣州）

楊升菴說：此詩『無酸餡氣，佳甚。』何謂酸餡氣？蘇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葉少蘊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春日傭衣輕，春台別有情；春烟間草色，春鳥隔花聲。春枝亂無次，春山遙得

名，春風正飄蕩，春甕莫須傾？』（和邢端公登台春望，句句有春字之什）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凌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惟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石林詩話）

三　大曆十才子的台閣體

大曆十才子的人數，傳說各各不一，現在我且用表來說明他：

大歷十才

出處	唐書文藝傳	江隣幾所志	滄浪詩話
1	盧綸	同上	冷朝陽
2	吉中孚	同上	
3	韓翃	皇甫曾	
4	錢起	同上	
5	司空曙	同上	
6	苗發	同上	

子表

7	8	9	10	11
崔峒	耿湋	夏侯審	李端	
李益	同上	李嘉祐	同上	郎士元

王世貞說：（1）韓翃在當時頗有盛名，十才子中不應沒有他的位置。（2）夏侯審苗發俱無詩名，似不應與十才子廁列。（3）皇甫曾皇甫冉兄弟齊名，不應有曾而無冉。總之，他們都是努力于台閣體的詩人。所謂大歷十才子云云，乃是後人以意逆造的數目，並沒有什麼關係的。就中能以台閣體自豪者，則有：

A　才子們的台閣詩

（1）錢起，字仲文，吳興人，登天寶十年的進士，由祕書省校書郎終尚書考功郎。詩與郎士元齊名，故時諺云：『前有沈宋，後有錢郎，』他的閣台體詩，在當時確能獨出一格。王應麟困學紀聞說，『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

……』李詩付闕，錢詩舉錄如下；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簫瑟，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省試湘靈鼓瑟）

『十才子』的詩風，在當時頗能自成一派的，可以錢起爲其代表。茲（大抵凡全唐詩話中所選錄的五言，皆屬于此一類。）再選他的七言一首以爲例：

二月黃鶯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漢長懷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闕下贈裴舍人）

錢起的詩，高仲武評之云：「詩格清奇，理致清淡。粵從登第，挺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右丞沒後，員外爲雄。革齊宋之浮遊，削梁陳之靡曼，迥然獨立，莫之與京。且如『鳥道掛疏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上山少，煙火隔林深。』又『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準古今。又『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禮義克全，忠孝兼著。足以宏長名流，爲後楷式。」

（2）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中天寶十五年進士；寶應初年，由畿縣官歷渭

南尉，又出爲鄂州刺史。

士元的詩，和錢起同爲一派，故稱錢郎。高仲武云：『士元員外，河岳英奇，人倫秀異；自家刑國，遂擁大名。右丞已後，與錢郎更長。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公以詩祖餞，時論鄙之。（這又是贈送吹牛的台閣體了）兩公詞體，大約相同。就中郎公稍更閑雅，近于康樂。』其祖餞詩如送李將軍赴定州，送張南史，送別錢起等，都是傑作。而盩屋縣鄭礒宅送錢大一詩，高仲武至說他發端工于謝朓，可以齊衡古人矣！詩云：

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陶令門前菊，餘花可贈君。

至其不屬于贖贈一類的好詩，則惟高仲武所賞識的『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塞下曲）兩句而已。

不過，還有一層却要留意：就是：錢起所工的是七律，郎士元所長的是五律，（參觀他們的代表作品就可知道）這確是他們相異的一點。

（3）韓翃，字君平，南陽人，登天寶十三載進士。初爲淄青侯希逸幕府，罷歸閑居十年，又爲夷門李勉幕府，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建中初年，一日，夜將

牢，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韓翃的寒食詩）

又批曰：『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邪？』翃曰：『是也，是不誤。』（見全唐詩話）其後翃官至中書舍人。

高仲武云：「韓員外意放經史，興致繁富，一篇一詠，朝野珍之，多士之選也。至如『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又『客衣筒布細，山舍荔枝繁。』又『疏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方之前載，則『芙蓉出水，』未足多也。其比興深於劉員外，筋節減於皇甫冉也。

南部新書說：『昇平公主郎席，李端擅場；送王相之幽鎮，翃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茲錄翃詩如次：

黃閣開帷幄，丹墀拜冕旒。位高湯左相，權總漢諸侯。不改周南化，仍分趙北憂。雙旌過易水，千騎入幽州。塞草連天暮，邊風動地秋。無因隨遠道，結

東佩吳鈎。（奉送王相公縉赴幽州巡邊）

（4）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大歷初，數舉進士不第；元載取其文以進，乃得補閿鄉尉，累遷至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官，又坐與王縉善之故，久不得調。德宗時，爲戶部郎中，其舅氏韋渠牟表上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爲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綸是李益的內兄，他們兩個並皆十才子之傑。）渠牟答曰：『綸從渾城在河中。』驛召之，會卒。憲宗尤愛其詩，嘗問李德裕道：『盧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德裕對道：『綸有四子，皆擢進士第，現在台閣。』帝遣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是爲盧綸詩集。

盧綸的名篇甚多，今舉兩首如下：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閒。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多失意，獨將衰鬢客秦關。（長安春望）

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極，人稱老病餘。殷勤祝賈誼，莫共酒杯疏！（讀嶺南故人書）

（5）皇甫冉，字茂政，潤州丹陽人，晉高士皇甫謐之後。十歲卽能屬文，頗爲

張九齡所器重。登天寶十五年進士第一，授爲無錫尉。大曆初年，遷至右補闕，奉使江表，卒于家。

冉詩天機獨得，遠出情外。高仲武說：『皇甫冉補闕，自擢桂禮闈，遂爲高格。徑以世道艱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作者變色；于詞場爲先輩推廣。即爲伯仲。……』所作如巫山峽詩，曾被高仲武評爲通篇皆麗者：

巫山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淸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

又秋日東郊作詩，恰是代表十才子詩體的：

閑看秋水心無事，臥對寒松手自裁。廬岳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臨歧終日自遲迴。

又冉母弟皇甫曾，字孝常，天寶十二年進士，詩名與冉不相上下，當世輒比之于張氏兄弟——景陽孟陽。今錄其郊居作詩以示例：

林中雨散早涼生，已有迎秋促織聲。三徑荒蕪羞對客，十年衰老愧稱兄。愁心自惜江籬短，世事方看木槿榮。君若罷官攜手去，尋山覓算白雲程。（張芬見

訪郊居作）

（6）李端，字正己，趙郡人，大歷五年進士，初授校書郎，後移疾江南，官杭州司馬卒。盧綸送李端有『多難識君遲』之句，故端詩似為盧綸所器重的。史謂端等十人嘗為客于駙馬郭曖門下，曖妻昇平公主，（代宗的女兒）賢明而有才思，尤其喜歡詩人。每逢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遇有作好詩的，輒賞百縑。會曖因拜官，集宴十子于席次曰：『詩先成者賞。』端即先獻七律道：

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鬥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楸。薰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遙指鳳凰樓。

昇平公主即以百縑賞賜他。其時錢起不服，因嘲端曰：『李校書誠有才，然此篇乃宿構也。願賦一韻以正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又獻詩道：

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鈎未上弦。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楊柳入樓吹玉簫，芙蓉出水妬花鈿。今朝都尉如相顧，願脫長裾學少年。

郭曖誇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

B　才子體的例外

（1）李益，字君虞，姑臧人，登大歷四年的進士，授鄭縣尉，久不調，益不得意，乃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爲從事。嘗與劉濟詩，有怨望語意。詩道：

草綠古燕州，鶯聲引獨遊。雁過天北畔，春盡海西頭。向日花偏落，馳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獻劉濟）

憲宗時，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凌忽，爲衆不容。諫官嘗舉其幽州詩句以罪，遂至降居散秩；旋復任用。太和初年，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李益長于歌詩，貞元之末，與李賀齊名，每出一篇，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供奉。全唐詩話說：益受降城聞笛詩，教坊樂人取爲聲樂度曲：

入夜思歸切，笛聲清更哀。愁人不願聽，自到枕前來。風起塞雲斷，夜深關月開。平明獨惆悵，落盡一庭梅。（夜上受降城聞笛）

又有寫征人歌早行詩爲圖畫者，『迴樂峯前沙似雪』之詩是也：

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題目同上，全唐詩編置兩處。）

他的詩之在當時，不特能夠被于伶工，並且還要施之圖畫，則是兼有王維高適等輩之長，而又遠賽他們之上了。

他還有更要爽快，替枉嫁的婦女伸冤呢：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江南曲）

李益偏偏看不上台閣體，决不肯在那上面用工夫，所以他在諸才子中所表現的祇是『例外』。

（2）李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全唐詩話說他是袁州人，天寶七年擢進士第，授祕書正字，坐事謫官，大歷中，爲袁州刺史，與劉長卿冷朝陽諸人甚相友善。嘉祐之詩，完全胎息六朝風格，不類中唐一流。如送王收往吉州謁王使君和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詩，皆是其例：

細草綠汀洲，王孫耐薄遊。年華初冠帶，文體舊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矜小阮，應念倚門愁。（送王收往吉州謁王使君）

故高仲武云：『嘉祐振藻六朝，大收芳譽，中興高流也。于錢郎別爲一體。往往涉於齊梁綺美婉麗，蓋吳均何遜之敵也。……』

他又有類於孫許的『南無』詩一首道：

野寺江城近，雙旌五馬過。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松竹閑身老，雲煙晚日和。寒塘歸路轉，清磬隔微波。（奉陪韋潤州遊鶴林寺）

高仲武云：『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設使許詢更生，孫綽復出，窮思極筆，未到此境。』眞想不到這個時候還會有這種辭意的哩！

* * *

還有和這批作者相近的詩人如崔護，張繼，王建……之類：

崔護，字殷功，博陵人，貞元十二年進士，終嶺南節度使。他有題都城南莊一詩，普通的人都很知道：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張繼，字懿孫，襄州人，登天寶進士第，大歷末，檢校祠部員外郎。高仲武稱他是『累代詞伯，秀發當時，詩體淸迥，有道者風。』他自己也嘗說：『調與時人背，心將靜者論。』（感懷）大抵如送顧况詩說：『吳鄉歲貢足嘉賓，後進之中見此人。……』就是調與時人背的作品了。

張繼所作，以楓橋夜泊詩爲最普遍，其辭如下：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歷十年進士，太和中，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後歸咸陽，卜居原上。所作宮詞凡百首，甚爲時人所傳誦。茲錄兩首如下：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亦作杜牧之秋夕詩）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四　詩的白話化

『尋常言語口頭話，
便是詩家絕妙辭。』

用白話，俚語，方言來作詩，本算不得甚麼一回事。原始的謠諺，古代的民歌，甚而至於『詩三百』，蓋都未嘗咬文嚼字；也是用白話俚語方言之類寫出的。殆後經時既久，言語變遷，疆域擴大，聲氣隔閡：散名字音，東西南北又不相同。于是乃捨去俚語方言而采用一種大家都知道的標準語。——這種標準語，即是所謂『白話』，亦即現今之所謂『官話』。不過在這各時各地的許多不相同的作家所寫出來的詩歌固也並非是絕對的官話，乃是一種相近的標準語，求能達到彼此共喻的程度就是了。

及到詩的律式嚴密起來之後，一般作者一方面又要掉書袋，一方面又要講求對仗，一方面又要在字面上推敲；他們並且還欣羡漢賦的辭彩。及至受了牠們的流毒之

後，於是也就鏤金錯彩，堆砌雜字，而詩歌的本身乃受了一個大災厄！大曆元和間的一般詩人，如顧況盧仝劉叉元稹白居易。他們也還感覺到那用深澀字面與艱僻典故的討厭，所以他們便一轉而入於「白話化」的途徑上去。但這種趨勢的起來，並不就是如此突兀，似頗受有佛典佛經和禪宗語錄的影響的。那些釋子之徒，讀了浮屠之書以後，他們也就自然有那種效顰的產物了。所以，初唐時候的和尚王梵志就有很多的白話詩，如：

梵志翻著韈，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

這兩首都是黃山谷所最賞識的。

盛唐時候也便有寒山拾得的許多白話詩賡續產生了：（以寒山拾得為盛唐人，是根據胡適之的新考訂。）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猪喫死人肉，人喫死豬腸；豬不嫌人臭，人反道豬香！豬死拋水內，人死掘土藏；彼此莫相啖，蓮花生沸湯。

老翁娶少婦，髮白婦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黃夫不愛。老翁娶老婆，一一無棄背。少婦嫁少夫，兩兩相憐態。

雍容美少年，博覽諸經史。盡號曰先生，皆稱曰學士，未能得官職，不解秉耒耜。冬披破布衫，蓋是書誤已。

我見世間人，箇箇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闊四尺，長丈二。汝若會出來爭意氣，我與汝立碑記。

寒山的這種詩，他自己確認爲是正當的出路；是有意的，並不是無意的。故他大膽宣言說：『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爲知音寡。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卽自流天下。』

拾得的詩，完全是寒山一類，但詩的內容總是『無聊』，所以不願再說：茲選出他的畫供詩兩首於下以見例：

寒山自寒山，拾得自拾得；凡愚豈見知？豐干却相識。見時不可見，覓時何處覓。借問有何緣？却道無爲力。

從來是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是我兄。兩人心相似，誰能徇俗情？若問年多少，黃河幾度淸。

一方面有這班和尚在那裏提倡，一方面有這班詩人在那裏努力，所以結果就產生了很好的成績出來。

（1）顧況盧仝劉乂：大曆間的顧況，受了白話化的影響，於是他便大胆地應用福州方言詩歌的嘗試；並且還公然列入所謂『補亡訓傳』之內，不怕誹議這更可以想到他的勇氣了：其式如下：

『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

囝一章。

囝，哀閩也。（囝音蹇，閩俗呼子爲囝，父爲郎罷。）

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爲藏爲獲，致金滿屋；爲髡爲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可惜這種作品到後來竟沒有人能夠繼續了。大曆間，詩人王建也頗有些俚俗的辭句如『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沈沈百憂中，一日如一生。……』（將歸故山留別杜侍御之類，似乎有做白話化的傾向了，但都沒有成功。直到韓愈元白時代，才有劉

叉盧仝兩個人出來學陳勝吳廣，「斬木揭竿」，甘冒古文家們的大不韙！

（1）劉叉，元和時彭城人，（根據他詩中所說）少時放肆，學爲任俠，嘗因酗酒殺人，帶罪亡命。後來會赦得出，乃更折節讀書。能用俚語作歌詩，恃才自負，不肯俯仰貴人；聞韓愈接天下士，因走往謁；嘗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二人右，樊宗師見爲獨拜，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乃自持愈數金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走歸齊魯，不知所終。

自問彭城子，何人授汝顛？酒腸寬似海，詩胆大于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弦；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自問）他毫無忌憚地寫那文俚雜揉的詩，自然很難得人的了解；大抵這是他離開韓愈而去的唯一原因。

冰柱雪車兩篇太長了，不便引它，我且來舉他的修養：

損神終日談虛空，不必違命于胎中，我神不西亦不東，煙收雲散何濛濛？嘗令體如微微風，綿綿不斷道自沖。世人逢一不逢一，一回存想一回出。只知一切望一切，不覺一日損一日。勸君修真復識真，世上道人多誤人！披圖醮籙益亂神。此法那能堅此身。心田自有靈地珍；惜哉自有不自親，明真汨沒隨埃塵。

劉叉自己嘗說：『作詩無知音，作不如不作；未逢賡載人，此道終寂寞。……』當時既然沒有朋友能夠認識他的作品，（大抵只有一個盧仝和他表同情，他有塞上逢盧仝詩。）而他也祇好停筆不寫了。

（2）盧仝，范陽人，隱居少室山，自號玉川子，朝廷徵爲諫議，不就。韓愈爲河南令，因愛其詩，特以厚禮待之。後因宿王涯第，死于甘露之變。（紀元八三五年）

盧仝作詩，就是險怪百出，胡說八道：月蝕詩（長約千八百字）中所表現的思想，比屈原的天問還要虛妄到若干倍；與馬異結交詩又那裏是在說結交？比之『十八扯』的戲文還更要來得突兀。故王世貞說：『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囈語，前則任華，後則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兩詩此處恕不煩引）

總之，他是慣於運用長短不齊的句法，鑄造不文不白的詩辭的。如：

……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裏，至精至好且不奢，至精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兩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

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辭句整齊的，有寄男抱孫，歎昨日……等詩。而歎昨日又近于寒山，更要詼諧，更要白話化了：

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須臾期。如此如此復如此，壯心死盡生鬢絲。……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薄夫有錢恣張樂，先生無錢養恬漠。有錢無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平生心事消散盡，天上白日悠悠懸。

盧仝並不祇是長于這一面，他也還有類于李白的長干行，江夏行，長相思等最嬌艷的歌詩哩！如：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天涯涓涓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弦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有所思）

誰家女兒樓上頭？指揮婢子掛簾鈎！林花撩亂心之愁，卷却羅袖彈箜篌。箜篌歷亂五六弦，羅袖撩面啼向天。相思弦斷情不斷，落花紛紛心欲穿。心欲穿，憑欄干；相憶柳條綠，相思錦帳寒。直緣感君恩愛一迴顏，使我雙淚長珊珊。我有嬌靨待君笑，我有嬌蛾待君掃；鶯花爛漫君不來，及至君來花已老。心腸寸斷誰得知，玉階幕歷生青草。（樓上女兒曲）

（3）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以大曆十四年生；（紀元七七九年）自幼失父，全靠他的母親（姓鄭氏）授書課讀。據他自己說，『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以爲可敎；年十五六，粗識聲病。』元和初，以「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應制策試第一，除左拾遺，歷監察御史，坐事貶爲江陵士曹參軍。其時，他與監軍崔潭峻相善，長慶初，崔亚親幸，以元稹歌詩數十百首奏進，帝大悅，因問稹今安在？崔以南宮散郎對，帝即擢爲侍部郎中知制誥。元稹在任，乃『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其詩號稱「元和體」，（見元稹集上令狐楚詩自序）大受宰相令狐楚的賞識。穆宗也特別看重他。兩年之中，遂爲宰相。後與裴度同時罷斥，出爲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文宗太和三年，又召入爲尚書左丞；次年，爲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再次年七月，（紀元八三一年）便死于武

昌，計年五十三歲。

元稹的詩，是從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流滾出來的。他看不慣當時藩鎮的跋扈，豪將的橫殺，捐稅的苛雜，佛老的猖披：：：於是『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所以遂便發之為詩，譏諷時政；冀可極百姓於萬一，使政治上軌道。但這心事尚猶未能實現。『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卽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以上所引兩段見他與白居易書）他有了陳子昂做幫助，有了杜工部可師法，遂便大胆地在詩裏談其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起來。同時他又看穿了詩雖然是依伴樂曲而流演的東西，但却也可以離開音樂而獨立。『除鐃吹，橫吹，郊祀，淸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弦管明矣！』（據樂府古題序中的話）於是他便大胆地借用古題或另擬新題來創作他之所謂新體詩歌，專門要諷刺執政，代民伸寃。如樂府古題及新題樂府所屬諸篇，完全是從此中產生出來的。

歸田詩話說：『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以詩著名，傳入禁中，宮人咸能歌詠，呼為元才子。……』其賦陳時事，規諷動人者，則以連昌宮詞為最：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宮邊老翁爲余泣：小年進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眞同凭欄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涼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謩擪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歌舞塗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京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閉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荊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巢盤鬬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眞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鈎。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

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文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顚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謀休用兵。

容齋隨筆說；『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性情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崇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顚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二年所作，殊得風人之旨，並非長恨比云』。

連昌宮詞，望雲騅歌，雖則也是規諷時政的詩歌，但都不在他所謂新樂府和樂府

古題的數內。元稹照東府古題所作的詩歌共計十九首：內中說得最慷切的有將進酒，織婦詞，田家詞，人道短，捉捕歌等，茲舉田家詞以示例：

牛吒吒，田确确。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年來兵簇簇，月月食糧車轆轆。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劚。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願官早勝讎早覆，農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田家詞，一作田家行。）

再舉古築長城曲五解：

年年塞下丁，長作出塞兵：自從冒頓强，官築遮虜城。（一解）

築城須努力，城高遮得賊。但恐賊路多，有城遮不得！（二解）

丁口傳父言，莫問城堅否？平城被虜圍，漢斷城牆走。（三解）

因茲請休和，虜往騎來過。半疑兼半信，築城猶嵯峨。（四解）

築城安敢煩，願聽丁一言。請築鴻臚寺，兼愁虜出關。（五解）

他這種作品，完全是受了杜工部的影響而創作的，故他在樂府古題序裏說：『……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

又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其序云：『余友李公垂，貺余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余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余遭世理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爲不忌之時焉』。——故元稹的新題樂府，乃是受了李公垂的影響的；乃是李公垂的創造，而稹不過祇是因襲，他並且又在原題之下引據李公垂的話來說明道：如立部伎云：『李傳云，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樂可知矣！李君作歌以諷焉』。又如縛戎人云；『近制西邊，每擒蕃囚，側皆傳置南方，不加剿戮，故李君作歌以諷焉』。外此如陰山道，蠻子朝，胡旋女，驃國樂，馴犀，華原磬諸篇，無不皆引據李語來說明的。故在這一點的新意義上，元稹至多也不過是因事寄諷而已。如上陽白髮人說：

天寶年中花鳥使，撩花狎鳥含春思。滿懷墨詔求嬪御，走上高樓半酣醉，醉酣直入卿士家，閨闈不得偷廻避。良人顧妾心死別，小女呼爺血垂淚。十中有一得更衣，九配深宮作宮婢。御馬南奔胡馬蹙，宮女三千合宮棄。宮門一閉不復開，上陽花草青苔地。月夜閑聞洛水聲，秋池暗度風荷氣。日日長看提象門，終身不見門前事。近年又送數人來，自言興慶南宮至。我悲此曲將徹骨，更想

深宛復酸鼻。此輩賤嬪何足言？帝子天孫古稱貴。諸王在閤四十年，七宅六宮門戶閟。隋煬枝條襲封邑，肅宗血胤無官位，王無妃媵主無壻，陽亢陰淫結災累。何如決壅順衆流，女遣從夫男作吏？

其不屬于樂府古題和新題樂府，而亦諷刺時政者，如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行宮）

『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還田詩話）

【附】薛濤

在這裏，還有關于他與薛濤的事情，也應該附說在這個地方。

全唐詩話記云：『元稹聞西蜀有詞辨，及爲監察使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這時薛濤因事獲怒，作十離詩以獻于元稹始免）。牧豎閑談所記與此相同，皆不以薛濤爲妓女。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她是西川樂妓，宣和書譜說她是成都娼婦，唐語林說她是營妓，于是後世皆競認薛濤作娼妓了。

究竟薛濤是否娼妓呢？此不得不有如下之討論：

舊記稱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隨父薛鄖因官留寓西蜀。其八九歲時，即知

爲詩，一日，鄖指井梧向她說：『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濤卽續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鄖意愀然，殊不自樂，鄖死之後，身入樂籍，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之酬唱者，有元稹，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張祜，王建……等諸文士。五代蜀人何光遠說：韋南康鎮成都時，欲奏薛濤爲校書而罷，然至今猶呼爲校書。（鑒戒錄）晁公武說：薛濤工爲詩，當時多與酬贈；武元衡奏爲校書郎。（郡齋讀書志）故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詩說：

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于今少，管領春風總不如！（一作胡曾詩）

及稹登翰林，濤居浣花，（其晚年居于碧雞坊，建吟詩樓棲息其上，七十二歲卒。）造小幅松花箋百餘幅，題詩獻稹，稹因寄贈薛濤云：

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公卿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白居易亦有贈薛濤詩說：

峨眉山勢接雲霓，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故當時文人贈詩，皆祗稱云薛濤，或曰校書，且並推許其詩文，皆不曾說他是妓女。

又故書雜記載其行事亦殊特別，不類妓女所為：

第一，鑒戒錄及唐語林說：「薛濤才調尤佳，辨慧知詩，言諧之間，立有酬應。嘗有黎州刺史（原注云，失姓名。）作千字文令，須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濤笑曰『衡字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覺。

第二，升菴詩話說：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有諷諭而不怒，得詩人之妙旨，使李白見之，亦當首肯不置。辭云：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賓于按，此詩本集作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一作陳情上韋令公，一作上元相公，皆是傳聞之誤。）

此詩一出，合座皆驚。元白之輩，紛停筆。

第三，宣和書譜說：薛濤雖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風致，故詞翰一出，則人爭傳以為玩。作字無女子氣，筆力俊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每喜寫已所作詩，語亦工，思致俊逸，法書警句，因而得名，非若公孫大娘舞劍器，黃四娘家花，託於杜甫而後傳也』。又鑒戒錄說：『濤每承連師（大概是指韋南康）寵念，或相唱

和，出入車輿，詩達四方。………凡有御命至蜀的達官文人，要求得見薛濤者甚衆。而濤性亦狂逸，每遇此輩遣送金帛，往往上納不收，………其爲當時見重如此。』

根據以上所述的行事看起來，則薛濤實是一個不受官秩而詩譽甚隆的白頂詩人，並不是甚麼妓女！充其量也不過和十八世紀時法國客廳（Salon）的女主人相同。據說那時的法國，凡在一個藝術家，或上流人物聚會的場所裏，每每都有一個浪漫的，有天才的，有學識的女主人作招待；甚或常以藝術上或文學上的作品相酬措。像這樣的一個組織，就好比當日的元徽之武元衡………一般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社會一樣；像這樣的一個女主人公，就好比當日的薛濤一樣；在那個詩歌酬唱的社會裏，他們那般人全都是以薛濤爲中心人物的了。

大抵在這樣的一種行徑之下，後世更沒有一個適當的名詞來稱呼它，遂狂妄地比之爲營妓；其實，薛濤所操的是詩歌，並不是顏色，又怎麼能夠說她是妓女呢？

（3）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以大歷七年生，（紀元七七二年）適當杜甫死後的三年，元稹生前的七年。他大概是一個神童，始生六七月時，口雖不能說話，心已默識「之」「無」二字，雖百試不爽。長及五六歲時，便學爲詩；九歲即能暗識聲韻，十五六便有考舉進士的野心；家貧苦學，直至二十七歲時始以甲科擢鄉試，（時

當貞元十四年，此據樂天與元微之書）授校書郎。元和初年，以對制策入等調盩縣尉，作長恨歌。尋召爲翰林學士左拾遺，拜善贊大夫，以言事貶爲江州司馬。其時，正是元稹罷謫通州的時候，他們彼此既然走上了一條路，就借唱和來消除那胸中的傀儡；以故這時贈答的詩歌很多。（居易亦嘗輕視元稹過，故其詩有「每被老元偷格律之句」）他的琵琶行，就是此時作成的。元和十三年，移徙忠州；十四年，徵入爲主客郎中，與元稹同知制誥；長慶元年，轉中書舍人。其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累上書切諫，皆不聽用；乃求外任，歷杭蘇二州刺史，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不久拜爲河南尹。開成元年，起爲同州刺史，不就，乃改授太子少傅。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晚年，優遊香山綠野，常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故自稱香山居士，卒于會昌六年，（紀元八四六年）共活七十五歲。

嘗傳居易初入舉時，名尚未振，嘗以歌詩投謁顧況，況見其名，因戲之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披卷讀其芳草詩，（一名原上草，按今題爲「賦得古原草送別」。）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才如此，居亦不難，我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老夫前言戲之耳』。詩辭如下：（見全唐詩話，優古堂詩話，及歸

田詩話）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賦得古原草送別）

……憲宗『元和元年（八〇六）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盩厔；鴻（陳鴻）與琅邪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明皇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

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斷腸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雲（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徧。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

轉敎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鉤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颻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涕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塵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敎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長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歲時作的，是後謫貶江州，距時又十一年，乃作琵琶行，是時居易已經四十六歲了。序說：『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敍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顦顇，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醉不

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闇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信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水泉冷澁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情闇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嶺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汚。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年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

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邨笛？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血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唐宣宗云：『童子能解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弔白居易詩）居易兩詩雖在當時同享盛名，但自宋以來的人，每每都好鄙視他的長恨歌的。例如張戒批評他說：「梅聖俞云：『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樂天長處：然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蘊，此其所不可追者也。其敍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穢褻之語。首云：『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後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君王掩面故不得，回看（一作回首）血淚相和流』。此固無禮之甚。『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此下云云，殆可掩耳也。『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等語乃樂天自以爲得意處，然而亦淺陋甚。『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曾眠』，此尤可笑！南內雖淒涼，何至挑孤燈耶？惟敍上皇回京云，『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

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遽。遽來池范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敍太眞見方士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一篇之中，惟此數語稍佳爾。……琵琶行雖未免于煩悉，然其語意甚當，後來作者，未易超越也」。（歲寒堂詩話）升菴詩話亦說：『范元實詩話：「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誤。『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峨嵋山也；當改云劍門山。『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爲飛霜，則盡矣」。按鄭嵎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峯頭王母祠』，則長生殿乃在驪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時也。又云：『飛霜殿前月悄悄，迎風亭下風飂飂』。據此，元實之所評信矣』。

在我看來，這些挑剔都只是修詞上的事情，對於居易做詩的本旨，一點也沒有妨害。

居易做詩的本旨是甚麼呢？他說：『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新製綾襖詩）又說：『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裏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布裘詩）他是在主張『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時而

作』（與元九書）他是在主張『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寄唐生詩）他是要救濟社會，補闕時政的。故他說：

>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傷唐衢詩）

因此，所以張戒等人所鄙薄的，也正是他自己所賤視的；他又在與元九書中說；

> 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

他在和答（元稹）詩十首序裏又說：

> 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

居易對於詩歌的主張，其來源恰與元稹相同。他在江州與元稹論詩書的末段說：

> 唐興六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尙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他既然立意要糾正朝廷的過失。暴露民間的疾苦；所以便作秦中吟。他在序裏說：

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歌其事，命爲秦中吟焉。

十首秦中吟；有痛疾「橫徵暴歛」的無名賦稅，（一題重賦）有醜詆「老朽昏庸」「達官貪吏」的不致仕，（一題合致仕）現在舉錄他規正「民間習尙」的貧家女（一作議婚）一篇以示其例：

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姝。顏色非相遠，貧賤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歛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眞珠；幾迴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易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元和四年，他在左拾遺任內，更作了五十篇的新樂府來勉盡他的職責，並且還在那篇序裏宣布出他的用意和主張道：

……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言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五十篇中：有達窮民之情的縛戎人，有刺將驕而備相位的蠻子朝，有哀民寃的秦吉了，有疾貪吏的黑龍潭，有諷執政的官牛，有苦官市的賣炭翁，……沒有一篇不是發人猛省，足資警惕的。茲且選錄兩篇如下：

（1）愍怨曠的上陽白髮人：

上陽人，紅顏闇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敎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如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廻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

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2）戒邊功的新豐折臂翁：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肩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迴。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搥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孤魂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

請問新豐折臂翁。

大概他在那時做這種譏切時政的詩歌，很是得罪了不少的人！據其與元微之書說，則他之所以遭貶謫，這也要算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呢？他說：

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儒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非我者，舉世不過兩三人！

又說：

……至於諷諭者：言激而意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與元九書）

可嘆當時的人，未免太不『進得油鹽』了。（鄉語：黃瓜四季豆，炒不進油鹽。）

＊　＊　＊

白居易作詩，因欲見之者共喻，故他採取了由王梵志寒山顧況……以來的白話；因爲欲規切時政，故他倣效了杜甫的社會寫實。積此兩者之長，更參以李公垂元

稹等人所創擬之新題樂府，就成功了他的新樂府。這種匡時救弊的偉大詩歌成績，在事實上和創新的意義上，他似乎比杜甫還要大些哩！

但因爲他好用白話作詩的原故，所以後世對他便發生了許多的誇大和誤解：墨客揮犀說：「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這明明是過甚其辭，故意誇大的說法。所以楊升菴斥之道：『嬴女偷乘鳳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酬嚴給事玉蕊花）『此豈老嫗能解者？』

至於誤解樂天，肆口詆祺的，我也略舉兩個：

第一個是宋人魏泰，他說：

> 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敍事；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多厭也。（見臨漢隱居詩話）

第二個是明人王世貞，他說：

>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時時頌李頎『渭水自清

涇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打鉸，此老便是作俑！（藝苑巵言）

關於這種攻詰的評判，要以金人王若虛的話爲最允恰；我且把它引來作個結論罷：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篇大韻，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强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滹南詩話）

…………

新篇日日成，不是愛聲名：

舊句時時改，無妨說性情。

但令長守郡，不覺却遶城；

祇擬江湖上，吟哦過一生！

——白樂天詩解——

第四節　晚唐詩的終了

小論　詩到晚唐所以終了的原因

『詩』何以到了這時會終了呢？第一，便是祇知摹倣，沒有創造。『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引見藝苑卮言）因爲他們只是學，所以詩的範圍只是縮小，不會擴大；只向死的方面行，不能向生的方面去開拓。第二，唐末詩人，互競以詩干祿：若令孤楚之薦張祜，則令以三百篇詩隨狀表進；李羣玉之干裴休，則以詩論薦授弘文館校書郎等。故全唐詩話說：

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豪士罵吻，游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嵒傑，柳棠，胡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者；以見當時諸侯，爭取譽於文士；此蓋外重內輕之芽蘗。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一第之失，玉挾方鎭，刼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引見謝无量大文學史）

王世貞也說：

唐自貞元以後，藩鎭富强，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遊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賓于按，唐擧子嘗先投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裴說

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年秋試，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說曰：「只此十九首若吟，尚未有人見知，何假別行卷哉？」識者以爲知言。事見全唐詩話。）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傾以爲捷，使事飣餖以爲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厭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峨，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當，身爲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於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眞僞，爲名利之鉤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藝苑卮言）

這種風尚，到了晚唐，尤其盛熾。胡適之先生嘗引杜荀鶴詩云：『孤寒將五字，何以動諸侯？』（別舍弟）又『未遇應關命，侯門處處開。』（雪中別詩友）都可見到這種風氣是極盛的了。

故：晚唐的詩人，大家都好尋章摘句地『學』；大家都妄以詩歌爲遊說當世卿相的工具，致身青雲的寶物。由是而遂粗製濫造，爭奇鬥巧。致使詩歌失掉其應用之能，徒存有一套空空的格架；如此，所以詩亡！

嗚呼！唐詩隆盛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以詩取士，而其云亡的原因之一也是由於以詩

選人。雖兩者其間也稍有不同；然而「從來路來，」「從來路去，」如出一轍者矣！

* * *

元白的「詩尙」到了晚唐時候還是發達着，但發達的結果，便生出了一種反動。

杜牧之嘗在李戡墓志中撮述李戡生時的說話道：

> 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屋壁；子女父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

經過了這回力竭聲嘶，大倡反動之後，遂從而產生了一種堆砌隱僻，艷靡綺麗，句斟字酌，屬對穩切的詩體出來。這類詩的作者，當然要首推溫李與皮陸等人了。——述其源流，也自然是與顏延年杜甫韓愈有一致之趨合的。——唐詩到了這個時候：既不能叫人懂，也不能叫人不懂，並且又不能施之於應用；故在實際上，確已壽數完畢，便也不得不改變的了。（從這種極變之下所產生出來的新文學——詩歌，便是詞，俟詳下章。）

自然，向來的批評家之所以不滿意於晚唐的詩者，也必如胡適之先生所說，『正

是因爲晚唐詩裏白話最多的緣故。』但我今之所以鄙薄晚唐的詩者，到反而是因爲牠太過於文縟深澀的原故了。

還有於上述各派之外能夠別成一格的詩人，則有韓偓等人之香奩體，許鄭之律絕詩等，合併述之如後。

一　淺近作家的詩風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他生於貞元十九年，（紀元八〇三年）卒於大中六年，（紀元八五二年）共年五十歲。

杜牧以太和二年上擢進士第，復舉賢良方正，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儒掌書記，擢監察御史；又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後由考功郎中知制誥，又遷中書舍人。其詩情致豪邁，號爲小杜，以示別於杜甫，却也是一個頂負盛名的詩人。

牧詩長篇辭句淺近者，以冬至日寄小姪阿宜一篇爲最著；茲以詞多不錄，舉其絕句爲例：

初歲嬌兒未識爺，別爺不拜呼吒義；附頭一別三千里，何日迎門却到家！（別

家）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清明）

煙籠寒月水籠紗，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

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爲金谷墜樓人。（題桃花夫人廟）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敎吹簫！（寄揚州韓綽判官）

與他同調的詩人，尙有張祜和趙嘏兩個：

張祜，字承吉，清河人，長慶中，嘗爲令狐楚所知，爲元微之所忌。『楚鎭天下日，嘗自草薦表，令祜以詩三百篇隨狀表進。祜至京，適元稹在內庭，上因問之。稹答曰：「祜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敎。上領之。由是祜遂失意東還。』（全唐詩話）其所作詩以宮詞爲最有名。如云：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

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趙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三年進士。大中間，仕至渭南尉。作詩嘗有『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之句；後來卒於渭南，時人因即以為詩讖。嘏詩贍美多興味，杜牧之嘗愛其『長笛一聲人倚樓』之句，吟嘆不已，時人對他至有「趙倚樓」之稱。其詩如下：

雲物淒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艷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長安秋望）

* * *

杜荀鶴，字彥之，池州人，（江南通志以為石埭人）嘗自號為九華山人。大順（江南通志以為景福）二年，擢進士第一，復還舊山；後為宣州田頵至汴通好來京，而朱全忠亦待之甚厚，乃表授為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嘗恃勢侮易縉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

荀鶴嘗同顧雲等人為友，詩律自成一家，世號為『晚唐格』。（見江南通志）茲錄其春宮怨詩以為例：

早被嬋娟誤，欲粧臨境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

周必大說：『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卽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荀鶴自序其詩爲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二老堂詩話）

又有所謂三羅者，其詩亦屬此一派：

羅隱，（八三三——九〇九）字昭諫，餘杭人；本名橫，十上第不中，遂更名隱。居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爲唐相鄭畋李蔚所知。畋女嘗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其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自簾內窺見之，自此以後，絕不再詠其詩。廣明中，池守竇潏營別墅以居之。光啓中，遂錢鏐爲錢塘令，鎭海軍節度掌書記判官等職。朱全忠嘗召爲諫議大夫，不應。開元中，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薦給事中。其後死在餘杭，年七十七歲。（全唐詩話作八十餘歲）

相傳有鍾陵妓雲英，隱舊見之；一日，譏隱猶未第，隱卽作詩嘲之道：

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隱又有蜂詩，却甚別致：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沾。采得白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遯齋閒覽說：「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羅虬，台州人。詞藻富贍；廣明中，嘗爲鄜州李孝恭從事，籍中有善歌者杜紅兒，虬令之歌，贈以綵。孝恭以紅兒爲副戎所盼，不令受。虬怒，手刃紅兒。既而追悔其冤，巧作比紅兒詩百篇以吊，故其次首有云：

金谷園中花正繁，墜樓從道感深恩。齊奴却是來東市，不爲紅兒死更冤。

虬自己又在序裏說：『比紅者，爲雕陰宮妓杜紅兒作也。美貌年少，機智慧悟，不與

羣輩妓女等。予知紅者，迺擇古之美色，灼然于史傳三數十輩，優劣于章句間；遂題比紅詩。例如其比張麗華一首云：

一曲都緣張麗華，六宮齊唱後庭花。若教比並紅兒貌，枉破當年國與家。

羅鄴，餘杭人，累舉進士不第；光化中，以韋莊奏，追賜進士及第，贈官補闕。其父嘗爲鹽鐵小吏，有二子，俱以文學干進。鄴最長於七言詩，如賞春云：

芳草和烟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檢點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

楊升菴云：「晚唐江東三羅，……皆有集行世，當以鄴爲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窗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停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鸂鶒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此二詩，隱與虬皆不及也。」（丹鉛總錄）

又有盧延讓者，（全唐詩話作盧延遜）字子善，范陽人，光化九年進士，其作詩也有很多平常容易的話。如：『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苦吟）『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松寺）等詩可以充其代表。楊升菴云：『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望羅杜又不及矣！其

詩如『一個禰衡容不得。』又『一領青巾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莫將閒話當閒話，往往事從閒話生。』……此類皆下淨優人口中語。……』（升菴詩話）

可嘆晚唐用淺近辭語做詩的人，却橫遭宋明以來批評家的指謫！有誰能夠察知唐詩到了這時，獨有他們才有一些兒新生機呢？

二　香奩體的作者和格律詩人

A　香奩集與香奩體

香奩集的作者——韓偓，字致堯，一字致光，京都萬年人，龍紀元年進士。官河中幕府，左拾遺，諫議大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兵部侍郎等職。以不附朱全忠貶官，天祐二年，復職不赴，乃南往依王審知。

所謂『香奩』云者，蓋指謂以綺縟艷靡之辭，描寫閨閣燕昵，男女私情的詩歌之謂。像這類的詩，前此如國風及漢魏六朝以來的許多篇什之中，皆往往有相類似的作物，不過沒有像韓偓一樣，用全力注意在這一方面罷了。

韓偓的詩，艷麗而不猥褻；雖然也曾遭過沈德潛的攻擊，（見唐詩別裁）但實已深得讀者的同情。以故晚唐諸作，大都度置，惟香奩集獨爲舉世傳誦不止也。茲舉數例如次：

鞦韆打困解羅裙，指點醍醐索一尊。見客入來和笑走，手搓梅子掩中門。（偶見，一題作鞦韆。）

眼意心期卒未休，暗中終擬約秦樓。光陰負我難相遇，情緒牽人不自由；遙夜定嫌香蔽膝，悶時應弄玉搔頭。櫻桃花謝梨花發，腸斷青春兩處愁。（青春）

香侵蔽膝夜寒輕，聞雨傷春夢不成：羅帳四垂紅燭背，玉釵敲着枕函聲。（聞雨）

抬鏡仍嫌重，更衣又怕寒；宵分未歸帳，半睡待郎看。（半睡）

但尤袤以爲香奩集本是和凝所作，並非偓書；他說：

香奩集，和魯公之詞也。惟其艷麗，故貴；後嫁其名于偓。凝平生著述，分爲演論，游藝，孝弟，疑獄，香奩，籯金六集，其自爲游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游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沈存中云：（全唐詩話）

和凝，（八九八——九五五）字成績，鄆州須昌人，嘗封魯國公，故尤袤以和魯公稱之。但謝无量以為和凝的別名「香籢集」，並不是香奩集。所以這部流傳的書祇是韓偓的，並非和凝所有。不過集中采入時人的作品很多，或者除王融諸人的和作以外，更有凝詩雜入其中，亦所不免耳。

總之：韓偓，和凝，王融，都是提倡『香奩詩』的作者。和凝的香籢集雖已不傳，但我們還可在他那百首宮詞之中窺其端倪的。如：

君王朝下未梳頭，長暈殘眉侍鑑樓。扼臂交光紅玉軟，起來重擬理箜篌。

又如楊柳枝的第二首，也是香籢詩的好例：

瑟瑟羅裙金縷腰，黛眉隈破未重描。醉來皺損新花子，拽住仙郎盡放嬌！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昭宗龍紀初年登進士，爲翰林學士。關於他的香奩詩，我們也舉兩首來做例：

鸞鏡長侵夜，鴛衾不識寒。羞將轉面語，妬極定睛看。金市舊居近，鈿車新造寬。春期莫相誤，一日百花殘。（春詞）

依依脈脈兩如何？細似輕絲渺似波。月不長圓花易落，一生惆悵爲伊多。（情）

B　格律詩人

專講格律的詩人，一個是方干，一個是司空圖。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據全唐詩）徐凝一見即器重之，授以詩律。嘗謁姚合，合以其貌陋，甚卑視之。其詩常多警句，高秀異常，屬辭鍊句，字字無失。例如：

> 世人如不容，我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粳倩水舂。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頭宜白此峯。（鏡中別業，一作鏡湖西島閑居。）

司空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或云河中虞鄉人。咸通末，登進士，官至中書舍人知制誥。少有俊才，晚年避世棲遁。負才謾世，爲時所疾。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或稱耐辱居士。嘗居中條山，有先世別墅泉石林亭，頗愜幽趣，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會朱全忠受禪，召爲禮部尚書，不食而卒。

圖又嘗受學于張籍，故在詩的格律方面，最爲接近。其與李生論詩書，知是于格律以外兼重「神」「味」的。他說：

> 蓋絕句之作，本在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今足下之詩，時輩同有難及。儻復以全美爲上，即知『味外旨』矣！

現在，我們再來賞讀他的作品罷：

笑破人間事，吾徒莫自欺？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竹上題幽夢，溪邊約敵棋。舊山還有阻，不是故遲遲。（僧舍貽友人）

又有江南詩人張爲者，也是一位講究詩格的。他嘗作個一部詩人主客圖。唐末，嘗與周朴齊名。其詩如『到處卽閉戶，逢君方展眉』等句，便是他的皎皎者了。

三　溫李與許鄭

A　溫庭筠與李商隱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祁州人，他是宰相溫彥博的裔孫。少敏悟，才思綺麗，韻格清拔，工爲詞章小賦，與李商隱齊名，號稱『溫李。』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人號爲溫八叉。他常爲鄰席的舉子『殺鎗，』日救數人；士行玷缺，縉紳以此薄之，大中末，策試落第，而私自占授者已授八人。李義山嘗謂之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宣宗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疎之。庭筠亦嘗自言『宰相堂內坐將軍，』蓋

譏令狐無學識也。徐商鎭襄陽日，庭筠嘗爲其巡官：後商參知政事，嘗欲白用，未果而遽罷相。其時庭筠亦爲楊休所惡，貶之爲方城尉，再遷隋縣尉以卒。

老實說來，庭筠祇是一個詞手，並不是詩人。——大抵他曾察見詩的命運已經終了了，所以裁從詞的方面另尋生路的。（說詳下章）現在，我們因爲要看到這臨死時際的詩壇究是怎樣的一個現象的原故，所以也把他的律詩舉出兩首來做個實例：

丁東細漏侵瓊瑟，影轉高梧月初出；簇簌金梭萬縷紅，鴛鴦豔錦初成匹。錦中百結皆同心，蘂亂雲盤相間深。此言欲傳傳不得，玫瑰作柱朱弦琴。爲君裁破合歡被，星斗迢迢共千里，象尺熏爐未覺秋，碧池已有新蓮子。（織錦詞）

雲母空窻曉烟薄，香昏龍氣凝暉閣。霏霏霧雨杏花天，簾外春外著羅幕。曲闌伏檻金麒麟，沙苑芳郊連翠茵。廐馬何能嚙芳草？路人不敢隨流塵。（陽春曲）

這簡直不知道是在說些甚麼東西了。

李商隱，（八一三——八五八）字義山，懷州河內人。令狐楚嘗奇其文，（他也是一個古文家）使與諸子遊，表署巡官。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而令狐綯素與鍇善，代爲說項，得擢進士。調任弘農尉，以忤觀察使罷去，尋又復官。——嘗試拔萃

中選。王茂元鎮河陽，甚愛其才，表掌書記；旋卽妻之以女，得入爲御史。又嘗從鄭亞府貶謫循州；後還朝時，適綯當國，乃補爲太學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爲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罷府後，客居滎陽卒，年共四十六歲。

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而楚工書奏；從楚以後，並得令狐之學。俟後作文，麗偶長短，繁縟過于令狐楚矣。至其詩辭：則刻畫技巧，寓意隱僻，鍛鍊字句，用事婉約；言在題外，更不知道他在講些甚麼？例如其碧瓦詩云：

碧瓦御珠樹，紅輪結綺寮。無雙漢殿鬟，第一楚宮腰。霧唾香難盡，珠啼吟易消。歌從雍門學，酒是蜀城燒。柳暗將翻卷，荷歌正抱橋。鈿轅開道入，金管隔鄰調。夢到飛魂急，書成郎席遙。河流衝柱轉，海沫近槎飄。吳市蠀蠙甲，巴賨翡翠翹。他時未知意，重疊贈嬌嬈。

再看他的錦瑟詩，尤其不知道究在打些什麼啞謎了：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深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近年似曾有人在東方雜誌上兩翻三次地爲錦瑟詩做過考證工夫的，但瞎猜的結果，還是不知牠究在說些甚麼？我想，就是李商隱自己，也必不知道他的主意所在的。不

過，把錦瑟詩當做一件啞謎猜到是很好玩的；現在，且將宋明詩人的猜說彙錄數家如左：

1 劉攽說：『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中山詩話）

2 許顗說：『李義山錦瑟詩，…………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柱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擬此詩，而趙推官深為說如此』。（彥周詩話）

3 王世貞說：『李義山錦瑟詩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涩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解也』。（藝苑卮言）

陸時雍詩鏡總論云：『李商隱七律，氣韻香甘；唐季得此，所謂枇杷晚翠。』觀此錦瑟詩，則時雍竟是信口胡說耳，睬話！然而此類的詩，猶是義山近體；至如平淮西碑說：『塗改堯典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等，雖說可通，但終是矯揉不成詞語的了。所以王世貞又罵他道：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崑。楊劉輩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藝苑巵言）

然而王安石嘗說：『唐人能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有商隱一人』，這又究竟是甚麼原故哩！

* * *

向來論詩的人都說溫李長于修詞，能夠自立一格，應是晚唐的大家。惟胡適之却說：『溫李的詩，一是敎人讀了不懂；二是因爲人讀了不懂，故人不知道你究竟說了沒有，所以能夠流傳後世』。（國語文學史七四頁）

但溫李却也曾經有過名句的：如溫庭筠的商山早行詩：

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雁滿迴塘。

歐陽修就喜歡這詩的第三第四兩句，嘗倣其體作『鳥聲茅店雨，野色板橋春』二句以擬之，但終覺在其範圍之內也。（此見存餘堂詩話）

再如李商隱的賈生詩：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鄭帥與錢若水嘗嗟此詩之措意，嘆爲後人不可企及；自是不無相當價值的詩了。

——可惜他們都不在這方面去努力，遂活活地把有唐三百年以來的詩歌天下送葬到枉死城裏去。

＊　＊　＊

又有陸龜蒙，字魯望，蘇州人。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日休所著有松陵唱和集，他在序裏說：『有進士陸龜蒙，……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眞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以陸生參之，烏知其孰爲先後也？』以是證之，則皮陸二人的詩，也是合於溫李一流的。茲舉陸龜蒙的引泉詩以示一般：

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草田。鳧伯弄翠蕊，鸞雛舞丹烟。凌風捩桂柁，隔霧馳西船。

B 許渾與鄭谷

『許渾鄭谷，

厭厭有就泉下意。』

——楊升菴藝苑巵言——

許渾，字用晦，丹陽人，（全唐詩作潤州人）故相圉師之後，太和六年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渾為潤州司馬時，嘗置別墅于州之丁卯橋，故以丁卯名其集。所作詩以七律差可觀覽，為時嘉尚，如金陵懷古詩道：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松楸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唯有青山似洛中。

又晚登龍門驛樓詩云：

魚龍多處鑿門開，萬古人知夏禹材。青嶂遠分從地斷，洪流高瀉自天來！風雲有路皆燒尾，波浪無程盡曝腮。心感膺門身過此。晚山秋樹獨徘徊。

宋范晞文對床夜話極推許渾，他說：『七言律詩極不易，唐人以詩名家者，集中十僅一二，且未見其可傳。蓋語長氣短者，易流於卑；而事實意虛者，又幾乎塞。用物而不為物所賚，用情而不為情所牽；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周伯弜以唐詩自鳴，亦惟以許集諄諄誨人。……其起結尤非中唐人可及。』楊升菴斥之道：『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棅編唐詩品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棅之無目也！棅不足言，而楊仲弘選唐音，自謂詳于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

學，舉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已有公論，伯謙聾之夢於此也！」（藝苑卮言）

鄭谷，字守愚，袁州人。光啓三年進士，官右拾遺；乾寧中，至都官郎中，卒於家。有雲台編，宜陽集，外集各三卷。

谷爲故永刺史之子，幼年，司空圖與其父同院，見而奇之，曰：『曾吟得丈丈詩否？』曰：『吟得』。『莫有病否？』曰：『丈丈曲江晚望斷篇云：「村南斜日閒回首，一對鴛鴦落渡頭」，卽深意矣！』司空嘆息撫臂曰：『當爲一代風騷主。（全唐詩話引）谷詩素以七絕擅長，茲錄數例如次：

竹老溪橋天氣涼，荷開稻熟村酒香，惟憂野叟相迴避，莫道儂家是漢郎？（郊野戲題）

騷雅荒涼我未安？月和餘雪夜吟寒。相門相客因相笑，得句勝於事好官！（靜吟）

承時偷喜負明神，務實那能得庇身？不會蒼蒼主何事？忍飢多是力耕人！（偶書）

這首詩好像是在有意爲農夫叫苦似的，所以他在感興詩裏又說：

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晚唐詩的價值，以王世懋的評論爲最恰當。他說：

晚唐詩委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爲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藝圃擷餘）

所以，鄭谷的七言絕句，也不過終於收束了晚唐而已。末了，我們還要選他的一首五律來做結束：

別同志

所立共寒苦，平生同與遊。相看臨水遠，獨自上孤舟。天澹滄浪晚，風悲蘭杜秋。前程吟此景，爲子上高樓。

第五節　樂府歌與木蘭詩

一 古詩與樂府

自漢以後，古詩和樂府的範圍便已糾纏不清！往往同一詩也，既是古詩，又是樂府。因此關係，遂致惹起後來的分別。

郎廷槐的師友詩傳錄記有問話一則道：

『樂府五七言與五七言古何以分別？』

阮亭答云：『古樂府五言如孔雀東南飛，體如山上雪之屬；七言如大風，垓下，飲馬長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屬；與五七言詩逈別』。

歷友答云：『樂府主紀功，古詩主言情，亦微有別；且樂府雜以三言四言以至九言，不專爲七言。』

蕭亭答云：『樂府之異于詩者，往往敍事。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絕，又其不同也。』

明徐禎卿也說：

樂府往往敍事，故與詩殊；蓋敍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太緩弱不逮矣！（談藝錄）

近代的一般學者，根據這種說法，遂區別古詩與樂府為四類：

（1）樂府可歌，古詩不能歌。

（2）樂府多長短句，古詩多五七言。

（3）樂府主紀功述事，古詩主言情。

（4）樂府貴適勁，古詩尚溫雅。

他們這種「古詩與樂府」的區別的論證，我以為究竟是不妥當的。現在，我且逐一辨明于下：

倘要討論古詩與樂府之分，即須先得知道怎樣是古詩？怎樣是樂府？試問：當樂府之官未有，樂府之署未設以前，所有的詩歌是樂府嗎？及樂府之官既有，樂府之署既設以後，而從士夫民間等人所產出的詩歌，亦是樂府嗎？予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大風垓下，都產生在樂府官署未經設立以前，是古詩，不是樂府；李陵蘇武，都織作在樂府官署已經成立之後，亦是古詩，不是樂府。然而大風垓下，初時雖是古詩，後來也是樂府；古詩十九首，自然是古詩，但也有的是樂府。（說詳本書第三章和第四章）概言之，凡是「樂府」所用的樂章便是樂府，凡是民間所歌唱的便是古詩。（沒有格律）換言之，則凡是經過『樂府官署』的頒佈的，便是樂

府；反之，姑無論你「逐臣棄妻，死生新故，寓言顯言」，……………等辭，都是古詩。

古詩與樂府的概念既已明白，且須更進而討論古詩與樂府之分：

第一：我以爲樂府可歌，古詩亦可歌；所不同者，不過樂府是「和歌」，是「樂歌」，而古詩祇是「徒歌」罷了。如阮亭所舉，則大風垓下等，都是徒歌；（說詳第三章）皚如山上雪，初時猶是徒歌，及後採詩入樂，乃爲樂府。此與魏世的楚調曲中采取曹植的七哀詩以入樂府同例。（說詳第四章）至孔雀東南飛，則是否樂府所歌，還是問題：元稹樂府古題序裏說，『……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于弦管明矣！』據我研究的結果，孔雀東南飛也絕對不是樂府中人所歌，故也不是樂府，其理由正與離騷不是樂歌同例。

第二：所謂「樂府多長短句」，實卽無異承認「古詩有長短句」。（因爲「多」非該畢之詞）所謂「古詩多五七言」，實卽無異承認「古詩有五七言」。這理由是不攻自破的。

第三：所謂「樂府主紀功述事，古詩主言情」，也更不能夠成立。（1）樂府固然可紀功，但古詩也有紀功的；如來鵠（唐豫章人，咸通中進士。）的聖政紀頌，張

籍的董公詩之類，難道不是紀功麼？（2）樂府固然有紀事，但古詩也嘗紀事；如仲卿，木蘭，杜甫的送重表姪王砅詩之類，難道不是紀事嗎？（3）古詩固言情，但樂府亦言情：漢人樂府中的西門行，全是古詩生年不滿百一首的改製；魏世樂府中的短歌行分作六解，對于曹操原辭已有更動。……諸如此類，在古詩本屬言情，難道一經改爲樂府便不言情了嗎？

至于第四項中以『遒勁』『溫雅』兩詞來作爲古詩與樂府的分別，尤其十分妄誕，不值一駁的了。

所以，從前人的種種說法，都是無理取鬧，強生區別的。我以爲要分別古詩與樂府，須是從其『製造』，『歌唱』，『應用』三方面着眼：

蓋所謂樂府歌詩者，完全是樂府官署的製作；故所謂（1）製詩協樂，（2）采詩入樂，都完全屬于此輩樂官的事。但有時也間有知律的詩人爲他們幫忙代辦：或是（3）古有此曲，倚聲塡詞；或是（4）自製新曲。（有時樂官與詩人也嘗自製新曲）然亦必須經過樂府官署的認可，而後始得名之爲樂府的。至如所謂（5）新題樂府，（6）詠史樂府，（7）案衍古題，（8）擬古樂府等，（以上八類是根據馮鈍吟的分類）除采詩協樂的詩辭不計而外，其餘的當然卽屬古詩，（仿樂府體的古詩）也並

非什麼樂府了。關于這點是應該注意的。

其在歌唱方面呢：則古詩祇是一種求合節拍的徒歌，或者即如唱崑曲中的「乾念式」一樣；而樂府，則必有許多樂器以爲伴奏，有一定的譜式和樂節的。（並詳一二三各章）

至其應用，則古詩樂府，迴不相同：古詩是詩人隨便的謳吟，其用處祇在于舒散情志，興奮精神；而樂府，則如：郊廟歌辭用之于宗廟明堂，燕射歌辭用之于慶賀讌集，鼓吹曲辭用之于朝會道路，橫吹曲辭用之于軍中馬上，…………總之，在這一方面，樂府絕對不能代替古詩，而古詩也絕不能夠代替樂府。

現在，我再依據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的樂府詩，分爲下列兩組，而每組又各有三類。屬于（A）組的，我叫牠們做樂歌——樂府；屬于（B）組的，我叫牠們做徒歌——古詩。

（A）屬于樂歌的——樂府：（製詩協樂，或采詩入樂之類均屬之。）

1 樂府本曲　有聲有辭

2 依譜製辭　同上

3 辭譜新創　新曲

（B）屬於徒歌的——古詩：

4民間歌謠。有辭可歌，不入樂府。

5規擬樂府。題爲樂府，但實未入樂府過，不能伴着樂器演的詩辭。

6新樂府。可以入樂府，但是未被采用的。

二　唐詩與樂府

樂府歌詩到了唐朝，幾至與詩無別：（蕭亭亦如此說）而這現象，也就是唐詩致盛的一個重要原因。何以言之？第一就是詩皆能唱：

據孟棨的本事詩說：『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者云：

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此汾陰行的末四句）

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眞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衞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言李嶠眞才子，不勝感嘆。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淚久之。（並詳本章第一節論珠英學士條）

又全唐詩話說：「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樂天賦詩有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至于高年，又賦詩曰：『失盡白頭伴，長成紅紛娃；』因爲楊柳詞以託意云。

「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

蓋唐有梨園，梨園者，舊唐書樂志說：

宣宗又於德政之暇，敎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近於禁苑之梨園。

又明皇雜錄云：

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舊唐書音樂志說，玄宗嘗製新曲四十餘，又製新樂譜。）時有馬僊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音律，而龜年恩寵尤盛。……

除以宜春北院用居梨園弟子之外，又別有宜春院以居樂人，時供新曲。故舊唐書音樂

志又說：

太常又有別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宗每陵晨，鼓笛亂發於太樂別署教院；廩食常千人，宮中居宜春院。

選批梨園弟子是專門用來司唱新式樂曲的：唐書禮樂志說：『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會花方繁開，帝乘照夜白，太眞以步輦從。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帝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李白作淸平調三章，令梨園弟子略撫絲竹以節歌，帝自調玉笛以倚曲』：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一枝紅（穠）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

從上諸例中，可知唐人的詩皆能唱，而唱皆協樂。故元稹說：『樂人商玲瓏能歌，歌余數十詩』。又爲重贈詩道：

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詞：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當時因爲有諳知音律的天子在上提倡，又有別教院中千餘人的研究，更有梨園弟子們

的推廣，普通伶人的附和，于是這歌詩之風，遂便由官府的貴族化更演而爲普遍的『平民化』了。

第二，便是唱詩的普遍：自從玄宗令宮女數百人在勤政樓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以來，于是就傳染了妓女歌詩的風氣。如白居易與元微之書裏說：

……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又昨過漢南日，適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秦中吟長恨歌主耳！』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

元稹的白氏長慶集序亦說：

予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三百篇之所以遭秦火而猶全者，據司馬遷的話是：『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元白的詩，不，就是唐人的詩罷：也和三百篇一樣，能够被於絃管，合樂歌唱；所以

才有那樣普遍的諷誦哩！（按此段所說的「誦」，就是指歌唱而言；元稹所以說的『習』『教』，也應作爲歌唱解方合。）

故王世貞在藝苑巵言裏也說道：

> 唐時伶官妓女所歌，多採名人五七言絕句，亦有自長篇摘者。如『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空寂寞，疑是子雲居』之類是也。王昌齡，王之渙，高適，微服酒樓，諸名妓歌者咸是其詩，因而歡飲竟日。（按此卽旗亭故事，詳本章第二節第三段B條王之渙下。）大曆中，賣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云：『此女子誦得白學士長恨歌，安可他比？』李嶠汾水之作，歌之，明皇至爲泫然曰：『李嶠眞才子！』又宣宗因見伶官歌白楊柳枝詞，『永豐坊裏柳千條』，遽命取永豐柳兩株，栽之禁中。元稹連昌宮等辭，凡百餘章，宮人咸歌之，且呼爲元才子。李賀樂府數十首，流傳絃管。又李益與賀齊名，每篇一出，輒以重賂購之入府，稱爲二李。嗚呼！彼伶工女子，今安在乎哉？

第三，便是採詩協樂：上來說的「李益李賀的詩篇一出，輒以重賂購入樂府」，這已就是采詩協樂的證據了。又如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也是一例：

>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一作客舍依依楊柳春）勸君更進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這詩又曰渭城曲，一名陽關，本是送行的詩歌，後來也被采入樂府中去歌唱了。故劉禹錫與歌者詩云：『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白居易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

故升菴詩話說：

唐世樂府，多取當時名人之詩唱之，而音調名題各異：杜公贈花卿詩，在樂府爲入破第二疊。王維『秦川一半夕陽開』，在樂府名相府蓮，訛爲想夫憐；『秋風明月夕陽居』，爲伊州歌。岑參『西去輪臺萬里餘』，爲簇拍六州。盛小叢『雁門山上雁初飛』，爲突厥三臺。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爲蓋羅縫。張仲素『亭亭孤月照行舟』，爲湖渭州。王之渙『黃河遠上白雲間』，爲梁州歌。張祜『十指纖纖似箏紅』，爲氐州第一。符載『月裏嫦娥不畫眉』，爲甘州歌。無名氏『十年一遇聖明朝』，爲水調歌。『雕弓白羽獵初回』，爲水鼓子，後轉爲漁家傲云。其餘有詩而爲名氏者尚多，不盡書焉。

升菴這段議論，不特只是采詩入樂的好例，也可以作爲唐詩皆能歌唱的說明了。茲將文中所指歌詩摘錄數篇于次：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杜甫贈花卿詩）

西向輪臺萬里餘，也知鄉信日應疎。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岑參赴北庭度隴思家）

十指纖纖玉筍紅，雁行輕過翠弦中。分明似說長城苦，水咽雲寒一夜風。（張祜聽箏，一作題宋州田大夫家樂丘家事。

月裏嫦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作靑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符載的甘州歌）

所以，（1）從唱奏的方面說，唐詩與樂府實係一樣；而在產出的方面呢，除樂府之官製作以外，則非經過樂官的『審定』，『頒佈』與『採用』，決不能稱爲樂府。（2）再就樂器方面說，則普通讌會的唱奏簡單，官府所用的樂器繁複。（3）至其歌詩用在的場合，則尋常曲調，又絕不能施之于公家燕享與邦國典禮的。（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以歌舞之。所司先進曲名，以墨點者舞：敎坊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悉讓內家也）以上這些，儘可以是唐代普通歌詩和樂府的區別。

此外還有三件事情應該說明的：第一，唐朝最盛行的歌曲——霓裳羽衣，可惜今日已然聲辭俱亡，不能考見。據歐陽修六一詩話說。宋時教坊猶能作其聲，舞法則亡。關于牠的故事，唐宋說部中記載甚詳，無俟煩說。又白樂天有霓裳羽衣歌，王建有霓裳詞十首，說明它那舞唱傳授等的方法頗多，但惜大都教人不懂了。（近人蕭友梅先生，參照衆說編有新譜。）霓裳羽衣，也要算是中國最著名的一部舞曲，現竟亡廢至于如此，怎不可嘆！第二，元白等人所作的新樂府詞，祇是『私家樂府』的歌唱，絕沒有被樂府官署採入協樂的事實。白居易自序僅說『可以播于樂章歌曲』，即是未曾被諸審定的明證。第三，唐代樂府歌詩承襲漢魏六朝舊名的，雖有郊廟歌辭，鼓吹曲辭，相和歌辭，舞曲歌辭，雜曲歌辭，琴曲歌辭六種；但除郊廟歌辭等在聲辭方面稍有蹈襲以外，其餘大都與詩同趨，采自當時詩人的創作的。蹈襲的歌辭，是漢魏六朝所傳下來的系統；和前朝一樣，無須再說。至于采詩入樂的歌詩，則已在前面各節中論列得很詳的了。

總之：『唐人歌詩，如唱曲子；可以協笙簧，諧音節』。（謝榛四溟詩話語）這時的詩人：或則沿用樂府古題而自造新辭，如李白杜甫……之類或則用社會學，政治學的眼光而另製新樂府，如元稹白居易………之類；三則凡是合于唱奏的詩，一經

采用，卽成樂府。——換句話說，詩卽是樂府，樂府卽是詩：樂府與詩的關係祇是如此，所以無須另立專篇說明的。

三　木蘭詩

木蘭詩雖然不是樂府所奏，但因郭茂倩曾把牠選入梁鼓角橫吹曲中之故，所以也便附在此處提說了。

最初記載木蘭詩的書籍，第一部便是文苑英華，（北宋太平興國中，李昉徐鉉等奉勅選）其次便是古文苑，（書錄解題說是唐人所藏，孫洙巨源得于佛寺經龕中；假如此說也可信的話，則要發牠第一了。）再次才是郭茂倩的樂府詩集。

文苑英華所錄木蘭辭有『喞喞復喞喞』與『木蘭抱杼嗟』兩篇，俱皆以爲韋元甫作。（按韋是開天大歷間人）古文苑不錄後篇，僅選列前篇以爲唐人辭。郭氏樂府詩集，則並以牠爲古辭，而列于蕭梁時代的歌曲中；並且在其題下說：『按歌辭有木蘭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又引古今樂錄說：『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自後，明人馮維訥的古詩紀，直以二詩爲梁時物，而王世禎的古詩選，清人沈德潛的古詩源，王闓運的八代詩選等。又便皈依馮說，竟以前篇爲蕭

梁時物，而刪去後篇了。（關于這些麻煩的傳說，我另有專文討論牠。）現在姑且列如左表來說明牠：

記載的書名	第一篇	第二篇	產生的時代
文苑英華	喞喞復喞喞	木蘭抱杼嗟	唐韋元甫
古文苑	同上		唐
樂府詩集	同上	同上（韋續附入）	梁古辭
古詩紀	同上	同上	梁
古詩選	同上		同上
古詩源	同上		同上
八代詩選	同上		同上

因此，後人對于木蘭詩的時代便有四種說法：（1）以第一篇爲唐人作的，（2）以第一篇爲梁人作的，（3）以兩篇同是韋元甫作的，（4）折中一二兩者之說，以第一篇爲蕭梁古辭，第二篇爲韋元甫續作的。

但我以爲，如要討論木蘭詩的時代問題，須得先要注意到木蘭本身的有無上去。木蘭是否實有其人？關于這個問題，我們且先從『時代』『里居』『姓氏』三方面去考證牠；如果俱不確實，則便直是等于傳說了。爲求簡便明瞭起見，且列爲下表來說明牠：

所出的書名	時代	里居	姓氏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五引的或說	晉齊梁	代魏間	
徐文長的四聲猿	北魏	魏郡	花
于文定的穀山筆塵	北周		
耿繼志的鳳陽縣志	隋	亳城東魏村	魏
程大昌的演繁露	隋唐間		
楊廷蘊的黃陂縣志	初唐	黃陂	朱
李亢（冗）的獨異志		商丘	花
朱國楨的湧潼小品	隋煬帝時	安徽亳之譙人	魏
識小錄		黃陂	朱
何承天的姓苑		任城	
直隸完縣志		亳州完縣	
京調大觀		陝西延安府尚義村	
近人徐仲舒			複姓木蘭

總之，木蘭的「時代」「里居」「姓氏」等記載之所以如此紛歧者，皆由于傳說的演化所致；這種情形，也必和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樣，何嘗實有其人？

因此之故，所以當我們討論木蘭詩的時代之際，切不要牽涉到木蘭的本身上去，弄得一團糟。我們祇要就原辭所說來考證决定牠所產生的時代好了。那兩篇的歌辭是：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木蘭抱杼嗟，借問復爲誰？欲聞所感感，感激彊其顏。老父隸兵籍，氣力日衰耗。豈足萬里行？有子復尙少！胡沙沒馬足，朔風裂人膚。老父舊羸病，何以彊自扶？木蘭代父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紈綺裳，洗却鉛粉妝。馳馬赴軍幙，

慷慨攜干將。朝屯雲山下，暮宿靑海傍。夜襲燕支虜，更攜于闐羌。將軍得勝歸，士卒還故鄉。父母見木蘭，喜極成悲傷。木蘭能承父母顏，却卸巾鞲理絲黃。昔爲烈士雄，今爲嬌子容。親戚持酒賀，父母始知生女與男同。門前舊軍都，十年共崎嶇。本結兄弟交，死戰誓不渝。今者見木蘭，言聲雖是顏貌殊，驚愕不敢前，嘆惜徒嘻吁。世有臣子心，能如木蘭節：忠義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

如第一表中所載，則木蘭詩的次篇之爲韋元甫作，實已無須置辯。故現在要待討論的，只是第一篇所產出的時代問題：

木蘭詩是怎樣產出的呢？對于這個答案，我始終以爲它是開元天寶大歷間的詩人就舊來傳說的木蘭的本事而寫出來的故事詩；約有下列五證：（有人以爲木蘭詩是木蘭自身所作者，那是非常錯誤的。）

一證：木蘭詩有『願賜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之句。

楊升菴云：『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升菴詩話）此爲『明駝』是唐時驛制之確證。

二證：詩中說到『爺孃』處凡四見。考爺孃二字連用始于杜甫兵車行的『爺孃妻子走相送』之句。自後白居易等人乃又從事倣傚，如新豐折臂翁的『兒別爺孃

夫別妻』之類。

三證：木蘭詩的辭句全屬『踏襲』與摹倣，作者却很少有創造的地方。如——

（1）踏襲北朝的楊柳歌辭，茲摘取一節比較于次：

（楊柳歌辭）

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
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

（木蘭詩）

喞喞何力力，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注）首句據文苑英華。

（2）詩句類似李太白，描寫的對向類似岑參與高適。如云：『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遷』等句；造辭酷似太白五言近體，（嚴羽謝榛都如此說，引見四溟詩話。）作風則像岑參高適。——換句話說，這種詩風到了岑高等人才開始發生，在他們之前，似從不曾有過的。

（3）摹倣杜甫的草堂詩，如：

（草堂詩）大概是七六一至七六五年作。	（木蘭詩）
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裙。鄰舍喜我歸，酤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使問所須。城郭喜我來，兵客隘郁墟。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4）它又摹倣折楊柳歌詞的末首，如：

（折楊柳歌的末首）	（木蘭詩的末四句）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跛跋黃塵下，然後別雌雄。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附註）此例和第一例又可作為木蘭詩不作于南北朝人之一證。

四證：詩言『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考『明堂』之制，始于唐睿宗垂拱四

年（紀元六八八）二月，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以造明堂。其月，明堂成，號爲萬象神宮。證聖元年正月，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未幾復；今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天册萬歲二年，（六九六）五月造成，號爲通天宮。此兩明堂皆在東都，作于武后之時 （本徐中舒說）

五證：詩辭云：『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按『十二轉』蓋乃唐代武職勳爵之制。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卷五云：『木蘭詩，有謂必出晉人者；或曰，自是齊梁本色，惟文苑英華作唐韋元甫。余謂唐，是也。益以實證：唐書百官志，司勳掌官吏勳級，凡十有二轉爲上柱國，十有一轉爲柱國，以至一轉爲武騎尉；皆以授軍功。詩云『策勳十二轉』，非作于唐人而何？』……賓于按，通鑑：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三月，初定令；以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同年四月朔，頒新律令。則此實爲『十二轉』制之始。

故，根據以上數證，則木蘭詩產生之時代決爲李唐無疑：至早不得過公歷六二四年以前，至遲亦不得在韋元甫續詩以後；或者竟在李杜岑高等人之間，也是說不定的。

【註一】詩中的『可汗』不能證明它是唐人的詩歌，其原因：（1）北魏太武

柔然已號可汗，並不始見于唐也。（謝國楨語）（2）隋唐時往往以可汗與天子並稱，並不爲唐所獨有。

【註二】『明堂』雖然曾經見于孟子，在戰國時已就有過，但亦絕非天子「坐朝問道」「親事聽政」的所在；且又前此均無其制，故不能夠說在睿宗以前。

【註三】關于這個問題，我尙有『木蘭的傳說和木蘭詩的考證』一篇長文來討論它。讀到這節時，能夠參看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二號姚大榮君的木蘭從軍時地表徵，和第十四號徐仲舒君的木蘭歌再考最好。

（完）

一九三一年二月付排
一九三六年八月再版

中國文學流變史 中冊

實售洋一

著作者 鄭賓于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希美印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南京 開封 遂甯 廣州 重慶 北新書局


新北